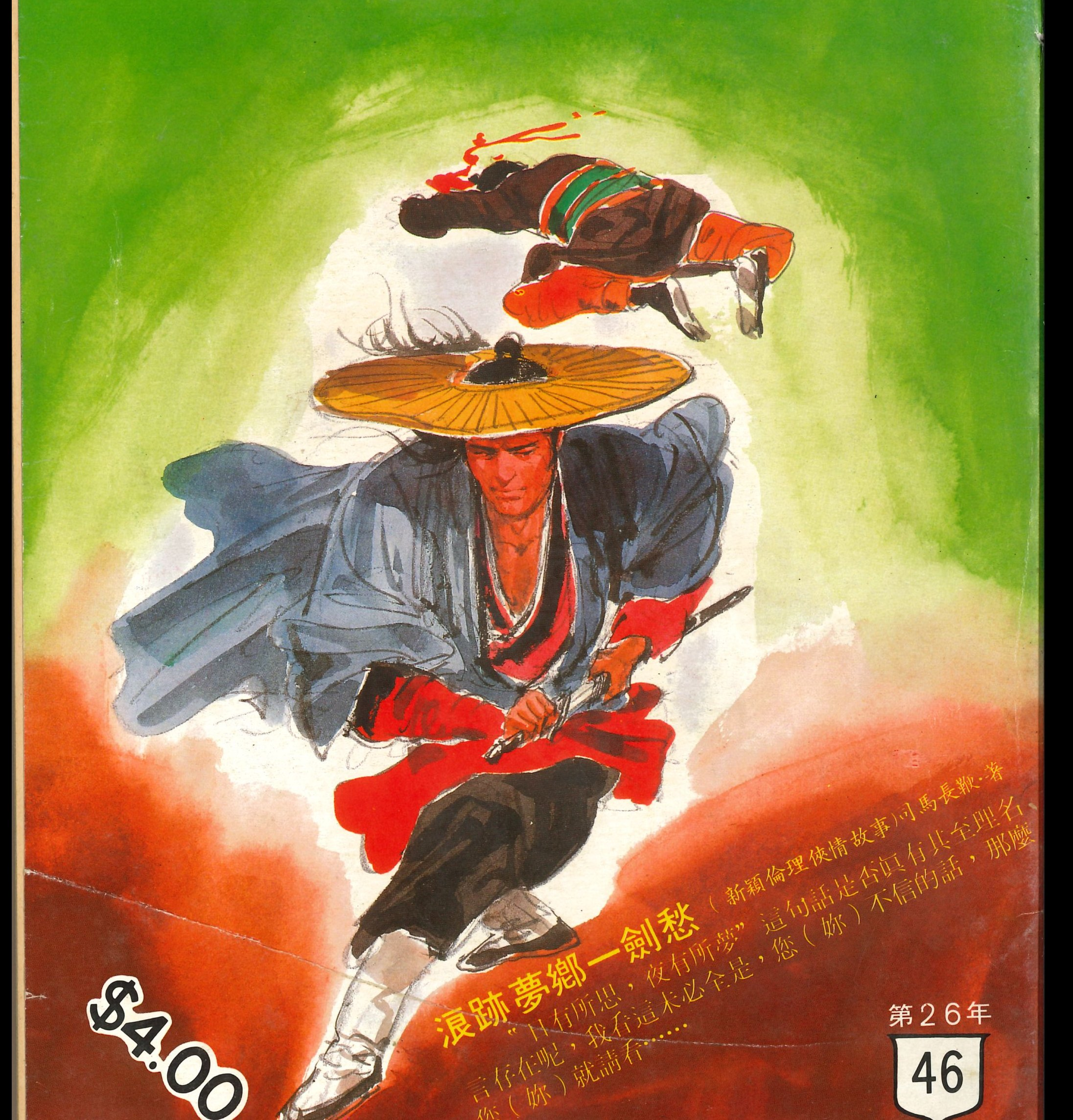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滾跡夢鄉一劍愁（新穎倫理俠情故事）司馬長鞭·著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句話是否真有其至理名言存在呢，我看這未必全是，您（妳）不信的話，那麼您（妳）就請看……
$4.00
第26年
46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由新進作家司馬長鞭担綱，是一部充滿人情味，亦俠亦情的倫理武俠小說——〔涙跡夢鄉一劍愁〕，故事內容雖然是發生在湮遠年代和邊陲地方，但每一情節及描寫上都賺人熱淚，哀艷悱惻，感動肺腑。作者能把兩個年青俠侶的一段的哀感事跡，抽絲剝繭地活靈活現紙上，實屬難能可貴。同時在描寫俠義情懷的獨特筆法，也臻一流水準，保証閱讀之後有滿足感，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龍虎雙傑故事集是現時社會所發生光怪陸離罪惡事情的寫照。作者馬騰君對各種罪案都有很深入的探討，資料珍貴，難得一睹。下期他以時下青少年爲題材撰寫一部故事〔問題少年〕給各位欣賞，更希望青少年朋友閱讀之下有所警覺。敬希垂注。

*　　*　　*

山貓王森下期在故事中出馬處理一宗連環命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遠赴上海調查，披荊斬棘，驚險重重！他到底能否完成使命呢？請看下期刋出的山貓王森故事〔抽不盡的絲〕便知詳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6期
（總號133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浪跡夢鄉一劍愁

新穎倫理俠情故事

司馬長鞭·文
可飛·圖

谷中相殘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話眞有其至理在嗎？我看未必。你不信的話，請看……。

北宋最大一次用兵是對西夏，加上民兵約六十萬，本以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却意外地打了個空前敗仗！

此戰起自西夏主李秉常之母梁氏幽禁秉常，奪其朝政，神宗接受了知慶州俞允的建議，出兵干與，神宗以李憲爲熙河經制，會陝西、河東五路兵征夏，再起用種諤爲副；而西夏謀宋，契丹自也不甘後人，於是——

初冬，雖是第一次落雪，且僅是細碎的雪花，在這中條山深谷中，仍感寒氣砭骨。

誘敵上當

如此寒夜，却有一位二十三四左右，衣衫單薄，相貌却十分威猛的青年人，坐在谷中樹下枯黃的草地上，腿上放着一柄古劍，似在等人。

這時谷口出現一人，向下飛瀉，身材窈窕，婀娜多姿，顯然是個年輕女子，冷艷而弱不勝衣。握着一柄帶鞘古刀。

她走近青年人十步以內時，青年人冷冷地道：「是白傘白女俠嗎？」

女郎冷峻地道：「何必多此一問？除了報仇來此決戰的人，這種天氣，誰會到亡魂谷來？」說畢，坐在青年人對面約兩步之處。

細雪落地，是谷中唯一的聲音，此刻青年人說道：「家師姐之死，與妳可有關連？」

白傘道：「楚天雲，你何不直說，我爲什麼要殺你師姐？」

楚天雲道：「我忘了妳是一個敢作敢爲的人。但不希望妳預先編好了殺人的理由。」

白傘道：「準知你會說這句話，所以我也不想置辯。家師兄死於誰手，你知不知道？」

「這個我最清楚。」楚天雲道：「因爲就是我殺的。由於殺死妳師兄『絶戶三陰手』商禽是一份榮譽，至少我也不必否認。」

「榮譽？」白傘冷峻地道：「你似乎就連用詞嵌字，也都極盡殘酷之能事，眞是失敬！」

「白傘，妳知不知道令師兄的綽號代表什麼？」

「這綽號就是取死之由？」

「除了他的少數幾個死黨之外，整個武林黑白兩道，如有人說他死得冤枉，我楚天雲立絶當塲。」

「你似乎仍以爲今夜可以全身退出此谷？」

「文死諫、武死戰。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試問，家師姐犯了何罪？」

「『漁娘子』這綽號已可思過其半，『關洛一刀』霍九如的門下二弟子，才不過十七歲，全被他那個……之後殺死，其他暴行不一而足。」

楚天雲厲聲道：「我不信！」

「你所說有關家師兄的事。」白傘道：「你以爲我會信？」

「妳的所謂信與不信，並不能抹煞旣成的事實。」楚天雲道：「爲了幾句口角，連殺『太湖二英』秦氏兄弟，其姘婦小桃紅因不齒其陰毒行徑，逃亡回家，一家五口全被殺光。其他罪行也不必贅述。」

「如果我非爲師兄報仇不可呢？」

「楚某也正有爲師姐報仇之決心。」他冷冷地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

白傘厲聲道：「你以爲我沒有帶刀來？」兩人的右手忽然同時放在刀、劍柄上，兩個冷漠的面孔上，立刻閃爍着刀、劍的寒焰。

× × ×

殺機又自他們的手上及臉上逐漸消失，楚天雲道：「如果剛才妳一刀攻來，會用哪一招？」

「『巧數寒夢』。你呢？」

「『斗換星移』。」

「如我變爲『驚濤拍岸』？」冷峭的語氣，在二人的感受上，刀、劍已交接，谷中幾乎已迴響着金鐵聲。

「我可以用『如封似閉』。」

「你少賣弄人情！如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施出『虎行雪地梅花五』呢？」

「當然，我非用『鶴立霜田竹菜三』不可！」

她忽然厲叱一聲「看刀！」迴音溢出谷外，楚天雲手已握住劍柄，手背上也已突出青筋。但是，她旣未拔刀，他也未拔劍。他們是一對情侶，本想雙雙闖盪江湖，却在偶然的機會中發現，宋廷對西夏與契丹用兵敗多勝少，大多非戰之罪，而是有個異族的絶世高手，領導了一個細作組織，在宋國活動。這一手確是非常歹毒，得到宋軍的機密，分別供應西夏和遼國（契丹）。

兩人曾和那組織的負責人動過手，都相信接不下人家五六十招，即使聯手，勝算也不大。這是十分可怕的事。

但可惜的是，他們不思同心協力破敵，却爲自己不爭氣的同門報仇，眞是令人扼腕，當然，他們在此對決，會不會另有意圖？

她這時忽然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我攷慮再三，打算放棄爲師兄復仇，只可惜師命難違。」

楚天雲喟然道：「我也是無法勘破這一關。武人不苟戰，是爲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爲文中之武。可嘆的是，我們明知不可爲而又非爲之不可。」

「時已不早，我們不必再拖延了！」

兩人的左手都一齊握住刀、劍鞘，右刀握住刀、劍柄，雙方都知道，對方已力貫雙臂及全身，這是致命的一擊，因爲他們已知不可避免。

雪還是那樣，不大也不小，寒氣越來越重，谷中已是一片銀白，而凝重的殺機忽然又消失了，那是因爲他們畢竟曾是一對情侶。師命雖不可違，情感却也不易抹煞。

「我要告訴妳一件事，」他說道：「去年夏天，某夜我去找妳，我幾乎做錯了事。」

「去年夏天？在什麼地方？」

「好像是府上，妳在自己的閨房中已入睡，身上衣物不多。」

「你是去報仇的？」

「不錯，我本想叫醒妳到外面決戰，可是我……」他閉上雙目，面有愧色，這愧色代表什麼？不問可知。

白傘一驚道：「哦……莫非你已經把我……」

「我也是個凡人。」他頹然道：「和任何一個平凡的人都沒有什麼分別，我忽然被那海棠春睡的景象所惑，我簡直是無法——」

「原來你是一個色狼！」她的手按住刀柄，這次與任何一次都不同，緊握着而準備拔刀。她尖聲說道：「你把我怎麼樣了？」

「我說過，我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我也有告子所說的人性弱點，於是……我……我……」

「說……快說！是不是把我……」

「天下哪有這種事？妳想想看，如果眞的發生了什麼事？事後妳會不知道？」

「那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還能做什麼？我只有看，邊看邊過濾或淨化思維中的綺念而已。」

「什麼？」她怎麼會信，大聲道：「光是看？就沒有任何小動作？最後呢？」

「最後，我儘了最大努力，掉頭而去了。」

「掉頭而去？」她全身的力道已鬆弛下來，拔刀的手又收了回來。她到底該不該失望？她自己當然不知道。至少，她此刻以爲他太可恨。

他喟然道：「其實，那只不過是仲夏之夜一個短暫而荒唐的夢而已。」

「夢，那只不過是一個短暫的夢？」全身繃緊的肌肉都鬆弛開來，就算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吧！畢竟是個夢幻而已。

夜更深，寒意也更深，「胭脂刺」白傘和「隻手擎天」楚天雲，他們攷慮再三，都不能解決這件事，楚天雲說道：「在我們的生死一搏之前，我仍想請問你一件事。」

白傘道：「如果只有一個問題，也許可以作答。」

「妳在多少招上殺了我師姐的？」

「四十七八招，你呢？在多少招上殺了我師兄的？」

「四十五招。」楚天雲道：「我師姐的素行雖不良，但她頗孝，我堅持爲她復仇的動機在此。」

白傘道：「我師兄再不好，他也作過一件好事，神宗元豐三年，渝州獠阿謟和南門獠木斗叛亂（同爲四川境），聲勢大震，我師兄曾協助主其事之中書檢正熊本破之，他一人斬三百首，而平了獠亂。」

兩人身上已覆蓋了一層厚厚的細雪，楚天雲道：「如妳不幸，作何打算？」

白傘道：「願葬身於此谷。如你也不能倖免又如何？」

「能和妳同葬於此，心願已了。」

「莫非你帶了帮手來？」

「敝僕楚貴，在谷外相候，爲人絕對可靠。」

「是時候了，」白傘凝重的殺機中有一絲無奈，兩人閃電拔出刀、劍之聲，在山谷中迴響。也許動作太快，刀、劍出鞘如同無物，同時送入對方的心窩之中，兩人同時仰臥倒下。

幾乎同時，谷口出現一個彎腰駝背，步履蹣跚的老人，到了二人身邊，連連長嘆，潸然淚下，但他却忽然出手逾電，在二人的「四滿」及「氣海」穴上各點了一下。

兩人幾乎同時睜開驚凜的眼睛望着此人，却已不能動彈，白傘吶吶道：「你不是楚貴？」

「他當然不是……只怪我一時大意，也把他當作楚貴。你……你是何人？」楚天雲問着來人。

「哈……」此人放肆地狂笑一陣，道：「楚天雲，你們的奸謀已敗露，不必再顧左右而言他了！」

白傘說道：「你是『蝴蝶殺手』祝香妙？」

「哈……」祝香妙道：「不錯，在武林黑、白兩道之中，我們三人乃是拔尖人物，誰也奈何不了誰？但若論輕功，你們都要差我一籌。」

這一點兩人都不能不承認，「蝴蝶殺手」的輕功，無出其右，他又笑了一陣，忽然雙手握住二人心窩處的刀，劍柄一拔，應手而出。原來只是兩個刀、劍柄，根本沒有刀、劍身，只是刀，劍柄處卡住了衣服，看來像是戳入心窩之中。

吃驚的不是祝香妙，而是以計賺人的楚、白二人，他們這一手是什麼意思呢？來人自有答案。他沉聲道：「你們二人素以白道俠士自居，却以詭謀賺人，你們詭稱殺了對方的師兄或師姐，奉師命在此對決，其實此事早已平息，況商禽狠毒，漁娘子淫毒，都是惡貫滿盈，死有餘辜，不過是設計賺我而已。」

祝香妙果然非同小可，楚、白二人表演如此逼眞，仍逃不過他的法眼。此人本是一表人才，風流倜儻，只是風流過了火，上當的婦女不可勝數，但此人雖好色，尚無採花強暴的前科。

「近來我暗中跟踪，知道你二人企圖謀我。但目的何在？是否僅僅是由於妬妒，所以我必須弄清。」

楚、白二人互視一眼。這件事本來應該告訴他，可是正如祝香妙所說，二人素日自負，瞧不起祝香妙的爲人。自然不敢讓他與聞。

白傘道：「我們只想爲武林除害。」

「除害？」祝香妙輕蔑地一笑道：「你們是什麼？正人君子？你們太低估了我

，你們可知道我要如何處置你們？」

「你會發善心放生？有死而已，但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你儘管風流成性，却不太下流。請保全白傘的貞操。」

祝香妙忽然下意識地打量她一陣，又大笑起來。

白傘道：「你笑什麼？」

「妳是很美艷，但我在這方面從不拾人牙慧的！」

白傘啐了他一口，祝香妙道：「如果你們把自己最精粹的招式說出五招來，我攷慮讓你們躺在床上休息半個月。」

白傘道：「你簡直是作夢。」

楚天雲道：「你的武功已經夠高，爲什麼還要這樣？」

「理由是有，但不能告訴你們。」祝香妙道：「你們要迅速决定。不答應就只有廢了你們的武功。」

楚天雲喟然道：「我們一直以爲都略遜你一籌，想不到你也想我們的招術，可見你也不怎麼高明。虛名累人，眞是一點不假。」

「什麼？不怎麼高明？」祝香妙冷笑道：「就是你們兩個聯手，我也能接下百招。」

楚天雲笑笑道：「你的長處只是輕功『蝶戀花』而已。招術上無什出奇。反之，何必要我們的精華，這樣吧！你先把輕功口訣說來聽聽，我們再各告訴你五招精粹。」

祝香妙微愕，道：「你到了這地步還要開此眼界？」

楚天雲道：「這是否表示你根本就沒打算留我們的活口？所謂要我們在床上躺半個月云云，不過是燻人而已。」

「不。」祝香妙道：「我說的是眞話，今夜是由於你們想賺我而被我所賺，只能怪你們自己。」

楚天雲道：「如果尊駕眞是心口如一，說了你的輕功心法口訣又有何妨？就算交換好了，我們各以五招精粹交換，你包賺不賠。」

「你們要學祝某的輕功？」

「觀摩罷了，因爲都說你的輕功高絕，我們早想作一比較。如此而已。」

祝香妙道：「好吧，你們先各自演練五絕招。」

「不。」楚天雲道：「爲了表示你無私心，正大光明，應由你先說出輕功心法口訣。」

「怎麼？你們發號施令，要我聽你們的？」

「如因我們已被制而想訂城下之盟，你也不必撥此如意算盤。」

祝香妙冷笑道：「我雖不是小人，也不便硬充君子。你們還有半盞茶工夫攷慮的時間。」

兩人互視一眼，各自閉目等死。

「怎麼，你們眞以爲我祝香妙不敢殺人？」

「正因爲你不大可能饒了我們，所以才堅持這一點。」

「如我不守信，就算我先說出輕功心法口訣，賺了你們各五招精華之後，仍可殺了你們。」

二人閉目不出聲，祝香妙道：「好吧！我先說。但咱們要來一次君子協定。」

白傘道：「甚麼君子協定？」

祝香妙道：「咱們必須各憑良心，確實坦誠地說出自己的口訣和招式精華，不可口是心非。」

白傘冷笑道：「這正是我們要說的話，我們二人的風評，武林同道自有公論，我們所怕的只是……」

「怕我弄假？」祝香妙哂然道：「聽着——要謹記『心心相印』四字。以神合氣，以氣育神。使神、炁合一，綿綿密密，運發四肢，貫通百脈，那時自會身輕如燕。」

白傘道：「就是這樣？」

祝香妙道：「不錯，雖是二三十字，實地去做，完全融滙貫通，就沒有那麼容易，記住了沒有？」

楚天雲一直在閉着眼聽，他道：「記住了，請解開我們的穴道，以便各演練五招給你看。」

祝香妙道：「口述即可，天下武功殊途同歸。你一邊說我一邊研練，有不確之處，你們要隨時糾正。」

楚天雲嘆口氣道：「事到如今，你還不信任我們。」

祝香妙道：「由於你們二人表演賺人的醜劇太巧妙，若非我是有所準備，非上當不可。所以我不能不提防你們。」

於是由楚、白二人各說了五招精華，祝香妙不久就學會了。道：「我說過要你們在床上躺上半月的。」

白傘道：「半月後餓也餓死了！是不是這樣的？」

「不，」祝香妙說道：「我點你們另外二穴，半月內眞力不凝，和普通人差不多，待我去辦了事回來之後，再爲你們解穴。」

楚天雲大驚，道：「那不等於失去武功一樣。」

祝香妙道：「不一樣，因爲失去武功是內力與功力儘失，我點的穴道，只是使你們內力不聚，就算施出精華招式，充其量也只能對付平常人，因爲任何武功，都要以力道爲後盾。」

白、楚二人交換一個難以傳譯的眼光，楚天雲嘆口氣道：「事到如今，也只有憑你的良心了！」

祝香妙道：「現在我就先處理你們，因爲對你們二人，不能不小心點。然後送往一個安全地點。你們可以在三個時辰後下石床行動，上街、做飯，甚至可以做任何你們二人同意做的事，只是不能動武，這一點很抱歉。至於楚貴老僕，他在谷外被我制住，估計現在也可以活動了。」

楚、白二人同時閉上眼，大概是認了命。

祝香妙走近，站在二人之間，弓身舒指先去點白傘的穴道，旨在使他們內力不聚，然後再解開他們原先被點之穴道。

但是，絕對想不到，白傘忽然睜開眼冷蔑地一笑，反以右足尖去點他的「委中穴」。此穴在小腿彎處，一旦踢中，小腿以下即失去連絡而跪下。

祝香妙大驚，閃身一躲，蓄勢以待的楚天雲已出指逾電，連戳他兩大穴道。祝香妙的輕功再高，也得認命，在他的想像

中，楚、白二人的解穴沒有那麼快速。低估敵人，兵家大忌。此刻他躺在地上，凉沁沁的雪花落在臉上，使他在清醒中對世道人心更進一步的瞭解。

楚、白二人在大笑。也只有祝香妙能體會到，他們二人此刻的心情，和不久前他的大笑差堪比擬。

白傘道：「祝香妙，你要說實話，剛才說的輕功心法口訣保留了多少？」

祝香妙哂然道：「有所謂：眞廉無廉名，立名者正所以爲貪；大巧無巧術，用術者乃所以爲拙。今夜我祝香妙又增長了一次見聞。」

白傘冷笑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祝香妙道：「沒有甚麼意思，只是對二位十分失望。」

楚天雲道：「祝香妙，事非得已，不得不爾。祝兄，我希望你把輕功心法口訣再重複一遍。」

如果是胡謅的，再說一遍就未必會一樣，但楚天雲却已記牢在心了。祝香妙長嘆一聲道：「楚兄，信人示己之誠，疑人顯己之詐。在下所言全是實話，信不信全看兩位了！」

白傘道：「祝香妙，我們逼供另有一套方式，可別後悔！」

「當然。」祝香妙道：「白道俠士的逼供方法，一定合乎人道，不會損及自己的身份。」

楚天雲揮揮手，表示信了他的話，挾起祝香妙離開幽谷。鵝毛大雪落在祝香妙的臉上，却凉在心頭。他的身份介於黑、白兩道之間，今夜對所謂「白道」，又多了一層體驗。

× × ×

雪夜，大地一片銀白，二更不到，汴京城內大多商號已上了門板。只有一家清眞館在這條街上還是燈火輝煌，食客仍有五六成座。

一位年輕人坐在一個角落裏吃牛肉湯，連皮帽都沒摘，長得十分俊逸。尤其拿筷子的手，修長而白嫩。

這時兩個年輕食客進入，略一打量，目光都停在這角落處長得俊逸的年輕人身上，互視一眼，走了過來，一邊一個，坐在俊逸的年輕人身旁。男的是楚天雲，女的是白傘。楚天雲和那年輕人對視了一眼，俊逸的年輕人仍然低頭吃牛肉湯，似乎對他們的光臨並未放在心上。

楚天雲叫了牛肉，邊吃邊低聲道：「今夜在西郊賞雪頗有情調。」

俊逸青年人道：「這算不算是正式邀請？」

楚天雲接說道：「我想你不會不敢去吧？」

俊逸青年人又道：「還有多少陪客的人？」

「不。」楚天雲道：「只有我們兩人。如你以爲客衆主孤，你也可以多邀幾個雅士前往共同賞雪。」

俊逸青年喝下最後一匙湯，道：「招待你們兩位應不成問題。但不一定要去西郊。」

白傘道：「如果你對西郊犯忌諱，你指出一個地點讓我們斟酌一下。」

俊逸青年人道：「北門外如何？」

白傘折衷一下，道：「那就是東關外吧！」

深夜，中南海闃無人跡，此刻，三個人在河邊鼎足而三對立。楚、白二人除了研究過祝香妙的輕功，更合研了一套聯手合擊之術。

楚天雲道：「我發現你像個女子。」

俊逸青年說道：「我本來就是一個女人。」

白傘道：「妳到底是西夏的細作還是契丹的細作？或者是生女眞的人？」

俊逸青年人冷冷地說道：「有本事可以自己去找答案，你們以爲我會告訴你們嗎？」

白傘說道：「生擒了妳，就不怕妳不說。」

「不是我輕視你們，你們兩人加起來也未必管用。」

「怪的是，」楚天雲道：「我發現妳既和西夏的人秘密來往，也和契丹的人有來往。甚至和生女眞人也有接觸，所以妳的行動十分詭譎。令人啓疑。」

白傘道：「妳到底叫甚麼名字？」

俊逸青年道：「梅友三，除此之外，概不奉告。」

白傘抽刀，楚天雲撤劍，梅友三自衣內抽出橛來。凡是用這種兵刃的人，對打穴方面必有獨到之處。前此，楚、白二人分別和對方動手，梅友三沒亮過兵刃。

才不過十一、二招，楚、白二人就不能不承認對方輕功別具一格，內力渾厚、招術也怪異博雜。這樣的對手，就算這中原三大年輕高手之二聯手，也沒有把握。

百招之後，梅友三先後點傷了二人的腿、臂，只是她面對這等高手合擊，打穴已不可能再精準。但能擊傷他們，已非泛泛之輩可比了。

在一百二十招以後，二人又各中了一橛，楚天雲才砸中對方一掌。但這一掌之後，白傘又挨了一脚。

三人各退了三步，似乎都相信，再幹下去，雙方都不可能全勝。楚天雲和白傘已受內傷，繼續下去會更嚴重。

當然，梅友三挨那一掌也很重，且在「步廊」與「期門穴」之間，也知不宜久戰，不過楚、白二人心裏更清楚，如果沒研究過祝香妙的輕功，今天的均勢恐怕就難保持了。

就在這時，一個身穿鹿皮製成的衣褲相連的怪衣人飛落當場，和梅友三打個手勢，兩人攜手飛掠而去。

楚天雲打了個踉蹌，道：「傘妹，妳傷得如何？」

白傘道：「我還好，總是比對方傷得輕些……」說到這裏，噴出了一口鮮血。

楚天雲連忙扶住她，道：「傘妹，梅友三也受了傷，而且不輕，剛才那個奇裝異服的人攜手和她離去，乍看僅是攜手，骨子裏却在攙扶她。但也不能否認，這女人任何一方面都比我們高明。」

白傘雖不服，却也沒說甚麼。因爲雙方的實力已擺在面前，這樣的高手，在中原老一輩的當中也不多見。

楚天雲道：「傘妹，我的傷勢也不輕呢。」

白傘道：「天雲哥，是不是光靠我們

二人永遠也辦不到？」

楚天雲嘆口氣，不願回答這問題，返回住處，已近四更，發現桌上放了一張紙條：要殺梅友三，必須三合一。

他們在汴京沒有朋友，這語氣却是友非敵。所謂「三合一」是指甚麼？三個人聯手合擊。這第三個人到哪裏去找？

就算能找到一個高手，他是否能一條心。有所謂：事以密成，語以洩敗。做這件事的人必須是絕對可靠的才成。

此刻在京城內一胡同中民宅內，一青年人爲梅友三服下藥，開始運功爲她療傷。直到東方有了曙色才完畢，青年人道：「妳怎麼會和他們二人結下樑子？」

梅友三道：「你認識他們？」

青年人道：「他們二人在中原算是年輕一輩中的翹楚，我和他們雖不熟，也久聞其名。」

梅友三道：「我也有聽說他們在中原極具威名，才約他們較量。想不到兩人聯手還眞不好纒。」

青年人說道：「這是當然的。當今武林中，能接下他們二人聯手的人物恐怕不多了。」

梅友三道：「如果加上你，就可以除去他們。」

青年人愕然道：「如今國家在風雨飄搖之中，同爲武林中人，應該同仇敵愾，一心向外才對。是不是妳和他們有仇？」

梅友三已換了女裝，美眸一轉，道：「他們有通敵之嫌。」

青年人色變，道：「在目前，除了父母不共戴天之仇外，其他過節都不必計較，但若眞有通敵事實，却饒他們不得。不知他們私通何敵？」

梅友三道：「西夏與契丹。」

青年人霍然站起，說道：「我去找他們。」

「不，哥，你不能離開我。我好孤單寂寞！」她伸出玉手，讓他握住，依偎着他，她知道男女到了某種程度就會點燃孽火，所以她能在適當時候打住。」

青年人吻她的鬢角處，嗅着她的髮香，道：「友三，甚麼時候妳才會點頭？」

梅友三歎歎地睨着他，道：「你這個人到底是多情還是好色？我很想弄清這一點，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青年人道：「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儘屬多情，正如紅顏者必薄命，而薄命者未必儘屬紅顏。能詩者必好酒，而好酒者是否儘屬能詩？」

「你眞會巧辯。」梅友三道：「你是眞心的？」

青年人道：「是否眞心。我也不可能把妳矇住。友三，我們結婚以後，行走江湖，誰是我們的敵手？」

她蜷伏在他的懷中，不由得不去憧憬，這樣的一對，世上少有。不論是人品和身手，罕有其匹。

她忽然覺得前此蹉跎了大好的光陰。珠玉在前，居然未加注意，要是有個競爭者，恐怕早被拉走了。她忽然摟緊了他，像是眞有人要拉走他似的。

主動如此，在他們之間還是第一次，青年人喜出望外，他知道，再狂熱的吻，此刻也不忌諱。

這樣的吻，實在比楚、白聯手那種攻勢更不可當，在這方面，她一直不敢去淺嚐，因爲她有個想法，任何較親密，熱切的交接，都不過是爲男人製造得便宜的機會而已。自然從不以爲女人在這種事件中可以扮演一個相同的角色，得到平等的回饋。現在，她似乎稍稍體驗了這一點，支配這世界的只有男人和女人，並沒有第三種人。

但進一步的發展，又在她的婉拒下宣告暫停。因爲院中有了聲音。梅友三道：「甚麼人？」

院中的女聲道：「小姐，我是小雪，有沒有甚麼差遣？」

梅友三道：「沒有，有事我會和妳們連絡。」

「是……」院中傳來衣袂破空聲，又恢復沉寂。

青年人道：「小雪是妳的丫頭，爲甚麼不在妳的身邊？」

「我喜歡獨處，有事我才找她。」

「這麼說我在這兒，對妳也是干擾囉！」青年人道：「友三，我走了。明天再來看妳。」

× × ×

這兒是西關外附近一個八角小亭。三九天又是深夜，居然有個人在亭中負手踱來踱去，稍後，遠處一個人影迅速向小亭接近。一個中年商賈打扮的人。在亭外抱拳，道：「梅少俠，呂某來遲了一步。」

「沒有。」梅友三道：「我也是剛來。今有重要軍情相告。」

姓呂的長揖道：「呂某洗耳恭聽。」

梅友三道：「王安石寵信王韶，此人頗有奇才，神宗任命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且主持洮河（蘭州以南，臨洮、會川及岷縣等地。）先說服俞龍珂這部番强大一族，龍珂率十二萬衆歸降。王韶進一步向吐蕃、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及水巴諸羌族攻擊。此時乃貴國取雲中的大好機會。」

姓呂的道：「王韶有奇才，敝國早有所聞，如今王韶在南邊用兵，因有降將俞龍珂部十二萬之衆，諒不須宋軍大舉南下，此時取雲中，恐非其時。」

梅友三道：「呂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王安石變法，各方制肘，兩面用兵，必遭反對。這良機失之可惜，且宋廷有任何動靜，瞞不了梅某，呂兄如仍以爲此舉爲涉險，梅某今後就不願多事了。」

姓呂的長揖道：「呂某立刻將此事儘快禀告契丹主定奪，呂某告退。」在小亭中石桌上放下一錠金元寶離去。

梅友三回身拿起元寶，向西疾馳六、七里，在另一小亭中等候，不久，又有一個中年人疾馳而至，此人農夫打扮，黑而健壯，抱拳道：「梅少俠有何事賜告？李某候教。」

梅友三道：「宋相王安石派王韶征服諸羌，這是一場不易討好的爛仗，必陷泥沼。而契丹主必在雲中用兵，俟機奪取燕京，貴國大學攻契丹，機不可失。」

姓李的沉吟道：「敝國攻遼，生女眞不會坐視，豈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不然，」梅友三道：「遼國假道生女眞伐高麗，生女眞非但不假道還和高麗

聯手抗拒。這件往事，李兄還記得否？」

姓李的道：「梅少俠高見。李某馬上馳報西夏我主，李某告退……」也在石桌上放下一個金元寶出亭而去。

梅友三揑起元寶，得意地一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她有時自比三國時的周瑜，瑜尙且不及呢。

她發出一串長笑，但笑聲未畢突然轉身，亭外站定二人，又是楚天雲和白傘，梅友三冷笑道：「敗兵之將，還敢試？」

楚天雲說道：「你挑撥契丹犯宋，又再唆西夏攻契丹，你是什麼身份？不問可知。」

梅友三道：「不問未必能知，楚天雲，你說說看我是什麼身份？」

楚天雲冷笑道：「生女眞雖於太宋時以名馬入貢大宋，且在遼、夏三角關係中最不起眼，但生女眞的野心最大。所以宋之大患是生女眞而非契丹（遼）或西夏。梅友三，妳必是生女眞的細作。」

梅友三冷笑道：「就算我是，你們二人又能如何？」

白傘厲聲道：「大宋境內，不容妳這個首鼠兩端的女賊猖獗！」

梅友三道：「曹操北定中原，終身爲臣；宋太祖趙某北定中原就篡了他主子的位。你們說，到底誰是賊？」

楚天雲道：「梅友三，今夜我們要決定勝負，而且就在這裏，妳反不反對？」

梅友三哂然道：「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你們敢，梅某絕對奉陪。」

一劍一刀和一橛，又在小亭外糾纏在一起。梅友三傷已痊癒。一柄兩尺三四寸的橛，點、挑、撥、掃、砸、抽、戮，快逾閃電，刀、劍無論如何緊密地搭配，總是遞不進去。

五十招後，梅友三更加凌厲。內力渾厚，輕功高絕，招式精奇，再加上反應靈敏，使兩人的全力合擊沾不到半點便宜。

梅友三道：「如果你們兩位心眼活動一下，我保證二位在金主駕前吃香喝辣，功成名就。」

楚天雲厲聲道：「如你能省悟，歸順大宋，或者從此不再作這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倆就放妳一馬。」

「哈……」梅友三傲然道：「不信就試試看，你們能不能再搪過三十招？」

他們眞有這種感覺，全力合擊，未必能再支持三十招，而此刻，似乎梅友三已開始她的預言，改招變式，路子乍變，更加猛不可當。

此女最大的長處，還不僅是上述三四種，她的武功路子博雜，有時一變，風格完全不同，使對手在轉瞬間無法適應而失招。

事實上她的確學兼三家之長，一師爲宋國人，一爲西夏人，還有一個是契丹人。三家武功截然不同，路子迥異。

這一變招，白傘首先挨了一橛，楚天雲猛撲救人，自保就成了問題，他也挨了一橛。梅友三笑道：「怎麼樣？現在表示態度還來得及。」

楚天雲的背後被挑了一橛，留下一條三寸長的血槽。白傘左肩負傷，已是血染白衣，地上殘雪飛濺。這工夫梅友三的左脚忽然一滑。雖僅是一滑，馬步就不穩，楚、白二人那會糟蹋這等大好的機會？劍是「白蛇吐信」，刀是「力劃鴻溝」，同時左右攻到。

幾乎任何高手都無法逃出這次危機。但是，梅友三的反應是一流的，變招之快更是一流的。乾脆不避楚天雲的「白蛇吐信」，反擊白傘的「腦戶穴」。

他若以一命換一命的方式，就必然能得手。可是在楚天雲看來，就太划不來了。急忙撤招去救白傘。

他們的反應都夠快，但楚天雲畢竟是被動的，仍然稍遲半步，「嗤」地一聲，點穴橛在白傘的右大腿上掃了一下，衣破皮綻。

兩人旣爲情侶，自是生死與共，白傘此刻又是一次與敵偕亡的招式，他如此，楚天雲也拚死攻上。

這種打法，僅是氣勢就往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梅友三忽然身子騰起，兩人的狠攻立告落空。

但二人不待梅友三落下，又攻了上去。兩人對此人的身手早已折服，却以爲這一擊是十拿九穩的，但是，忽見梅友三左手一甩，道：「你們接着……」

二人清楚，絕對不能有一人重傷，有一人倒下，那就代表兩人的敗亡，所以不得不急閃。

這一閃就上了當，梅友三的危機旣已化解，雙足才沾地，已向二人攻出決定性的一招。她的左手中根本無物。

楚天雲在這一瞬間，直覺地以爲，人家這一招眞能向天地奪造化，向造化奪勝算，怎麼閃挪？如何擋架？都已無法化解了。

白傘在危機一髮中也在想，這是什麼招術。天下沒有不可破解的招術，可能只有這一招例外了吧？

「叭叭」兩聲，一橛點在楚天雲的「衝門穴」上，此穴在大腿根上與小腹之間處，另一橛點在白傘的「天宗穴」上，此穴在後肩下。

兩人的一腿一臂，剛失去穩定性，另外兩橛又戳中了他們的「脈帶」和「跳環穴」上。但是，兩人畢竟也是中原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在第二次中橛前的刹那間，也各掃了對方一刀、劍。

兩人倒下，梅友三踉蹌退了三步，她背上被掃了一刀，腰上被划了一劍。雖都非重創，也都是衣破血出。

兩人躺在雪地上，寒意自心底昇起，兩人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可能斷送了大宋的江山，雖然這麼想稍嫌嚴重了些。

梅友三把傷處上了藥，低視着二人，道：「現在你們畢竟要相信，你們改變不了一項事實。」

楚天雲冷冷地道：「我們只不過是宋國土地上衆多種子中的兩顆而已。踩着我們脚印討賊的不知凡幾？」

梅友三哂然道：「宋國朝野，像你們這樣的有心人已不多見。」她緩緩地提起了橛。

「本來我不想使你們變爲金主所用。我現在又改變主意。」他舉起了點穴橛。

「妳那是痴心妄想。」楚天雲道：「妳還是儘快動手沒錯。」

梅友三正要下煞手，忽聞背後有微聲

。這份輕功只能與她比美。來不及殺二人，閃電撤步扭身。

三步外站着一個戴了頭套，只露出一雙眼睛的人，右手握着一柄無鞘的松紋古劍。

梅友三沉聲道：「你是什麼人？他們兩人的同伙？」

這人忽然輕輕地嘆了口氣，掄劍攻了上來。梅友三大吃一驚，不要說她已拚了百餘招，即使未拚，也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擊敗此人。

才不過十五六招，她知道這人的招式詭奇，連她引以爲傲的輕功都不輸她。此念已起，信心就大受影响。

大約是六十招左右，梅友三力盡，換招移步稍慢了些。對方劍焰如飛虹瀉到。梅友三絕對閃不過也格不開這一劍。但不知爲什麼此人的劍尖到了梅友三的腹部五寸以內時，忽然停滯不前，猶豫了一下。

就這麼一猶豫，足夠梅友三同歸於盡的了。雙方的兵刄各自戮中對方的要害。

梅友三倒下時嘶呼着：「我猜出你是誰了！爲什麼會是你？」

蒙面人稍後也倒了下去，這工夫楚天雲正好自解穴道躍起，且解了白傘穴道。

他奔上來首先扯下了蒙面人的頭罩。

楚、白二人同時失聲驚呼：「怎麼會是你？」

此人竟是風評不怎麼好的「蝴蝶殺手」祝香妙。已是奄奄一息。他的解穴速度比楚、白二人更高明。

祝香妙凄然道：「你們爲什麼就不能給我爲國宣勞的機會。難道只有你們二人心目中有國家、社稷，我就沒有？」

楚、白慚愧地忽視一眼，的確，他自始至終，沒攷慮讓他與聞或參與這件事。

他們是堂堂的俠士，「蝴蝶殺手」畢竟不是君子。

祝香妙痛苦地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難道我連匹夫也不如？」

楚天雲不安地道：「梅友三到底是什麼人？她似乎眞的認識你。」

「她確是一名金國的細作，最近我才知道，」祝香妙道：「而她却又是我的女友——可能結婚的……女友。」

祝香妙剛嚥氣，梅友三也去了。

姑不論梅友三這個女子，單就祝香妙的情操格調來說，又豈僅是「蝴蝶殺手」四字所能包容得了的。

老僕忠心　街頭賣藝

九月的雨夜，涼爽未寒，正是安眠的好季節。楚天雲翻了個身……

× × ×

楚天雲和忠僕楚福進入燕京城內極負盛名的福隆綢緞莊。貨架上的綾羅綢緞，五顏六色，花花綠綠，眞是琳瑯滿目。

這工夫二掌櫃的瞇着眼一打量，立刻趨前對楚福道：「你不就是昨天爲我們清理……」楚福連使眼色阻止二掌櫃的說下去。然後楚福把二掌櫃的請到一邊，低聲道：「二掌櫃的，我爲寶號清理所有的茅厠這檔子事兒，你可千萬別在少爺面前提起。一切拜託。」楚福背着身子作揖。

二掌櫃的瞄了楚天雲一眼。乍看平凡得很，但只要再看第二眼或第三眼，就會越看越順眼。甚至絕對相信他有個不平凡的家世。可是，這樣一位大少爺，居然要他的僕人去作那種賤役。

「好吧！」二掌櫃的態度稍稍緩和了些，道：「楚福，你要來領工錢？」

「不，不。二掌櫃的，我只想以我的工資爲我們少爺添置一件灰袍、一條夾褲和一套白細布內衣。早就該換季哩！」楚家家世顯赫，譽滿武林，可是現在……

「什麼？你才清理一次茅厠，這點工資就想折換這麼多的衣衫。」二掌櫃的哂然道：「我說楚福，一口吞下鞋帮子——你心裏有底呀！」

「二掌櫃的，無論如何你要帮帮忙，這樣吧！我再來清理幾次，你先讓我們少爺到寶號的裁縫部去量身好不好？」

二掌櫃的還不算太勢利眼，他見過太多的暴發戶、破落戶或者末路王孫，在繁華夢幻中自我陶醉。他不耐地攤攤手道：「好吧！你到裁縫部去找孫大嬸給你家少爺量身。」但他又壓低嗓門，道：「你家少爺是什麼名門之徒呀？」

「這……」楚福被楚天雲叮囑過，嚴禁洩漏有關他的身份。楚福道：「二掌櫃的，關於我們少爺的家世，日久自知……」他內心罵道：「你別狗眼看人低！就算你們有十個綢緞莊也不能和楚家比。」

二人走出福隆綢緞莊，已近黃昏。九重巳過，秋風料峭，而他們主僕二人穿的還是單薄的夏裝，雖然楚天雲總是說他根本不冷，楚福看在眼裏就不免難過。

現在，對面的狀元樓飯莊中刀叉猛響，菜香四溢，對於肚中沒有油水的人來說，這味道很霸道，想拒絕都辦不到。楚福知道，少爺身上很少帶錢，他自己伸手入袋，只剩下兩個鐵錢，是當時（左宋）所有的銅錢，夾錫錢及鐵錢中，最低的貨幣，當時還有「當十」大錢，三個小銅錢就可以鑄一個「當十」大錢，所以私鑄的很多，後來把「當十」大錢貶到只值兩個小錢才杜絕了私鑄。

這兩個鐵錢連買一塊火燒都不夠，楚福內心更難過，少爺過去何嘗過過這種吃了這頓沒那頓的生活。人在這種困境中會逐漸適應認命，楚天雲就是如此，但楚福却不願認命，也可說他不甘讓少主挨餓。

「少爺，我們先去拜訪一個親戚，然後就去吃飯。」

「你說什麼？你要我向親戚伸手？」

「不，不，不，少爺，我是說去找我的二舅，」楚福的心眼很活，道：「二舅五六年前很潦倒，常向我借錢，估計有七、八十兩，這光景混好了，開了好幾家當舖……」

楚天雲懶得過問，當然，他也知道楚福對他無微不至，道：「楚福，要去你去吧！我在哪裏等你？」

「少爺，你就在我二舅大宅後面等我好了，我不會躭得太久的。」

二人來到一處較幽靜之處的大宅附近，這兒住戶較少，楚福道：「少爺，這就是我二舅的住宅。」

楚天雲道：「你二舅五六年前還十分潦倒，如今竟有五六家當舖，發財很快呀！是幹那一行的？」

「這……」楚福道：「小的不是說過，他是開當舖的嗎？人家說：當舖是三天不發市，發市吃三年，八成當初是用我借給他的幾十兩銀子起家的，好，你就在這後面等我。」他繞到前面去了。

楚天雲負手踱着，估計已有半個時辰，天早就黑了，他的肚子並非不餓，但却從未對楚福表示過他餓了。他發誓餓死不回家，也絕不提他是某某人的兒子。

就在這時，大宅內隱隱傳來叱喝聲和兵刃交擊，但不久就靜下來。楚天雲想不通，難道他二舅忘恩負義不還錢，一言不合和這兒的護院打了起來？

就在這時，衣袂聲傳來，三個勁裝漢於自後牆內掠出來，立把楚天雲包圍起來。其中之一的大漢道：「你一定是那個賊的同伙。」

楚天雲冷冷一笑道：「誰是賊。你知道我是誰？」

大漢厲聲道：「你小子不要嘴硬！看你這副寒酸相，這光景還穿着夏天的衣衫，不是那賊的同伙是什麼？」

另一大漢又道：「那你站在這兒幹什麼？」

「等人。」

「等誰？」

「我的僕人楚福。」

「他的人呢？」

「就到這宅內去了。他說這兒的主人是他的二舅，六七年前他二舅曾向他借了幾十兩銀子，他今夜來此想向他二舅討還舊債……」

「哈……」三個大漢大笑一陣，為首的漢子道：「小子，別吹啦！你們同伙竊盜失風已經被我們的甘總管擒住了。我們總管不愧為老江湖，他就知道必有同伙在外把風！走吧！去見我們的總管。」

楚天雲冷笑道：「我看還是去見你們的主人吧！我倒要看看開當舖的嘴臉……」他不信楚福是賊，大大方方地跟着進入大宅之內。

四下打量，他有點意外，開當舖的暴發戶能把這宅子佈置得如此高雅？四進的巨宅，看來不像是近三五年內建造的，當然，暴發戶是可以買下破落戶的住宅的。

楚天雲進入一個花廳中，楚福被倒綑了雙手，躺在地上，近門椅上大刺刺地坐着一個四十來歲，有絡腮鬍子的漢子。楚天雲大怒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指着有絡腮鬍子的漢子，厲聲道：「你就是甘總管？」

這位甘總管在武林中也是頗有名氣的人物，在此又是一二人之下數十人之上。一個賊的同伙居然敢指着他吼叫。甘草厲聲道：「先給我綑起來！」

一干大漢正要動手，躺在地上的楚福大聲道：「少爺，此時此地，你就不要再那個了！少爺，小的對不起你！」

大漢們一擁而上，原因是剛才兩個大漢不是楚福的敵手，最後還是要總管甘草出手，在二十多招以後才擒住了他。因而這些部下，不敢三兩個人來對付楚福的主人。

但是，絕對出乎這些人的意外。六個大漢一出手，立刻有二人擊中了楚天雲。看來就算會點武功，也不怎麼高明，居然不如他的僕人。

只是「草上飛」甘草大皺眉頭，他似乎不以為楚天雲如此不管用。可是沒有人願意挨打，更不會有一個武功高強的賊在他的僕人被擒之下還繼續藏拙的。

這工夫楚天雲已經挨了五七下，忽然花廳門外怒叱一聲，道：「住手！」一個一身墨綠宮裝，俏麗的少女走了進來。

甘草首先站起，衆大漢退後一步，一齊叫了一聲「表小姐」。

女郎很仔細地看了楚天雲一眼，對楚福道：「表哥，你認輸了吧？」

楚福道：「我……我認輸？」

「怎麼？老毛病又犯了！總是不認輸。我們打賭，要是你能在我姑父家中拿走一針一綫，以後見了面我叫你師父，如果拏不走反被逮住了！你今後要叫我師父，才半天工夫，又不認帳哩？」

楚福一楞，立刻就苦笑道：「表妹，還不是難為情嗎？還眞想不到的，甘大總管輕功好，拳脚功夫更不含乎，才三十招左右就……就給擺平哩！」

「噢！你和人家甘總管比？人家『草上飛』甘草二十年前都成了名。你怎麼不和那些賣大力丸的比一比？」

甘總管被捧得暈惚惚地，咧着大嘴，見牙不見眼，大聲吆呼着：「弟兄們，站在那兒幹什麼？還不快點把表小姐的表哥放開？這都是誤會。」

楚福被放開，甘草抱拳道：「表少爺也眞是，你早說一聲是和表小姐打賭的，弟兄們怎麼敢冒犯？」

楚福打蛇順杆上：「甘總管，我只希望在見到表妹前跑掉，以免以後見了她要叫她師父，我今年都二十八了！她才二十，這『師父』二字怎麼叫得出口？」

女郎拍手大笑道：「表哥，這可不能賴皮了吧？有甘總管為證。」

「表妹，我認栽了！不過，我們還沒有吃飯，妳總不能讓我餓着肚子叫妳師父吧？」

飯後二人被招待在賓館中。都已經近二更天了。楚天雲茫然道：「楚福，你有這麼一個表妹，怎麼一直沒有提過？你表妹是住在她的姑父家，這兒的主人又是你的二舅，這到底是什麼親戚？」

「這……這不是很簡單嗎？她是我的表妹，我們是姨表，這兒的女主人，不就是她娘的小姑嗎？」

楚天雲說道：「你來了大半天，也沒有去見見你二舅？在禮貌上是不是有所欠缺？」

「徒弟……徒弟！」表妹在外院吆呼，楚福應聲道：「來哩！我說表妹，咱們打個商量好不好，在二舅這兒，妳別這麼叫成不成？」邊說邊往外走、到了外院，他忽然不安地搓着手低聲道：「眞謝謝姑娘援手之恩，請問姑娘貴姓？」

「你跟我來……」這姑娘把他帶到一個空的偏院中小齋內道：「我叫莊靜，我救你們只是偶然的機會逢上了。但我希望你能帮我一次。我以黃金百両為酬。」

「一定，一定，姑娘不須這麼厚重的禮。」

「這算不了什麼的。只要你給我拉攏他……」

「誰？」

「就是你的那位少爺。」

「拉攏？成，不過姑娘要說明，怎麼個拉攏法？而且話要說在前面，交交朋友可以，拉皮條嘛……」

「啪」地一聲，楚福挨了一巴掌，莊靜道：「你的嘴乾淨點。」

「莊姑娘，我的話說得雖然粗了些，却也是實話，他是富家大少爺，武林……。反正他絕不是泛泛之輩就是了。他的眼眶很高，有的姑娘美得像天仙，可是他連眼皮子也不眨一下。」

「噢？有錢大少爺的長隨，却給人家清理茅厠——」

「妳，妳怎麼知道這件事？」

她掩口一笑，道：「福隆綢緞莊就是我這位姑父開的，你們今天去訂做衣服，我全都聽到看到了。」

楚福道：「倒是讓姑娘看了笑話！」

「人有背運，馬有失蹄。我怎麼會看你們的笑話？我知道你是他的忠僕，你只要合作，暫時不要揭開你我的關係，你少主人的一切都由我張羅，不必為一日三餐而去做無本生意。不是很好？」

楚福臉上燒熱，說道：「莊姑娘，做無本生意這件事，妳千萬別告訴我家少主人。」

「一言為定。咱們雙方都要彼此關照，但是我請你做什麼事，你一定要儘力合作。」

× × ×

第二天一早，楚氏主僕就和莊靜離開了她姑父家。

楚福道：「少爺，我表妹想跟我們出來歷練歷練，你不反對吧？」

楚天雲道：「現在反對似乎也稍晚了一些。」現在他們已離開了燕京。

莊靜道：「楚大哥，反正我也不會變成你們的累贅。」

楚福道：「少爺，有表妹在，某些地方也比較方便，比喻說洗洗襪子及汗衫等等，就不必自己動手哩！」

「很抱歉！」莊靜道：「這類事我可不會做。」

楚天雲道：「妳身為女子，連襪子和汗巾都不會洗，妳都會幹什麼？」

「我……」莊靜一挑眉，正要發作，一邊的楚福連忙作揖，暗示她不要頂撞少爺。莊靜道：「我會唱歌，會說笑話，可以解除旅途寂寞。」

楚福急忙接道：「反正閑着沒有事，妳就說個笑話讓我們笑笑嘛！」這正是所謂：見了大嬸叫舅媽——沒話找話說。和這女人在一起，至少不會使少爺挨餓受凍，所以他是捧着她。

莊靜道：「有個農人進鐵匠舖買鋤頭，不小心放了兩個屁，而這個鐵匠有個忌諱，那就是最討厭別人在他面前放屁，就罵了一聲『討厭』，農夫却說：放屁也是一門特長，不是人人都能說放就放的。鐵匠道：『你要是能放一百個屁，我就把這鋤頭送給你。』農夫果然放了一百個屁，後來又放多了十來個，臨去時農夫道：『鐵匠老兄，多出這十來屁，能不能奉送幾根鐵釘？』」

楚福大笑，但楚天雲沒有笑。莊靜道：「徒弟，你知不知他為何不笑？」

楚福道：「當然是少主人認為妳的笑話低級而不怎麼可笑。」

「不怎麼可笑是不是表示並非一點也不可笑？」

「這……」楚福道：「反正少主人不笑就證明妳的笑話不好聽就是了。」

「不然，徒弟，你身為忠僕，却根本不能瞭解你的主人。當然，這也正是他和你的基本不同之處。」

「主僕有別，這還用妳說？」

「不是那種差別，而是正義感或責任心的區別。」

「這我就不懂了！我自信時時刻刻都在關心別人，很少為自己着想。」

「這只是狹義的責任心，僅僅關心你的主人而不能擴而大之到整個武林全人類，這種責任心自然等而下之。」

楚福望着她，二人似有某種默契。莊靜續道：『大羅劍』鄺原隱惡揚善，犯了謀殺和刦掠兩大罪狀，但因武林高手不是被其殺死，就被其兇名震住，統通變成儒夫，隱姓埋名，龜縮不出——」

楚福偷看主人一眼，楚天雲雙眉緊鎖，目蘊怒芒，楚福厲聲道：「不要說了！少主人想靜一下。妳不要聒噪不休！」

莊靜搖頭喟然道：「徒弟，你根本就不懂，有所謂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他愁的是武德不修，正義不張，武風日下。」

一路上楚天雲沒有說一句話，午時在一鎮上飯館中打尖，有個食客看了楚天雲好一會，大聲嚷嚷道：「你是不是楚人鳳的兒子？太像了……。」

有些食客聞聲望過來，一道道鄙夷神色的目光，敵意地集中在楚天雲身上。有個客人還故意吐出魚刺向楚天雲這邊射來，若非正好楚天雲偏頭把一塊辣椒吐在桌上，必被射中。

原先那人大聲道：「『仁劍無敵』楚人鳳前年與『大羅劍』鄺原約鬥八公山，但屆時鄺原如約到達，楚人鳳却始終未去，而且從此龜縮，因而博得『儒夫無敵』雅號。各位看看，這小子像不像那位浪得虛名的『無敵』大俠？」

一陣大笑之後有人調侃道：「這小子的面貌像是有點像，但最像的還是這份別走蹊徑的儒夫養氣內功心法。就憑這唾面自乾的『氣功』，就能天下無敵。」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剛說話的人忽然走近，站在楚天雲桌旁道：「小子，報上名來。」

莊靜站起說道：「孫子，你先報上名來。」

「妳……」這人一打量，色迷迷地說道：「甜妹子，報上名來是不是有什麼甜頭？」

「有！」莊靜雙手往腰上一叉，另一個食客道：「金兄，你可眞是屁股上畫眉毛——好大的臉哪！」

站在楚天雲旁那小子樂不可支地道：「甜妹子，我叫金開權，蘇州人氏，三十三歲，尚未成家——！」家字未畢，莊靜一揚手，金開權口中飛入一物，手勁足，差點射入食道中，咳了半天才吐了出來，原來是個鴨屁股。

此人大怒，拔出刀掃來。莊靜閃過一

刀，第二刀更加狂猛，還是老式子，只見莊靜玉手貼上刀身一按，「啪」地一聲，刀身被按在桌上。

笑聲和鼓聲戛然而止，因爲這六七個武林人物當中，金開權不是最高的，却也不是最低的貨色，衆目睽睽之下丟這種人，誰都要斟酌一下。金開權力奪他的刀，在第四下力扯時莊靜一抬手，金開權連退七八步，差點把一個八仙桌子撞倒，幸虧那五個人抓住了桌子。

「楚福，付了帳我們該上路了……」

楚天雲站起先出門，楚福丟下飯資，和莊靜一起走出大門。沒有人再出鋒頭，因爲這個「甜妹子」就這麼厲害，那一主一僕的深淺誰也摸不清楚。你看我我看你，正是所謂張飛穿針——大眼瞪小眼。

走出一段路，莊靜道：「也難怪楚人鳳大俠的風評受損，目前武林頂尖高手能和鄺原頡頏的，除了他或他的後人還有誰？這也正是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呀！」

楚天雲對于她的議論一直不置一詞，莊靜無奈地和楚福交換了一個眼神，向晚時刻，莊靜指着一片黑黝黝的林木房舍，道：「舍下就住在那裏，而山雨欲來，就到舍下遷就一宿吧！」

× × ×

莊靜的親戚很富有，但莊家却不怎麼富裕。一幢古舊的四合房，人丁單薄，有十幾畝薄田租與佃農耕種，只有莊氏母女相依爲命，而莊靜又不常在家，僅有一位寡孀陪伴莊靜的失明老母。

「娘，藍星表哥來看你了……」莊靜向楚天雲作央求狀，請他暫充她的表哥。在路上談過，母親有意把她許配合藍星表哥。但藍星却失踪了。

莊靜求他冒充藍星，他本來不屑爲，但爲了安慰一位失明的老婦人，爲什麼不能一時權宜呢，只不過，她的表哥甚多，這是什麼表呢？她居然沒有說明。

這工夫楚福和寡婦也都暗暗示意，求他客串一下，以慰慈母之心。

楚天雲施禮道：「星兒見過姨媽……」那個「姨」字說得很輕，希望老人聽不出是「姨」、「舅」或「姑」字。

老人似未注意，但表情有點冷漠，道：「星兒，過來讓我摸摸你。」

楚天雲只能好人作到底，緩緩走近婦人面前，盲婦伸手一摸他的雙耳，忽然右手向下一滑，扣住了他的脈門。

「妳……妳怎麼對晚輩這樣？」

莊母冷漠地道：「你叫什麼名字？」

「藍星。」

「你不是。第一，我是藍星的姑媽，不是姨媽，其次，藍星的耳朶小而薄，這顯示他的小運（一至十四歲）很差，而你的旣大又厚。」

楚天雲驚異地望着莊靜，她很平靜，只有此刻，她最接近那個名字。楚福很焦灼，手足無措，似要準備動手。

盲婦道：「你叫什麼名字？」

「楚天雲。」

似乎盲婦早在意料之中，楚天雲當然想不到。盲婦冷峻地說：「你是楚人鳳的兒子？」

楚天雲面色十分難看，道：「除了這個問題之外，我不會再回答任何一個其他問題。」

「那可由不得你！」盲婦道：「你爹呢？他死了？或者還在繼續糟塌糧食？」

「不知道。」

「你在這兩年當中見過他沒有？」

「不知道。」

「你娘還在嗎？」

「不知道。」

「你想死還是想活？」

「這個我可以破例告訴你，我生不如死，我能不能問妳一個問題？」

「試試看。」

「妳爲什麼那麼恨他？」

「你又爲什麼恨他？」盲婦道：「你如果不恨他，不會用個『他』字，你如不恨他，你不會生不如死。」

「……」楚天雲不出聲了。

「你沒有跟你爹學武功？你眞的就和您爹一樣，那麼窩囊？」

「……」楚天雲不能回答，也不屑回答。

盲婦厲聲道：「楚福，你如果想活就代他回答。」

楚福道：「我們少爺生不如死，我也一樣。其餘的妳是白問。」

盲婦厲聲道：「給我拿下！」

莊靜一點也不留情，而且身手了得，未出十招，楚福被擊倒在地，點了穴道。

楚天雲冷冷地道：「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妳爲什麼那麼恨他？」

「靜兒的爹莊天塘和楚人鳳有八拜之交，此事外人知者甚少，莊天塘被鄺原殺死，楚人鳳拍過胸膛要爲他報仇，但是，他胆小，他是懦夫，他躲起來了——」

「不用說了！我討厭聽這些——」盲婦點了他的「魂門穴」冷峻地道：「靜兒，把他們丟到山澗去。」

莊靜似想爲他們說幾句話，盲婦手一揮，道：「武林中危機四伏，在一個懦夫來說，死是最牢靠的避難所。帶走！」

外面下着大雨，但莊靜仍然挾起他們自後門走出，奔向野外約三里左右，山洪自深澗中轟然瀉下，有如萬馬奔騰。

莊靜在把他們丟下山澗的同時解了他們的穴道，兩個身子在大雨中落入翻滾、奔騰的澗水中，立即失去踪跡。

× × ×

山澗轉彎處有一處沙灘，兩個人躺在沙上，距湍急的澗水不過一丈左右，弦月照着兩個蒼白的面孔。

楚福道：「少爺，你說莊靜是不是放了我們一馬？」

良久，楚天雲道：「放我們一馬的不是她。」

楚福想了一下，道：「少爺，你身上還有銀子嗎？」

他明知少爺身上沒有，看來又要過那種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他看了少爺一眼，說不出對他是可憐還是佩服？是不是越是視死如歸的人越不容易死？

楚天雲坐起來，搖搖頭道：「我身上什麼都沒有，楚福，如果我們不會泳術的話……」

楚福道：「是的，那早就完了，如果她們母女本就知道我們會泳術的話，對她們作何看法？」

「走吧！」他剛站起，像一陣旋風，背後落下一人。此人不是自澗上來的，也不像是自絕壁上飛下來的，總之，他的行動太快，來人束髮金簪，五十左右，方臉大耳，雙目露白。

「把你們身上的銀子全部拿出來，沒有銀子，把命交出來也成。」

楚天雲木然地道：「除了兩條命和銀子之外，是否還有你要的東西？」

「沒有了。」

「你是什麼人我們也不配與聞？」

「不是不配，而是說了也是多餘。」

楚福冷冷一笑，道：「看你的風度，絕非泛泛之輩，却作起剪徑的强盜來了！先別吹！你能把我摞倒，再談其他。」

這人方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一身絲質黑袍，在月光下閃閃生光，予人一個悚慄感。

楚福忽然撲上去，用了他自己認爲最具威勢的一招「關山飛渡」，這一招如果在和甘草動手時施出來，躺在地上的就不是他而是「草上飛」甘草了。

但是，這人的身子只是偏了一下，一臂揮了一揮，其結局非常令人絕望，至少楚福如此，而楚天雲全神貫注在這人的右手和雙足上，乍看此人似乎只是上身偏了偏，雙足未動，實際上是由丁字步變爲八字步，改變了一點點。

楚福的身子摔出三丈以外，「蓬」然落地，濺起一蓬細沙。但楚福却未受傷，坐起來以哀求的目光望着少主人。

那人向楚天雲勾勾指頭：「動手也死，不動手也死，如果我是你，還是動手划得來，至少你是主人……」

「如果你以爲主人比僕人高明，你就乾脆動手吧！」

「楚人鳳的兒子不會如此蹩脚吧？」

「不要提他的名字！永遠不要！」他厲嘶着，太陽穴上青筋滾動。青衣人似乎微愕了一下，然後緩緩走近。

「你要殺我的少主人，必須先殺我——」楚福凌空撲上，又凌空飛了回去，足沒沾地，這一次摔得頗重，他昏了過去。

黑衣人站在楚天雲面前，一手按在他的肩井穴上，但是一點也未用力，楚天雲紋風不動，就像一位長輩在拍他的肩膀一樣。

接着他的手向左下方一滑，按在楚天雲的「神藏穴」上，黑衣人似乎太意外，只是會武功的人都知道，此穴也是要穴，稍一吐力就完，但楚天雲的表情反而有點不耐。

黑衣人的手突然又向左下一滑，按在正中的「膻中穴」上，這當然是三十六大死穴之一，而且這次黑衣人的手上似乎稍吐勁，只要再一加勁，楚天雲就無救，但楚天雲面不改色，黑衣人却未再加勁。

「可惡！」楚天雲怒目而視：「要殺何不快點？」

「哈……」黑衣人縱聲狂笑，長身而起，眼見他向峭壁上迂迴竄掠攀援，不久消失在百丈峭壁之上。

山澗中湍流奔騰如故，楚福昏迷如故，楚天雲的目光自峭壁上收回，摸摸自己的「肩井」、「神藏」和「膻中」要穴，他的目光中閃過了一絲難以揣摸，分釋的異彩。

楚福醒來時，忽然悲呼着躍起，楚天雲緩緩地張開雙臂，主僕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這種場面，只能用「刦後餘生」四字來形容，他們都沒說一句話。

良久，兩人分開，楚福才含淚道：「少爺，他是什麼人？他怎麼會放過您？」

「楚福，我們走吧！」楚天雲漠然道：「其實這兩個問題，只要猜出一個，另一個就不難了！」

一夜走出七八十里，第二天午時未到，來到一個鎮上，這是離開燕京以後最大的一個鎮，他們當然還都還沒有吃飯。

楚福說道：「少爺，我們先落店休息一下，人是飯，鐵是鋼，人總不能不吃飯哪！」

楚天雲問道：「楚福……你身上方便嗎？」

「放心！少爺，這些鷄毛蒜皮的事兒由我來張羅，您不要操心。」

於是他們落了店，還叫了些東西吃過，他交待小二，後天退房時一起算。

楚福順着大街徜徉，東張西望，心中不停地盤算着，兩個賣藥的正在一邊敲鑼，一邊吆呼：「拔毒膏，大力丸，金槍不倒！爺們，不信試試看，不靈不要錢，匡匡……」這就是賣藥或賣藝的所謂叫場子。

可是吆呼了半天來了五七人，那些人交頭接耳說了幾句話就又散去，八成這二人的藥不靈，所以顧客爲你說一句話，比你自己宣傳一百句都管用。

最後楚福走入場中道：「兩位大哥，既然二位叫場子沒有叫起來（沒有招來人之意），爲了混飯吃，生意還是要作對不對？」

「當然！」其中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道：「怎麼？你也是幹這行的？」

「不，小弟是玩藏眼法的，咱們可以合作一下。」

「賣藥的和玩藏眼法的怎麼合作？你快別出餿主意哩！」

「我說成就一定成，只不過兩位老哥要爲我帮忙，緊要關頭，一位大聲吆呼，一位猛敲鑼，要把場子炒熱起來。」

其中年輕的一個問道：「你眞會藏眼法？」

「會幾手，不過話又說回來哩，藏眼法，世上那有什麼眞的戲法？」

「你都會變什麼？」

「是的，箱子飛人，小搬運和大搬運等等。」

年輕那個又道：「什麼叫箱子飛人？什麼又叫小搬運和大搬運？」

楚福道：「箱子飛人也就是人入箱後可以把人變沒了，還可以再把人變回來，至于小搬運，就是可以把遠在一里外或十里外的東西搬來，大搬連搬得更多，可以搬來一桌酒席。」

年紀大的上下一打量，這光景還穿着夏衣，人在走運時容光煥發，倒楣時就會一臉霉氣，看來這小子八成倒了楣，餓得暈頭轉向，胡說八道。

但是他們還是被楚福說服，願意和他們合作，反正賣「金槍不倒」這種藥的人，不是江湖混混，必是青皮無賴或戛雜子

琉璃球之輩，只要能弄錢，管它是眞是假？是詐是騙。

於是他對二人交待了幾句，就叫年紀大的敲鑼，年紀輕的吆呼。

行人一聽要變戲法，不一會就圍攏了三五十人之衆，楚福又把場子開大了些。他眞的會藏眼法嗎？可以說會點，過去楚家聲勢顯赫，交際廣闊，府中經常有食客來來去去，楚福有機會接觸那些食客，就跟一位食客學了幾手。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匡匡！咱們的玩藝兒地道，天下無兩。匡匡匡！」

他首先叫那年輕人進入大藥箱內，本來他還不敢進去，怕在內鱉死，楚福示意無妨，一會就會出來。

大箱鎖上，楚福口中唸唸有詞，道：「這位兄弟巳經去了洛陽，現在正在洛陽關林逛景哪！」

年紀大的不放心，低聲道：「快把人變出來吧！眞會鱉死人的。」

楚福不慌不忙，好整以暇，又囉嗦了一會，才打開箱子，果然是空的，觀衆看得過癮，采聲不絕，而這個年紀大的漢子也服了他，至少比他們二人賣假藥騙人要高明多多。

他蓋起箱子，把鑼翻過來繞圈收錢，還不停地道：「鄉親們能帮個錢忙，那是最好，手頭不方便，帮個人忙也成，你可別走，精彩的還在後面哩！」

一圈下來，也收了不少的銅錢，夾錫錢和碎銀子，估計也有三四兩銀子，於是鑼聲再起，他把人又變了回來，又是掌聲雷動，那個年紀大的漢子低聲問入箱的年輕漢子道：「剛才你去了哪裏？」

「我不是一直在箱裏？根本沒有離開箱子！」這年紀大的更是折服。

楚福說道：「敲鑼！」完全是命令口吻。

下一個節目是小搬運，楚福道：「在下幼遇異人高空大師，傳下了小搬運和大搬運以及奇門遁甲法術，今天，在下先表演一手小搬運。」

圍觀者一陣鼓噪，楚福說道：「請問各位鄉親，貴寶地的勾欄院數那一間最有名？」

有人大聲說道：「當然是『迎春樓』哩！」

楚福道：「請問『迎春樓』最紅的大牌姑娘是什麼人？」

有些人搶着回答，表示他們見過世面，道：「這還用問嗎？『迎春樓』的紅姑娘『海棠春』，今年一十九歲，賣藝不賣身，琴棋書畫無一不精，就連蔡京和童貫的子姪之輩，都被拒于門外，到現在還是個清倌哩！」

蔡京與童貫都是當時的重臣大佬。

楚福大聲道：「好，在下這就把『海棠春』紅姑娘的肚兜和弓鞋搬來，請各位欣賞……」

這次鼓噪之聲歷久不絕，只要是男人，那一個不愛這調調兒？鑼聲猛响，楚福又唸唸有詞，手舞足蹈，果然，身子一轉，雙手一揚，雙手各托着一隻三寸左右的繡花小巧弓鞋。

有很多人要撲上來仔細看，甚至嗅嗅，楚福連忙阻聽道：「不要爭搶，一搶就不靈了，現在，要上來仔細看看的請排隊，每人只准看一會，銀子一兩，嗅一下二兩，連看帶嗅共爲三両，但除了看與嗅，不能有其他猥褻行爲，不然的話，必遭天譴。」

於是不久就排了一條長龍，那兩個漢子一看，我的媽，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這話還眞不假，一會不就發財了。

有些人身上不方便就跑回家拿銀子，于是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大鎭像鼎沸起來。楚福道：「老兄，你們的大口袋借我一用，凡是裝滿這口袋以外多出來的銀子，都是二位的了。」

於是一手交銀，一手接過了鞋仔細地看，且邊看邊嗅，後面的人嫌前面的人嗅得太久，差點打起架來。

全部嗅完，口袋巳經裝滿了銀子，于是楚福再變出一個肚兜，他說絕對是「海棠春」貼身穿過的，嗅一次收銀兩半。

那兩人的箱子也快裝滿了銀子，就在大家排隊爭嗅那肚兜時，楚福扛起那一口袋銀子溜了。

待大家嗅完，發現變戲法的不見了，就有人鼓噪，這肚兜和弓鞋是不是「海棠春」的呢？如果是，爲什麼再變回去人就走了？八成是騙子。

兩個漢子一問三不知，在衆怒難犯之下，銀子被搶回，還被臭揍了一頓，差點把兩條小命賠上。

此刻楚福巳自客棧院牆外翻入，把銀子藏好，見了楚天雲，道：「少爺，我們上路吧！」

楚天雲道：「你去了什麼地方現在才回來？」

「少爺，還不是找親戚借點盤纏？窮家富路嘛！」

楚天雲也不願多問，他的親戚眞多，幾乎到任何地方都有親戚。兩人收拾一下，正要上路，忽然院中來了很多人，其中一人四十左右，一看便知，不是泛泛之輩，身邊有四個長隨。肥頭大耳，正是腦滿腸肥，吃油穿綢之輩。

楚福探頭一看，有人指着他道：「就是他，會箱中飛人，小搬運和大搬運的就是他。」

那肥胖的人上前問道：「你眞的會藏眼法？」

楚福心中直打鼓，心道，早走一步不就沒事了？他道：「會又如何？」

旁邊的人大聲道：「小子，這位就是武林首富『武財神』錢如山錢大爺。你居然敢如此無禮。」

楚福自然久聞「武財神」之名，道：「久聞錢爺大名，不知在下和錢大爺有何瓜葛？」

錢如山道：「你小子窮極無聊，騙幾個盤纏倒也罷了。却不該侮辱名姑娘『海棠春』。」

楚福道：「在下並沒有侮辱她呀！」

楚天雲實在忍不住了，道：「楚福，到底是怎麼回事？」

「少……少爺，其實也沒有什麼，你不必操心。」

錢如山自袖內取出一雙方鞋和一個湘繡肚兜，厲聲道：「這可是你以小搬運搬來的東西？」

楚福本想否認，忽見那兩個賣藥的倒楣鬼，鼻青臉腫，也被帶來作證，看來，楣運來了，城牆也是擋不住的。

「說！」錢如山厲聲道：「這可是你自『海棠春』那兒變過來的？」

楚福以爲這事不便在少爺面前爭執，就承認了，那知錢如山要帶他去見『海棠春』。他只好對楚天雲低聲道：「少爺，躭會你先走吧——在前途七八里外鎭上客棧中等我，床下有一袋銀子也帶走。」

「一袋銀子？」以前楚家的金銀是論庫論倉的，論袋又算得了什麼？但此一時彼一時，他愣了一下，淡然道：「你去吧！不會有事的。」

楚福漫應着：「是啊！少爺，會有什麼事呢？變藏眼法，那會有眞的？眞是一根筷子吃藕——挑眼哪！」

他內心可不這麼想，少爺居然會說不會有事，眞是少不更事，到了地頭，不被那些大茶壺和保鏢的圍攻才怪哩！這些倒也好應付，不知這「武財神」肥得像豬，工夫是怎麼練的？自己是否應付得了？

上了街，他對「武財神」道：「錢大俠莫非是那家勾欄院的東家？」

「啪」地一聲挨了個耳光，錢如山道：「錢爺只是『海棠春』的恩客，什麼東家西家的？」

到了「迎春樓」，錢如山身爲「武財神」也被擋駕在閨房門外，由老鴇子傳達消息。錢如山說了一切，老鴇子進去說了。還把弓鞋和肚兜帶進去給「海棠春」過目。

萬沒料到老鴇子傳話道：「錢爺，那正是『海棠春』姑娘的東西。」

錢如山沒有獻上殷勤，拂袖而去。楚福反而被請了進去。一看之下，大吃一驚，這工夫鴇母巳被遣走。楚福躬身道：「林姑娘怎麼會在這兒？」

「海棠春」道：「我不想說什麼，如果他再頹廢下去，三天後我要接有生以來第一個客人，他就是錢如山。」

「林姑娘，妳要給他一點時間。」

「我爹巳死了三年，我不想再等一個懦夫。你回去吧！」

此刻，剛剛掌燈，楚天雲在屋中踱着，忽然隱隱覺得身後有人，這份輕功眞是形同鬼魅。一廻身，他愣住了。這人是他最思念的也是他最不屑見的。

「我知道你的心情。」來人道：「但是，我就是說出理由，你也不會相信當年和『大羅手』鄺原決戰而退縮的原因。」

「我是不信，但你必須說出來。不然的話，不論到了何處？人家都說我是『懦夫無敵』的兒子。」

「嗨……」來人喟然道：「這正是你不進楚家的大門，不用楚家一文錢的原因吧？寧願在外流浪，若非忠僕楚福去給人家清理茅厠，換取工資爲你換季添衣，若非他在外表演藏眼法騙錢，供你飲食，以你的個性，早就凍餓而死了！」

「我寧願餓死，也不用楚家的錢，我寧願被人打死，也不用楚家的武功。話巳說出，天地共鑑。」

「這也正是我楚人鳳的作風！我昔年本巳去了八公山，但在暗中一看，所謂鄺原，就是十五年前勾漏山的『血鷹』毛建舟，某次在南海爲父和你娘相遇上强敵七十餘人，一日一夜輪番狂攻，最後他們只剩下十一人，但爲父和你娘都身負十餘創傷，行將力盡被殺，毛建舟經過該處，救了我們。如果你是我，孩子，能恩將仇報嗎？」

楚天雲忽然注視着巳十分蒼老的父親，道：「莊天塘伯伯和林伯伯之被殺，還有武林數大門派門主之失踪，是否都應由爹娘之受恩而全部抵銷？」

「當然不，男子漢，大丈夫，受人之恩不可忘，予人之恩不可記，爹此來就是爲了此事，你總該知道，林楓的女兒在『迎春樓』，雖是賣藝不賣身，久則必墮風塵，而且三天後她將接第一個客人。」

「什麼？三天後？爲什麼？」

「因爲她對你也可以說對我們父子巳經絕望。她將犧牲自己，利用『武財神』雄厚的財力收買高手爲她報父仇。林楓也是我的好友，我豈能不管？但作人必須堅守原則，鄺原對我有恩，我又不能殺他，所以只有你可取代。其實你的實力如何？你巳知道。」

「我的實力如何？」

「在山澗沙灘上，他上前試你的必死決心之後自峭壁上離去時，你的眼神就證明了這一點，你只是不想活却毫無懼意，記住！你要擊敗他必須這樣……」

楚天雲含淚跪下聆聽教誨。楚人鳳臨去時告訴他，莊靜母女把他丢入澗中，無意害死他，只是想激起他的榮譽感和信心。但勝敗之數仍是五五之比。

楚人鳳走後，楚福一頭大汗奔回來，說了林蘇蘇也就是「海棠春」的事。這說法和他父親說的完全一樣。

「她眞的沒有接過客？」

「少爺，她有沒接客我們雖然並未看到，但世上幾乎沒有一個在女人身上沾了便宜的男人能守口如瓶的。所以鎭民對她的風評就是鐵證。」

「『武財神』錢如山在『海棠春』面前眞的很吃得開？」

「少爺，恐怕未必，林蘇蘇小姐在房內說話，根本就沒有亮相。」楚福道：「少爺你要信任她。」

這時一個影子倒映入屋中，無聲無息，形同鬼魅，二人回頭望去，一個束髮金簪、方面大耳，穿了一襲黑亮大袍的人，手握帶鞘大刀站在門外。

楚天雲上次不識，現在他知道他是誰了。楚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我們少爺和你有什麼過節……」

楚天雲揮揮手打斷楚福的話，道：「我們今天有很多的銀子，你要不要？」

「不要了！今天我只要你的命。因爲你爹剛來過。」

楚天雲道：「他是來過，要不，我爲什麼會知道你以前的名字叫毛建舟？爲什麼我巳經再不以他是我的父親爲恥？」

「爲什麼？」

「因爲以前在南海，家父母被七十餘巨盜輪番圍攻一晝夜。斃敵六十餘，家父母重傷，行將不支時而被你所救。這正是他所以昔年到了八公山而又退縮隱退的原因，他明知你死有餘辜，但却不願恩將仇

報。」

「現在呢？」

「由我來爲武林除害，他並不反對。」楚天雲取下了掛在牆上的劍。」來到院中，楚福大聲道：「原來你就是『大羅手』鄺原！」

鄺原好像沒有聽到楚福的話，全神貫注，他爲什麼如此重視一個曾在澗邊沙灘上不屑除去的年輕人。這道理很簡單，一個人在絕頂魔頭的面前，能視死如歸，絕無半點怯意，不管他有什麼理由，或絕望、或頹廢，那都是極難做到的事。

這種人有超人的毅力和無比的决心。永不妥協，至死不變。在鄺原心目中的敵人，這是最可怕的一種。因爲楚天雲的目光如劍，從不迴避他那冷電似的目光。

「嗆」地一聲，兩人同時拔刀撤劍。

他們都知道，不用保命絕招是無用而有危險的。而楚天雲所用的正是楚人鳳剛剛傳他的「太乙之根」和「混沌之蒂」。

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這先天之物名稱什多，如「衆妙門」「復命關」「玄牝竅」「黃芽」「玄珠」「火棗」「眞土」「太乙之根」及「混沌主蒂」等等。

這兩招自然是道家絕技。

兩人接第一招時，刀劍同斷。全身百骸如同散開。

第二招時，在刀劍繚繞的寒烟中，「刈刈」兩聲，兩顆人頭幾乎同時飛出。

楚天雲忍不住要想，如他還有機會施展這第二招「混沌之蒂」，一定能改正剛才的缺點，使它無堅不摧。

至少，應該只飛出鄺原的人頭。

這時莊靜和林蘇蘇悲呼着「楚大哥」狂奔而來。

他似乎摸了摸脖子上的刀口，隱隱地，耳際又傳來淅淅瀝瀝的雨聲。

他又翻了個身。意識逐漸淡了……

吸血魔鬼　慘無人道

武林中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吸血魔肆虐，人人自危。

另一件是武林名花史小鳳抛綉球擇偶，這和第一件事恰巧相反，年輕人躍躍欲試。

關於吸血魔的事，言人人殊。

有人說吸血魔年近不惑，也有人說三十郎當歲。事實上見過的人都死了。還能說他有多大年紀、什麼長相的人，自然是信口開河了。

過去，武林中一年當中失踪十來個童男童女，雖曾造成遺憾，但最後都以爲是江湖拍花歹人所爲。由於抓不到證據，也就不了了之。但近半年來，竟有四十七個童男童女失踪，且曾發現過童男童女被吮乾血的屍體，這才傳出吸血魔的事。

於是，挺身而出去找吸血魔而失踪的高手有「中州一劍」謝禮、「萬里獨行」鄧子超、「平地青雲」胡森以及少林掌門法宏大師，武當掌門木道人，華山派掌門方裕猷和天山派門主高翔等，據估計已是凶多吉少了。

盡管人人可猜到這些武林名人之失踪都和吸血魔有關，凡是出頭者必難倖免。

但大俠海伏波還是挺身而出，積極查訪。

他巳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因而海伏波海大俠之名，更是遠近知名，同道中不論黑白兩道，無不豎起大拇指說聲「要得」。

「欲畫龍湫難著筆，不遊雁蕩虛此生」，由此可見雁蕩之美。而海伏波海大俠和他的師姪楚天雲及忠僕楚福等就住在大、小龍湫之間，這雁蕩山莊之大，幾乎能和少林和武當的規模相比擬。

這麼大的莊院，主僕只有九個人，他們的大宗收入是接待上山遊覽客人住食，這兒乾淨安全，而且膳食比較考究，多數客人吃不慣寺廟中的齋飯。

而現在，由於是冬天，雖也有上山的客人，却不過十來個，所以每年這時候是雁蕩山莊最清閑的時候。

黃昏時刻，山莊中突然闖進一個二十左右，剛健婀娜却又十分暴躁的少女，司閽人盤問她，被她打倒，忠僕牛奮上去攔阻，被打得鼻青臉腫。

暖閣中的門「匡郞」一聲被推開，灌進滿屋的寒風，海伏波和師姪楚天雲正在對酌。乍見忠僕冒冒失失闖進，二十八歲的人，還是成年累月兩通清涕在鼻管中伸縮不巳。兩隻衣袖上總是發亮，像磨刀布一樣，那是他左右開弓抹鼻涕所造成的。

「什麼事？」海伏波不悅地道：「老是不開竅，半朝鑾駕地……」

「主人……他奶奶個熊！黃……黃愛君她……她又打了進來……看大門的老黃鼻青臉腫……俺上去攔阻，你看……他媽拉格×的。把俺打成什麼樣子……」

「給我滾下去！」海伏波大聲斥呵：「胡言亂語，簡直是四六不成材！」

楚天雲站起來忿然道：「師叔，她是來找我的，躲也躲不掉，我去看看。」

海伏波皺皺眉頭道：「天雲，愛君毛躁，你就太溫和，你們本來是很不容易打到一起的。都是本門中人，能讓就讓着她點，都怪當年三師弟把她寵壞了，一個姑娘家動不動就拳伸擄胳膊。」

楚天雲道：「師叔，她說她師父——三師叔之死和家師有關，每次來都要我認罪，您說這件事……」

海伏波道：「這事我也弄不清當年大師兄和三師弟到底有什麼過節？你叫我怎麼說？她有什麼證據說三師弟之死和大師兄有關？」

「她上次來說，三師叔死時在地上寫了『大師兄你……下面』六字，就以爲是家師殺了三師叔的。」

這工夫黃愛君雙手叉腰站在門外，道：「二師伯，師姪有禮。楚天雲，你給我滾出來！」雙手叉腰也算行禮。

海伏波皺皺眉頭，說道：「愛君，令師死時在地上寫了幾個字，沒頭沒尾地，怎可認定是大師兄所爲，不可胡鬧！回去吧！」

「二師伯，我知道你偏袒他，要不，怎麼會和他一起飲酒？我的事你既然不管，就統通不要管，我要爲師報仇！楚天雲出來！」

楚天雲走出來，還沒開出門戶來，黃愛君巳是拳脚交加，他們是道家一脈，若論武技，四大門派都要遜色。那是由於北

宋眞宗篤信天書，舉行封禪，建玉清昭應宮，加封老子爲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泥信道敎，佛敎就倒了楣，佛不准稱佛，稱大覺金仙，和尚也不准稱和尚，要稱德士，尼姑不准稱尼而稱女德。和尚要拜道士。折毀寺廟無數。海伏波之師爲佛門俗家弟子，後來被一道家新貴收歸門下，授以道家高深技藝，這位道家新貴自是由於看不慣排斥佛家的醜行才這麼做的。

黃愛君每出一拳一脚，都是眞打眞砸，毫不留情。楚天雲不敢大意，全力應付，海伏波和牛奮在一邊，都聚精滙神地注意他們拚搏，似不放過兩人的每一招每一式。

「黃愛君，妳聽我說——」黃愛君回敬他的是猛烈的一脚和一掌，在大約七八十招左右，也許是楚天雲多少讓着對方一點，楚天雲被踩中一脚，砸了一拳，踉蹌退了五步，黃愛君趕盡殺絕，竟要上前下煞手。

「大胆！」海伏波一掠而至擋住，道：「有我在容不得妳行兇……」

黃愛君道：「二師伯你儘管袒護他，但他却不能永遠不離開雁蕩山吧，楚天雲，師債徒還，咱們走着瞧！」黃愛君揚長而去，牛奮道：「他奶奶的，對師伯這種態度，他媽格×的，俺就看不慣……」

「去，去！」海伏波不耐地揮着手：「給我到外面凉快去！」

「是！」牛奮「呼嚕」一聲吸進清涕又用衣袖抹了一下，出閣而去。

楚天雲道：「師伯，晚輩不爭氣，你雖然也敎過晚輩不少的招式，只可惜我還是提不起來。」

「不要氣餒，天雲，我想你和她的身手差不多，只不過在你的心理上似乎總是不免負疚的負担，理不直氣不壯，要求勝就難了！下次再遇上她，心情放開去搏殺試試看。」

「師叔是說三師叔之死絕對與家師無關？」

「這個，我固然並不敢斬釘截鐵回答這問題，却以爲大師兄不至於作這種事的。」海伏波道：「天雲，此事固也重要，但吸血魔的事更重要，說不定抓到了吸血魔，你三師叔的案子也破了，就照我們的計劃去做吧。」

「師叔！」楚天雲站起抱拳道：「小姪這就下山……」

×　×　×

上午水包皮，下午皮包水，這是揚州人的生活情趣。至於早上溜溜鳥，晚上吃蟹黃包子宵宵夜，那却非消閑份子莫辦的了。

清華池是揚州頗具規模的澡堂子，據說主要是攏絡了江北一流的搓背、捏脚，扦脚及搥背的名師，像搓背的三號，搥骨的五號與捏脚的七號，非但是揚州有名，整個江北澡堂界無人不知，三號搓的背，你只要能在身上任何地方再搓下一絲灰垢，你就可以把掛在你的躺椅几上的小木牌丢在地上，不必付這筆搓背錢，五號搥骨或搥腿，不但力量輕重適宜，都拍在應拍的部位，客人舒服得連眼睛都瞇起來，而且拍擊有節奏，有時能拍出胡笳十八拍，有時是花鼓的花梢，甚至自編的點子，只要他拍，全堂子的客人無不矚目，除了拍擊聲，鴉雀無聲。至於七號，由於捏脚太內行，只要一看客人的脚丫子，就知道那裏要大力，那裏要輕捏，那裏要不輕不重，重了會痛，輕了仍會癢，要請他捏，必須前一兩天先登記掛號。

據說江北人剃頭及捏脚的佔多數，可能是受這三人的影响，信不信由你。

清華池每天辰時末開門營業，但今天卯時末來了一位陌生客人，三十五六，四十不到，臉上疙疙瘩瘩地不知長了些什麼，衣着倒也攷究，海藍緞面，紫羔皮袍，青緞絲棉長褲。

伙計一攔：「這辰光，客官要洗澡，媽媽的！太早了吧？」

客人道：「池子有沒有水？」

「辣塊。池子當然有水。沒有水還算堂子。」

「有水就成了。」這位客人一推，這個膀大腰粗的伙計退了八步，還摔了個大元寶，客人自己找了個位子，脫了衣服，這工夫掌櫃的呂胖子向伙計們打個手式，每人各就各位，立刻有人拿起掛衣服的長竿叉子把客人的皮袍掛起來，另一伙計巳遞上熱面巾，且助客人脫衣。

當這客人脫光，伙計把大浴巾往客人腰上一圍，眼睛一瞟，我的媽，幹這行的什麼怪模怪樣都見過了，這樣的他可沒見過。

原來這人渾身肌膚和常人差不多，只是大小腹以下以及大腿根兩側上端，長了一些拇指般大小的鱗片。

伙計楞在當地，客人巳進入內間大池中，客人在池中泡了一會，搓背的就上前招呼：「客人要搓背？」

「你是幾號？」

「三號，貴客。」

「好，」客人在池邊一坐，三號就開始了，這時客人道：「本來可以在外面搥背和捏脚，大爺有事，就在這池邊一起來吧，但我要五號和七號。」

背搓好，搥骨和捏脚同時進行，這位客人的小腹以下及大腿兩側，剛才不許搓背的三號摸那兒。

現在搥背的拍擊有板有眼，屋子大聲音迴響，十分中聽，捏脚的七號邊捏邊和五號交換眼色，這時七號的左手突然猛抓客人小腹下的鱗片部位，而右手自然還在捏脚，這樣才能乘其不備。

幾乎同時，五號一拳砸向此人心窩，只看這一拳和七號的一抓，就知道都是練家子。不成功便成仁，武林正義之士爲了這吸血巨魔，前仆後繼，沒有人皺一皺眉頭。

但是，這合擊的時地雖然不能再好，似乎對方隨時都提高警覺，抬臂格開五號那一拳，另一脚撥開七號那一抓，幾乎在這瞬間，此人居然能在奇滑的池邊大理石上彈起，「蓬蓬」兩脚，五號和七號巳飛落池中。

門外撲進三五人，自然都是武林高手在此客串伙計，未出三兩招，都被砸落清澈的池水中，池水巳一片殷紅。

×　×　×

暖閣中一片沉寂，桌上有酒有菜，海伏波和楚天雲却都沒動筷。跛管家海安侍

立一邊。楚天雲道：「師叔，這次情報大概不假，那身上有鱗片的人必是吸血魔了。四個高手都死在池中，是晚輩爲他們收屍的。」

海伏波道：「這次八成沒弄錯了，只可惜讓他兔脫，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再找到他。」

楚天雲道：「師叔，雲中史家的獨生女拋繡球招親，史家小姐才二八年華，自是童女，加之史家主人史景祥嘉惠鄉梓，請了兩位飽學塾師，免費敎導貧寒子弟，據說也有六十來個童男女就讀，這種戶頭，這是吸血魔必欲光顧之處，晚輩決定在拋繡球的當日前往兜捕。」

海伏波道：「天雲，虧你想得週到，的確，那場面吸血魔是必然會去的。」楚天雲的聰明使他十分興奮。

「師叔，依你看，吸血魔比較喜歡童男還是童女的血？」

海伏波道：「應該是男女不分的。但自幼養尊處優的童男女的血自然更爲滋補些。」

「這吸血魔嗜吸人血，是天生如此還是有什麼怪病非喝血就不能生存？」

海伏波沉吟一會道：「可能是一種怪病，非喝人血不可。但也是苟延之法，喝人血應不能治療怪疾。或者另有原因。」

每天傍晚海伏波有一個多時辰的功課，他的「養心齋」，除了他自己只有他那病骨支離的妻子偶爾去一下。至于海夫人的院落，也只有婢女朱夜紅和海伏波可以進出。似乎二楞子牛奮也偶爾去過。

此刻楚天雲負手沿道往內院的甬道踱着，不知不覺來到海夫人的院落側面，忽然隱隱聽到婢女朱夜紅柔聲道：「夫人，老爺這些年來一直在找失落的小姐，此人不死，總有一天會找到的。」

「傻丫頭，騙我幹什麼？都十幾年了，要是小歡還活着，不是十六歲了？嗨！伏波嘛！也許還來得及看到失踪的小歡，我這病懨懨的身子，八成是……」

這工夫只聞海伏波的聲音在門外道：

「芷華，我對妳說過，在我們有生之年，都能看到小歡，妳想想看，小歡兩歲時我們帶她路過徐州，住在如歸客棧中。妳總該記得，那是徐州最豪華的客棧，而且當時的住客都是富商巨賈，武林大豪和知名之士，記得我們只是在孩子睡熟到前堂去吃了一碗麵的工夫回房，小歡就不見了。所以我一直以爲孩子是被當時客棧中的客人之一抱走的。也可能是一個武林人物，也只有武林人物才能抱着孩子自後面越牆而去，只可惜後來一直無法查清當時全部的住客姓名。但我相信，小歡必然活着，而且是在武林知名人物家中過着優裕的生活。」

這工夫院門開啓，海伏波進入院中，朱夜紅正要閉門，只聞牛奮在門外道：「他奶奶的！妳急着關門幹甚麼。差點扭斷了俺的腿！」

朱夜紅大聲道：「你楞頭楞腦地往裏闖什麼？眼珠子沒帶出來？」

「他奶奶個熊！踩着妳的尾巴哩？妳嚷嚷啥？俺有事要報告主人咧！」

海伏波道：「有什麼事？」

牛奮「呼嚕」一聲吸進鼻涕，道：「門房老黃到十里外上去辦貨，他奶奶的又聽到了壞消息。」

海伏波道：「什麼壞消息？」

「還不是媽拉格×的吸血魔那個王八旦，這幾天鎭江和揚州又失踪了六個童男女……」

「知道了！」海伏波揮揮手，不耐地道：「你什麼時候說話能不帶髒字？」

「俺？他奶奶的就是這個鳥樣子，這輩子是完咯！」牛奮退出，到前面去了。

只聞海伏波道：「芷華，妳說過妳是爲我活着，我也是爲妳活着的。」

「伏波……」海夫人幽幽地道：「爲了我這個廢人，終日勞瘁你犯得着嗎？我眞不敢想有一天會怎麼樣？」

「芷華……」海伏波蹲在海夫人的椅前，把頭臉放在夫人的雙腿上，這特製的巨椅上舖着張貂皮，下面有四個木輪，腿上搭着棉被，夫人的雙手抱住了海伏波的頭。像母子間的孺慕之情，自夫人那蒼白中仍隱隱可見昔年十分清麗典雅的面龐中浮現出來。但也有一種極大的隱憂深鎖在她的眉宇之間。海夫人纏綿床第十餘年，夫妻情感絲毫不變。夫婦相處之道，這可算是典範了。

楚天雲又悄悄踱出。有人說：求知己於朋友易，求知己於妻妾難，求知己於君臣尤難。他以爲前一句和後一句都有其道理在，中間那句則未必，眼前就是一例。

才出這道月亮門，發現跛管家海安剛自一個黑暗的屋中縮回頭去。一個人身有殘障，大多有點怪癖。海安的眼神，永遠予人冷漠和神秘的感受。

這工夫外院傳來看門老黃的叱喝聲：「儂那能？阿拉是豬頭三，瘟生？三天兩頭來觸楣頭，拆那！殼子豪老——」「蓬」地一聲，大概被砸了出去。

接着又傳來了牛奮的吼叫聲：「妳幹甚麼？他奶奶地！俺今天豁出去哩！妳……打人？妳憑什麼打人？是不是妳這個娘們會讓浪？對對！男人要闖，女人要讓——」「蓬蓬」兩聲，牛奮摔到門內來了。

這工夫楚天雲怒哼一聲竄出外院，只見黃愛君大剌剌地往裏走，司閽人老黃蜷在地上吡牙咧嘴却又不敢哼哼。

黃愛君乍見楚天雲竄出，一出手就是「開門見山」，這是硬打硬上的招式，非有深仇大恨者不用，而楚天雲也不含乎，一式「搖頭擺尾」，這也是辣招。你硬來，我硬去。誰勸也不成。

「楚天雲，你說，是不是你師父殺了我師父？」

「絕對不是。妳說，我師父爲什麼要殺三師叔？」

「誰知道？反正我師父臨死時在地上寫的字……」

「那六個『大師兄你……下面。』是什麼意思，妳解釋給我聽聽。」

黃愛君力劈橫掃，毫不留情的說道：「我相信一定是『大師兄你怎麼可以以上犯下』？」

「笑話！這簡直是斷章取義！『大師兄你……下面』六字，絕不能唸成『大師兄你怎麼可以以上犯下』，況且以三師叔文事底子之深，不大可能把『以上欺下』唸成『以上犯下』——」

「啪」地一聲，楚天雲腰上中了一掌，退回門內，黃愛君已撤出了她的七星寶刀。這是她師父蘇綺年的成名寶刀，吹毛斷髮，削鐵如泥。

藍焰耀目，寒光閃閃，楚天雲只好也撤出他的秋水寶刀，由于他這柄刀不如黃愛君那柄鋒利，不敢硬碰，這就吃虧了。

雁蕩山莊還有寄宿在此的遊山客，像知名的「武林雙玉」林紹元和邱圓珠，舟山羣島「魚鷹」高飛和高秀鸞祖孫，以及「長白雪雕」周勉。其中還有一位更有名人物，那就是武林名醫「回春散人」。這些人都聞聲前來圍觀。

黃愛君嫌這些人碍事，厲聲道：「你們要不是來助拳的，請站到一邊去，刀劍無眼！」

這麼一來，更造成她潑辣蠻橫的印象，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情楚天雲。

這工夫楚天雲堪堪不支，黃愛君却狠命招呼，突聞海伏波大聲道：「放肆！這是什麼地方，由得你撒野？」

那知黃愛君反唇相譏，道：「你雖是二師伯，你要是袒護他，我可就無法尊重你了！你要是非袒護他到底不可，你上我也只好接着！」

「反了！」海伏波氣得面孔赤紅，道：「天雲，刀給我！」

「師叔，她不過是一時衝動……」

「把刀給我！」

「是！」楚天雲送上秋水寶刀，這工夫黃愛君攻出一招「怪蟒翻身」，海伏波立予化解，黃愛君再攻一招「投鞭斷流」，海伏波非但立予化解，反而攻出一怪招。楚天雲目不轉瞬，神色肅穆，似對這一招十分驚奇。

但是，黃愛君居然化解開去，但能看出十分吃力。此刻寄住客人都很明顯地同情海伏波，只有「回春散人」很冷靜地觀戰。這工夫黃愛君也攻出一怪招，海伏波似也有點驚奇地化解。但不像黃愛君化解他剛才那一怪招吃力些。

「混帳的丫頭！還不住手！難道眞要二師伯對妳不客氣嗎？」

「二師伯袒護楚天雲就已經不客氣了！何必撇清？」

黃愛君攻勢更加凌厲。「回春散人」喟然道：「丫頭不識好歹，以少犯上，眞是可惡！」

黃愛君厲聲道：「老郎中，你少管閑事，你不說話我會把你當啞巴賣了？」

大約二十七八招，海伏波又出奇招，「嗆郎郎」一聲中，黃愛君門戶大開，海伏波只要遞刀，黃愛君不死即傷。

觀戰的人大開眼界，老實說，世上悲天憫人的人不多，在這情況下，幾乎都希望看到更慘烈的景象出現，正如殺人時必然有人圍觀，而那些人未必都和死刑犯有仇一樣。

在此緊要關頭，就連楚天雲都沒有出聲，但却全神貫注海伏波這一刀。海伏波刀芒一閃，眨眼已到了黃愛君的左脅下。有很多人都驚呼出聲，包括楚天雲在內。

但是，刀勢一停，只距兩寸紋風不動。海伏波冷哼一聲，把刀丟給了楚天雲，而黃愛君跺跺脚，長身越牆而去。

「各位看到沒有？」牛奮大聲道：「他奶奶的光會窮咋唬，却不堪折騰，這算啥玩藝兒？關東山的轎伕子——能吃不能抬！他媽拉格……」

海伏波一瞪眼，牛奮最後那個字收了回去。左右開弓把鼻涕抹在衣袖上。

× × ×

雲中史景祥和海伏波差不多，不在四大門派之內，但身份猶在四大門派之上。他爲愛女史小鳳招親，最初有很多人不解，才二八年華，又長得美如天仙，何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據史景祥解釋，是由于史夫人頗精子平之術，算定愛女十六出嫁上上大吉，而且要以拋繡球的方式行之才更能逢凶化吉。

在史小姐拋綉球的三天前晚上，史家大宅雲天小築內有三個人正在密談。一個蒼老的口音道：「兩位少俠以爲吸血魔眞會來？」

女郎的聲音道：「十之八九，他不會放過這機會。只是讓史大俠担這份風險，我等於心不忍。」

「這是什麼話？不要說老夫並不怕吸血魔，就算他眞有過人之能，爲了整個武林福祉，我也要挺身而出，況且，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怕事未必就能遠禍。」

「是的，史大俠，但除了令嫒應嚴加保護外，還有私塾學童，也不可疏忽，在下以爲，吸血魔要來，不大可能是在拋繡球的當日。」青年人道：「要來必是今日或明晚。」

「少俠，聽兩位的口氣，似乎略知吸血魔的來歷。」

「史大俠，知道也就不會連續發生不幸了。」

「清華池事件，能瞞得了吸血魔？」史景祥道：「若說兩位不知吸血魔的身份，又怎知清華池那一手能瞞得了他。」

「那只是造成吸血魔的成就感，以爲我們根本就摸索錯了方向，使他放鬆警覺心。」

史景祥道：「兩位少俠不說，老夫也能猜出，必然成竹在胸。大概是基于『事以密成，語以洩敗』的古訓吧！這也無可厚非。」

這時小築門外有人敲門道：「莊主，塾裏似乎少了兩個學童，卑職正在派人尋找。天這麼冷，又是深夜，我想除了那魔頭，不會是孩子們偷外出……」

室內三人幾乎同時竄了出去。

這是史家莊東南方約二十里左右的山坡處松林中，雪天追人總是有足跡可尋，吸血魔畢竟還沒有到達踏雪無痕的境界。

青年男女在林中發現了一對男女童的屍體！誰沒見過死人？死人有神態十分祥和的，也有怒目突齒的。但這兩個小童的屍體却十分奇特。史景祥說過，最低年齡是八歲入塾，失踪的男女二童都是十一歲。十一歲的身材最矮的也有大人一半多高了，可是這兩童好像只比嬰兒略大些，衣衫十分寬大。怎麼看也不過四五歲大小。

這工夫史景祥也來了，一看之下也不由色變，吶吶道：「沒……沒有弄錯吧？我記得這兩個學童都是十一歲，一個叫張起，一個叫陸芬。怎麼會……變成這麼一點點呢？」

「這就是吸血鬼的證明。」青年人道

：「一個人身上的水份被吸乾之後，去了一半多，自然就是這樣了！」

「就……就是這樣？脫水的人就是這樣？這太可怕了！」

像史景祥，人稱「千手韋陀」，名氣不在四大門派當家以及海伏波等人之下。見此死狀也不由連稱可怕，可見被吸乾了血的人有多麼可怖了。

這時女郎突然沉聲道：「史大俠。不好，吸血魔會不會趁此機會去搶令嬡？」

史景祥道：「目前舍下武林高手有十一二人之多，都在內室四周保護着，應該不會有事的。」話雖如此，史景祥仍然色變，和青年人分別挾起男女童屍，向史家莊疾馳。

在此同時，史家莊內院外四周，的確遍佈高手，其中居然有自雁蕩山莊的遊山寄宿客「武林雙玉」林紹元和邱圓珠。這二人的確是玉人一對，也是年輕一輩中少數高手之一，以及「長白雪鵰」周勉。另外八九位也都是武林名宿。

就在他們嚴密戒備時，忽然有人指指左邊賓館的窗上人影。本來賓館不在內宅附近，由於需要保護內眷，特別騰出內眷附近四周最近的屋子給那些高手住。

這屋內有燈，花窗上有人影的賓館就是「武林雙玉」林紹元和邱圓珠二人的住處，兩人卿卿我我，人所共知，但此時此刻却不該如此，兩個人影在燈前互擁，良久，又相互爲對方寬衣解帶。

這種事兒熄了燈去做，沒有人多管閒事，非要查明他們有未成親結褵不可？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長白雪雕」周勉，他可不是色迷心竅，而是不屑他們的放浪形骸，寡廉鮮恥，就招來和他同時警戒的「一品刀」趙無忌，「鐵臂猿」王九如，「赤燐掌」方豪，「黑煞神」高望和「雷梭」司徒俊等人。

要知道，這行爲固然大胆了些，但這畢竟是深夜，而且門窗緊閉，只是未熄燈而已，別人偷看也不大光明。

這些人當中最初也十分憤慨，以爲大敵當前，且受友重託，何時不可親近？非在今夜不可？

此刻雙方的影子已顯示衣衫已全脫光，男的碩健，女的窈窕，曲綫畢現，甚至側立燈前，雙峯顫巍巍地在外面窺伺者的心頭上抖動。此刻有些動作，雖是隔窗觀影，過來人也可心領神會。

不要說這些人都在「不惑」以下，就算七老八十，據說不論男女，只要腿還能邁過門檻，對這種事一定還有興趣。所以十來隻眼睛，恨不得透窗紙而射入。

此刻，那窈窕的身影忽然一推那男的，男的倒在床上。影子也就不清楚了。這五六人好像現在才恢復了呼吸。只聞「雷梭」司徒俊低聲吟道：「美容也好，倦容也好，驀地間怒容越好，一點嬌嗔，襯出挑花紅小，有心兒使弄乖巧。向伊聲悄，憑伊怎了，拼溫存解伊懊惱，剛得回嗔，便笑把檀郎推倒，甚來由？到底不曉。」

這是聽月軒之美人薄怒時解佩令，對於女人的不可捉摸寫得淋漓盡致，此人對女人大概最最瞭解了。

這吟聲八成已被屋內人聽到，只聞女郎嬌喘吁吁道：「死相……」「卜」地一聲，屋中漆黑。

「一品刀」趙無忌訕訕地道：「各位，莫要誤了正事……」這時衣袂聲破空而來，立見落下三人，正是史莊主和那一對青年男女。

當衆人看到兩具學童被吸乾的屍體時，有人驚叫了起來。這些人都見過或殺死過人，却都是第一次看到被吸乾血的屍體居然是這樣子。

「赤燐掌」方豪道：「史莊主，是在何處找到這兩具童屍的？」

史景祥道：「東南方約二十里外，各位辛苦了！莊內無事吧？」

「黑煞神」高望道：「史兄放心，有我們哥們在此，吸血魔躲之猶恐不及……」

這時內宅忽然傳來少女的尖嘶聲，史景祥長身而起，衆人隨之。史景祥已進入內眷院中，只聞史夫人悲呼道：「八成是吸血魔擄去了！天哪！老爺呢？他口口聲說吸血魔不敢來，這可怎麼辦啊？」

此刻那一對青年男女落在院中，史景祥拉起哭倒女兒床上的史夫人道：「何時發現失踪的？」

「就是剛才丫頭發現的，老爺，咱們命中註定無後……你信了吧！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告訴你，那小鳳不是我生的，是我婚後八九年不生，在徐州客棧中……」史景祥根本未聽清這些，他以爲找人爲第一要務。

既然是剛發現失踪的，必然擄去不久。所以史景祥一出屋就大聲道：「各位，先儘快搜搜本莊，如無發現，再分成四撥，東西南北各一撥，各追出六十里……」

「黑煞神」臉上熱熱的，他剛剛還說過大話。好像臉上被蹴了一腳。這工夫史景祥已上屋向西追去，院中一對青年男女却正好相反往東南追，其餘的分撥先搜莊內。

這一對青年男女携手疾馳，深夜酷寒，在風馳電掣之下，夜風刺面如割，青年道：「小妹，聽到沒有？」

女郎道：「聽到什麼？」

青年道：「史小鳳非史氏夫婦所生，而是他們結褵八九年後不生育，而在徐州客棧中……妳猜猜下文如何？」

女郎道：「她必是佔着雞窩不下蛋，大約在十五年前，在徐州豪華的如歸客棧中順手牽『嬰』……」

「嘖」地一聲，女郎冰涼的桃腮上被吻了一下，她怒聲道：「達摩小祖師，你未經許可吻我，今夜要罸你爲我暖脚。」

青年說道：「美差！就怕我只爲妳暖脚，妳的其他部位會嚴重抗議，厚彼薄此呢！」

女郎忽然低聲道：「你看前面是否有兩個人影？」

青年人先是手打窩蓬邊奔邊向前望去，邊又向地下雪上望去，然後緩下來，指指地上兩人四行足印，道：「看出蹊蹺沒有？」

女郎看了一會，道：「是不是其中一人的足印一深一淺？」

「對了！」青年人道：「這妳就知道我爲什麼一出史家莊就追向東南的原因吧了？」

「別賣弄，你以爲別人就沒有你聰明嗎？」

「妳當然聰明，所以騙出了他那一招奇學。」青年人道：「快追！」

女郎道：「你知道這二人有沒有擄去史小鳳？也就是說史小鳳在不在他們二人手中？」

青年人道：「不在。妳的看法呢？」

女郎道：「小達摩果然名不虛傳……。」二人全力施爲，又追出約二里，把二人迎頭攔住。

青年人道：「你們二人也不必驚慌，怨有頭債有主，只要你們說實話，史小鳳姑娘在何人手中，我們絕不難爲你們。」

這二人至少其中一人平常是喜歡聒噪的。此刻和另一人却一言不發，拔劍撲上。這二人的武功雖極了得，說得明確點，比之史家莊那幾位如「一品刀」趙無忌、「鐵臂猿」王九如、「赤燐掌」方豪等甚至「武林雙玉」等都要高明些。

所謂浪得虛名這種事，的確到處可見。而「文名可以當科第，儉德可以當財貨，清閑可以當壽考」的說法，這「文名」就近似虛名了。

只不過這二人再厲害，可惜他們遇上了剋星。因爲他們所學的正是這一對情侶所學的片段。以之對付別人可以，對付他們，未出三十招就左支右絀，連連後退。

現在眼見退到百丈絕崖邊，青年人肅然道：「二位想想看，值得爲那吸血魔賣命嗎？不論他有何理由？總是罪無可逭，你們放下兵刃跟我們走吧！保證不會殺害你們的。」

二人交一眼色，突然向後疾退倒縱，青年男女剛才已能讀出這二人眼神中的必死信念，所以在二人倒縱時也已發動。只是這雙方相距五步左右，而這二人距絕崖不過二步，二青年的速度再快，還是救不了他們，但爲了某種原因，刀芒閃處落下絕崖的二人身上飛落三件東西，人已沒於崖下。

二青年相視搖頭，青年道：「只有這種死士，才有這等愚忠，我們快追正主兒吧。」

女郎道：「怎知正主兒來了？」二人把掉落地上的三件東西檢起。

「他若沒有來，史小鳳那裏去了？」

兩人小心而仔細地循雪上淺淺的足印追踪，在路上還遇上了「一品刀」和「雷梭」司徒俊二人，請他們通知史景祥，循他們二人的足印追逐下去，必有所見。

「一品刀」趙無忌道：「請問二位，到底吸血魔是什麼人？」

女郎道：「趙大俠，時間迫促，請馬上動身。吸血魔是誰？不久你就會知道的。」二人兜頭一揖，雙雙射出。

「一品刀」被這種身法震得呆了。他們這些人，素日還自以爲算一號人物，如今看來，不如去休。

這時一條人影瀉下道：「趙兄，此話是什麼意思？」來人竟是史景祥。愛女失踪，氣色很壞。因爲史小鳳如果眞的一去不回，史夫人是不會貪生的。

趙無忌道：「史兄可有什麼綫索？」

史景祥頹然搖頭道：「盛極必衰，剝極必復，史某過了數十年的太平日子，心身懈怠，不知居安思危，處亂思治之道，才會有此肘腋之變。」

趙無忌也自感汗顏，對方雖無譏諷他們是濫竽充數之意，想想今夜不幸之發生，實是出於疏失，非戰之罪，所以正在攷慮是否應把『武林雙玉』在屋中苟且，頗有故意放浪，分散警戒者注意力的企圖告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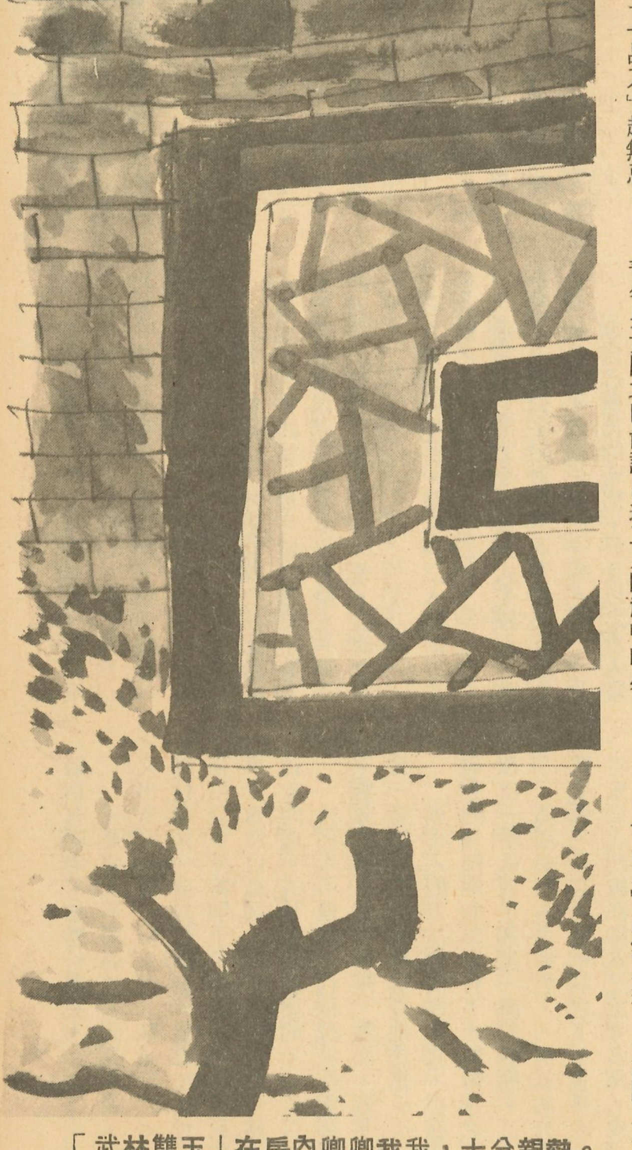
史景祥道：「趙兄可有所見？」

「有有！」他立刻說剛才遇見兩少的事，史景祥大爲震動道：「這正是名門出高徒，說來慚愧！趙兄，我們快追！」

「也好，史兄，還有一件事，趙某不能再隱瞞你了，以免使居心叵測者逍遙法外……」

兩人全力追去，史景祥道：「什麼事這麼嚴重？」

「史兄，你對『武林雙玉』的爲人操守很清楚嗎？」



「武林雙玉」在房內卿卿我我，十分親熱。

史景祥道：「關于他們兩個年輕人，我很清楚，不拘小節，有點率性。所以也有人說他們風流淫蕩。不過史某倒不以爲如此。」

「史兄好寬宏的心胸！」

「有所謂『陰惡禍深，陽善幼小』，他們兩個年輕人卿卿我我，不避不忌，正顯示愛意之深之誠，無不可告人者。」

「史兄，你的論調，小弟不便苟同，我以爲男人要穩重，女人要貞烈，反之一切皆不足觀。」

「趙兄，可能中了宋儒『以理殺人』之毒，有人說：立品須發宋人之道學，涉世須參以晉代之風流。若以宋儒戴東原之：『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例之，趙兄以爲宋儒可法乎？」

「這……」趙無忌道：「史兄博學，小弟辯不過你，但今夜的不幸，却極可能由『武林雙玉』而起。」

「什麼？」史景祥驚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趙無忌說了當時的尷尬情景，史景祥呆了一下，道：「趙兄，我們仍以爲這是巧合……」

兩少展開絕頂輕功，追了近一個更次終于追到了地頭，他們是循足印而來的。

這兒是雁蕩山莊。他們對這兒很熟，在一個隱秘之處，遇上了一個穿了一套全身衣、褲、帽、靴等全連在一起的怪衣，頭套部份只露出一雙電目，但頭套臉譜却是個鬼臉，且十分猙獰的人。

女郎道：「你已經完了，現出原形來吧！」

鬼面人發出一聲陰冷的低哂。似對兩人的來臨雖吃驚却仍有信心。兩小四下一打量，突然發現床上錦被之下似乎躺着一個人。不知是男是女？但看身材，是女性的成份居多。

女郎突然掠近，伸手就要去扯那錦被，因爲他們都認爲，那可能就是史小鳳。是死是活就難以逆料了。但鬼臉人「嗆」然自椅上抽出刀來，快逾閃電，猛砍女郎的手。

女郎只好收手，這功夫二人已抽刀在手夾擊。

這屋子空間太小，鬼面人先躍出，兩小跟出，他似乎絕對想不到青年人奇招乍出，正是他不久前用過的一招。

非自己研出的奇招，只會以之攻人殺人，却又不會破解此招之法。因爲他以爲除了他自己別人不會，又何必研究破解之法？

其實這正是師門的先知先覺。早就發現此魔有反骨，爲人深沉，留了幾手，也就是傳他的絕招，却未傳他破解之法、只要有心人學會了他這一招而先施出，又是事出陡然，他必然手忙脚亂。

的確，鬼面人乍見此招更加慌張，女郎的刀芒打閃，「唰」地一聲，在鬼面人大腿上掃了一刀。但也僅是傷及皮肉。

鬼面人怪嗥了一聲，長刀幻成重重光浪，在五七招之內，兩小身上各有兩道血痕。當今之世，能接下這二人夾擊的武林頂尖高手，怕已絕跡。

青年人大聲道：「再來——」又施出剛才傷了鬼面人那一招。但這一次鬼面人雖稍有滯碍，却應付過去。

只是這次不同的是，此招一過，女郎又出奇招，這一招鬼面人甚是陌生。本來應付過第一招力已用老，要急起應付這一怪招覺得極不順手，這正是兩小苦研的成果，當然自鬼面人處學來的一招作爲連環猛攻的起手式是十分重要的。

鬼面人不愧爲一代巨魔，招架閃退中，勉强化解了這一怪招，然而，青年人的另一怪招又如天崩地裂般地施出。

鬼面人的刀法已出神入化，但在十分碍手的怪招剛勉强應付下來的情況之下，接這一招就遲了那麼一瞬的時間。

這種絕頂高手搏殺，一瞬就能分出成敗生死，在女郎的牽制之下，青年人一刀自鬼面人的腹部戳入三五寸多深。鬼面人發出厲嗥，疾退五六步。

不論是什麼人？只要長期吮吸人血，人性就會逐漸泯滅喪失，獸性抬頭，這嗥叫就像極負嵎的困獸。

鬼面人一手握刀，一手捂着創口。他似已知道到了强弩之末，但不肯放下兵刃。女郎道：「如今我可以告訴你，家師臨死時在地上寫的字十分巧妙，那是『大師兄你……下面』數字。寓意是『大師兄你下面之人，自然是、二師兄了。」

「至于『下面』二字尚另有寓意，就在家師的手下面泥土中，埋着你的一支髮簪……女郎自髮上拔了出來，原來她插入髮中極深，只露出一點，所以鬼面人未曾看到。這是鬼面人殺死三師弟後不慎遺留在現場上的。」

現在，鬼面人並不想多說一句話，青年人道：「至于我，也是不久前自這『養心齋』門口看到你走出來，嘴上雖已無血漬，但一說話即可看出你的牙齦及牙縫中有血漬。這是我懷疑你就是吸血魔的第一點。因此，我想到了另一點，那就是你爲何要吸血？有一天雨夜，我冒險進入內院，在窗帘隙縫中看到你和夫人赤裸相擁，嘔出大口鮮血納入夫人口中，于是我猜想是夫人有絕症，必須補充大量鮮血。」

女郎接道：「于是我們某夜，把莊中的『回春散人』架出莊外，威脅加上說服，我們終于套出他的口供。夫人患上『壞血症』。每隔五七日必須注入新血，反之立死，所以疑團已大白。」

青年人道：「但爲了使你認罪，不再害人，必須找到證具，于是我們製造了澡堂中擒魔的假象，有鱗片之人是百奧一高手，從未來過中原，因痛心吸血魔草菅人命，才挺身而出，與我們配合演戲，當時冒充搓背的三號，搥背五號以及捏脚的七號等人，都是武林中的急先鋒，義無反顧，但他們被砸擊池中，池水一片殷紅，那也是演戲，他們受傷不重。當時牛奮也被我們安排在大澡堂子中，正是要他回來報告你的。」

「當然。」女郎道：「史家拋綉球招親以及有塾童五六十人的消息，也是誘你上釣的。你老謀深算，以爲我們會在吉日才到達，沒想到我們早到了三天。」

「這也可以想到，每次愛君來此尋仇，猛劈猛砍，而我表現平平的原因。」楚天雲道：「這不過是使你低估我們而已。現在，我們必須給你看兩樣東西了……

」兩人各自懷中取出兩種東西。楚天雲取出的是一段衣袖，上面亮亮硬硬地，自然是厚厚的凝乾鼻涕，至於黃愛君拿出的却是兩隻靴底，那也是在兩人跳下百丈絕崖時被她的快刀削下來的。

兩人手托着衣袖和兩隻鞋底，黃愛君道：「你這種人，居然也有人甘願爲你効死，而且牛奮本是山西人，居然能說一口山左土話，虧他能滿口髒字，表演得維妙維肖，這一雙靴底，一厚一薄，你自然知道是跛足管家海安的。我們就是循着他那一深一淺的是印跟下來的，他們二人至死不悟，跳崖而亡。」

「至於這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必須告訴你了。」楚天雲喟然道：「我們知道這是人間至慘的事，但事已至此……」

鬼面人電目疾轉，似乎想溜，血已自他左手指縫中滲了出來。

黃愛君道：「小達摩，你快說呀！」

楚天雲道：「記得你們夫妻說過，十五年前在徐州如歸客棧中丟失了一個叫小歡的女嬰……」

鬼面人突然目注楚天雲厲聲喝道：「你……」

楚天雲道：「世上有些巧合的事，往往不得不使我們相信冥冥中有位主宰，眞有所謂天道。」

鬼面人嘶嗥道：「你是什麼意思？」

楚天雲長長地吁了口氣道：「我不妨說個小故事給你聽。有一對武林名宿夫婦，十五年前也住在徐州如歸客棧，那位夫人一時見『嬰』心喜，就順手牽『嬰』抱走，那是因爲他們夫妻雖恩愛，但結褵八九年毫無動靜——」

「誰？」鬼面人暴亂地吼叫着：「他們是誰？在什麼地方？」

楚天雲按按眼眶，頹然道：「恐怕已經晚了！」

「不——不晚——至少內人在臨死之前能看到自己失踪十餘年的女兒，心願已了。快告訴我，他們是誰？」

楚天雲道：「雲中史家堡史景祥夫：……」婦字尚未說完，鬼面人怪嗥一聲，身子射出，身負重傷的人仍能一掠六七丈，消失在「養心齋」屋後。其實那是一種痛苦和救贖心情的亢奮所致。

兩人疾追，但追到「養心齋」屋後，却不見了人，兩人找了一會，楚天雲突然推開後窗向內一看，床上錦被下的人已不見了。知道不妙。立即趕往內宅。

這是一幅慘絕人寰的場面。院中雪地上躺着三人左邊是剛剛自絕的鬼面人。他的刀戳入他自己的心窩中。右邊是他那病骨支離的夫人。大概是鬼面人應她的要求以掌力把她震死的。中央躺着一個十分清秀但已被吸乾血液的小女孩。

本來史小鳳二八年華，婷婷玉立，一旦脫水，就像十歲左右的小女孩一樣。

此人爲了延續愛妻的生命，不惜到處吸血，而且爲了所向無敵，不會被人逮住，竟向三師弟逼問師門的絕招，而殺了三師弟，但是，最後一次吸血，竟造成這等不幸。

他們女兒的血，未能救人反而加速了他們的死亡。

此刻「回春散人」木然悵立在門口，黃愛君在使女朱夜紅在屋中看到她已懸樑自盡。

史景祥趕到時，先是心身劇震，繼而抱着女兒的屍體慟哭，但稍後當他知道史小鳳正是十五年前海氏夫婦在如歸客棧中丟失的女嬰時，他扯下了鬼面人的頭套。鬼面人自然就是海伏波海大俠了。

他死得極痛苦，因爲他的犧牲毫無代價。

「一品刀」等陸續趕到，還有「武林雙玉」，原來他們眞的沒有故意分散警戒者的注意力，他們在屋內率性的親暱，純屬巧合。

「吸血魔」當然是魔，只不過他這「魔」較之「一品刀」趙無忌、「武林雙玉」及史氏夫妻等人的所謂「道」，他們的差別到底在哪裏？

「回春散人」走了過來。

他知道一切都是徒然，只是盡人事而憑天命罷了。

他蹲下來試試海氏夫婦的脈搏，茫然站起來。

這時史景祥一驚而至，揪住「回春散人」的衣襟厲聲道：「你是帮兇！你一直知道海伏波就是吸血魔。」

「回春散人」點點頭，他不否認。

史景祥憤怒道：「我要你爲我女兒償命。」

「回春散人」道：「本來是可以的，但在下也有幾句話要說明一下。」

「快說！」

「古人說：恥之一字所以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試問你是君子還是小人？刼了別人的掌珠，使孩子的父母痛苦近二十年。你可曾撫心自問一下？」

史景祥收回手，突然抱起女兒的遺體含淚而去。

× × ×

楚天雲又翻了個身，雨已停。有點料峭。

× × ×

侍女小桃托着一個玉盤，盤上放着兩個帶蓋的大海碗，還冒着熱氣哪。她來到西跨院月亮門外，丫頭小杏自內走出，道：「小桃姐，這是一道什麼菜？」

小桃道：「『西湖划水』，聽說這還是黃河鯉魚呢！」

小杏匆匆離去，這時竹叢後閃出一個長得不錯，但多少有點流氣的年輕人，道：「小桃姐，我來帮妳端進去。」

小桃道：「不用了！地上很滑，萬一碰了可怎麼辦？」

「嘖嘖！就連這麼一件事我都辦不好嗎？眞是的！」今天是「閃電手」麥基的千金淑雲小姐的生日。麥家只有這個寶貝女兒，每年生日都很隆重，但今年馬虎些，只有兩桌客，據說是因爲武林中出現了一個「羊魔」。不便舖張，所謂「羊魔」，就是戴着山羊頭套殺人奸淫的怪客。

「好吧！楚天雲，你可要小心點！我還有好多事要去張羅哪！」

「妳儘管去，端菜的差事我包了。」

小桃走後，楚天雲看看四下無人，端到竹林中，揭開碗蓋，把兩條魚的眼睛挖出吃了，然後端入花廳中。

魚眼被挖，最初無人注意，但另一道

「烏龍睡雪」，每盤八條，正好每人一條。却只有六條了，立可看出盤子太大，海參太少。而且大盤邊沿上還滴了些菜湯在上面。麥基道：「楚天雲，去問問厨房，爲什麼每桌八位却只有六條海參？」

楚天雲口中還有海參的鮮味，道：「主人，我想大概是海參不夠了，才只好每盤……」

「胡說！怎麼會不夠，記得家中還有三十多斤海參。」

麥淑雲道：「八成是他偷吃了兩條，不知各位有未看到？『西湖划水』的魚眼都不見了……」這時有很多人應聲附和。麥基差丫頭到厨房一問，非但海參足夠，還多餘兩條，說是每盤確是八條，絕不會缺少。

於是楚天雲被罵了一頓。還聲稱，再不守規矩就辭退他。楚天雲當衆出醜，極不是滋味，飯後到小姐書房中去了一下。

每天午後通常是小姐寫大小楷的時間，小杏陪她來到書房中，首先爲小姐研墨，可是墨水瓶中的水凍了冰，倒不出來，小杏道：「小姐，墨水凍了冰怎麼辦？」

「死丫頭，就不會去弄些溫水來？」

小杏去弄溫水，麥淑雲拿起墨水瓶一看，發現冰是淡黃色的。這墨水瓶由小杏負責清洗，從不會發黑，怎麼會是黃冰呢？黃冰就是黃水，這墨水瓶中的水只能發黑却不該發黃的。

她送到鼻端嗅了兩下，不由面色一變，居然有尿騷味道。是尿？誰會尿在她的墨水瓶中？小杏和小桃不會，也絕對不敢。「是他……一定是這個小混帳東西！」

小杏返回書房，忽見小姐氣得面紅耳赤，道：「小姐……」

「小杏，你看這瓶中是什麼水？」直接送到小杏鼻端，小杏立刻尖叫着：「小姐，好騷！是尿。」

「小杏，去把楚天雲給我拎來，八成是他。」

「不是八成，小姐，十成十是他。」

小杏氣唬唬地往外走，午間魚眼不見，海參又少了兩條，她和小桃還沾了點嫌疑，這小子簡直不是東西！

這工夫楚天雲正躺在床上蹺着二郎腿吃糖炒栗子，這也是待客的，他順手牽了一斤多，細嚼慢嚥地享受，那知小杏步履輕巧，也跟小姐學過武功，陡然之間竄入楚天雲臥室中。其實他是疏忽，而且人在吃食物時會影响聽覺。

楚天雲吃了一驚，要藏起栗子已經來不及了，笑笑道：「小杏姐姐，來，坐下來嚐嚐良鄉的糖炒栗子。」

「嚐你的頭！」小杏叉腰大聲道：「楚天雲，你這人可眞是缺德帶冒烟，小姐的墨水瓶裏你也敢尿尿！」

「什麼？尿尿？小杏，妳可別誣賴人哪！」他的嗓門比小杏還高，他自然不能承認。

「人家說：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無滿升，老爺看你這少年流浪漢可憐，才把你帶回家。想不到你，才吃了幾天飽飯就玩起邪的來了！」

「我沒有，妳爲什麼不去問別人，妳是不是看我好欺侮？」

「走吧！小姐在書房裏等着你哪！」

「我沒有尿尿，我爲什麼要去？」這工夫主人麥基在院裏道：「楚天雲，是你做的，承認也不要緊！我會從輕發落你。」近來「羊魔」雖囂張，但在麥家似無風聲鶴唳的氣氛。

「沒有，主人，我沒有，我爲什麼要尿尿呢？」

麥基扭身就走了，不一會總管李乾忽走來，把三兩銀子丟在楚天雲的床上，道：「走吧！主人說你這年輕人不知好歹，留下你必然不斷地惹是生非。」

楚天雲一躍下床大聲道：「走就走，此處不留爺，只有留爺處。姓李的，你告訴主人，我姓楚的不是低三下四的角色，這種場面我見過。」抓起三兩銀子就走。

李乾道：「楚天雲，你也不向主人辭行？」

「辭什麼行？他說我不知好歹，笑話，我楚天雲如果有錢，不要說尿在墨水瓶裏，就是拉在裏面，也沒有個鳥事！」

李乾看着他走出大門，不停地搖頭，道：「楚天雲，如今天寒地凍，你不過是個大孩子，如果無親無靠，三兩銀子花完，很可能——」

「放心吧！李總管，我死不了的，我要是死了，誰替我受罪？」說着，揚長而去。李乾冷笑着回來報告主人，說出了一切。

「他說什麼來？他不是低三下四的角色，這場面他見過？」

「是的，主人，他還是個大孩子，還不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麥基皺眉凝思，道：「李總管，快出去追追看能不能把他找回來？」

「找……找回來？是，屬下這就去追他……」

× × ×

在那年頭，三兩銀子如果住最蹩脚的客棧，吃最便宜的食物，大約可以混過這個冬天，但像楚天雲這小子，有了連毛茹，沒有把嘴豎，不到兩三天就全部花光。

這會兒大約在午牌時分，天下着稀疏的雪花。想着李乾的話，似乎也有他娘的幾分道理。他在街上徘徊着，附近傳來了鼓聲、鈸聲及哀樂聲。楚天雲忽然心頭一亮。

這是個座落鎮頭的大戶人家，是在辦喪事。除了吹鼓手的蓆棚，還在晒穀場上搭了一個大蓆棚，自外面望進去，有七八十桌。

富豪之家辦喜事或喪事，幾乎有一半的開銷是花在酒席上，這種流水席，叫着十大碗：海參、洋粉、鷄、蹄子、肚子、魚……大概不外乎這些菜，隨到隨開，只要夠七八客人就上菜，似乎沒有人去注意那一位是表親，那一位是未來岳父的叔伯等等。

楚天雲嚥了口唾沫，挺挺胸走了進去。有人很注意他，也許是苦主的本家或近親，覺得他太陌生吧！

楚天雲以爲今天要吃定這一頓，可不能被拎出去。就故意向較遠處一桌上抱抱拳道：「表叔，你也來哩！」

沒有人知道他向誰打招呼。然後看到一桌上只有六個人，就挿了進去。先猛吞了幾口菜，道：「舅媽辦這喪事夠舖張的

了。只可惜這酒席不怎麼道地。」他以筷子划了個圈道：「各位，吃呀！不用客氣，反正也都不是外人……」

吃完打着飽噎走出蓆棚，有一個身帶重孝的年輕人向他走了過來。楚天雲心想，不會是找我的吧？反正爺們已經吞下去了！你不能讓我吐出來不成？他娘的！今天開吊發引，吃了一頓，至少明天出殯還有一頓——」

「喂！吃飽了沒有？」帶孝的年輕人迎面攔住。

「吃……吃飽了！你是表弟吧？你不在靈棚中出來幹啥？」

「喂！請問你貴姓？和我們是什麼關係？」

「表親，我娘是你娘舅的堂姐。說近不近，說遠，也不算太遠，表弟，請節哀順變，我走了——」帶孝的小子一把揪住了他道：「眞是他媽的一表三千里，我們成家可沒有你這個親戚。本來吃一頓流水席也算不了什麼，但我要讓你出醜，你就會當衆脚後跟朝北——南看。」

楚天雲一看蓋不住了，眼一瞪，低聲道：「你他娘的把爺們當作什麼人。我肯坐下來吃一頓，也算是捧場。你如果再不放手，我一旦施展出成名的藍砂掌，小子這次出殯，恐怕要多一口棺材！」

「別吹，小子，我只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沒轍哩！你如果能掏出五分銀子，我就倒過來走。不過我們可以打個商量。」

楚天雲道：「商量什麼？」

「看到沒有？那大門裏有個靈棚，一會要開始發吊，所有的客人要輪流進靈棚拜祭。」

「看到了！跪在靈前兩邊的苦主還要回禮。」

「對對。如果你願意換上這套孝服，跪在左邊最後處，直至吊孝完畢，我給你二十兩銀子。」

「二十兩？」楚天雲耳際好像响起了元寶相撞的聲音。看來這比流水席還要好些。他道：「要不要哭？」

「我是死者的姪子，反正別人哭，你也跟着乾嚎兩番敷衍一下也就成了。你幹不幹？」

「反正閒着也是閒着，不過……你要先付。」

「我先付十兩，我回來替換你的時候付清。」

「就這樣成交了。」楚天雲也沒問他要去何處？他在靈棚中蹲着，盡可能把孝帽子拉低，垂下頭，也沒有人注意他。

他猜想這家很富有，客人太多，吊孝繼續了近三個時辰才完，楚天雲沒有被發現，這工夫那小子回來了。

二人又在門外晒穀場草堆後交換孝衣，然後，楚天雲又想到十兩銀子，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小子的年紀和楚天雲差不多，寶裏寶氣地道：「如果你還有意思合作，我就告訴你名字。」

「怎麼合作？」

「明天我叔叔出殯，仍有一次吊孝，如果你願意再幹一次，還是二十兩。」

楚天雲以爲，李乾未免多慮，這世界上怎會餓死人？賺這二十两銀子也太容易了。他答應了。晚上這小子又把他送到禮賓席去吃了一桌翅席。原來這小子名叫成大器。今夜還找了個屋子給他睡覺。

第二天出殯後，楚天雲又有二十兩進賬，拿了錢就要走，成大器道：「怎麼，錢到手就走？」

「難道不能走？」

「不是不能走。而是希望知道你要到那裏去？」

「玩！」

「只是玩，沒有任何正經事兒？」

「錯了！表兄。玩，對我來說就是正經事，你想想看，人活在這世界上要是不玩還有什麼意思？」

「哈！眞想不到遇上了知己。」成大器拍了他肩胛一下道：「眞正是英雄所見略同，兄弟，你說你會藍砂掌，我只聽過黑砂掌和赤砂掌，還沒聽說過藍砂掌。」

楚天雲道：「藍砂掌舉世無匹，一掌擊出夜晚可以看到一道藍焰，擊中石頭會變成藍粉。」

成大器十分响往道：「楚兄弟，你有這麼一身絕技，爲什麼會三餐不繼？」

「這……」楚天雲哂然道：「家存萬貫，還有時不便。而一文錢也能蹩倒英雄好漢。想當年山東好漢秦瓊時乖運蹇，還不是連馬和兵刄都賣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哩！秦瓊那能和我比，我的藍砂掌——」

「楚兄弟，你能否亮一手你的藍砂掌讓我開開眼界？說不定你兄弟的藍砂掌可以殺死『羊魔』！」

「這……」楚天雲嚴肅地搖搖頭，道：「家師嚴囑不可炫露。兄弟，你多担待。當然，要除『羊魔』嗎！捨我其誰！」

成大器道：「要講玩的話，我可是行家，你跟我走就是了！不過，我說兄弟，俗語說『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你這套衣衫可不像個玩家。這樣吧！到家叔開的皮貨店爲你挑一兩件。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哪！」

二人自皮貨店走出來，楚天雲像換了一個人，一件灰鼠皮袍，一下子就把身份抬高了很多。富家大少，王孫公子未必有他這派頭。

× × ×

吃飽喝足了，兩個二十歲的大孩子到桃花塢勾欄中來逛窰子，楚天雲一看這兒的龜頭，大茶壺個個都對成大器點頭哈腰的，十分客氣，楚天雲心想，眞想不到這小子比我還老練。

二人往廳堂中一坐，丫頭獻上茶，成大器說道：「兄弟你挑一個，剩下的我再挑。」

「這怎麼可以？還是你先挑吧！老實說，兄弟我是寧咬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庸粉俗脂我沒興趣。」

成大器道：「兄弟，這桃花塢有五十多個粉頭，紅倌人五七個，最吃香的是綠珠和紅豆，你不妨看看，不見得就是你說的庸粉俗脂吧？」

龜頭一吆呼，五十來個當中沒有客人的也有三十來個，在花廳中一字排開，其中有綠珠在，果然不凡，成大器道：「兄弟，你看那綠珠如何？」

那知楚天雲微微搖頭道：「兄弟，你既然中意，我讓給你。」

「怎麼?連綠珠你都看不上?」

「兄弟,沒辦法,我看不上的就不起勁,你別管我,你玩你的。」成大器挑了綠珠,就對一個丫頭低聲道:「你把冠翠叫出來如何?」

「這……這怎麼成?冠翠是老闆的千金,根本不會接客的。」

「我這位兄弟和一般人不同,他會藍砂掌,天下無兩。人家可不着興關門、拉舖那一套,不過是開個盤兒。」

這工夫門外兩個保鏢走進來,瞄了楚天雲一眼,高大的道:「成少爺,這樣好不好?他如果能接下小的三招,一切都好辦,那件事我向老闆去說,要是老闆不賞臉,我馬上捲舖蓋走人!」

成大器自然也想見識楚天雲的奇學,道:「兄弟,你就亮一手給他們看看。免得使人以為咱們是空子。」

「不行,家師叮囑過,有違門規的事我是不幹的。」

那漢子道:「少俠太客氣,其實你就是不用藍砂掌,在下也未必是你的敵手。你就不必再見外了……」說着撲上,一拉楚天雲的上臂居然紋風不動,再拉也不動,另一個漢子不信邪,竟在楚天雲後面推,也沒推動,兩人微微色變之下,高的一式「秋風掃葉」,居然一腿把楚天雲掃了個踉蹌。

「力氣夠大,」高個子哂然道:「招術方面却嫩了些,這樣的基礎會藍砂掌,眞是莫測高深。」

成大器很折服他的力氣,但是一腿被掃了個踉蹌,他覺得有點沒面子。不過這小子講義氣,對手臭味相投的人,信心不易搖動,道:「兄弟身手太高,故意露個破綻讓你們嚐嚐甜頭。高手嘛!通常都有點涵養。」

兩個漢子不願使成大器難堪,沒有再說什麼,這工夫綠珠留下,其餘姑娘散去,成大器一拉楚天雲,道:「走,我帶你去找冠翠姑娘去。」

門外的高大漢子向矮的一使眼色,矮的立刻離去,而成、楚兩小立刻往內院中走去,眞想不到,這桃花塢勾欄的庭院佈置極為典雅,到處都是奇石、花木,亭台閣榭更是各據地勢,攷奪天工,楚天雲讚嘆地道:「梅邊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盤內之石宜巧。而山園之石,幾乎全——」

有人接道:「全符合君之所謂:『古拙、瘦、攷』了?」

廂房中走出一位至多「二九」的美人,長髮披散,一身紫衣,在黃昏的暗淡光綫之下,似乎艷光照眼,眞予人以珠玉在前的感受。楚天雲忽然失聲道:「兄弟,我就要這個,這個簡直是人間殊色。」

成大器道:「兄弟,你不知道,這就是——」

這工夫紫衣披髮美姝忽然揮手打斷了成大器的話,道:「我眞當得『人間殊色』之譽?」

楚天雲道:「就是『天上殊色』也當之無愧。」

少女笑笑道:「我是這兒主人之女,你不以為這是美中不足嗎?」

楚天雲道:「絕不,有所謂:昭君以和番而顯,劉蕡以下第而傳。」

紫衣少女閃着美眸打量楚天雲,道:「君子不過二十,談吐却如此不俗,眞是難得。可願到我的『漪瀾齋』來奉茶?」

「固然願也!不敢請耳。」

成大器目瞪口呆,吶吶道:「兄弟,眞想不到你不但會藍砂掌,又能出口成章,文武雙全,我差點看走了眼哩?」

少女淡然一笑,伸手一讓,嬝嬝娜娜,領先而行;丫頭二人隨侍,來到一個更加清幽,有假山也有池塘的院落中。

「漪瀾齋」就是池塘旁的小築,格局雖小,却是粉壁紅瓦,飛簷走啄。楚天雲道:「姑娘,這庭園景色之勝,就算御花園中,我想也不過如此而已,是誰斥資建造的?」

紫衣少女正要回答,忽見一個小婢匆匆奔來,在少女耳邊說了幾句話,紫衣少女冷冷地道:「我招待兩位雅士文友,他來了有什麼相干?」

成大器道:「是什麼人來了?」

丫頭道:「是本鎮上的大善人也是武林豪客『閃電手』麥基麥大俠。」

楚天雲面色微變,道:「兩位,我失陪一會,去去就來……」匆匆隱于假山之後,這時天已經黑了,「漪瀾齋」內已亮了燈。

這工夫麥基身着皮裘,進入院內,乍見成大器在,似有不悅之色,道:「冠翠,這位是……」

林冠翠道:「他是成東家的姪子成大器成少爺。」

「噢!噢……失敬!失敬!」麥基負手去走近林冠翠,道:「如今臘梅已放,何不讓我煮酒陪妳暢飲幾杯?」拉着冠翠就往屋中走。她有點不願,但似無法掙脫他。

這時麥基向另一邊牆外看了一眼,忽然射出一個蒙面人,竟向成大器撲去,成大器的身手有限,一看人家的輕功,絕非敵手,不由自主地道:「楚兄弟……」

就在這蒙面人向成大器一掌砸下時,忽然自屋後冒出一個怪影,一閃就到了蒙面人及成大器的身旁,羊頭人身,一襲紅袍,蒙面人大叫一聲「羊魔」——

只見「羊魔」雙掌輕輕一闔,「啪」地一聲,蒙面人的六陽魁首已被壓扁。成大器何曾見過這等烈慘景象,竟嚇呆了。

此刻已進入「漪瀾齋」內的麥基,聞聲竄出。正好「羊魔」也到了門口,兩人一照面,「羊魔」已伸手抓來。麥基一偏頭,鬢毛居然被抓下一撮,他嘶吼一聲:

「我和你拚了……」

麥基素稱「閃電手」,出手自然其快絕倫,但「羊魔」比他更快更準,麥基攻出三招半,狐裘都被抓裂,早已失去了他的穩沉和篤定,因為前此沒有人能够一招不到抓下他一撮鬢毛,也無人在三招半內抓裂他的狐裘,在他一生之中從無此刻的悸震。

他用了他最精粹的招式,「羊魔」忽然失踪,但成大器却看到,「羊魔」在麥基身後,麥基駭極,發出一聲嗥叫,他本不該如此,而是一個人功成名就,富裕的日子過慣了,雄心壯志也消磨殆盡,自然怕死。

怕死也是一樣,嗥叫未畢,麥基的頭蓋骨被揭開,只有約五分之一的毛髮和頭皮相連,人未倒下,「羊魔」已越過屋面消失。

成大器還在發呆,這像一個短促的噩夢,他很慶幸能看到這個場面,只是不知道楚兄弟若在這裏,他的藍砂掌是不是「羊魔」的敵手?

林冠翠也愣在「漪瀾齋」以內,她全部看到,誰也不知道她內心的感受,但是,武林中談「羊」色變,她此刻似有一種感覺,「羊魔」並不可恨,却比傳說中的更厲害。這工夫麥基的屍體才倒下。

成大器道:「冠翠姑娘,這檔子事很麻煩!」

林冠翠道:「本來有點麻煩,但死于『羊魔』之手,就沒有什麼麻煩了。」

這工夫楚天雲才自假山後走出來,乍見麥基和蒙面人的死狀,面色大變,他扯下蒙面人的面罩,不由驚呼了一聲,道:「是總管李乾!」

「對。」林冠翠道:「這正是麥基的總管李乾。不知楚少俠怎麼會認識麥家總管?你似乎剛才在迴避麥基。」

「這……」楚天雲哂然道:「前些日子,我們在路上遭遇,他們主僕不知我會藍砂掌,一言不合,麥基中了我的藍砂掌,但他在武林中有點地位,我若知是他,那次手下就會留情的。所以今日我不願見他,以便為他留點面子……」他說這些話,居然臉不紅氣不促。

這工夫院門口有人道:「楚少俠言過其實了吧,剛才在前面你不是被本塢的首席護院一掌砸了個踉蹌?」

「這……這不過是禮讓。」

門口的人正是矮的護院,這時看到麥基和李乾的屍體,也面色大變,道:「小姐,這是怎麼回事?」

林冠翠道:「是『羊魔』幹的,快去通知麥家來收屍!」

「是。」其實剛才到麥家去報告麥基,說是有人要硬嫖林冠翠的正是此人,麥基主僕馬上就來了,若非「羊魔」適時趕到,成大器是活不成的。因為麥基已四十五歲,想霸佔林冠翠,這兒的老闆當然不敢得罪,幸她一直說女兒還小,二十歲才能送給麥爺消受。

這工夫林冠翠道:「楚大哥,你願不願意帶我走?」

「當然是願意,還有成兄弟,咱們三位一體,只怕妳不能够跟我們二人過苦日子。」

「我能!我比誰都能吃苦,但我最不能忍受精神上的委曲,我的耳朵中裝滿了『她是鴇母的女兒』這種話。」

於是他自後門走了,在路上,楚天雲問成大器,道:「成兄弟,令叔去世,你為什麼不守靈而外出?」

成大器懊惱地道:「兄弟,林姑娘怕人家說她是鴇母之女,難道我就不怕人家背後指指點點說我是大茶壺的姪子?十五年前,家叔在燕京窰子裏當大茶壺,後來積了些錢到天津去自立門戶開勾欄。一個人改行很難。他賺骯髒錢發了財,就該改行作點正當人經生意才是,想不到又在此斥資開桃花塢,所以我往往會聽到別人在我背後說『漁行的小老闆來哩!』!」

楚天雲說道:「漁行?令叔也開漁行嗎?」

「還不是轉彎罵人麼?漁行中人身上自然有魚腥味了!但家父却是白道俠士。」若非如此,楚天雲似也不會代他吊孝。

× × ×

三人到了濟南,身上的銀子早就光了,而且又到了年終歲尾的時候,楚天雲一看冠翠的樣子,就知道她旣累又餓。道:「小翠,咱們找個地方吃飯去。」

「兄弟……」成大器道:「你身上還有銀子?」

「兄弟,在外面混,有錢能吃飯,沒有錢也要吃飯對不對?」各處晃蕩,來到一個大戶門前,這兒張燈結綵,而且大擺筵席,賀客盈門,楚天雲領頭,見了人就作揖,迭聲「恭喜!」客人川流不息,楚天雲一會向某人作揖朗聲呼叫「表舅」,一會又向某堂客叫「表姑」,當然,誰也不知道他向誰打招呼,只是管事的和下人們一打量,這三人的衣着打扮都極入時,尤其林冠翠美麗大方,艷光照人,管事的連忙往裏肅客。

大廳中數十桌,大概才剛上菜,女客們在一起,楚天雲輕輕一推,大聲道:「請記住!表妹,吃完了我們還要去鬧新房。」又低聲道:「冠翠妹子,請記住這個『表』字,用處大矣哉!」

冠翠和女客們一桌,由于人美,大受歡迎。年輕客人,故意上前敬酒搭訕。楚天雲和成大器一桌,這下子逮着機會,開始大嚼,左筷右匙,交互使用,楚天雲暗暗撞了他一下,低聲道:「斯文點!這吃相不像個賀客……」

大約吃了五六個菜,楚天雲猛一回頭,忽然發現了兩個熟人。一個是「八表神劍」獨孤鴻,一個是「風雷扇」蔡伯雨。他們正是麥淑雲生日,曾在席間看到楚天雲偷吃魚眼被主人辱罵的兩個貴賓。

楚天雲一看這二人的眼神,非但會揭他的底,使他當衆穿帮綻綫,極可能由于麥基和李乾的慘死,他們三人都在現場上,會沾上了嫌疑。

在這情況之下,如何脫身呢?楚天雲邊吃邊動腦筋,低聲對成大器道:「飽了沒有?」

「差不多了!」

「不要撐得太飽,就會恐怕要跑不動了。」

「怎麼?洩了底哩?又是撒楞子?」

「不必多問,就會我叫你走的時候,你的動作要快,也要技巧,帶着冠翠自後門溜出等我。」

成大器似乎很信任楚天雲,要比點子,他眞是孫子輩,雖然以前他以為自己是點子大王,就在這時,大廳門口出現了三人,為首的五十左右,兩鬢微斑,衣著華麗,他正是武林極具盛名的「漁樵雙絕」蕭一山,今天是他的兒子小登科之日,一直「呵呵」大笑着抱拳應付客人致賀。

蕭一山的背後左右二人,一個是「滄海客」魯子敬,另一個是「不笑彌勒」何必。

這三人在武林中的口碑都不錯,當然,在極少數人的心目中也許完全不同,這

工夫蕭一山三人應酬着往這邊走，楚天雲估計差不多了，便低聲對成大器說道：「走！」

成大器立刻離座，走到林冠翠後面道：「表妹，咱們總要去看看表姑，再去看看新娘子對不……」冠翠也靈，回頭一看成大器的表情，立卽向同席的堂客們告退，出廳而去。

就在這時，楚天雲站起來抱拳大聲道：「大表哥，眞恭喜你哩！」他邊說邊走了過去，而蕭一山聽到有人叫他「大表哥」，一看之下，却想不起這麼一個表弟，只不過表哥表弟就算叫錯了也無妨。

楚天雲走近低聲道：「蕭兄，可否借一步講話？」

蕭一山一看這小子不過二十歲光景，居然和他稱兄道弟，他那有這麼一個表弟？只不過這小子氣宇不凡，衣著不算攷究，立刻和他來到大廳門口，問道：「這位是……」

楚天雲伸手入袋，掏出一個銅牌一晃，低聲道：「在下是燕山府鐵錚鐵捕頭手下……」

「咦？鐵捕快？眞是久仰！」事實上燕山府的鐵捕快確是大名鼎鼎，而這工夫楚天雲已把那銅牌收回袋中，低聲道：「蕭兄，有兩個淫賊被我們的人追到此鎭，居然混入貴宅賓客之中……」

蕭一山聽得一愣，道：「是誰？在哪裏？」

「蕭兄，這還在其次，最可惜的是『八表神劍』獨孤鴻和『風雷扇』蔡伯雨兩位，似有包庇那淫賊之嫌。」

「咦？有這等事？」蕭一山和獨孤鴻及蔡伯雨二人私交頗厚，立刻向二人望去，而他們二人見楚天雲和蕭一山二人到門口密談，看了一樣東西，且向他們二人望來，不由茫然互視一眼，然後二人微微點頭站了起來。

蕭一山道：「老弟，你說的淫賊是哪一個？蕭某身爲地主，也該略盡棉薄。」

「快！」楚天雲一指側門，道：「那淫賊自側門出去了！蕭兄，你追出側門，我自屋外繞過去追……」

蕭一山可以說是老江湖，但是在這情況下，他也未想到其他，立刻自數十座席間繞行，這工夫獨孤鴻和蔡伯雨二人正好迎上，道：「蕭兄，恭喜你哩！剛才那小子……」

蕭一山大急，說道：「兩位快請就座暢飲，在下有急事待辦。待會再向二位敬酒！」

這二人以爲，有急要之事非告訴蕭一山不可，因爲楚天雲這小子對麥基之死頗有嫌疑，蔡伯雨道：「蕭兄，你怎麼可以放掉那小子？」

蕭一山急得面紅耳赤，道：「兩位可否讓開？在下正要去追那小子。」

獨孤鴻冷笑道：「蕭兄是什麼意思？那小子分明自門外向後繞去，爲何追向相反方向？」

蔡伯雨也哂然道：「是啊！在下就是想不通，以蕭兄的身份，爲何包庇一個嫌犯？」

蕭一山忍無可忍大聲道：「明明是二位包庇一個通緝的淫賊，居然反咬一口，還不快點閃開！」

在這二人心目中，明明是蕭一山說謊，雖然在此是客，事關緊要，兩人都甚火爆，蔡伯雨厲聲道：「蕭兄包庇那小子到底是爲了什麼？」

蕭一山不願和他們磨菇，一推獨孤鴻就要施展輕功自客人頭上越過急追，但二人較上了勁，伸手去抓蕭一山。

附近席上客人紛紛站起讓開，因爲席桌很集密。

蕭一山當然不能讓他們抓到，一閃而冷峻地道：「欺到門上來了！」

蔡伯雨道：「蕭兄包庇那小賊，可怪不得我兄弟二人……」這工夫「滄海客」魯子敬和「不笑彌勒」何必上前包抄，左右一站，何必道：「蕭兄，弟敢保證，欺上門來的人，要豎着進來橫着出去！」

「風雷扇」拔扇攻向何必，何必拔櫥格開，五個人就幹了起來，客廳中大亂，管事的大聲吆呼：各位貴客，事出突然，務請担待，事後當重行設宴補請各位，請暫時出廳廻避一下。」

客人破門而出，越擠就更擠不出去，此刻已是掌燈後不久，每桌上有一支巨燭，就在這時，忽然自屋外，應該說自大廳後面一個窗子外吹進一陣旋風，只聞「忽」一地一聲，每桌一支共四十餘支巨燭，一搖而滅。

此刻客人都集中在正門及側門處往外擠，五個人在中央狠鬥，蕭一山號稱「漁樵雙絕」，是因他的兵刄奇特，左手用天孫絲網，右手是吳剛斧，不知挫敗了多少武林成名人物？「滄海客」魯子敬用鍊子鎗，「不笑彌勒」櫥上火候老到，所以獨孤鴻和蔡伯雨有點左支右絀，但明明是蕭一山說謊，他們心有不甘，力拚不懈，而蕭一山這邊自然也以爲二人欺人太甚，上門找碴，忍無可忍了。

現在，由于一陣怪風把所有的巨燭吹熄，內行人自然不信是被風吹熄的，何況今夜幾乎沒有風。這似乎是「百步吹燈」絕學，而四十餘支巨燭也不可能被風同時熄滅。

就在這時，突然傳來兩聲慘嗥，且有人倒地。這時「滄海客」厲聲道：「住手！有人施襲……」「八表神劍」獨孤鴻和「風雷扇」蔡伯雨二人立刻停攻，因爲他們都是熟人，而今夜也沒有深仇大恨。最重要的是剛才五人在混戰當中，似有一個怪怪的影子一旋，也就傳來了兩聲慘嗥。

這時立刻有人掌燈，發現兩個人臥倒地上，一個是本宅主人「漁樵雙絕」蕭一山，另一個是「不笑彌勒」何必。兩人的死態相同，全是頭顱被人擊扁。

「八表神劍」獨孤鴻大聲道：「『羊魔』！是『羊魔』幹的。」

的確，剛才在黑暗中出現的怪影子，的確很像「羊魔」，所以獨孤鴻和蔡伯雨二人異口同音說是「羊魔」所爲，因爲這紕漏太大了。

此刻成大器和林冠翠在後門外約一里處等候，成大器焦灼地道：「林姑娘，妳看我兄弟的會不會出事？」

林冠翠不假思索地道：「不會。」

「林姑娘，妳似乎很信任楚兄弟。」

「我當然信任他。」

「爲什麼？楚兄弟雖然自稱會藍砂掌，我們却從未看到他施展一次，似乎除了力氣大之外……」

林冠翠道：「我知道他無事，而且快要回來了！」

成大器半信半疑，心道：楚兄弟八成走上桃花運了，這妞兒安適的日子不過，居然跟他來流浪，眞實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哩！

就在這工夫，忽見楚天雲提了個袋子奔來，一頭大汗，道：「快走，往東，不要被他們追上！」

成大器接過袋子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銀子，大喜道：「兄弟，人沒有被留下，已是上上大吉了，那來這麼多的銀子？」

楚天雲得意地笑笑，道：「主人和客人打了起來，我趁一片大亂時，到收禮處順手摸了一百來両。」他說了當時一切花梢。成大器抱住他大笑，林冠翠沒有笑。

楚天雲道：「快往東走，也許丟了禮銀會派人追趕的。」他們剛剛往東走了不到一里，隱隱傳來奔馬聲動地而來。三人立卽伏在小路旁的亂岩中。

來人共有五騎，到了附近停下，爲首的漢子道：「這小子不會有那麼快，他說是燕山府鐵總捕頭的屬下，根本就是胡扯，他在麥大俠府上作過小廝。」

另一人道：「這麼一個卑微的小崽子，坑騙、偷竊、吹牛、懦弱、好色，幾乎樣樣齊全，他能殺死蕭大俠和何必何大俠？『羊魔』會這麼年輕？」

「快別扯淡哩！」另一個道：「滄海客」魯子敬大俠說：「最初這小子叫蕭大俠爲表哥，二人到大廳門外密談，不知談了些什麼？會不會是挑撥蕭、魯、何三位和『八表神劍』獨孤鴻以及『風雷扇』蔡伯雨幾位火併？」

爲首的分明就是蕭府的總管，道：「我實在想不通，蕭爺德高望重，怎麼會聽這小子的挑撥？而據獨孤鴻和蔡伯雨兩人說，當時那小子逃走，蕭爺包庇他，因而雙方先是語言衝突，繼而動手的。」

另一人道：「就在雙方動手，客人往外擠的時候，有人在後窗外以百步吹燈的絕技一下子吹熄了四十七根巨燭。也就在巨燭全被吹熄之後不久，隱約有個怪影瀉入，可惜當時不在大廳內。」

總管道：「我在，我也看到一個怪影子，反正不是人頭，却是人身子，就那麼旋躍了一下，立即傳來了兩聲慘叫，蕭爺和何爺就這麼走了，據說燕京的麥大俠也是這樣死的了，走吧！我們往北面去追追看——」

三小仍然伏在亂石中，成大器駭然道：「怪事，『羊魔』又出現了，還殺了蕭一山和何必。這『羊鬼』到底是人還是妖怪呢？」

林冠翠道：「當然是人。」

成大器道：「林姑娘，妳怎麼如此肯定他是人？」

「世上哪有妖怪，再說他殺的人全是武林高手，如果是妖怪，爲什麼一定要殺武林高手？」

成大器茫然道：「這話似乎對也似乎不對。林姑娘，妳說『羊魔』到底是什麼來路？」

「這個我當然不知道，但至少我知道此人的武功很高，智慧也很高，而且和這些被殺的高手必有不共戴天之仇。」

楚天雲道：「這話我也信，若無深仇，絕不會在辦喜事時殺人，但他殺的似乎不全是壞人。」

林冠翠道：「但也不全是好人。」

成大器道：「林姑娘，這『羊魔』爲什麼好人和壞人都殺？」

林冠翠道：「你知道誰是好人？誰又是壞人？」

成大器說道：「麥基仗勢凌人，意圖佔有姑娘，他就是壞人，可是『漁樵雙絕』蕭一山和『不笑彌勒』，他們也有壞人嗎？」

林冠翠道：「你敢保證他們是好人嗎？據我所知，『羊魔』只殺過好人沒有殺過壞人，如前年和去年被殺的『大悲劍客』余抱一，『刀痴』吳棠，『南海島主』沈元慶以及『天山三雁』湯氏三兄弟，都是白道老宿，一代奇俠。人所共知都死于『羊魔』之手。」

成大器愕然道：「姑娘是說，除了妳剛說的那幾位武林一流奇俠，近來死的不是『羊魔』所爲？」

「我可沒有那麼說，只不過我以爲前後殺人的『羊魔』可能不是一個人。是不是？楚大哥？」

「很有可能，不過目前言之過早。」

楚天雲道：「冠翠妹子，妳雖非武林中人，對武林中的事知道的却不少。」

林冠翠神秘地笑笑道：「這叫着旁觀者清，身在武林，反而看不清身邊的事物了。」

×　×　×

百十兩銀子一路上出手大方，三人到了魯、蘇交界處就用光了。楚天雲叫二人先住店，他外出張羅吃的。這工夫夕陽啣山，北風呼號，他在這小鎭街上徜徉，忽見一人在一家飯館前下馬，楚天雲立刻上前招呼：「這位可是麥二爺？」此人剛自馬上取下褡褳。

這中年人回頭打量楚天雲，楚天雲却拍了他的肩膊一下，爽朗大笑道：「說起來可就不是外人，在下杜傳，曾在令兄府上當過一任西席，教淑雲姑娘讀書，不過，對于令兄之死——」他抹抹淚哽咽道：「眞是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小弟曾發誓，不殺『羊魔』誓不爲人。」

此人是麥基的胞弟麥朝永，一般人認爲此人比其兄稍好些，茫然道：「杜老弟也是武林中人？」

「慚愧！初出江湖，藉藉無名，不過，麥家總管李乾，弟曾指點過他的武功。令兄好友『八表神劍』獨孤鴻的『風雷扇』蔡伯雨二位，小弟都曾和他們有點私交呢……」

麥朝永不疑有他，兩人談談說說進入飯館，麥朝永叫了四菜一湯，和他邊吃邊談。據麥朝永說，他也是出來找「羊魔」的，也順便找另一個人。他道：「對哩！杜老弟在家兄府上作幕，諒必認識一個叫楚天雲的小廝。」

「楚天雲？」他想了一下，道：「知道，知道，別提那小子！簡直不是個玩藝兒！還向我借了二十兩銀子，結果跑掉了

！怎麼，麥兄也在找他？」

麥朝永道：「這個小王八旦的來歷實在可疑。據說在他附近總會有『羊魔』出現。」

「麥兄，這你就高估那小子了！」楚天雲道：「那小子坑、騙、拐帶、欺軟怕硬，說起謊來連眼皮都不眨一下，眞是頭頂長瘡，腳底流膿——壞透了，但要把他和『羊魔』扯在一起，似乎——」

「不然，據傳說，近來『羊魔』出現殺人，他都在附近，也許這只是巧合。不過，我非找到這小子澄清這件事不可。」

楚天雲道：「既然如此，我也要找他。來，麥兄，乾一杯。」他吆呼着：「小二，再給配兩個菜！」

麥朝永道：「老弟，莫怪愚兄慢客，這是對的，自己人，你儘管自動叫菜。可別客氣！」

「麥兄，今天由我作東，可不准你和我拉拉扯扯地爭着付賬。」

「這是什麼話？小弟，論學問和技藝愚兄也許不如你，我可是比你痴長幾歲，你怎麼可以和我客氣？」

楚天雲道：「這不過是小弟的一點敬意。麥兄，你這人可眞迂。」談了一會又上了兩道菜，酒飯巳足，楚天雲苦笑道：「我這人一喝酒尿就多，眞不好意思……」離座往後走去，還問小二茅厠在什麼地方？

麥朝永慢慢地喝酒吃飯等他，一等就是半個時辰，不要說是小解，就是出恭也該回來了。一問小二，說是去了茅厠再就沒有看到。

麥朝永畢竟是老江湖了，忽然覺得這人的來歷有點蹊蹺。打開衫褲內袋一摸，面色驟變，五塊蒜條金，只剩下一塊，一時氣極，臉都發青了，而這工夫小二到茅厠去看也沒有人，說道：「貴客，你那位朋友不是自前門走的，八成是自後面溜掉的。」

麥朝永切齒道：「八成他就是楚天雲那個小王八旦，我要是讓他溜了我就不姓麥……」

「含沙射影」誅殺雙魔

楚天雲大搖大擺回到客棧中，成大器道：「兄弟，你說你是外出張羅吃的，我看你直打飽噎，你自己的肚子是張羅飽了！我們的肚子……」

「別忙！」他揚揚手中的蒜條金道：「我巳經叫了酒菜，就會再陪兩位喝個夠！」這工夫小二果然送來了酒菜。

成大器抱住楚天雲大叫，道：「兄弟，你眞了不起！跟着你，保證有吃有喝，永遠不必發愁！」

楚天雲道：「兄弟，這算不了什麼！冠翠妹妹就不欣賞這一手。」

林冠翠道：「天雲哥，我的確不大欣賞這一手。但要看是自誰身上弄來的？」

楚天雲道：「麥基之弟『快劍』麥朝永。」

林冠翠神色微變，道：「天雲哥，你在什麼地方見到他的？」

楚天雲說了一切。林冠翠冷冷地道：「快來了！」

成大器道：「林姑娘，誰快來了？是不是指『快劍』麥朝永？」

林冠翠點點頭，道：「正是他！」

成大器道：「楚兄弟只要施展藍砂掌，麥朝永他又算得了什麼？」

林冠翠道：「今日無事，就請天雲哥表演一手藍砂掌如何？」

「我說過，家師嚴囑不可炫露。」

「令師是誰呀？」

「就是高空散人——」

林冠翠忽然拉着他離桌道：「天雲哥，小妹和你玩幾招。」說着就攻上來。

楚天雲似乎忽然微微一驚，突出奇招迎上。在成大器心目中一向弱不勝衣的林冠翠出招也很奇特，更是意外。

成大器目瞪口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林冠翠居然是個高手。甚至他素所敬佩的楚兄弟也未必能勝得了她。

兩人以精純對精純，以快速對快速，巳折了三十來招，成大器崇拜楚兄弟，自然希望楚兄弟能贏一招半式的，道：「兄弟，可以用你的藍砂掌了！」

楚天雲道：「兄弟，小弟那會什麼藍砂掌？不過是吹牛罷了！」

這時楚天雲說話稍一分神，林冠翠運指如電，巳戮中了楚天雲的「盲門穴」，立刻萎頓在地，成大器楞了一下，道：「林姑娘，妳居然動眞的？」

林冠翠冷冷地道：「我當然要動眞的，告訴你，他是我的仇人。」

成大器大聲道：「妳簡直是恩將仇報，要不是楚兄弟帶妳離開桃花塢勾欄院，妳早晚會變成妓女的。」

「你懂什麼？他殺了麥基，又冒充『羊魔』殺了蕭一山和何必。」

「什麼？楚兄弟是『羊魔』？」

「他不是眞『羊魔』，而是冒牌『羊魔』！」

「我不信！」成大器當然不信，因爲成大器就是成大器，他大聲道：「有什麼證據說我兄弟是冒牌『羊魔』？」

「我當然有證據。」自袖內抽出一個頭套，原來這正是個山羊頭，兩隻角是三四層布粘在一起做成的，可以摺疊起來，也可以使它豎立起來。這假羊頭在黑夜戴上，自然看不出眞假來。

成大器呆了一下，道：「兄弟，這頭套眞是你的？你眞是冒牌『羊魔』？」

躺在地上的楚天雲點點頭道：「正是，我殺麥基、蕭一山和何必，是因爲他們隱惡揚善，在武林中沽名釣譽，暗地却坐地分贓。且希望把眞『羊魔』引出來。」

成大器道：「林姑娘，妳不信楚兄弟的話？」

「我不想談別人的私事，我只知道麥基爲我建『漪瀾齋』，我要什麼他就給什麼？誰殺他誰就是我的仇人。」

成大器冷笑道：「妳眞有出息，有奶便是娘，甘願作人家的禁臠！」

這工夫忽然凌空冉冉飄落一個人，竟是「快劍」麥朝永。這份超絕的輕功，簡直和他過去的名氣不相符。

「很好！」麥朝永道：「家兄總算沒有白疼妳，原來妳跟他們跑了是俟機收拾這小子。」

「對！」林冠翠道：「不過有件事我

想問問麥大俠。」

「問吧！」

「『大悲劍客』余抱一，『刀痴』吳棠，『南海島主』沈元慶和『天山三雁』湯氏兄弟是死于何人之手？」

「據說死于『羊魔』之手？」麥朝永道：「妳可知那殺人者爲何頭戴羊首？」

林冠翠道：「因爲他的師父就是少爲人知的大漠『羊叟』，以樣子很像山羊得名。此老怪到中原行刺當朝宰相，事機不密，被前述四大高手重創，逐出中原。此怪傷重巳不能自己報仇，就收了個中原的弟子代他殺戮自己的同胞，由於此人巳盡得『羊叟』的所學，遂各個擊破或施襲，於兩年時間內，除去了四位高人……」

麥朝永目蘊奇芒道：「你可知『羊叟』的弟子『羊魔』是誰？」

林冠翠一字字地道：「你！」

麥朝永忽然發出一陣冷森而低沉的怪笑，說道：「妳是何人門下？怎知此一秘密？」

林冠翠道：「『大悲劍客』余抱一是我的師叔，在閑關中被襲不治，但他在彌留中對家師說了施襲者頭戴山羊面具，武功路子和大漠『羊叟』頗似……」

「哦？妳師父可是『不老書生』常覺非？」

「正是，我知麥基好色，就隱于桃花塢中，事實上鴇母與我根本不沾親也不帶故，却佯稱我是她的女兒，自幼在姨媽家長大。我故意在麥基面前亮相，他立刻驚爲天人，但我以二十歲爲限，未滿二十歲以前不可爲藉口。我自他的談話中以及多次的跟踪中終于察出，你就是『羊魔』。這也是其他任何人所想不到的事，因爲你過去身手有限，比之麥基遠差一截子，只是出劍快些而巳。」

「不錯，既然妳知道此一秘密，合該妳大限巳到，除非妳跟我走。」

「可以，除非你大叫三聲『老娘』——」麥朝永一滑而至，僅是左掌挽了兩個花，就把林冠翠逼退了一步，成大器呆在一邊直搓手。

林冠翠狂攻三招，始終不能使此魔雙手應戰，不由駭然。這工夫二人打到楚天雲身邊，楚天雲忽然原式不變平躺三尺空中，向麥朝永踩出七腳。然而，七腳居然一腳未中。

原來二人都是「不老書生」之徒，此老年巳近百，看來誰也相信才不過五十許人，兩人全力合擊，七八十招仍未佔到上風，可見大漠「羊叟」的武學非同小可。

兩小一攻上中盤，一攻下盤，林冠翠招術細膩精微，楚天雲的內力渾厚，實接硬架，絕不含乎。眨眼工夫楚天雲掃踩二十三腿外加七拳，林冠翠劈砸二十一掌。

麥朝永的身子在掌浪腿林中或扁或蜷，仍然應付過去，大約一百七十招左右時，林冠翠挨了一掌，左臂受傷，威力立時大減。

楚天雲的壓力大增，不久他也中了一腿和一拳。一旁的成大器乾着急，一時忘情振臂大叫道：「兄弟，藍砂掌！快用藍砂掌——」

由于「不老書生」的輩份太高，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麥朝永還眞以爲楚天雲會什麼藍砂掌呢，就全神貫注在楚天雲身上，因而林冠翠狠攻七掌。

就在麥朝永仍要化解這七掌狂攻時，楚天雲孤注一擲，施出了極傷眞元但霸道無比的「含沙射影」。一口血罡噴出，有如噴出一蓬罡砂，麥朝永是絕對想不到的。一蓬扇面形的血是正中他的左耳以及左腮。

慘烈的景象出現了。麥朝永的左耳巳不見，左腮上的皮肉消失，顎骨上居然被血罡穿了些血洞。但受到重創，他仍然把楚、林兩小砸了個踉蹌。

但由于血罡把他的左眼珠都巳震出眶外，楚天雲專攻他的左側，一拳又砸中了他的傷處，這一下不但顎骨粉碎，其他如顴骨、頰骨及鼻骨等都巳碎裂，七竅流血，整個面孔扭曲、錯落，連另一邊的眼球都被震出，像一隻昏頭轉向的蒼蠅，在地上打轉。

接着，被林冠翠一腳踩了出去。

此刻楚天雲巳倒地，因爲「含沙射影」太耗損眞元了。

林冠翠却把他抱了起來走向屋中，且悲呼着：「師兄……雲哥哥……你醒醒……快醒醒……」

楚天雲瞇着眼看了一下，由于以前老愛玩花梢，師妹師妹總是敬而遠之。

想想自己冒險犯難，死裏逃生，能在師妹懷中享受這片刻溫存也值了。

所以他不知不覺地摟緊了她。

那知「蓬」地一聲，他被丢在床上，夜長夢多，一連四個怪夢，終于醒來。

想想這四個夢，他簡直想不通，何以活了這麼大，從未在一夜之間連作四個怪夢！

其實他稍一分釋，也就想通了。

這幾個夢中的少女，除了白傘確是他的女友之外，其他如莊靜、林蘇蘇、黃愛君以及林冠翠等，都不過是他幼時的玩伴，在一起玩過家家酒，作過他的新娘，溫馨的往事入他夢中，自是十分可能的。

窗上巳現曙色，楚天雲打了個呵欠，忽聞後窗上微响，一個俏生生的身影巳在屋中了。

「白傘……」楚天雲大爲興奮，一日不見尚且如隔三秋。何況月餘未見。自床上凌空飛撲，張臂欲抱。

「慢着！」白傘一閃再閃，楚天雲仍然差點抱住她。白傘道：「楚天雲，今天沒興緻，別碰我。」

楚天雲道：「小傘，我要告訴妳一件怪事。」

白傘也說道：「我也要告訴你一件大事。」

楚天雲道：「小傘，是什麼大事？」

白傘道：「在當今武林中會有什麼大事？」

楚天雲道：「莫非幾個魔頭又蠢蠢欲動了？」

白傘道：「算你猜對了，至少其中二人有聯手跡象，準備對付你我。」

楚天雲道：「這和怪夢中的情景不大脗合。」

「怪夢？」

「這正是我要告訴妳的怪事。」他說了四個怪夢，當然節略了部份和幾個少女

間的事。

白傘大爲驚奇，道：「梅友三和鄺原確有其人。吸血魔和『羊魔』就沒有根據了。」

楚天雲道：「作夢嘛！這怎能太認眞呢？」

「不，」白傘道：「雖然尙無吸血魔及羊魔之事出現武林，但却發生了另一件事。和這事有點近似。」

楚天雲道：「才一個月未出門，武林中又發生了什麼事？家父剛來過，昔年他退縮爽約之事已解釋清楚。且傳了我兩招武功。」他瞞了部份事實。

白傘道：「那不是和夢境中的情節一樣？」

「是啊！所以我又以爲這夢並不太荒唐。」

白傘道：「是什麼絕招嗎？」

楚天雲道：「『太乙之根』和『混沌之蒂』……」

白傘失聲說道：「這不是又和夢中一樣？」

楚天雲點點頭：「由于家父傳技在先，作夢在後，這可能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了。」

白傘道：「武林中發現另一件怪事是，眞的有人被殺後不到兩盞茶工夫，全身乾癟，血已流乾，有很多人以爲這是不可能。」

楚天雲道：「吸血？」

白傘道：「由于你的怪夢，我不能不產生聯想。」

「這麼說，我的夢有其啓示性了？」

白傘道：「有人說，這可能是梅友三和鄺原二人之一幹的，也有人說是二人聯手幹的。」

楚天雲道：「妳說他們二人有聯手對付我們二人的跡象？」他不能不明知故問，有時說謊是基于善意。

白傘道：「是的，我暗中查訪，梅友三可能眞是西夏的細作。」

楚天雲說道：「妳我要練合擊之術，反之，我們應付梅、鄺二人，恐怕不易討好？」

白傘道：「你應付鄺原如何？」

楚天雲反問道：「你應付梅友三又如何？」

白傘道：「五五之比。」

楚天雲道：「如果家父未傳我這兩招絕招，我以爲可能略遜鄺原半籌，加上這兩絕招，也只有六成勝望。」

白傘道：「合技之術十分重要，我們開始吧！」

楚天雲道：「白傘，我有個要求，請賜一吻。」

「不可以，練功要心無旁鶩。」

「不，吻了妳我的心就踏實了。」楚天雲拿起一張紙道：「隔着這張紙來吻如何？」

白傘也是個頗大方的女郎，他們的接近，也僅僅是沒有吻過而已。

白傘道：「隔着一張紙是可以的。但要一觸即分。要不，以後休想。」

「絕對守信！」楚天雲上前摟住她。白傘之窈窕，武林少女無出其右，只是楚天雲不知道她和夢中的梅友三比起來又如何？

夢半眞半假，但大半是荒唐的。却仍有大部份不全是荒唐的。

只不過這是楚天雲內心的秘密。

這秘密使他天人交戰太久。良知和私慾的對決，他終于不得不下決心。

所以此刻想到梅友三，他覺得對不起白傘。

一張紙放在四片唇之間，在吻之前楚天雲把上下唇舔濕，四吻一貼緊再一搓揉，那薄薄的紙就破碎而變成了紙漿，四片唇也就實實在在地貼妥一起了。

白傘掙扎，楚天雲抱緊。

這一吻足有半盞茶工夫。楚天雲的點子多，和夢境中冒充羊魔，戲弄「漁樵雙絕」蕭一山繼而殺之，以及最後殺死眞「羊魔」的性格相同，而不是另外幾個夢境中那種本份性格，夢畢竟是夢，也許他响往本份。

分開時白傘揚手欲摑，但楚天雲沒有閃避。

這是因爲他對白傘有點內疚。儘管他那一段情是在認識白傘之前，只是白傘未摑下，却吐了幾口唾沫。

× × ×

合擊之術至不好練，一月之後略有小成。

在這太行山秘谷中，不論是練功或享受青春男女的溫馨生活，都算是個世外桃園。

今天楚天雲去打獵，日落未回。白傘把飯賌上，正在摘野菜，人影一閃，院中站定一人。

他們自建一茅屋，却圍了一個各半畝大的前後院。

這人顯然是越牆「木柵欄」而入的。長髮披散，面如敷粉。身着白緞長衫，粉底快靴，手握長刀。

這人不會超過二十七八歲，如他穿上女裝，可能比女人更加女人吧！

白傘坐在屋子門口並未站起，道：「這位是……」

來人道：「妳是誰？」

白傘說道：「是不是該由你先報上名來？」

「爲什麼？」

「不是因爲你闖入了別人的家門？」

「何以見得這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難道是你的？」

來人道：「不錯，正是我的。」

白傘冷笑道：「狂妄！大言不慚。妳到底是何人？我叫白傘。」

來人說道：「我知道妳的名字也就夠了。」

白傘站了起來，道：「我猜想你就是梅友三。」

梅友三低笑了一陣，道：「妳只知道我叫梅友三，却並不知道梅友三是誰？」

白傘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梅友三冷冷一笑道：「妳不懂，楚天雲一定懂！」

白傘愕然道：「你和楚天雲認識？」

「何止認識？」她笑得很冷厲，道：「是他找妳還是妳找他的？」

白傘道：「這干你何事？」

「干係很大，如妳不敢說，也不會有

人勉强你。」

白傘冷冷地道：「他也找我，我也找他。」

「賤！」梅友三道：「我一看妳就知道你很賤！」

「可是楚天雲從未說我賤，只說我賢慧。」

「妳可能較一般武林女子賢慧，可惜妳活不久。」

「妳怎知我比一般女子賢慧？」

「妳會做飯、摘菜，而且灶上收拾得乾乾淨淨地，只看這一點就知道了。」

「我爲什麼又活不久了呢？」

「因爲妳遇上了我。」

白傘道：「這可能就是你說的：我只知道你是梅友三，却並不知道梅友三是誰的註脚了吧？」

「對對對！」梅友三道：「妳如果知道，一定會悲哀的。」

白傘笑笑，道：「我發現你的自信早已超過了你的所有。」白傘入屋取出了她的劍。

梅友三攻出三刀，說道：「超過了沒有？」

白傘心頭一震，的確沒有超過。

這時她反攻三劍，刀在劍身上纏繞不已，好像隨時都會攻入劍網之內。

「近來被害人大多血被吮乾，不是你必是鄺原幹的。」

「妳是不是處子？」梅友三問得頗認眞也頗意外。

「你放屁！」

「抱歉！我觸着了妳的缺點！」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妳八成已經不是處子了。」梅友三道：「妳也別難過，『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過是宋儒戴東原的一句『以理殺人』的鬼話而已。」

白傘狂攻七劍，說道：「我當然是處子……」她自知失言，這話是不必對他說的。

梅友三噙着一抹得意的微笑，很淡很淡。別人是很難看出來的。

於是梅友三的刀勢越來越凌厲，招術也愈來愈精奇。

白傘自然也非弱者，有所謂「武林二三子」，其中之一是楚天雲；「江湖二三女」，其中也有白傘在內。

兩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

梅友三凌厲、快速，膂力也較渾厚，但白傘的招術精密、細膩，這又能補膂力之不足。

天完全黑下來，兩人已拚了兩百招左右。

梅友三忽見疲態，白傘雖也十分疲累，但仍可鼓其餘勇再拚百招。

漸漸地，梅友三出招遲緩，馬步不穩，而且傳出喘聲。

白傘冷笑道：「是誰不久了？」

「我……我們二人之一……」

白傘厲聲道：「傳說武林中有吮血的魔頭，是你還是鄺原？」

梅友三道：「妳不久便知……」

白傘道：「聽說你是西夏人？」

梅友三面色出奇地蒼白，連眼珠也灰濛濛地失去了神采。白傘心想，此人的潛力很差，照剛開始的樣子看來，應能支持三百招以上。

眞正是一發如雷，一敗如灰。

白傘以爲，如果正是楚天雲所說的大敵之一，不論是夢境中或現實中的都不值得過份重視。

但是，就在這念頭未畢時，梅友三忽然速度變快，膂力陡然恢復。完全偏鋒的一刀，已到了白傘的左脅下。

這一刀完全是出其不意，也就是利用白傘的輕敵。

她發現要閃過這一刀十分困難。

但是，她必須全力施爲，絕不能被這西夏人得逞。因爲宋、夏第一次交兵，六十萬人生還無幾，國勢已衰。

這第二次對西夏用兵，是給事中徐禧的主意。

西夏聞徐禧集三十萬大軍築永樂城來攻，宋大將曲珍見將士有懼色，就對徐禧說：「今士卒心已渙散，不可戰。」

徐禧不聽反說：「身爲大將怎可遇敵先退？」

曲珍又說道：「這是西夏有名的鐵鷂子軍，絕不能够待其渡河再戰，其鋒不可當。」

徐禧仍不聽。

果然鐵鷂子軍渡了河東，瘋狂衝擊，宋軍大敗，退入城中。由于久旱不雨城中缺水，渴死者十之六七，乃至絞馬糞汁解渴，不久城破，二十萬人被屠。

神宗據報，罷朝絕食，深悔輕信狂夫之言。

西夏兩次大勝，頗有一鼓而下之勢，若非有契丹（遼）在後側制肘，早已大舉南下。

這也正是有心人士爲國憂慮，西夏謀宋已亟之時，要拒夏必須先除其先頭細作，使其斷絕宋廷內部消息來源。

因此，白傘絕不能死，全力閃架。

那知梅友三志不在此，竟然捨刀不用，左掌疾拍，擊中了白傘的小腹。

這一擊非同小可，而且出其不意。自以爲梅已是强弩之末了。這是兵不厭詐的至理。

白傘倒下，梅友三亦急不及待地覆在她的身上，吸吮她的左頸處。

白傘的臉色逐漸蒼白，梅友三却開始紅潤。

突然，一聲斷喝，人影倏閃，已向梅友三撲去。

梅友三一滾，堪堪避過來人的一抓，這工夫梅友三已站了起來。

他的嘴唇上全是血漬，白傘的左頸上有一血痕。

「妳居然吸到我的身邊來了。」來人正是打獵回來的楚天雲。已把一隻獐子和弓箭丟在一邊。

「當然，我非來不可。」

「當然妳是非來不可，因爲你們西夏先吃上了甜頭，以爲一鼓作氣，就可以滅宋。」

「不，我不是爲這些而來。」

「不必扯得太遠，妳是西夏郡主，爲西夏的國祚、爲妳父王的帝位，妳必須親自領導一些細作，到大宋來刺探軍情。」

「我說不是，你當然不信。因爲你不

敢相信。」

「為什麼我會不敢相信？」

「因為你的『含沙射影』奇功太霸道，我中了此功以後，每隔半月，就要換血一次。」

「什麼？換血？怎麼個換法？」

「吸吮女人處子的血，混合一起，可知是否同型，如同，即可取代我自己的壞血。」

「因此，近來常常發現被吸乾血的童男童女。」

「不錯，但是我最有興趣的是白傘的血。」

「她是無辜的，妳為什麼要害她？」

「我不吸她，是否也要去吸別人？」

梅友三道：「是不是在你的心目中，她的血比別人的血貴重若干倍，如有這想法，你是什麼人？配稱俠士嗎？」

楚天雲語塞。

的確，不吸白傘，她也會去吸別人，而她的毛病，又是他為她留下來的。

兩年前，他們相識于建康（金陵）的莫愁湖畔。梅友三剛健婀娜，明艷動人，而且健談。

楚天雲的點子多，花梢繁，不久墜入情網，有了肌膚之親。

但半年後，楚天雲無意中在汴京近郊發現了西夏的細作，以一勾欄為巢穴。窰姐全是西夏人，頗多殊色。

這勾欄對武林中人以及軍政要人十分熱中。

經過一個多月的跟踪及偵察，居然發現這細作組織的幕後主腦竟是西夏郡主梅三友。

在一次跟踪之下，楚天雲在一林中攔住，由於林中太暗，梅不知對方是楚，楚卻知對方是梅。

梅自知事敗，立下煞手。

但楚如不用「含沙射影」玄功，必然受傷，那知他這玄功，未能克制對方的內功，受傷後，梅的血已敗壞。每半月須換一次。

利用她深湛內功，吸入新血，排洩出敗血，女人自然是月信才會排出，十分方便。

梅友三當時受傷逃脫，楚天雲那知會有這等後果？立即在後面追趕，發現是她。且大聲呼叫：「友三，是我……我是天雲……」

不叫還好，越叫越使她心傷，奔行更快，最後消失于另一片密林之中。

自此以後，武林中就傳出了吸血魔的傳聞。

楚天雲最初不知是梅友三所為，後來他檢視那些死者，都是先中掌使之昏迷，然後咬開頸上動脈吸吮。

那種掌法——曇花掌，中掌後約兩盞茶工夫就會掌痕消失。但有兩次楚天雲是在死者死後兩盞茶時間內，趕到查看傷勢的。

也就是死者被吸乾血之後，吸血者離去不久趕到。可看到淡淡的曇花掌掌印，和起皺的皮膚。

因而他知道是梅友三所為。

只不過，他想不通梅友三為何會吸人之血。因為楚天雲的「含沙射影」掌法已窺堂奧，中掌之人如不死而十分嚴重時，就會使血液敗壞，所以他自己並不知有此後果。

此後，梅友三恨透了楚天雲，楚天雲也恨她，因為他以為梅友三是利用他作掩護，甚至必要時利用他抗拒大敵，以便作細作任務。

楚天雲看看白傘，還沒有死，只是被吸了近一半的鮮血，尚未醒來。道：「我那一掌使你受傷，就必須吸血？」

「你裝什麼糊塗？」梅友三厲聲道：「你會不知道？自己的掌力會造成什麼後果？你只不過有了新人想除我而已。」

楚天雲道：「我不是那種人。」

「楚天雲，咱們沒有完。」

楚天雲道：「如果妳領導的西夏細作不速解散回國，咱們的確沒有完。」

「我已經——」梅友三說了一半，突然射出牆外，楚天雲追出，人已去遠。

楚天雲呆了一陣。

想想一年前那一段美好時光，整天泛舟莫愁湖上，徜徉於鍾山或燕子磯之上。那真是今生歲月中的精華。

「小紅低唱我吹簫」。那種日子過了約半年，好事多磨，就發生了那件事，那一掌砸碎了一個尚未完結的綺夢，使她患了奇病。

他看看地上的白傘，她又何辜？他不免內疚。如果白傘知道這事又會如何呢？

他急忙抱她入屋，為她運氣充實體力，服以補血之藥。

× × ×

白傘已經好了，只是較過去沉默，楚天雲的點子甚多，但怎麼逗她，總是拾不起往昔的歡娛。

今天輪她外出狩獵，直到天黑還沒回來。

楚天雲不放心，萬一再遇上梅友三怎麼辦？於是他外出找尋，太行山山勢連綿，實在不知她去了那個方向。

楚天雲發出長嘯，一連四五聲，不久，身邊傳來了冷漠笑聲。

楚天雲回過身子，一個方面大耳，慈眉善目，身揹巨劍，不長不短的頭髮，硬得有如鋼絲，根根豎立，一身皂袍的中年人站在那裏。

怪，並不能使楚天雲心動，而是此人的氣勢，和那開闔間精芒畢射的眼神。

楚天雲說道：「如沒猜錯，你就是鄺原。」

「不錯。」

「家父因你倍受武林中人歧視或嘲弄，你可知為什麼？」

「都說他是懦夫，我以為他不是。」

楚天雲頗有好感，道：「你以為他是什麼？」

「懦夫不好聽，他只是一個識時務的人。」

「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爹表面上以欠我人情為由而爽約，不過是他的聰明之處。」

「狂妄！」楚天雲冷峻地道：「家父是個知恩圖報之人，才不去赴約，正因為他必能勝過你，才不願去，想不到揹了黑鍋，你居然不領人情。」

鄺原冷蔑地一笑，道：「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暫且不談，鄺某此來，是想為你謀出路。」

楚天雲道：「你要為我謀出路？」

「不錯，人生的成敗在于隨機應變，不可固執，宋廷不思振作一味遷就大敵，內有佞臣掣肘。未來興起者必為西夏。」

楚天雲笑笑，道：「這是英雄所見略同。」

「太好了！原來你也有此同感，令尊不曾在武林露面，想必也和我一樣——」

楚天雲大力搖手道：「你別胡攀，家父之所以很少在武林露面，另有原因，絕非見異思遷，賣友求榮之輩可比。」

鄺原說道：「好小子，你說話出爾反爾。」

楚天雲道：「並非如此，你說宋廷不爭氣，我亦不否認，但身為炎黃子孫，不能因為朝廷不爭氣就數典忘祖呀！」

鄺原道：「西夏祖先也與我們祖先有關，並非異類。」

楚天雲道：「鄺大俠如此熱衷歸順西夏，必有有力援引之人吧？反之，是不可信賴的。」

鄺原道：「當然。」

楚天雲道：「可否告知是什麼人物援引？也好使在下心裏踏實些。」

鄺原道：「西夏郡主如何？」

楚天雲道：「果然是有力援引。不過今夜我要殺你。」

「殺我？」鄺原冷冷一笑，道：「為什麼？」

楚天雲道：「我相信你可能知道她的一個大秘密。」

「什——什麼秘密？」

「近來江湖中死了不少的童男童女，而且血被吸乾了，你一定知道是何人所為的？」

鄺原道：「知道又如何？又不是鄺某本人吸血！」

楚天雲道：「外國人吸同胞的血，且都是年輕男女，如果你是那些被吸乾了血的童男童女，情何以堪？」

鄺原沉聲道：「這麼說，你知道吸血者是誰了？」

「不錯。」

「為什麼不阻止她？」

楚天雲說道：「正在阻止中，鄺原，援引者給了你什麼好處？你竟然會賣國求榮？」

鄺原道：「她願招我為駙馬。我雖已屆中年，也不過四十出頭一點，她二十四歲，她說在西夏這種例子很多。」

楚天雲大笑一陣，鄺原愕然道：「小子，你笑什麼？」

楚天雲道：「我只是笑世上一些幼稚的人，鬍子白了還是這樣。」兩人同時都拔出了長劍。

鄺原用巨劍。楚天雲也用劍。

兩人一開始就是慘烈的纏鬥。

一個經驗老到，一個招術細膩精緻。一個內力雄渾。一個要為父親揹黑鍋的事雪恥，也要為大宋除去一個國賊。另一個只想除去障碍，為異國賣力。

兩人惡鬥，另外兩人在窺伺。

一個是狩獵已回的白傘，一個則是伏在暗中觀戰的梅友三。

最初，梅友三希望楚天雲殺了鄺原，因為她和楚天雲有夫妻之實。

白傘呢？她內心很亂，她恨楚天雲，不希望他勝，却也不希望他被敵人殺死。

因為那天她被擊昏，又被吸了將近一半的血時，她已醒來，偷聽到楚、梅二人交談。她頓時絕望，原來楚、梅有那種關係，她有被玩弄的忿怒。

鄺原早已被視為中原武林第一高手。

楚天雲則被視為「中原武林二三子」之一，「子」自然是公子之意。

在這二三子之中，他可能居於首位。

百招之後，鄺原的招勢上越來越圓活，內力也有逐漸增加之勢。

楚天雲不想久戰，立刻施出了「含沙射影」。

在劍上放出此招，威力更大，梅友三本要向鄺原告警，不知為什麼？她又打消這意念。

因為萬一她及時告警而使鄺原避過這招奇學，楚天雲就可能凶多吉少，這是他的絕招，沒有比這招更厲害的了。

而梅友三的這些表情，都被白傘看到，更加妒恨。

在此同時，楚天雲的「含沙射影」施出，鄺原一接，知為救命絕技，且知已內傷，忽然也傾力而出，施出了他的壓箱底絕技「死去活來」。

絕招對絕招，自然會產生超絕招，「咔察」一聲，兩劍俱折。在疾退中，楚天雲也中了一腳。

兩敗俱傷之下，鄺原喝道：「小子，你這一招『含沙射影』是令尊剛傳給你的嗎？」

楚天雲道：「不錯，你那一招也新創不久，叫什麼名字？」

「『死去活來』。」鄺原倒掠，越屋而去。受傷之下，仍有此種功力，楚天雲駭然，但也估出了「含沙射影」的威力。

但楚天雲不知道鄺原仍有絕招未出。

只可惜他的「含沙射影」初學乍練，火候太差。

此刻伏在暗處的梅友三正要離去，白傘突然攔住了她的去路，道：「梅友三，別走。」

梅友三來到明處，看看楚天雲，然後面對白傘，道：「我就是要走，妳也擋不住我。」

白傘道：「如果妳今夜能再吮我的血，我就成全妳，不許別人插手，我也不許他插手，他一定正中下懷。」

楚天雲知道白傘的話意，一時也不知如何作答？

楚天雲和梅友三有夫妻之實而無夫妻之名，他相信，她和他交往，也無策反要他歸順西夏之意。

應該是純粹的愛意，所以，「含沙射影」為她留下這絕症，內心總是不忍。

對白傘，他也內疚，被吮了一半的血，差點死掉，她自然不能諒解楚天雲。

梅友三長刀出鞘，白傘的劍鞘也已飛出。

這二人的功力相若，但白傘吃過一次虧，必須提防她的「曇花掌」。楚天雲道：「妳們先不要打，且聽我一言。」

白傘道：「你不必說我也知道，我不

是傻子，那天我被吸了血後醒來，聽到你們交談。由於是你用『含沙射影』傷了她，因而她得了絕症，經常要換血。所以你引咎自責，以致忽略了她殺死中原很多童男女的罪行。對不對？」

這話大致是不錯的。楚天雲道：「白傘，妳似乎已知我們之間的秘密了！」

「不錯。」

「白傘，那已是過去的事，希望妳能原諒我。」

白傘道：「不原諒又如何？但我不能放過這個外國奸細，你不必爲難。如我再敗，自願獻出所有的血。」

楚天雲攤攤手，說道：「梅友三，妳走吧！」

「走？」白傘厲聲道：「她吸乾了多少中原的無辜童男童女的血，你眞大方！就這麼讓她走了？」

楚天雲道：「白傘，我要她走，是指她能發誓不再在宋國境內作細作，更不在宋國殘害童男童女。」

白傘厲聲道：「就算她從此不再吸血了。難道那些被吸乾的童男女合該白白送命嗎？你憑什麼慷他人之慨？」

「白傘。」楚天雲道：「她的病是由我的『含沙射影』而起，吸血只不過是維持生命而已。要怪只能怪我。死不能復生，我會以我平生歲月，補償那些犧牲的童男女。」

白傘大聲道：「你要是過意不去，事後你可以向她賠禮，那是你的事，她曾吮過我的血，血債血還。有什麼不對？」

楚天雲不便再偏袒任何一方，眼見她們狠鬥起來，梅友三的刀勢猛烈疾速，有北派武功的傳統風格。

白傘的劍法輕靈而機變，相形之下，就不如對方實用而有力了。

楚天雲很爲難，幫誰才對？

一百五十招過去，白傘又落了下風。楚天雲正要出手帮她，那知她大聲道：「誰帮我就是我的仇人。」

楚天雲只好暫時打消此意。

近兩百招時，白傘堪堪不敵。這時忽然人影一閃，院中落下一人道：「友人此刻不援手，眞叫人寒心，我來帮妳——」

此人約三十出頭，人品平平，也是用刀，連接梅友三七刀，反攻了兩刀，就把梅友三逼退兩步。再攻十二刀，梅友三也許拚鬥了近兩百招，力已用盡，又連退了五步，十分狼狽，厲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我只是中原的一個無名小卒，看不慣外國人欺負同胞而袖手旁觀的人——」

再攻五刀，梅友三的右肘已被劃破而出血，收刀上了牆頭，說道：「你留下名來！」

來人道：「我姓麥，來自東海島。」

梅友三又深情地看了楚天雲一眼，消失在牆外。

白傘拄劍地上，吁吁嬌喘，她眞寒了心，要不是此人及時出現，她以爲自己倒下，楚天雲會眼看她被梅友三吸乾血液而不出手。

楚天雲會那樣嗎？白傘此刻則以爲大有可能。

姓麥的冷冷地道：「楚天雲，以前麥某風聞你在中原，是『二三子』之內的人物，十分景慕，但聞名不如見面，原來你是一個負情而黑白不分的人。」

楚天雲吶吶道：「你根本不懂此事的始末和本人的苦衷。」

「這話根本騙不了人哩！」姓麥的道：「白姑娘對你必然是一往情深，而你在緊要關頭却要出賣她，把她留在你的身邊太危險了。」

這些話句句打動白傘的心坎，不禁淚下如雨。

姓麥的道：「白姑娘，走吧！絕對不能再在此人的身邊了。麥某此番西來，二妹隨行，對『中原二三女』十分景慕，她們可以與妳作伴。」

白傘妒恨到了極點，此人的話又如火上加油。

她稍一猶豫，就往大門外奔去。

她聽說過東海島公主姓麥，是俠義道中人，但中原姓麥的也很多，由於一時衝動，未加考慮就奔了出去。

楚天雲大叫道：「白傘，妳要到哪裏去？」

白傘道：「到哪裏都比在你身邊好。我不信還有比在你身邊更危險的了——」

楚天雲大聲道：「這是誤會，我可以告訴妳，這人是不是東海島的人還不能確定，妳怎麼可以跟他走？」

白傘負氣，根本不出聲了，和姓麥的疾掠消失在夜色中。

楚天雲的心情十分惡劣，並未去追。

他以爲白傘太任性，而剛才是她堅拒別人插手的。別人是他又能如何？

他呆呆地站在門口，悵望茫茫夜色，白傘走了，居然能跟一個陌生人同行。

東海島主麥舜，的確俠名久著，且有二妹，但見過他們的人甚少。這人怎能證明他就是麥舜呢？

但看此人的身手，的確甚有可能。

就在這時，身後忽然有人幽幽叫道：「天雲……」

楚天雲急迴身，不由一愕，居然是去而復返的梅友三。此刻已換了女裝，在淡淡的月色下，面色蒼白，但楚楚動人。

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楚天雲不是這麼多情的人，但此刻見她的樣子，分明病又將發作了，問道：「妳回來幹什麼？」

「我快要死了！」梅友三道：「如我不吮血，不會超過五個時辰必死，爲了你，我不想再以這方式苟延殘喘，我願意死在你的身邊。」

「妳……」楚天雲道：「妳快走吧！中原武林中人，誰也不會放過妳的。」

梅友三搖搖頭，道：「我是你的人了，雖然國籍不同，但我早已獻出了一切，而且我從未有想利用你爲西夏作情報的意圖，這一點你信嗎？」

楚天雲點點頭，道：「可是，妳畢竟殺了不少的童男女。」

「所以我絕不再殺，也就是絕不再吸血了，今夜就讓我們作最後的一次親近，歡娛，讓我對你作最後的一次奉獻，然後死在你的懷中。」

楚天雲道：「中了『含沙射影』並非無救，我來爲妳治療一下試試看。」

「我問過很多人，包括我的師父，都說無救。而且吸血的間距必然愈來愈短。所以爲了你也爲了我的良知，我決定停止，讓我在你的懷中安靜地死去。」

楚天雲並不懷疑她的話。如果她要利用他，以前有很多機會。她和夢中的梅友三絕對不同。

她緩緩走近，四目相接。他握住了她的手：「妳不是西夏人多好？」

「可惜我是，當初只怪我，如果沒有莫愁湖的相遇就好了，那次怪我，先向你說話。」

「友三，我們想想辦法，也許——」

她捂住他的嘴，道：「雲大哥，最多六個時辰，每一瞬都不可浪費，抱起我好嗎？」

楚天雲抱起她，她那蒼白的嬌靨上，已淌下了清淚，說道：「我死之後，如能把我送到西夏是最好，如有困難，葬在這兒也成，但是我希望你在有年之後能和我合葬。」

楚天雲點點頭，進入屋中，梅友三醉人的一笑，道：「小雲在汴京城內磨石胡同第二家張婆婆家。你能不能收留她？」

「小雲是誰？」

她淒然一笑：「是你的女兒，大約兩歲，都能滿地跑了。我一直不願告訴你。因爲你的愛國情操堅定，我怕你不會善待小雲。我準備回西夏時把她帶回去。那知中了你的『含沙射影』，我知道已經回不去了。而我每當看到小雲時，內心就痛苦，如我們的小雲被人把血吸乾，我們又情何以堪？所以我痛下決心……」

楚天雲撫摸着她那越來越蒼白的臉，道：「友三，原來妳是個好女子。我對不起妳。」

「雲大哥，我知道你雖然認識了白傘，內心深處並未能忘了我，只是因我吸血害人而已，爲了苟延殘喘，以便照料小雲，雲大哥，我不吸怎麼辦？」

楚天雲貼着她的臉道：「友三，告訴我，現在我能爲妳作些什麼？」

「雲大哥，爲我也好，爲你也好，除了這件事，沒有別的事能爲你相互貢獻的了。哥，寬衣上床吧！」

「友三……妳到了這辰光，我怎麼能够……」

「不全是我貢獻給你，也是你貢獻給我，我快要走了。我要在歡娛中離開人間，你過去不是對我說過？如果能不吃不喝，兩個人永遠摟在一起，不斷地重複人類這種『歷史』，那有多好？現在，我們至少可以重複三至五次。」

「不，友三，以妳現在的情況來重複『歷史』，絕對會加速你的死亡。」楚天雲說道：「你吮我的血吧！至少可以苟延半月，半月後我的體力已經恢復，再給你吮。」

她苦笑着搖了搖頭，說道：「你不懂，有些血是不行的，一定要和我有同樣血的人才成，雲大哥，你不珍惜這幾個時辰嗎？」

「妳說的小雲是個女孩？」

「是的，很像你，哭起來嗓門很高，希望你能够好好待她。她兩歲就沒有了母親。」

「我會的，友三，妳爲什麼不早告訴我，我們已有個女兒。」

「第一，我是西夏人，又是奸細。不久，又吸血殺人，怕你不屑有這麼一個妻子，更不屑要這個女兒。天雲，你爲什麼還不珍惜這即將流失的良辰美景……」

於是爲了成全她最後的一次願望，他們儘情地恩愛纏綿，顚鸞倒鳳，在這情況之下做這件事，如何會儘情？

只不過爲了最後安慰一個曾愛過的人，都必須撇開一切，使對方快樂，毫不保留。

美好的時光最易流走，當更盡漏殘時，梅友三面如白紙，却洋溢着幸福滿足的笑容道：「天雲，如果我能再爲你生個男孩有多好？但已時不我予了！」

他問道：「友三，眞的就絕對沒希望了嗎？」

她搖搖頭道：「天雲哥，摟緊我，記住！在我斷氣時，千萬不要分開，直到發現我已經去了再分開。」

「爲什麼呢？」

「第一，我會含笑而去，再無遺憾，其次，那樣我會給你點什麼，以便應付未來大敵。」

「誰？」

「鄺原，本來我以嫁他招他爲駙馬爲幌子，使他爲西夏賣命，他的希望無窮，眞想到西夏去作國戚，如今他必視你爲大敵，另外，有個『羊魔』，也在中原擇人而殺，有人說此魔爲契丹人（遼），你們遲早也會遇上，所以你需要的是渾厚不斷的內力。招術上應無問題。」

楚天雲道：「眞有『羊魔』其人？」

「是啊！你不信？」

「妳不知道，我在夢中把他殺死了！」他說了四個怪夢，梅友三也嘖嘖稱奇不已。

夕陽無限好，梅友三越是奄奄一息，越是盡量地奉獻一切，使他盡情地需索，她告訴他，不要難過，她是快快樂樂地離去。

最後她喃喃地告訴他，磨石胡同的張婆婆，就是他的乳娘：「告訴她，你就是孩子的父親，她會感激你的，但不必告訴她是中了你的『含沙射影』而……。」

她眞的含笑而去，而且裸裎着互擁而去。

楚天雲忽感在她的身體內有炁似的東西，經由他的下體進入「中極穴」內。

他聽人說過，學過道家「大溫養」內家上乘內功的人，可以此法把全部內功修爲成全另一個人，而在道家的「房中派」又稱爲「栽接」。

他明白了梅友三的深意，更加感動，如今想來，未必她的病就絕對無法治癒，不過是大敵當前，想成全他而已。

於是她導引源源進入中極穴的眞炁，舒散於全身百骸，此刻不敢悲哀動情，以免前功盡棄，辜負了她的一番善意。

待一切就緒，進入體內的充沛眞力全收爲己用，翻身下來，穿上衣衫，再運功一周天。

這才一切圓滿，楚天雲忍不住抱屍流淚大慟。

一個西夏女子有此情操，他以前竟未

能體會到，兩國交兵，各為其主，她有什麼不對？何況她根本就沒有直接騙過楚天雲。

他安葬了梅友三，立刻到汴京磨石胡同去找張婆婆，叫開了門，一個五十多歲，甚為健康的老婦道：「你找誰？」

「我是奉友三之命，前來看看她的孩子。」

「我是問你是誰？」

「張婆婆，妳仔細看看我是誰？」

「婆婆……婆婆……」一個小娃娃頭上紮了兩根小辮子蹣跚走出來，二人同時望去，楚天雲的視覺中立刻一片汪洋，奔上去抱了起來。

小娃娃並不認生，怔怔地望着淚水流濺的楚天雲。也許父女之間有一種神秘的感應吧？

張婆婆自然已知楚天雲是誰了，她把梅友三自幼奶大，又把小雲照料到兩歲，一看就知道這是小雲的父親。

「我……我叫楚天雲……張婆婆，謝謝妳照料友三……又照料小雲。」

張婆婆也淌着悲喜交集的淚水，她本以為郡主到中原來遇人不淑，可能被人始亂終棄了。

如今見到了姑爺，居然還是一表人才，不由喜上心頭，道：「楚公子，郡主呢？她怎麼不來？」

楚天雲本可先把他騙回國去，但於心不忍。

他告訴了張婆婆，因梅友三受傷而不治，只是他未說是他傷的，張婆婆大放悲聲，堅決要到郡主墓上去拜祭一番。

她還埋怨楚天雲，不該把郡主葬在中原，應該運回西夏國葬。

二人抱着小雲，再趕回太行山中，張婆婆已哭倒幕上，就在這時，一個碩大人影凌空飛落，竟是鄺原，道：「楚天雲，我中你一掌，五天才自療而癒，今日我要取你性命。」

楚天雲道：「只要你辦得到，你不找我，我也會找你的。」

鄺原中了他的「含沙射影」，並未完全治癒，只是暫時穩住未曾惡化而已。

他當然也知道，當今世上無人能治，所以今天來此，打算孤注一擲，以性命相搏。

兩人就在墓前拚搏起來，張婆婆停止哭泣，抱起小雲，小雲揮着手大聲道：「殺死那個鬼……」

她心目中的鬼當然是指鄺原，因為鄺原的頭髮，硬如鋼絲，根根豎立，形同厲鬼。

張婆婆自也聽說過鄺原之名，頗為楚天雲担心，二人力戰百招還未定出勝負。

在可能的情況下，楚天雲也不願使用「含沙射影」兩招「太乙之根」和「渾沌之蒂」。

而鄺原今天也施出了他很少用，也極耗損眞力的「骷髏功」。

這種功夫用於巨劍上，和上次的勢道完全不同，凌厲、狠辣，顯示一種死亡的氣氛。

楚天雲和乃父一樣，不能或忘鄺原昔年對乃父援手之情，所以不到緊要關頭，不願施出煞着。

當然，鄺原在武林中的倒行逆施，草菅人命，以及賣國求榮，又不能以私己所受的小惠而犧牲大體。

就在楚天雲被砸了一掌，內腑有如火焚時，又來了二人。

這二人之一居然不出聲就出了手，楚天雲一看，不由心頭一沉，一個是自稱為東海島主的麥舜，另一個就是貪怒而去的白傘。

楚天雲只要看白傘一眼，心頭就猛然沉落，經驗告訴他，僅這點時間，白傘已非以前的白傘了。

說得明確點，她應是婦人之身了。

楚天雲痛心，悲哀也不免自責，早知他和梅友三已有了小雲，何必再和白傘認識。

白傘的墮落，他能辭其咎嗎？

當然，白傘本人應該負多少責任，如她不衝動，後果又怎會如此。

正因為楚天雲有此發現，他忽然對麥舜冷峻地道：「你絕對不是東海島島主麥舜。」

麥舜淡然道：「為什麼？」

楚天雲道：「因為麥舜是知名的俠士！正人君子，絕不會做出越禮之事來。」

他說這話，却目注白傘，而白傘已垂下頭去。

這景象自是心照不宣，鄺原忽然「哈哈」狂笑道：「有意思，有意思，朝永兄，想不到你年近不惑，居然仍享這紅袖添香的艷福，眞正是一樹梨花壓海棠也！」

白傘倏然抬頭，道：「鄺原，你叫他什麼來？」

鄺原又大笑一陣，道：「麥朝永啊，『快劍』麥朝永，在武林中本也小有名氣，可是近一兩年來名氣可就大了。」

白傘在發抖。

她本以為負氣之下，委身大俠麥舜，也不辱沒身家或師門，却絕未想到，此人不是大俠麥舜。

楚天雲心如撕裂，他的痛苦遠超過白傘。

本來他在認識白傘之前所交之女友，白傘不該過份計較，但發生此事，他怎會不加自責，道：「鄺原，你說麥朝永近來名氣大了，這是什麼意思？」

鄺原大笑，但不說出原因。

楚、白二人一齊注目麥朝永，而麥朝永却曖昧地一笑，道：「有女人送上門讓我玩，我為什麼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楚天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麥朝永回答道：「近年來使武林鼎沸，人人自危，和吸血魔同樣震撼人心的人物……」

楚天雲和白傘一時還沒有想起來，這工夫麥朝永忽然伸手入懷掏出一樣東西往頭上一套，楚、白二人忽然失聲。

鄺原却又狂笑起來，由此可見，他和「羊魔」是同伙的。

麥朝永正是羊魔，他的頭套就是一個羊頭。

白傘面如死灰，無地自容，這件事的確是她自動送上門的，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不正是最妥貼的寫照？而事實又居然和夢境中的事略同，寧非怪事？

楚天雲厲聲道：「你們二人狼狽為奸

，都投靠了西夏？」

「不錯。」麥朝永道：「我本為遼効力，但經鄺兄引介，已附西夏，楚天雲，如今西夏郡主既已死亡，且西夏國勢式微，我們決定歸附于生女眞，（即以後之金國）。」

楚天雲道：「楚某今夜就要為國家殺賊鋤奸，你們一起上吧！」

麥朝永狂笑道：「小子，你死到臨頭，還敢發狂！」

鄺原正色道：「麥兄，不可小看這小子，他老子近來傳他一門奇學，非同小可。」他不便說出自己中了對方的「含沙射影」之事。

麥朝永道：「鄺兄，你怎麼越混越回去了，這小子就算一生下來就練，也不過二十來年，你我二人誰沒超過三十五年以上的苦練。」

鄺原道：「對，麥兄，咱們上吧！」

麥朝永道：「鄺兄，你把他估得太高了。」

鄺原到此，就不得不說出眞相了，道：「麥兄，不怕你見笑，這小子剛學了他爹的一門奇學，鄺某一時大意，曾被他擊傷過。」

麥朝永這才心頭一動，以鄺原的自負，肯說出這件事，可見不是假的，自己不可托大。

於是二人聯手和楚天雲幹上了。

這兩人聯手，在武林中算是曠古未聞的壯舉，壓力之大，勢道之猛，連楚天雲自己都無法確切形容。

未出七招，楚天雲被鄺原掃了一劍，也被麥朝永蹴上了一脚，踉蹌退到白傘身邊。然而，白傘居然沒有動一下。

她悲絕傷絕，萬念俱灰，只剩下了這個軀殼。她對不起父母，也對不起自己，更愧對楚天雲。她把自己當作一個連妓女都不如的女人。

她此刻無視於任何一方的成敗和存亡，好像一切都已不存在了。

楚天雲從未經歷過這種無儔的壓力和凌厲的攻勢，全身骨節像隨時都會散開而粉碎。未出五招，又挨了一掌和一劍。

終於，他以所有的內力，施出了「太乙之根」這道家絕學，大溫養奇功，有所謂「養己如栽花培木，日益增長，煉己如以火煉金，愈煉愈純」。

他的劍尖上忽然發出了勁烈的風聲，且在夜色中顯示淡淡的紫氣。

鄺、麥二人的長劍一接，忽感砭骨寒氣自劍身上傳到手上，有如握着冰塊，「而且巨大反震之力，連臂膀都痠麻了，二人各退了一大步。

「太乙之根」未能一舉擊敗二魔，楚天雲心頭大驚，再以十成內力施出了「渾沌之蒂」。

這還加上了梅友三臨去前以「栽接大法」成全他的充沛內力，而這第二招「渾沌之蒂」比第一招更霸道玄妙。

楚天雲長劍隱隱凝結了淡紫色的薄霜，劍氣激射，嘯聲盈耳。

只聞「嗆郎郎」聲中，三劍俱斷成數段。楚天雲被震得內腑受傷，口鼻濺血，連退七八步，倒在梅友三的石碑邊。

但鄺、麥二人的右手虎口都被震裂，滾出一丈七八，也是口噴鮮血，到此，麥朝永才知道鄺原並未誇大，對方之強早已出乎他的意料和想像了。

但是，二魔搖擺着站起來，一言不發，蹣跚走出墓地。

張婆婆大聲道：「這位白姑娘，妳為什麼不殺了他們，不能讓他們走呀。」

那知白傘忽然搖搖倒下，楚天雲大驚上前一看，她已自斷舌根而亡。

小雲在張婆婆懷中揮手道：「叔叔殺壞人……叔叔是好樣的……」

楚天雲抱起小雲，含淚道：「不必了，小雲，他們中了我的『含沙射影』，是活不久的，由於受傷太重，不會活過三天了……」

張婆婆也會武功，十分驚服，道：「楚大俠此地事了，何不一起返回西夏，國母必會厚待你的。」

楚天雲喟然道：「把小雲留下，張婆婆回西夏去吧，我是大宋國子民，是不會變節的，至於友三的遺骸，如要移往西夏，也不會堅決反對。留在此處，正合我意，我可以常來看她，因為她是小雲的母親，也是我的愛妻啊……」小雲嬌嫩的面頰上沾滿了他的淚水。

稍後，在梅友三的墓前又添了一個墓，但中央留了一個位置，那是楚天雲預為自己未來留下的。

白傘的失足，他不再怪她，認為他自己也有錯。張婆婆已回西夏，有小雲在身邊，楚天雲忽萌隱遯之念。

當他眼見鄺、麥二人傷重不治後，攜帶愛女小雲飄然而去。（全文完）

三期完武俠奇情 小說／金玉明·文 可飛·圖

惡中惡（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樂笑天打走了姬無情，砸破了「風和老棧」，和雪冰月分將岳家、程家兩家人護送回家，樂笑天護送程家，雖然在路上碰到江湖亘魔姬無情跟踪，但終能避過他的魔掌，不使程家再陷入他的手中，而姬無情所以不能下手的原因，却是遭到一位不知名的女門主和寧、綏江湖悍強大豪吳雄將他截殺……樂笑天住在杭州西湖別莊的湖峯樓休憩，傍邊却來了溫若若相伴，心裡却莫名其妙，原來吳雄向雪冰月告密姦情，雪冰月將他殺掉，深夜來湖峯樓捉奸，雖然捉獲，相約在靈隱寺佛靜堂相鬥，雙方都負輕傷，各自分手，都未有作一決鬥……

西藏風流魔　河畔遭報應

溫若若呻吟出聲，那紅過熟透櫻桃的微微有些上翹着的嘴唇，顫抖着，張闔着，泛出微潮。

那星眸，瞇縫着，顫動着，射出霧般迷濛春意。

小兜肚右側上偏些兒地方，突地高聳起來，迅速無倫的滾動着。

溫若若嬌軀軟了下來，整個的身子都軟了下來……

美少年臉上早已洩盡淫慾的顏色，歡娛至極的，由心底下泛出來的淫笑。

他邊笑邊道：「小嫩肉兒，如果像妳說的我們全用你這水桃紅汗巾裹頭的話，天竺那裏再去找和尚去？」

溫若若只能哼了，哼的邪行，哼的人心頭爬上了千千萬小螞蛇。

小螞蛇在橫裏爬豎裏爬，爬的你癢到脚心底又癢到頭髮皮。

美少年突然停下「五指魔手」的挑、拈、擦、摸。

溫若若這遭是眞的軟了。

只見她胸膛猛起暴落，久久不止。

美少年突地吐出一口氣來，那艙窗簾兒竟順着這口氣，嘩的一聲掩闔遮蓋住了這滿船春色。

「不！」溫若若這聲不，絕對沒有半點激動，而是冷靜到無比的冷靜。

接着艙窗簾兒又拉開了，是溫若若柔美酥臂給拉開來的。

美少年笑了，道：「小嫩肉兒，我可不怕這光景外洩，只不過不太喜歡那身子光溜溜的隨便給人看，若是妳也好這個『無遮』調調兒，咱可是從心頭喜歡。」

溫若若媚到頂點，一抿嘴道：「死鬼，饞相，誰像你這樣的饞相，恨不得有千萬個人在旁邊看。」

美少年正色道：「妳這句話說的對極了，那才能引起至高的情趣來。」

說着話，他肩頭一抖，溫若若的一條腿竟斜掛上了他的肩頭。

溫若若倏忽收回玉腿，說道：「先說好件事，再……」

美少年飛快接口說道：「咱全答應了下來就是。」

溫若若嬌媚地道：「你知道是什麼事，就應承？」

「不管什麼事！你說了，咱全答應啦，所以現在先辦要緊，然後妳可以一直說到大天亮，咱全聽就是。」

「不，先說。」

「話多不多。」

「不多，一句問話。」

美少年道：「好好，只有一句的話，妳就先說。」

「聽清楚，我要樂笑天和雪冰月的兩顆人頭，你什麼時候拿來給我？」

「咱辦好了咱倆這檔子事以後，就去追人，咱就送過來，然後再辦咱倆的這檔子事。」

「不行！」

「不行？這還不行要怎麼樣才行？」

「說個日子，一定的日子。」

「妳看妳看妳看，又不講理了不是，小嫩肉兒，那是兩個大活人呀，又是兩個厲害的緊得大活人，妳又指不出現在人上了什麼地方，妳說，咱又如何的能給妳個準日子呢？」

「我有準地方給你，你怎麼說？」

「準地方？能一去就找到他們兩個人的地方？」

「那當然啦。」

「妳說吧，是什麼地方？」

「你先說出準日子來。」

美少年的手，從小兜肚裏縮出來了。

美少年的臉色，現露出肅穆，鄭重。

溫若若能在色慾火焰燒燃的當空，冷靜下來談殺人的事，這女人可怕！

美少年剛才還是色滿心頭慾火萬丈，現在却能一瞬間色去慾消凝重思索，也夠厲害。

半晌，美少年打破寂靜道：「妳知道的，咱曾目睹那雪冰月和樂笑天的一招血搏！」

「知道又怎樣？」

「咱當時沒動，事後才悄悄的來秦淮告訴妳。」

「這豈不是句廢話。」

「不，咱既然早就知道妳的心意，在他們血搏互傷的時候，如果能夠下手，可以下手的話，焉有不下手而悄然退走的道理？」

「對了，什麼道理使你像小偷似的悄悄逃走？」

「妳的話難聽！」

「實話從來沒有好聽的。」

「錯了，咱只是追下去了，而不是逃走。」

「有什麼分別？哼！」

美少年道：「妳不會懂的，他倆同是傷在左肩……」

溫若若道：「你說過了，廢話。」

美少年道：「他倆誰也沒實落的接觸到對方的身體！」

「你這話究竟是要表示什麼？」

「我說過妳不懂，他們殺人，傷敵，已經不必要和仇敵對手的身體接觸了！」

「啊！」溫若若着實的受了驚嚇，黛眉緊鎖，道：「你是指他倆都已練成了刀悉？」

美少年似點頭却又搖頭道：「不全對，雪冰月的確練成了刀悉，並且更進一步的將會要不再顯示出悉煞的勁氣，只是還沒能全作到那種地步。」

「別說玄虛的行話，別拿我當個頂頭高手看，再解釋。」

「簡單的說，刀悉能使對手早早感覺到它，對手若是像我或樂笑天，能夠化解將要臨體的致命一擊，如果練到悉煞不現於形，那致命的一擊，對手絕難感覺出來，等有了感覺，已是有死難活！」

「樂笑天呢？」溫若若驚心動魄的追問。

「難說了！」美少年突然說出十分奇怪的三個字來。

又是夠久的寂靜、沉默。

美少年竟然類似無奈的苦笑一聲，道：「樂笑天出手的當空，我沒看清楚！」

「你意思是指，樂笑天不論修爲、功力，都強過雪冰月，對？」

「對，强過多少，很難斷定。」

溫若若臉上又恢復了嬌媚，道：「你知道我並不關心這些，我祇是關心你能不能把事情辦好。」

「這個問題我等會兒回答，我說了這多的話，只是告訴妳，靈隱寺『佛靜齋堂』院落中的那一戰，雪冰月應該是必死，結果他僅僅受了傷，必勝的樂笑天，會傷在雪冰月刀悉之下，若若，妳不覺得這件事奇怪嗎？」

「他們本來就是好朋友。」溫若若平淡的說。

「既然本來就是好朋友，妳還認爲他

們會打個你死我活嗎？」

「會，非打個你死我活不可，『湖峯樓』上的事，已經天下盡知，雪冰月除了和樂笑天作生死的血戰之外，就只有自殺那一條路可走，我知道雪冰月絕對不會自殺。」

「樂笑天難道不會解釋？」

「解釋？」溫若若心頭一凜，作出不明其中的樣子道：「解釋什麼？」

美少年陰沉的一笑道：「若若，妳不會當我相信樂笑天欺侮妳吧？」

溫若若嗔怒拂袖起身道：「你這算什麼話，是我生得賤，喜歡自己扣上個骯髒帽子？」

美少年正色道：「若若，別拿我當小孩子，我反正已說過，非要他們兩個人的命不可，妳又何必和我還來這些假的？」

溫若若猛地轉身向艙外就走，邊走邊道：「溫若若經管的這座廟太小了，供養不起閣下天竺神僧第一傳人這尊大神，敬請移駕去找座大廟吧。」

美少年哈哈的笑了道：「別耍脾氣了，那沒有用，坐下！坐下！坐下來再聽我說。」

溫若若道：「不必啦，除非你說的是我要的『日子』！」

「若若，記得妳的諾言嗎？」

「沒忘。」

「好，妳說，咱到什麼地方能一定找到他們兩個？」

「春正前，冰雪連天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在嶗山脚下一座宅院裏會面！」

「沒有錯？」

「絕對沒有錯。」

「好，那麼春正初五，咱捧着他倆的人頭前來！」

「我看過人頭，就立刻跟着你走！」

「若若珍重，春正初五會。」

溫若若嗯了一聲，沒轉身，也沒動。

背後傳來美少年的一聲別有感觸的嘆息。

溫若若仍然沒有轉身或挪動，臉上也沒有半絲表情。

一縷微風，她那包裹在美少年光頭上的水桃紅汗巾，飄到面前。

她任那汗巾緩緩墜地，沒檢，沒動。

背後也沒再有任何聲響。

半晌，她忍不住了，霍地回身。

身後那裏還有人在，光頭美少年早已悄然而去。

她詫楞着，懶散的闔閉上艙窗簾兒。

奇怪！

她星眸中已不知何時流下兩行珠淚。

她莫非有什麼感觸？

她莫非有什麼苦衷？

× × ×

「她莫非有什麼苦衷？」樂笑天悄然划開自己的小船。

如今他正是個秦淮河上販賣鷄、鴨百雜鹵味的小販。

他扮得眞像。

他賣的鹵味眞香。

所以他的生意好到不能再好。

所以他必須先藏起兩副鴨頭，鴨腸和兩塊薰魚及一碟油酥花生米。

要不，夜半三更就有人不答應他。

其實，他要不先留好半夜吃用的酒餚，自己也不答應自己。

他的眼，尖快過隼鷹。

所以溫若若雖是在艙窗簾兒即將掩闔的刹那，流下兩行珠淚，他依然看了個清楚。

今夜，他還剩了一半鹵味。

今夜，他還有很大的一個地區沒有賣到。

可是他卻輕划小舟歸去也。

今夜，會有多少人因他挨駡，轉而駡他。

× × ×

是小舟上，但是在小舟那不能不說算是個艙的小小通艙裏。

人，兩個，兩個影兒。

因爲沒有燈，再加上舟泊樹蔭下，也沒有月光。

兩個人吃着，喝着，沒說話。

兩聲金樽放置艙板上的敲木聲後，左側黑影開了口：「我還當你眞的信以爲實，非殺我不可，原來……」

「你該知道我的！」右側黑影道：「何況從一開始，對方就露出了破綻。」

左側黑影道：「你想到了那個破綻，的確是有心人了。」

「這不算什麼，我相信你比我先想到的。」

「那是因爲中毒的是我。」

「哼！不是我埋怨你不夠朋友，你的確有些不夠朋友，你不該立刻回頭告訴我嗎？」

笑聲傳出了小舟，是兩個人的笑聲。

接着，左側影兒說道：「眞不講理，我想通的時候，已在和死神掙扎。」

「事後呢？」

「事後我先得感恩圖報，馬不停蹄去了濟南。」

「濟南事後呢？」

「那時我心情不同，反正事情過去了，我又沒死。」

一聲長嘆，出自右側影兒，他嘆息過後說道：「別當我不懂，別當我不感激你那一份恩情，只是你錯得厲害，她既敢在洞房之夜，當着我倆人的面下毒，還有什麼她不敢作的？」

「朋友，見仁見智咱們看法不同。」

「說說聽聽。」

「我中毒，而你沒有，我不能不相信那『一日夫妻百日恩』的話，如果你們能相親相愛相敬相守，我又有什麼理由不爲你高興呢？」

「可是結果呢？」

「結果也許不是你所想的。」

右側黑影說：「樂笑天，你這話難道也有理由？」

「當然有，不過現在說不出來。」

「我明白了，你先中毒沒死，後被栽上個『淫人之妻』的惡名，覺得那很光榮對不？」

「屁話，比屁還臭的屁話！」

「我不和你抬槓，只說今夜好了，這賤人我又怎麼能放過她去！」

「好朋友，不談這些，你說，你究竟欠不欠我姓樂的人情？」

「欠，你要怎麼還？」

「容易，無條件聽我兩個命令。」

「一句話，你說！」

「第一，你現在悄悄出艙，走後面，下水，潛水十丈外登岸，悄悄抖乾身上的水，繞向前面第七棵大柳樹，給我宰了柳樹幹後隱身的『小神僧』！」

「一句話，說第二件。」

「第二件，在我們舊約會晤嶗山新房的時間前，不准動一動溫若若！」

「你！」這是一聲近乎憤怒的暴喝。

「噓！從後面下水吧，別叫那個早就該死一千次的『小神僧』跑掉！」

右側影兒無奈的低吁着。

左側影兒正是樂笑天，他早就準備好一個很像人影的被捲兒，右側影兒一滾出艙，被捲兒代表了人。

這個人，雪冰月。

艙裏沒燈，也正是樂笑天的主意。

樂笑天早就知道靈隱寺暗中窺探的是誰，跟着這個人到的秦淮。

樂笑天又有心的在今天傍晚時候，賣出兩隻燒鷄給溫若若畫舫的第一艘後，搖船在第三艘畫舫尾際，摘下竹笠當着扇子搧風去熱。

光頭美少年，說來是個道地的和尚，天竺和尚，並且是瑜珈一門頂尖高手的第一門徒，也是在「西藏」被尊爲「眞天僧」的大魔頭。

別被他的年輕外表矇住，他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

他出進中原前後十二次，淫兇極惡無所不爲，他十分幸運，當樂笑天和雪冰月名震武林時，他已回到西藏三四年了，所以他仍能保得項上一顆罪惡秃光頭。

不過樂笑天從聽說過他之後，就下定決心，除非這淫惡的光頭不再進入中原，否則必定親自誅殺。

靈隱寺「佛靜齋堂」院中，樂笑天錯當他是寺中的好事和尚，但是當看到他離寺而去，並且內襯赤紅罩紗的時候，已經推斷「小神僧」可能是他。

他法號「火魯奴」，自稱「天下第一風流魔」。

今夜，不久前，樂笑天目睹他和溫若若那夠久的調情，耳聆溫若若對他的稱呼，於是立刻打定主意，誅之而後快。

× × ×

第七棵大柳樹，距離樂笑天泊舟處，有十八九丈。

火魯奴在深夜裏，無燈無月樹影船艙裏的人，他本領天高也看不到的，可是他聽的到。

他以「瑜珈禪功」五分火候的「移神術」，竊聽船上人語。

他只有這種修爲，已無法再進一步，就這樣，三個月前的雪冰月，如果和他作生與死的搏戰，只怕是火魯奴重傷，雪冰月喪命。

火魯奴有不少無人知的本領，非到他不用不行的時候才用，用了就必然他活人死，所以直到現在，沒人知道那是些什麼功力或手法。

火魯奴絕不畏懼，但總不希望碰成堆，他十分懼怕樂笑天和雪冰月同在一起而三方相會。

今夜，他十分畏懼。

若以單對單來說，火魯奴在中原只怕碰上徐家的人，所以他從來不往徐家人可能去的地方。

另外他怕和業已除名五年之久的「獨孤」一家爲敵，因爲有三種絕毒，他火魯奴碰上頭就大。

今夜，他藏的極妙。

今夜，他發誓絕對不出頭露面。

因爲雪冰月和樂笑天同在。

如果他不太好色，如果他二十年前多下五年苦功夫，他施展「移神術」就不會太損眞元，這樣的話，他一定不會每隔片刻就散去神術調息刹那，如此他就會聽到樂笑天請雪冰月潛水先一步阻住他逃路的話。

誰說沒有因果，這就是因果報應。

× × ×

小舟上傳來樂笑天的笑聲。

接着是話聲，道：「你好好的想想吧，我這個『樂天』暫時失陪一刹那，肚子不爭氣，要找個方便的地方。」

再接着，人影一閃，樂笑天已站到岸上。

樂笑天東瞧西望的，什麼地方全不吉祥。

一直走，走，走。

第八棵大柳樹下，他停了步。

突然搖搖頭，往回路走，走過第七棵大柳樹，他連眼邊兒都沒動一動，就過去了。

火魯奴可夠忙的，樂笑天剛剛走過第七棵大柳樹，到第八棵樹下時，他悄悄的圍着樹幹轉了半圈。

這樣才能避開被樂笑天發現。

樂笑天沒看中第八棵大柳樹下的軟草地，又往回走，再次經過火魯奴藏身的大柳樹幹時，火魯奴心裏咒駡着，又圍着樹幹轉了半個圈，那是轉回原地。

於是仍然避開了樂笑天的視綫。

他回到原地，側耳聽，沒再聽到樂笑天的步聲。

合不着提聚神功施展「移神術」，他只好等，反正不論樂笑天選中什麼地方，目的只有一個。

約隔盞茶光景，火奴魯已忍耐不住，他心裏着急。

又隔刹那，火魯奴無法放落心虛下的「鬼疑」，慢慢伏低身子，光頭已和尺長軟草平在一處，暗暗的伸出頭臉的大半，轉向大柳樹幹後。

幾乎就是鼻子碰上鼻子，他的鼻子碰上樂笑天的鼻子！

任憑火魯奴有多沉着，多大本領，有多少經驗，現在他碰上的事，這種事，却是他破天荒第一遭碰上！

猛地一楞，這在誰全是一樣。

不同的是，火魯奴在猛地一楞下，幾乎和這一楞是同一個時間，他已向對方攻出八掌一頭六腿！

樂笑天不能不佩服火魯奴，換上別人，一楞之後的應變，少說隔有一刹那或幾刹那，就這一刹那的間隔已註定了生死。

火魯奴八掌僅僅七掌是攻，三腿全是守勢，一頭更妙，是配合三腿用的。

因此樂笑天在微搖輕擺自己頭頂，十分容易的擺脫火魯奴七掌攻擊後，一掌印

向火魯奴前胸時，火魯奴第八掌巳實擊在大柳樹幹，而那一頭，正頂在樹幹下側老樹皮上，於是火魯奴一個身子，打着旋滾的飛起半天！

一聲裂帛刺响，光頭火魯奴背後衣裂碎散，十分顯明的露出一道帶血深槽。

他固然應變又快而又奇特，但是仍然沒能全部脫出樂笑天的「摘星一拈」！

當然這點傷不算什麼。算什麼的是火魯奴的一顆心，他驚悚到了頂點。

他施展了「蟹橫」，「螳刀」，「猿登」和「犀牛頂」，外加「兔滾」，「鷹翻」，來補救鼻子幾乎碰上鼻子的那一刹那的微楞。

若是別人，而不是樂笑天的話，「螳刀七鈎」一定能逼退對方。

退上幾大步說，他自己也會安然無恙的脫身危厄之下。

現在，背後奇痛入骨，心中魂飛魄揚胆碎，所以他那一張俊臉，露出了難以形容的猙獰和蒼白。

樂笑天笑嘻嘻的步向火魯奴。

火魯奴沒有移動，目光灼灼地獰視不懈。

火魯奴恰正背對第八棵大柳樹，他左側七尺，是秦淮河的水，他右側，可供逃遁。

樂笑天一聲長嘯，人巳飛起下撲！

火魯奴仍然一動沒動。

樂笑天空中的身形轉疾，竟電射斜下守在火魯奴左側，那是河岸。

火魯奴神色一動，他本是打算從水裏逃走的，不知道樂笑天憑着什麼「鬼技」，會看破他的心意。

樂笑天仍是笑着，拍拍手，向第八棵大柳樹後道：「出來吧使刀的，站遠些，只要能守住這位光頭仁兄的逃路，我感激這份情。」

火魯奴冷冷道：「少來這一套，那使刀人在船上。」

他背後這時候傳來冷如寒冰的話聲：「人挪活，樹挪死，火魯奴，我要你的命了！」

火魯奴全身猛地一抖，接着雙臂一旋，兩手各巳掌握着一柄金光閃閃的「拂手指」！

樂笑天一聲哈哈道：「你不愧是西藏第一高手。」

這讚譽火魯奴懂，指他壓下激動不安，不作逃遁打算而謀强生弱死的一搏。

雪冰月似有不服的冷哼一聲。

這聲冷哼，代表了說火魯奴沒打算逃遁，是巳經明知逃遁不了。

火魯奴沒有回顧雪冰月的立處，只對樂笑天道：「今夜咱賈勇一戰樂笑天和雪冰月，雖死何憾！」

「不必激將！」樂笑天道：「使刀的只是爲被你慘殺巳難計數的無辜，守定逃路，下手摘你這顆惡光頭的，是我！」

「你一個人？」

「動手吧，沒用的少說。」

火魯奴一旋而到，是旋轉如螺輪般到的，其疾無倫，使人無法分出他的手脚部位。

「天羅倒懸。」

樂笑天在喝喊出這一聲之後，火魯奴整個的人影巳旋撲上來，樂笑天倏忽頭下足上而起，僅僅離地三尺，一道勁風，直劈而下。

一聲狂吼，兩片血屍。

樂笑天像是根本就沒有動過一樣，仍然是站在原處。

火魯奴巳人分作二，一倒三丈外，另一片就在樂笑天足下。三丈外的一半，是一大半，有兩條腿和一隻手臂，連着大半個身子。

另一片倒在樂笑天足下的，是一條手臂，連着一小半肚腹。死了，不管是誰，被一劈爲二，像現在火魯奴這樣，全活不了。

雪冰月駭然的一縱到了樂笑天身前，伸手要扶住樂笑天。

樂笑天身上看不出傷來，但是臉色不好。

他沒叫雪冰月攙扶，無力的一搖頭，緩緩坐在地上。雪冰月和他對面而坐，相隔三尺，他向不輕露示人，而也無人看過的刀，如今竟不惜出鞘，插在他與樂笑天中間。

樂笑天在微閉雙眼前，對雪冰月報以感激的一笑。

× × ×

「好機會，妳怎麼說？」

話聲是在溫若若三艘畫舫中，最後那艘的中艙裏。

說話的是個男人，聲音很低。

「送死的機會？哼！」

答話的是個女人，但那絕對不是溫若若。

「我不懂。」男人心粗，果然不懂。

「聽着，火魯奴上來就用他那萬千不失殺手，五門邪功並用。『天羅倒懸』天下無人能夠破解，你能？」

「妳明知道我不能，又何必？」

「哼！樂笑天不能？不但能，並且也用了一招，不僅破解了五大邪功，更把火魯奴一斬爲二，你看清楚沒有？」

「當然看的清楚。」

「呸！你若能看清火魯奴的身法，也不致於縮頭烏龜當這多年了。」

「你說話不會客氣點……」

「閉上你的臭嘴，老娘家破人亡，飲恨七年，日夜苦研絕技，剛才全沒能分出看清火魯奴的身法，至於樂笑天倒懸空中，究竟怎樣出的手，是什麼招式，我想都想不出來，不用說看清看明了，你却說看的明白，這不是你半夜三更看老娘那兩條腿，哼！」

「就算沒看清，可是樂笑天巳受了重傷，雪冰月正爲他護法，妳是能對付雪冰月，老子替妳宰了那樂笑天，這又那一點不行？」

「蠢牛也比你這死豬聰明，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好，你仔細看着。」

倏地一道火閃，在半雲空中炸開，化作萬千金銀五彩火星。火星刹那消失，很快。

很快，五名黑衣幪面漢子包圍了雪冰月和樂笑天。兩名撲攻雪冰月，三名找上樂笑天。

只是一抹刀影，平添兩名寃魂，雪冰

月連動全沒動。另三名大漢更妙，剛剛縱起，樂笑天巳經過他們足下，拉着雪冰月，對溫若若的畫舫一笑，兩個人巳全隱入小舟中。

那三名大漢半點傷損不見，只是轉身狂奔而去。畫舫中那女人這時道：「你說你能替我宰了樂笑天，我眞的感激了，你去吧，蠢呆死笨豬！」

豬自然不會答話，何况是條又蠢又呆巳經死了的笨豬，所以那個男的沒說話。

女的突然一聲微吁，道：「樂笑天巳經看破我的計謀，可怕，就算現在我一心放棄復仇，他也容不得我了！」

笨豬般的男人，接了話道：「不會吧，他又不是神仙，怎會識破妳的妙計？」

「哼，他不是你，他錯在拿我當成你這樣的豬。」

「妳再要豬長豬短的，把我比成豬，別怪我……」

「你要如何？」

「我可以走，不再受妳這種氣。」

「別忘記，你那一身絕毒暗器和用毒的本領，我學全學精巳有三年……」

「對，所以我才變成笨豬，所以我才只有走這條路，哼。」

「別當我捨不得你走，獨孤狐！」

「我明白，如果妳再沒有別的話要說，我走了。」

「獨孤狐，眞要走？」

「是妳逼我非走不可！」

「忘記你『獨孤』一派，滿門老小的仇恨了？」

「沒忘，當年若不是妳纏住我，我被老爺子除名，五年前那『黑心船』上早有我一份，五年我都等了，不在乎再等下去，等到有利的時日……」

「不用等了，老娘認爲你現在什麼全用不着了。」

「妳……妳好狠，妳……」

最後是近乎瘋狂的哈哈大笑。

× × ×

雪冰月不懂樂笑天爲什麼會找上畫舫去。

雪冰月也不懂樂笑天爲什麼回到小舟中。

雪冰月的臉色很難看，那是爲着樂笑天的一個行動。不過雪冰月忍耐着，直到樂笑天以神功自療內傷後。

樂笑天額頭汗滴，自語道：「夠厲害，火魯奴的『瑜伽』木石功竟巳有七成火候。」

「但是他還是死在你那『摘星天斬』下！」

「不容易的，反震的力量，竟傷了我兩個經脈。」

「我看不至於那麼嚴重。」

「使刀的，你是指我在說謊？」

「你還能提起輕功，還能避過那三個臭小子的撲擊，可見傷並不重。」

「哦，原來使刀的你動了火氣。」

「不行嘛？換了你火不火？」

「別火別火，聽聽下情。」

「你還有下情，這非聽不可。」

「我的傷夠重，這不假……」

「我知道不假，」雪冰月的火氣仍大，接話道：「你根本就可以不理他們，除非你對我這柄刀不放心，認爲我照顧不了你。」

「使刀的，你什麼全好，就是脾氣太壞，我有下情，你別插口，叫我說完，我傷的夠重，才請你護法就地自療，另外還有要試試畫舫上强敵的意思，對方果然是個高明對手，只讓手下來試探我受傷的眞假，若是全叫你用刀打發了那五個，一是不會再有活口，再是對方必會看出我受傷是眞，那時就一定會傾全力來打落水狗，幾名好手纏住你，我就變成對手的刀下鬼了，現在不然了，對手當作我受傷是假，故意要誘他出面上當，所以我敢保證，不會再受任何打擾。」

雪冰月明白了，皺眉道：「其實就算溫若若來了，我也足夠打發她上路，再說你放過那三個臭小子，豈不也是破綻？」

「並不，對手深知我從不輕易殺人，不會看破我不是不想殺那三個人，而是眞的無能殺人，至於對手究竟是不是若若，使刀的，我存疑！」

「存疑？笑話，請問，除了她之外，誰還能在我洞房花燭夜，給你下毒？」

「沒有別人能。」

「是嘍，那夜就咱們三個人，別無訪客，你莫忘記！」

「忘不了。」

「你還對溫若若存疑？」

「不錯，始終存疑。」

雪冰月霍地站起，幾乎把小舟踏翻，道：「早知道你是這樣的憐香惜玉，溫若若該嫁給你。」

這是雪冰月巳氣到頭髮梢才說出來的話。

樂笑天反而一面孔正經道：「使刀的，若若是個很難得的女人，對我下毒是另一回事，對你却是百分百的賢慧妻子。」

「樂笑天、火魯奴是不是傷了你的狗頭？你才發昏的胡說八道？」

「並不，坐下坐下，聽我解釋。」

「沒想到樂笑天還懂一套『鬼畫符』，好，反正天快亮了，閒着沒事，我就瞧瞧你要賣什麼『膏藥』，靈是不靈！」

「使刀的，這要從頭說起。」

「說嘛，我在聽。」

樂笑天眞的從頭說起，先提到的是他中毒的事。他斷定，下毒的人的確只有一個人，溫若若。

雪冰月冷笑着聽。

再說到他的被救，那是奇蹟，出乎幕後對頭意外的奇蹟。

雪冰月依舊冷笑，冷笑着聽！

樂笑天話鋒轉向雪冰月，也不認爲溫若若，只有能毒死他一個人的「對時散功砂」。

如果說，溫若若的名字是僞造，她應該姓「獨孤」才對，不論嫁夫何姓，她娘家必然姓的是「獨孤」，否則溫若若沒有下毒樂笑天的道理，再說，她也沒有那種獨門的毒砂。

另一個可能，是溫若若身受威脅，被迫作這她本心不願意作的事。

雪冰月還是冷笑着，沒接半句話。

由於溫若若並沒有同時下手毒害雪冰月。

由於五年前，把「獨孤」一派斬草除

根的人，有他樂笑天也有雪冰月，所以溫若若不論是化名的「獨孤」一家僅存的人，抑或是受了威脅，都沒有輕易放過雪冰月的道理。

雪冰月還是冷笑着，不同的是他接上半句話，說沒人知道溫若若究竟是存了什麼心。

樂笑天在分解事理下，漸漸恢復了笑意，笑容。樂笑天叫雪冰月不要着急，他會慢慢的都推斷出其中內情，然後說到雪冰月夜訪「徐家廢園」。

那影子般的女人，就因爲溫若若當面，才沒有詳盡的說清楚樂笑天的解毒經過，只告訴雪冰月，樂笑天去了濟南的「風和老棧」。

雪冰月一生謹慎，向來小心，但當突獲好友消息之下，竟洩露出樂笑天的名字，於是郝唬人變成了鬼，還多死了不少無辜。

雪冰月忍不住地說出了句業已深深懊悔，但是那當空他着實沒想到許多，如果樂笑天多少早透露半句話，那麼一切必然改變。

樂笑天笑着，勸雪冰月別往心裏去，反正事情過去了，空自悔恨無補。

風和老棧的事，僅是插曲，不過樂笑天說他現在想來，是辦錯了，尤其是我已追上姬無情，已經應該那當空就揭開秘密的，可惜被誘向錯誤一方，眼看着吳雄一掌格斃姬無情而沒發現有詐。

雪冰月冷冷的問，是不是姬無情沒有死。

樂笑天說姬無情的確死了，半點不假，假的是吳雄技藝功力相差姬無情很多，怎麼可能一掌就打個正着，姬無情怎會躲不開的！

雪冰月搖頭，表示他也不懂。

接下去，樂笑天說到人在西湖。

提到他和徐布衣相會，提到他輸得很慘，輸得今後有了「管主」，徐布衣的孫女兒。

雪冰月的臉色，一連數變，最後他向樂笑天道賀，並有暗罰樂笑天保密過份不夠朋友的意思。樂笑天哈哈笑着，說他心中的想法，和雪冰月不同，認爲這不算什麼開心喜悅的事，所以懶得告訴最好的好朋友雪冰月。

由於徐家親結秦晉，樂笑天說，他後來不論大大小小的事，都必然三思，再三思，又三思之後才能够放心大胆的去作，這個原因簡單，他不能不如名震天下的徐氏女，他不能作出像中毒般的莽撞事，惹那還沒過門的聰明妻子恥笑。雪冰月挪動了，步向艙口，通往入艙的進口，走着說着，他提醒樂笑天，他已經知道樂笑天是徐氏東床，得意事不必老在失意人的面前提。

樂笑天再三致歉，的確像他自己所說的，遇事三思，包括道歉在內，也是再三表示。

致過歉，話從頭，說起接到雪冰月刀柬的事。樂笑天笑着搖頭，說他那對手太過聰明，柬是假的刀却眞，幾乎騙過了他，只爲他知道蘇州金鏢葉葆，正在接待生平崇敬的人，雪冰月如果有難，有人會伸手，如是好友相召，葉家必然也附請柬，所以……

雪冰月問及樂笑天，葉葆接見的是誰，樂笑天笑着回答，那人是他那太岳祖徐布衣。

話轉到那兩名扛夫，樂笑天笑得開懷，他說從那個時候，已經從處處被打而漸漸改變爲步步佔先了。

試想兩名扛夫有多大的胆，爲十兩銀子就抬個空棺等人，難道連半點都沒有看出僱他們的人兇悍陰險。

試想，我樂笑天如果會跌翻在兩名扛夫手中，誰能相信，其實雪冰月呀，好朋友，你還眞的別不信，我那對手可就相信了。

相信了，才背我上了「湖峯樓」，試想，平日我不慣坐轎，現在能有人像揹爺爺似的揹你走，我何樂不爲。雪冰月聽不慣樂笑天那些過五關斬六將的光鮮事，說他十分討厭樂笑天那「試想」的口頭語。樂笑天笑了笑，聲明再不說「試想」這兩個字。

雪冰月罰問樂笑天，既然根本上沒上扛夫的當，爲什麼不避免一些，非和溫若若睡在一個被窩，還都赤身露體，不替朋友想想？

樂笑天回答的極妙，第一他要靜觀對方究竟搗什麼鬼，第二說老實話，他在推斷絕對無害的情形下，睡着了。

雪冰月嘮叨着，說天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脫掉樂笑天的衣服，那怕樂笑天是在沉沉大睡。

樂笑天答了一句怪話，說是「難得糊塗」。

「難得糊塗」說過以後，樂笑天神色轉爲肅穆，說他發現火魯奴突然出現，經過三思，幾乎就已經想出那歹毒陰狠的對手是誰……

「是誰？」雪冰月急聲問。

樂笑天沒有回答，接說他沒說完的事，說他突然看到火魯奴離開畫舫，溫若若流下珠淚，越發堅定自己的想法，誅殺火魯奴，他說，現在講老實話，我並沒有受傷。

雪冰月沒有半絲的激動，又恢復了冷哼。

我那高明的對手，又有心的在畫舫上，安排一場「黑影戲」，男女對話，「獨孤」家又出來了個「獨孤狐」……

雪冰月立刻代他更正，說他曾仔細調查過，獨孤黑的確有個同父異母的幼弟，叫「獨孤狐」。

樂笑天承認雪冰月說的話極對，不對的祇有一件事，獨孤狐是「歪歪婆婆」的最最心愛的弟子，而歪歪婆婆那九九八十一招「無跡刀」法，直到今天，還絕對找不出高過她的人，所以說不久前畫舫中傳來的答對，和那男人的慘叫，全是戲——黑影戲。戲是假的，當然死了的人也許正活得很好。

樂笑天突然聲調高了許多，他說由於各種發現，和並非巧合的秘密，火魯奴每到中原，都是「獨孤」家的座上貴客，這是其一。其二，溫若若，實有其人，但她並非「長白三聖」的女徒，而是奉令竊去三聖信物的女盜，三聖萬里追踪，是爲追回信物……

雪冰月問及樂笑天有何爲證。

樂笑天回了幾句話，說他那還沒過門的妻子，徐家的鳳女，始終沒有離開他的左右。

雪冰月冷笑着，要看看人。

樂笑天一指河上三條聯連的畫舫，接着長嘯一聲。

畫舫上燈火倏忽全亮，照如白晝。艙窗、門都被打開了，只看見溫若若正欣慰的站在一位銀衣長髮披肩姑娘的身旁。

燈火下，雪冰月看的分明。

那女門主，舫上的八名男女高手，一個不缺，全被封住穴道，呆傻木立。

最使雪冰月驚心的，是已死多時的「長白三聖」，竟也含笑站在艙中。

雪冰月驀地悲澀的，哀傷的，長長的嘆了口氣。樂笑天也長嘆一聲，道：「冰月，噢，獨孤狐，你何苦這樣？」

雪冰月，如今的獨孤狐，搖搖頭道：「我要報仇，包括你和徐家的人。」

樂笑天道：「五年前的『黑心船』上，你何忍？」

獨孤狐道：「徐心毅和我不錯，無心中約我某個時間誅絕『獨孤氏』，我驚駭至極，當時答應下來，然後疾行前去通知家兄，不料你比徐家的人早到半天，我殺你沒這功力，猶豫之間，徐家的人已經趕到……」

樂笑天道：「並沒見人呀？」

獨孤狐苦笑道：「徐家的人，言必守信，沒現身只因爲看到了你，你……」

獨孤狐牙咬得牙縫和嘴唇出血，恨恨的，猙獰的說道：「我狠着心，下着絕情，我親自斬殺自己的骨血，樂笑天，都因爲你，你！你若晚到刹那，至少獨孤家會留個傳宗接代的人，你太狠了，徐家的人更狠……」

「且慢，獨孤狐，你不就是現成的傳宗接代的人嗎？」

「我？」

獨孤狐也會流淚，那是悲傷至極的眼淚。

他用袖子抹了下雙眼，道：「爲了習成『無跡刀』，陰煞蝕體，我早已不能人道。」

樂笑天突然站起，英雄眼流下丈夫淚，彈珠，道：「冰月，你走！」

「我是獨孤狐，一心要你的命！」

寒芒閃起艙棚飛，刀炁幻影，小舟下沉！

一聲龍吟，一聲斷响，一聲長嘯，一條人影。樂笑天走了，畫舫中也熄去了燈火。

下沉的小舟中，穩如樁般木立着雪冰月——獨孤狐。

足下，兩半斷刀。

刀隨人沉，人隨舟落。

樂笑天並沒有忍心誅殺獨孤狐。

獨孤狐，竟沒有離開小舟。

他生死是一個謎，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獨孤狐再也不會用刀了，就算他還活着。

樂笑天也不會再交朋友，他怕再交上第二個雪冰月。

（全文完）

諜海風雲

美蘇間諜爭霸戰／勞力士・文

冷血殺手岳奇，穿了潛水的橡皮衣裳，把一個畫了黑骷髏記號的大鐵桶從海底搬入鋼殼之內，此行九死一生。

德國最兇的冷血殺手，跟美國冷血殺手決鬥，沒有人想像得到那是一個巧妙的佈局，勝利者仍要接受另外一種更兇猛的挑戰！

走進活地獄　一醉解千愁

戰後德國分裂爲兩個，分別稱做東德和西德，西德最大的都市是柏林，第二個城市就是漢堡。

對遊客來說，漢堡的吸引力比柏林更强，原因是那邊的夜生活，特別繁華，美人醇酒，舉世馳譽。不過，在漢堡謀生的人並非那麼理想，事實上賺錢困難，花錢容易，當地居民難得儲蓄致富，輸光吃光的人，多如牛毛，有些人甚至走投無路，打算一死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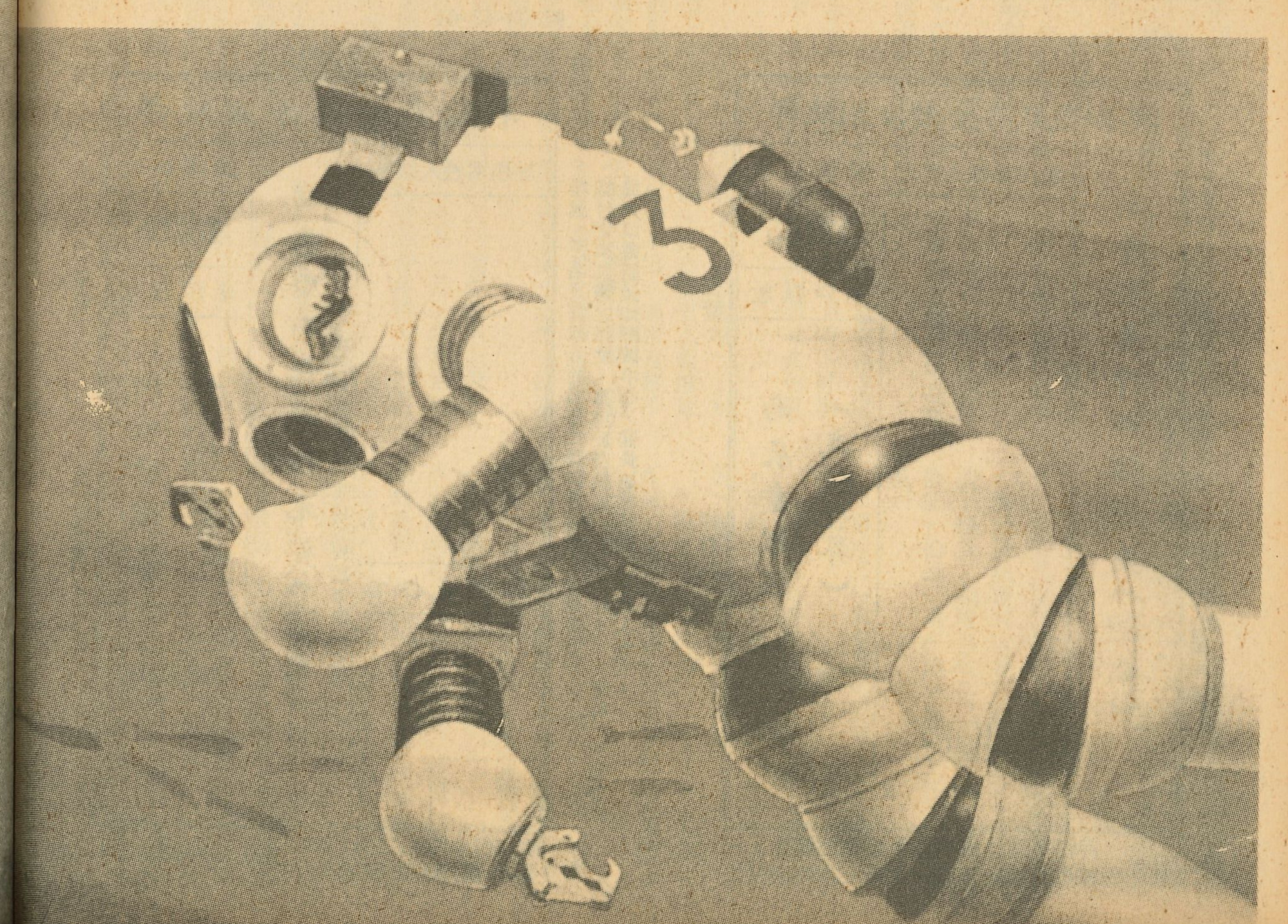
漢堡當局爲了整飭市容，吸引更多的遊客，經常在電視節目播映之後，加插一個極短的鏡頭，描寫一個中年人站在巨型的橱窗外邊欣賞半裸佳人，手裏仍然拿着一瓶酒。

他一邊看一邊喝酒，脚步浮浮，終於走進了暗燈投射的一條長街，喝光了最後的一口酒，把酒瓶扔掉，歪歪斜斜的走進一座好像貨倉似的建築物，倒了下來，雙脚一伸，就此昏迷不醒。

鏡頭一轉，陽光滿眼，他被人抬出來，送進黑箱車，意味他即將送到殮房去。

螢光幕上面出現這麼一句：「他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不必担心，漢堡當局會替他辦妥後事。」跟着寫下一個電話，聲明它是慈善機構，敬請善長仁翁解囊捐欵，做做好事。

表面上看來，它只是想叫富有的人捐欵，其實它含有强烈的誘惑，勸告一些企圖自殺的人，別吃過量的安眠藥，也不要上吊，只要他喝到爛醉，走進了「醉貓之家」，倒地昏迷，自然有人把他送進焚火爐，即使他沒有喪生，被人扛上了黑箱車而沒有大聲喊救



，他仍是被人拋進焚化爐的，高速二十四呎的巨型焚化爐，裏面透着電力，達到攝氏表三百度，活人拋進去也會化作飛灰。

這樣安排可以說是善意的，有些人確是非死不可，索性一醉長眠，可是，在漢堡當局來說，一年四季，難得看見報紙上面刊登自殺的新聞，那就使遊客忘記了灰暗的一面，把它看做天堂。

說句老實話，天堂或地獄，不過相差一綫。

有些人安份守己，窮透了也不會自殺，另外一些人，却非如此，他們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做賭注，只是一個窮字，不會逼死他，如果他沒法捱窮，揸槍打刦，殺了人被當局通緝，錢花光了，沒法逃生，或者有甚麼開罪了當地惡霸，被惡霸金勒下令追殺，那個「閻王令」也會要他的命，此外，負債纍纍，貧病交纏，也會把一名勇士活活的逼死。

漢堡當局想出這個辦法，利用「一醉解千愁」這一招，勸告那些蓄意自殺的人喝醉了酒，闖入「醉貓之家」，自然有人把他的臭皮囊收拾，這個辦法相當高明。

如果有人闖進「醉貓之家」，忽然不想死，怎樣辦呢？這個問題，相當有趣，倘有其人，眞的懸崖勒馬，不願意跳進鬼門關，他仍是沒法逃出去的，因爲「醉貓之家」有八個殺手不斷巡視，他想突圍而出，先要闖過八個武林高手這一關。

八個殺手的身上沒有任何武器，只是赤手空拳就可以致人於死，還可以制止這傢伙在死亡邊緣掙扎很凄厲的叫喊，不准運用武器，這一項任務也是不容易的，不過，八個人打發一個喝到醉的人，那就大不相同，極少人能夠戰勝他們，實情如此，闖入醉貓之家的人，等於闖進地獄。

有沒有人巳經置身於地獄却又想逃出來？有的，加州小子「岳奇巴廸」的遭遇，就是如此。

對他來說，漢堡並非太過陌生，以前他巳經到過兩次，可是第三次他置身於漢堡，却非遊客身份，有幾帮人馬追殺他，他能夠活着逃出西柏林，巳經算是奇蹟了，到了漢堡，他仍是很强壯，一雙鐵拳，非常出色，無奈他的仇人太多，自問逃無可逃了，把心一橫，在「夜來香酒吧」殺出重圍，順手抓了一瓶「香檳」，就在路上搖搖晃晃的走向紅燈區。

這是一個絕妙的諷刺，紅燈區遊客如鯽，紛紛凝視在玻璃橱窗展露的酥胸玉腿，走完了這一條街，很快就到達一個分歧的路口，右邊仍是熱鬧的街巷，左邊却是一條僻靜的長街，那是通到醉貓之家的第一站，綽號地獄門，走盡了它，再向左邊走，即時看見前面不遠的藍色燈光，從一座十二層高的大厦透出來，地面那一層形如貨倉，正是「醉貓之家」，通到那個地方的一條橫街，綽號「閻王路」，係「第二站」，一般而論，殺手看見他們尋仇的人走進了地獄門，巳經心裏有數，不再發槍射擊了，如果這傢伙握了一瓶酒，搖搖晃晃的走進閻王路，他們更加不會出擊，只是在背後盯緊他的舉動，直到他進入「醉貓之家」爲止，然後回去報告，認爲他們巳經達成任務。

岳奇曾經在漢堡居住了一年過外，對這種行徑當然是懂得一清二楚的，他走進了「花街」只是在第十七號橱窗外邊站着眺望了一會，便即走開，越走越快，穿過地獄門，直趨閻王路。

看來他巳經下了最大決心，打算採用一醉解千愁的方式離開塵世，他不高興死前給人亂槍掃射，倒下來打滾，身上不斷的流血，還要看到仇人那種得意洋洋的眼色，故此他拚了一條性命不要保留那瓶酒，大踏步走向閻王路第三號的一座大厦。

那一處形如貨倉的地方就是「醉貓之家」，兩扇鋼門是電動的，遠處看它，關得緊緊，走近了它，它自動打開，那個人走了進去，然後自動關閉，岳奇站在鋼門之前，轉身向燈色如霞的天邊看了最後一眼，毅然走進去。

他的目光像大鷹似的銳利，快要闖入鋼門之內那一瞬間，他看見漢堡第一流的冷血殺手「甘明」，不由自主的嘆息了一聲。

以前他也是威震一方的殺手，聽見過甘明的鼎鼎大名，很想找個機會跟這傢伙比試槍法，特別是甘明奉命追殺他的一段時間，他更加想拔槍決鬥，不過，這種機會巳經一去不返了，他巳經變成半個死人，就快走進地獄，身邊只有一瓶酒，手槍或小刀之類的武器，早巳失落，憑甚麼跟對方火併呢？末了，他只好茫然的踏進醉貓之家。

鋼門關閉了，除了護衛員之外，沒有人懂得它的開關，亦即沒有機會逃生，到了天亮，不想死的人也要死了，命運註定他要被烈焰燒死，骨頭也變灰。

岳奇早巳明白他的命運必然是如此結束的，毫不在乎，他唯一的希望只是想喝乾那一瓶醇酒就會醉倒，失去一切反應，燒到變灰的一瞬，他巳經茫無所知。

如果他在百忙中殺出重圍順手抓起來的一瓶酒是俄國伏爾加酒，肯定的他可以倚靠它跌進醉鄉，可惜他帶走的一瓶只是法國香檳，又香又醇，酒精的份量不夠强，未必能夠使他大醉。

即使他想死也不容易，眞是可悲！

玻璃刀就是秘密武器

他不再嘆息了，因爲他有一種新的煩惱，他突然說：「我快要死了，很想喝酒，有了酒，可惜沒有開瓶器，難道把它敲破了才喝嗎？」

身邊有許多的軀體放橫躺着，不知道是喝醉抑或死去，忽見一人，翻身坐起來，說：「我可以替你咬住瓶上的鐵蓋，把它拔出來。」

岳奇吃了一驚，朝他那邊望了一眼。那個大堂的燈光很暗，而且是藍色，這傢伙背光坐着更不容易看清楚他是誰。

岳奇說：「我的朋友，你可否再說一遍？」

「如果有一瓶好酒，我可以用牙齒把它拔出來。」此人果然再說一遍。

岳奇說：「你必然是鋼牙六叔了，爲甚麼你會走進這種地方呢？」

「你認識我是六叔，巳經夠了，快些拿出那一瓶酒來，喝了酒，我才有興趣跟你交談。」

「是的，鋼牙六叔，酒在這裏。」岳奇送上酒瓶，耳邊聽到一些格勒格勒之聲，又聽到喝酒聲。

他仍是沉住氣一聲不响！

「輪到你喝了！」

酒瓶在微笑中送過來。

岳奇接過，立刻喝了一口。果然是上好的一瓶香檳，他覺得有了一綫生機。

六叔忽又開口：「朋友，你問我爲甚麼會走進這個地方？這句話眞是出奇，聽你的語氣，可見你也是不應該死的了，爲甚麼你也走進來？」

「好的，六叔，今晚的光陰特別長，我們可以談個痛快，你提出來的問題，我只是說了一句，你就恍然大悟，我是漢堡黑帮首領金霸王下令要追殺的神槍手岳奇，你有聽見過我的名字嗎？」

「我不止是聽見過，還接獲金霸王追殺你的閻王令，任何人殺了你，拿你的頭顱到賭塲去找他，立刻可以獲得五十萬美元，是否有這種事呢？」

「是的，確有這種事。」

「我想多口問你一句，爲甚麼他要出這樣的高價殺你呢？」

「因爲我殺了他心愛的漢堡小姐花莉蘭。」

「一個好漢很少殺死一名美女，料想她一定幹出了令你極端難堪的事。」

「不錯，六叔，你眞有見地，你大概知道我是西德的保密局掛頭牌的殺手吧？她跟東德的特務頭子有聯絡，把我在無意中對她說出來的情報洩漏給這個魔頭知道，上峯認爲我吃裏扒外，派人包圍我用機槍掃射，我雖然受傷，沒有死，從一個垂危的朋友口中獲悉這個死結是她送給我的，一怒之下，抓住她查問，料不到她拚命否認，我的十隻指頭逐漸收緊，她竟然斷了氣。」

「我明白了，金霸王下令追殺你之前，你巳經是她的情郎，金霸王威震四方，保密局的頭子也忌他三分，你居然斗胆捋虎鬚？無怪你走投無路，非死不可了，至於我，我的處境比你更加悽慘。」

「你也是被黑帮逼到走投無路嗎？」

「可以這樣說，也可以說這一塲災禍是我自己招惹出來，不必埋怨別人！金霸王除了本身是賊阿爸之外，他還肯花錢收買賊賍，我偷了他收買的賊賍當中最值錢的三十六卡大鑽石，被他的爪牙發覺，窮追不捨，我突然發覺自己巳經置身於地獄門，索性向前飛奔，一口氣的闖入閻王路，再往前走，便是醉貓之家。」

「這些事情，是否全都在今晚夜發生的？」

「當然在今晚發生。」

「那麼，你一定是不想死的了，我想問問你，那一枚大鑽石是否仍然帶在身上呢？」

六叔稍遲然後回答道：「神槍手岳奇，你不應該如此發問，難道你想把它奪取嗎？」

「我做人十分坦白，我並非想把它奪取，只是想向你提出一個條件吧了，既然你不想死，我也不想死，何不聯手出擊突圍而出呢？我有辦法救你，不過，你獲救之後，必須把大鑽石變賣，得欵跟我均分，我有了錢，那就可以逃到非洲或南美洲過活。」

「我的朋友，你提出來的條件，我不單是一口答應，還可以保證我們剛剛逃出去，那一枚鑽石立刻有人收購，他就是鑽石大王雷巴斯，不過，你認爲有把握救我脫險，這句話很難入信。」

「你有沒有聽見過玻璃刀呢？我知道有許多醉貓在死前仍是拚命喝酒的，包括我們二人在內，有人喝酒就有酒瓶，有酒瓶就有玻璃刀，我不會缺少武器。」

「我當然明白玻璃刀是怎樣子弄出來的，只要你敲破了酒瓶，敲瓶的時候順勢往懷裏一拉，便有一條長長的玻璃，跟刀鋒同樣尖銳，你講得出這個名稱，顯然你精於此道了，可是，你別忘記這一點，你必須走近了護衛，雖然你有機會出刀，他們却可以站在遠處發槍射擊，你簡直是全無希望取勝的，不要妄想靠玻璃刀出擊了，此外，你還要懂得這一點，對方有八個，你只是一個，寡不敵衆。」

岳奇很不耐煩，截斷他的話，說：「你太過胆怯了，你不是我，怎樣知道我無法取勝呢？聽準了，別人只是懂得打破酒瓶變成玻璃刀，我却可以使它變成飛刀，我只要打倒一個衛護員，就有武器了，到時他的手槍就是我的槍，你不必協助我作戰，但却可以替我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甚麼事呢？」

「我只是打倒一個敵人，你就俯伏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咽喉咬斷了，能辦得到嗎？」

「我一定辦得到。」六叔有點興奮。想了想，六叔忽又開口道：「這個地方雖然有八個護衛員，槍聲一响，不難引出幾十個衛護員來增援，最好不要放槍射擊。」

「不放槍也可以，不過，你的鋼牙就要變成進攻的武器了，我們二人合作，一定可以成功，末了，我還想看看一件東西，增加我的信心。」

「你說的是玫瑰紅大鑽石嗎？在我貼身衣裳的夾層，我立刻可以把它拿出來，給你欣賞。」

說完，六叔探手到內衣搜索，過了一會，果然用掌心承住一枚大鑽石，獻給他欣賞。

儘管在光綫很暗的地方，它仍是燦然生輝，的確是一枚品質超羣的巨型珠寶，看呆了岳奇的一雙眼。

他欣賞巨鑽的時候，六叔緩緩的說：「鑽石大王雷巴斯的總店設在漢堡大街，一望而知，萬一我有甚麼不測，你仍有機會逃生，切勿走到總店或分店找他，因爲那些地方預防刦匪，便衣警探不斷的在外巡視，還是走到柯廉角第五號園林別墅按動門鈴求見好些，你只要把那一枚大鑽石拿出來，在防盜眼前面幌動，讓門裏的人看見，飛奔入內，向他報告，一定開門讓你走進去，事前他巳經跟我談過價錢，他願意一次過付出一百萬美元。」

六叔多次講述那個地址以及通傳的方法，叫對方緊記在心。

岳奇依了他，很沉痛的說：「六叔，我跟你都是被這個社會遺棄的人，假如我

們能夠活着逃出去，一定變成天涯知己，好好的享受一番！」

「你眞好，我今年五十七歲了，從未看見過一個年輕人跟你那麼英勇，而又對老人家關懷，我一定傾全力作戰，現時我們比較深入的研究如何以寡敵衆吧。」

岳奇湊近他，兩人索性躺在地上密談起來。

大堂外邊偶然看見護衛員的影子飄過，還有沉重的脚步聲。

冷血殺手岳奇死裏逃生

大概是凌晨三時，兩人發動攻勢，六叔仍是躺在地上，但却不斷的打滾，大聲喊救。

岳奇已經找到七個酒瓶，很小心的敲破它，使它變成玻璃刀，在較遠的一處躲着，俟機截擊。

期望中的打鬥場面突然爆發了，有一名護衛員大聲呼喝，從走廊那邊衝進來，沒有拔槍，走到六叔的身邊，起脚亂踢。

另有一個護衛員緩步走進大堂，他拔槍在手，準備接應。

岳奇看準他的咽喉，脫手飛出一柄由酒瓶變成的玻璃刀。

這傢伙中了一刀，一聲不响的倒下來，岳奇用不着多看一眼也知道他已經身受重傷了，索性集中精神對付比較兇狠的另外一個護衛員。

他放輕了脚步走過去，伸高左手，一個劈空掌打在這傢伙的頸骨上面，只是一招就把對方擊暈，頹然倒下來。

他對六叔說：「輪到你了，趕快咬他的咽喉。」

六叔那一副鋼牙並非爲了搏鬥裝上去，因爲他滿口爛牙，全部拔去，橫豎要裝一副假牙，他覺得白鋼那種光澤勝過瓷牙，同時不想裝上一副金牙，於是裝鋼牙，想不到搏殺的時候，它可以當做秘密武器，輕易而舉的咬斷敵人身上任何一處的血管，咽喉的氣管被他咬斷，更加要命，那時他們二人合作得很順利，先後殺了四名護衛員，料不到那個大堂另有暗門通到走廊那邊，兩個護衛員纏住岳奇苦鬥，另外兩個護衛員從暗門走出來，一刀就把六叔殺掉。

岳奇聽到六叔垂危顫聲喊叫之聲，一陣心酸，殺機頓起，不顧一切的撲攻，把他收集的玻璃刀全部看做飛刀使用，殺剩的人，奮勇纏在一起苦鬥，終於大獲全勝，八個護衛員死個清光。

他回到六叔的身邊，六叔已經失去了知覺，雙目緊閉，雙拳緊閉，無法開口，氣若游絲。

拖延了一會，六叔也喪生了，大堂之內密密麻麻的散佈一堆堆血，本來已經喝到爛醉捱了最後一程走進來的醉貓，已經是半死半活的了，添上了九個屍體，看來那個地方就像是殮房，煞是可怖。

岳奇的手上擁有八枝手槍以及一枚重三十六卡的大鑽石，可是，他沒有辦法走出去，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天色剛剛放亮那一段時間有人入內搬走一醉長眠的屍體，那時他有機會衝出去的，但却沒有把握穩操勝券。

他太過疲倦了，躺在許多個半死半活的醉貓身邊，等待黎明。

疲倦到極點的人必然是忘記了任何一種危險的，他的生理反應控制了他，迷迷糊糊的跌進了夢鄉。

他睡得太過甜蜜了，直到門外有人走進來，大聲叫喚，還把强烈的探照燈扭亮，向大堂掃射，他然後覺醒。

外邊的夜空仍然沉黑，距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

到處黑沉沉，那些燈光特別刺眼，他看見衝進來的四五個人，全部握槍，另有四個人扛着担架床，鋼門已經拉高，不必親眼看見，他也會想像得到外邊一定有一輛車停放，準備搬走屍體以及半死半活的人。

那是他最後的機會了，他絕對不容許它溜走，趁着各人注意大堂之內的血跡，燈光投射到內部較遠之處，他像一頭黑豹似的飛撲出來，很快就越過扛着担架床那些人，飛奔到外邊去。

有兩個人拔槍，企圖拘捕他，他一邊走一邊發槍射擊，對方應聲倒下來。

他把視綫投在停放路旁的一輛大貨車，飛奔過去，爲了預防車內仍有槍手，他故意頻頻變換脚步，即使在一百碼，那麼短的距離，他仍是那樣子移動脚步，避免受擊，同時也避免從屋裏衝出來的槍手追擊。

這一項決定十分重要，果然不出所料，大貨車那邊有人發槍，屋裏也有人發槍夾擊。

不知道究竟是那些人槍法太差，抑或他的運氣太好，他沒有被人擊中，相反的他却擊中了車上留守的一名護衛員。

他喜出望外，不再理會背後是否有人追擊了，狂奔到貨車司機的臉前，喝令這傢伙舉手，跟着拉開車門鑽進去，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大聲說：「你想活命，立刻開車！」

司機依了他，大貨車開駛了，護衛員在後面追上來，瞄準車呔射擊。

槍聲卜卜，只是打中貨車，沒法射穿車呔，很快它就駛出射程之外。

司機說：「你逃不遠的，前面有路障，還是在這裏停車吧，你向樹林那邊走，他們追不上你，好嗎？」

「別多說廢話，衝破路障！」

岳奇命令他加速衝向前面去，他的右手仍然用槍咀壓住司機的腰間，左手向外邊發槍射擊。

他並非存心殺人，只是恐嚇性質。

路障只是木架，很易衝過去。

闖過那一關了，司機仍是疾駛不停，百忙中，他向身邊的岳奇說：「你左右兩手，都能夠開槍，佩服之至！你是否有目的地去呢？如果有，請你說出來，讓我把你送到那個地方。」

岳奇懂得他的意思，說：「好的，抵達目的地，我就落車，你可以自行離去，我想到哥廉角第五號的一座別墅，希望你找一條比較安全的路駛過去。」

「好，我照做好了，大概二十分鐘，即可抵達，前面沒有路障了，他們追不過我，請你放心！」

司機講的是眞話，不過，岳奇走出車

廂之前，突然使用牛角插這一招，左右開弓，緊握雙拳向對方額角打去，把他打暈，然後急步走到那座園林別墅的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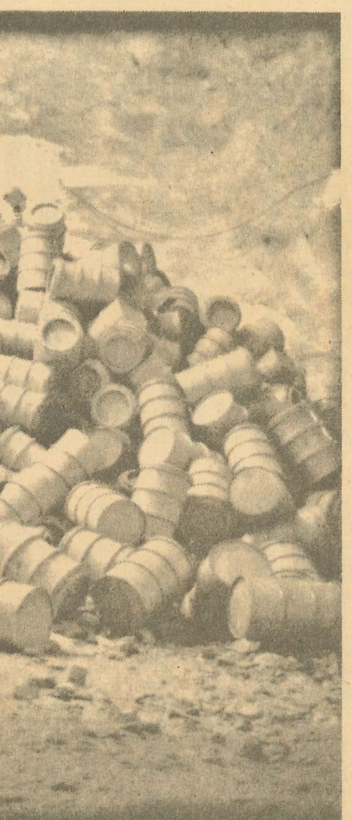
他按動門鈴。

鈴聲急勁，有一條白光從高處投射下來，他無所遁形。

他仍然站定脚步。

門裏有人喝問：「找誰？」

「我求見鑽石大王雷巴斯，六叔叫我送貨來的。勞煩你通報一聲。」



在二百一十呎海底放置的大鐵桶貯滿了「死亡之沙」，其中有一個鐵桶，貯滿了珠寶，值美金億元過外。

「送甚麼貨？」

「送一枚大鑽石給它，你先行看一看它。」

說完，岳奇取出鑽石，把它靠近特別大的一個防盜眼。

白色燈光投在粉紅色的鑽石上面，發出奪目的明霞。

看門人認爲滿意，打電話跟屋裏的人交談，稍停，特別的鐵門打開，迎臉看見兩個保鏢以及兩隻大狼狗。

看門人迎他入內，鐵門自動關閉。

岳奇毫不考慮就給他帶入正屋，穿過了它，再入「內進」，叫他坐在客廳裏面等候。

很快就有一個中年人走出來，闊臉大眼，濃眉，另有一種威儀，他向岳奇打量了一眼，說：「我們以前沒有見過面，你是誰？」

「我是岳奇！六叔叫我送貨來，貨在這裏。」

他送上大鑽石。

體型胖壯的中年人說：「我就是雷巴斯，勞煩你送貨來，不過，天色還沒有亮你是怎樣子走來的？六叔呢？爲甚麼他沒有來見我，叫你代勞呢？難道他不知道那一枚鑽石值一百萬嗎？」

「六叔當然知道，可惜他已死了，我是冒險殺出重圍才有機會跟你見面的，大貨車還在戶外停放，司機已經打暈，你可以叫醒他查問一切。」

「不用叫醒他了，岳奇先生，你說的每一句話，我完全相信，你說的大貨車是否次日黎明之前負責收屍送交火葬場的一輛黑箱車呢？」

「是的，不過，它並非是黑箱車那一類。」

「不管它的外型是怎樣子，既然它是爲了把半死半活的人以及屍體一起抛入火葬場的洪爐，它就叫做黑箱車，最後，我還想再問一句，那個司機是否是你的朋友呢？」

「不，我跟他百份百的陌生。」

「那就容易辦了，大彪，你負責走到戶外處理這件事，多放幾個手榴彈，把大貨車炸毀，包括那個司機！」

「可能會有人查問此事的，如何應付呢？」

大彪很恭敬的說。

「不管有多少人查問，把他們亂槍掃射，屍體抛入海中，別忘記，一定要每一條死屍縛住一塊大石。」

大彪奉命而退。

雷巴斯臉露笑容，對岳奇說：「今晚看見過你的人，如果是醉貓之家那邊的槍手，闖入我的地盤，格殺勿論，你可以放心跟我喝酒談談了，剛才你已見我處理這件事，你是否滿意呢？」

「極爲滿意，佩服之至，此外，我由衷的感謝你掩護我！」岳奇很鄭重的說。

「區區小事，算得甚麼？」雷巴斯很豪氣的說。

過了一會，兩個人在密室痛飲，那一枝玫瑰紅的大鑽石已經收藏起來，雷巴斯向他打量了幾眼，說：「岳先生，雖然我以前沒有跟你見過面，可是，岳奇這個大名，對我來說，卻是聽見過的，似乎有點

熟悉，似乎有一個人綽號神槍手，在西柏林享譽甚隆，他還想跟漢堡的冷血殺手甘明决鬥，不知道你是否那一個岳奇？」

岳奇很是興奮，說：「我正是綽號加州小子的神槍手岳奇。沒有機會跟冷血殺手甘明决鬥，我眞是死不瞑目！以前我跟他都是隸屬西德保密局的，不過，不同派別，我是美國那一邊，他是德國那一邊，有一個時期他奉命追殺我，我當然很樂意應戰，怎料中途發生變化，這一場决鬥打消了，聽說他已經從正派的槍手變成邪門的殺手，投靠金霸王，我沒有機會跟他比試槍法，眞是一件憾事。」

雷巴斯的眉毛往上一揚，說：「如果岳先生的槍法眞是那麼好，我可以替你安排一場槍戰。」

「甚麼？甚麼時候可以完成這一次壯舉呢？」

「今晚也可以，不過，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能夠做得到冷血殺手甘明所做的一項表演。」

「他能夠做得到的表演，我必然可以做得到。」岳奇欣然說。

「好極了，岳先生，請你跟我到練槍的地方。」

雷巴斯很冷靜的說。

兩人先後走進一個露天的地方，牆上掛滿了長槍，另有一個高櫥，內有手槍許多種欵式，隔開了玻璃門可以看得見，此外，牆壁的本身有許多洞，有大有細。

雷巴斯說：「我的手下經常在這裏練習槍法，如果落雨，上面有鐵篷罩住，不會淋濕，牆壁之外，有另外一堵牆，牆洞有大有細，冷血殺手能夠站在第一堵牆壁之前，發槍射擊，子彈穿過第一個牆洞，第二個牆洞以及第三個牆洞，打熄放在第三個牆洞之外安置的燭光，每一堵牆壁跟着另外一堵牆壁相距十二呎，換言之，子彈要在三十六呎過外的地方射出，穿過幾個牆間，打熄一枝熊熊高燃的蠟燭，那是不容易，因爲子彈有輕微的拋物綫，並非百份之百的直綫推進。」

岳奇說：「我不止是可以做出這種表演，還可以突然轉身發射，子彈穿過牆洞，打中目標，我的意思是打熄燭光。」

「岳先生，你眞是豪氣逼人！你的身邊有手槍沒有？」

「有兩柄手槍插在腰間，你看得見的，另有一柄手槍插在襪管，必須俯下半邊身才把它拔出來，那些手槍俱是我從護衛員手中取的，射程相當遠，我就用它表演好了。」

「好極了，你們快些燃亮燭光！」

雷巴斯很是起勁，大喝一聲。

兩雄相遇展開生死鬥

岳奇緩步走近一個牆洞，它有一個碗口那麼大，透過牆洞可以看到另外一堵牆，有另外一個牆洞，它只是玻璃杯口的大小，至於第三個牆洞，更加細了，只是圓形小杯那麼細，也可以說它是形狀等於高脚酒杯的杯口。

由於子彈射出去就有輕微的拋物綫出現，不是純粹直綫，故此牆洞必須一層層的擴大，越是接近拔槍的人，那個牆洞越大。

岳奇展露他的三柄手槍，一柄插在腰部右邊，一柄插在背後，當中褲帶還有一柄，插在左邊的襪管，他的長褲，已經裂開，故此他可以用左手拔槍，如果他用右手拔槍，困難得多。

不管他怎樣拔槍，企圖三顆子彈都打熄燭光，實在不容易，喜歡玩槍的人對這一項表演大感興趣，不約而同的聚在一起，欣賞他的槍法。

蠟燭燃亮了，那是一枝兩呎高的蠟燭，燭光特別明亮。

三堵牆壁都有牆洞，平排六個牆洞，都可以拉成直綫，故此他不必打熄一枝蠟燭之後再又把它燃亮。

平排三枝蠟燭，吐着白色的光亮，頗爲奪目，岳奇已經準備妥當，雷巴斯揮了揮手，說：「岳先生，你可以表演了。」

他剛剛說完這一句，岳奇的右手往上一揚，第一粒子彈已經閃電般射出，各人都看見第一枝蠟燭被它打熄，定睛看時，岳奇移身換步，轉了轉身，左手從背後拔槍，打熄第二枝蠟燭，那時他已把右手所握的手槍拋掉，只見他俯下半邊身，右手拔出襪管所藏的手槍，立刻發射，他的上半身沒有完全伸直，第三枝燭光已被打熄，歡呼聲雷動。

雷巴斯頻頻拍掌，說：「岳先生，你的本領驚人，我立刻安排你跟冷血殺手决鬥！」

「你眞的能夠在黎明之前喚醒他嗎？」岳奇頗爲詫異。

雷巴斯說：「並非由我喚醒他，喚醒他的另有其人，那是一個少女，人見人愛，膚色白得像雪，叫做白麗蓮，綽號白雪公主，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你不妨在旁傾聽。」

「我一點也不疲勞，你打電話好了。」岳奇說。

兩人回到屋裏，在小客廳坐下來，雷巴斯撥動電話號碼，很快就接通了，對方的語聲很嬌。

「我是雷巴斯，你說過在黎明之前的一段時間打電話給我，保證我不會失望，聽到你的語聲，我眞是高興，電話已經駁通了，我只是想問你一句，有二三十粒各重四卡過外的鑽石，你要不要？」

白麗蓮欣然說：「鑽石大王，你眞會說笑！別說有那麼多的鑽石了，只是一枚重四卡的鑽石，你肯惠贈，我立刻伸手去接它，而且十分樂意替你去做任何一種困難的工作。」

「那就好了，我不妨對你說知，我想收買人命。」

「誰的性命那麼值錢？」

「白雪公主，你不要查問他是誰好不好？總之，有一個人想殺我，我想假手於甘明先生，希望由甘明先生正式跟他决鬥，那就有希望殺他了，亦即可以間接保留我的一條命，你想想吧，我是否值那麼多的鑽石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他們二人在甚麼時候交手？還有一點，决鬥的地點在那一處，誰是公證人？」

「我可以逐項回答你，時間方面，越快越好，最好立刻喚醒甘明先生，决鬥的

地點是我的別墅之內，那一片空曠地方，公證人就是我！甘明先生未必肯來，你一定要告訴他，向他挑戰的人，正是他想追殺的加州小子岳奇。」

「你怎麼樣知道我可以找到甘明先生呢？」

「我不單是確信你可以找到他，還相信他睡在你的身邊。事不宜遲，如果他在太陽升起來的一段時間後駕臨，恐怕岳奇已經走了，我沒有本領把他留下來的，因爲他是一個通緝的犯人，今晚剛剛殺了醉貓之家的八個守衛員，分分鐘想逃走，看在我的份上，快點來吧，他眞的想殺我，希望他沒有動手之前，你們能夠立刻趕來。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我打這個電話的時候，他仍是拔槍指嚇，槍嘴對準我的眉心！」

說完這番話，如釋重負，他對岳奇說：「岳先生，希望你合作，眞的拔槍指嚇，逼我交出巨資，協助你逃走。只有這樣安排，你才有機會跟冷血殺手在黎明一段時間决鬥！」

岳奇很是高興，說：「我一定盡力而爲。」

只是過了半個鐘頭，門鈴的聲響震耳，雷巴斯叫人開門，把兩個客人迎入，他們就是冷血殺手甘明以及白雪公主白麗蓮一起走進來。

他們二人由僕人帶入內進，在小客廳裏面看見岳奇用手槍威脅雷巴斯的情形，不禁愕然。

雷巴斯很冷靜的說：「甘明先生，不必拔槍，因爲岳奇先生並非蓄意殺我，只是想我打電話給你，邀請你决鬥。」

「好極了，我同意跟他决鬥。」甘明很爽快的說。

雷巴斯把臉孔朝向岳奇那邊，說：「岳先生，你說過的，很想跟甘明先生决鬥，我已經辦妥這件事了，請你放下手槍吧，我有話對你說，這番話同時是對甘明先生說的，我有一份薄禮，贈給决鬥獲勝的人。」

岳奇乘機收回手槍。

雷巴斯緩緩的說：「你們兩位都是罕見的快槍手，局外人很難推測得到誰的槍法高强，我很想替這個問題找尋答案，過了一會，我就叫人把一盆鑽石放在空地的中間，用一張沒有椅背的木椅承放，由於外邊燈光明亮，承放鑽石的是一個玻璃盆，燈光照映，燦然生輝，你們兩位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用我的名譽保證它作眞鑽石，到時你們各有一柄手槍，完全相同，它的射程很短，只是三十碼，槍膛之內只有一粒子彈，你們必須看到準然後發射，首先發射的一個人，似乎佔上風，却又不一定佔上風，萬一他失手，沒有子彈了，對方儘可以走到更加近的距離然後射擊，他就反而屈居下風了，不過，僅有一粒子彈，如果它不是打中要害，受到槍傷的人仍然有力反攻，可能反敗爲勝，除非兩個人打到最後關頭，有一個人喪命，未能判斷那一個人獲勝，言盡於此了，現在你們先行看看手槍以及鑽石。」

雷巴斯剛剛閉嘴，家人已經把一盆鑽石以及兩柄手槍送到眼前，雷巴斯叫他們二人驗過手槍，拿出一副紙牌來，各人翻閱一張牌，用以决定那一個人先行選擇，終於各取一柄手槍，分別走出園林別墅當中的空地。

雖然那一處空地的範圍有限，可以拉到盡有五十碼長，子彈的射程只是三十碼而已。故此他們二人雖有槍在手，不會偷襲。

正如雷巴斯所述，承放鑽石的玻璃盆放在沒有椅背的一張木椅上面，它放在兩個人的中間，各人距離木椅係二十五碼。互相距離五十碼，燈光全部啓用，明如白晝。

一切準備就緒，雷巴斯大喝一聲，兩人隨時發槍射擊，在旁看熱鬧的人十分緊張，尤其是艷光四射的白麗蓮，更加激動，張開口，想大聲叫喚，却又沒法喊得出聲。

各人的視綫並非集中在鑽石上面，而是集中在兩個槍手的身上。

既然那柄手槍的射程只是三十碼，兩人相距五十碼，他們必然是逐步走向前面了，快要走到三十碼的距離，甘明忽然加緊脚步，向前疾走七八步，然後以倒退的姿勢，很快速的退後幾步，如果對方貿然發槍，必然落空，原因是子彈無法射得那麼遠。

岳奇身經百戰，怎會受到對方的愚弄呢？雖然他緊握手槍，十分冷靜，看來他並不急於求勝，直到對方停步爲止，然後運用他的詭計進攻。

他站在距離三十碼的地方忽然向對方走過去，並非以直綫方式奔走，而是以斜綫奔走，走得很快，那種斜綫的傾斜角度不大，忽長忽短，這一招確有道理，可是，冷血殺手並非站着不動，他也是摹仿對方的舉動迎戰的，不單是以斜綫姿勢十足向前面去，還作出不規則的弧形，越是拉近距離，花樣越多，直到兩人的距離已經縮短到只有二十碼，適合發槍射擊了，然後出擊，兩人差不多是同時發槍的，槍聲一响，他們分別倒在草地上面，好像中槍身亡。

稍停，兩人分別從草地上面爬起來，雖然脚步浮浮，仍是走向前面，看熱鬧的人都感覺到他們就快有另外一場决鬥了，到時那一個人的拳脚精湛，他就有機會取勝，集中精神欣賞對方施展的絕招。

那是名符其實的一場生死鬥，怎樣陰險毒辣的怪招都可以施展出來。

闖過第一關再闖第二關

觀衆還沒有摸得透那兩個冷血殺手打算採用怎樣子的絕招之前，只見他們二人不約而同的向前飛奔，好像急於搶奪鑽石，不覺有些詫異。

難道他們都想搶了鑽石逃走嗎？不見得他們這樣卑鄙吧？

不錯的，他們二人都想搶奪那一盆鑽石，却不是想搶了它轉身飛奔，有那麼快就走那麼快，只是想把鑽石看做武器。

琢磨過的鑽石必然有許多個尖角，如果某一方面搶先抓到那一盤鑽石，使勁射向對方，乘機出擊，肯定的說他一定佔上風。

當時在場目睹這一場决鬥的觀衆，未

必全部看得出這一種詭計，可是，甘明先行抓起那個玻璃盆而又不是發脚飛奔，沒有逃走的傾向，他們看在眼裏，立刻明白過來。

果然不出所料，甘明比較岳奇快了一步，抓起玻璃盤，向對方的臉孔拋過去，跟着飛起一條腿，他以爲這一脚可以把對方踢死，怎料岳奇發覺自己慢了一步，忽然蹲下來，抓住木椅向上迎格，順勢出擊，向他潑過去的鑽石紛紛落地，他沒有受傷，還用木椅擋住對方踢出來的穿心腿，認眞合算。

照情形看，他並非屈居下風了，充其量打個平手，可是，甘明踢出去的脚快而有勁，碰上了木椅，沒有受傷，一脚就把它踢到四分五裂，片片作蝴蝶碎。

好厲害的脚法！

岳奇好像覺得他鬥不過對方的拳脚，立刻改變了主意，施展角力的招式，飛撲過去，撞跌了對方然後倒地打滾，雙雙滾來滾去，總是不肯放手，任何一方面都沒法起脚踢人了！脚法再好也沒有用，憑着這一招，他就化危爲安，雙方再度打個平手。

兩人俱是很機智的，戰鬥力極强，初時只是倒在地上打滾，滾了一會，忽又改爲羅馬式的角力，又再改爲希臘式的摔角，雙方只是用臂力取勝，花樣百出，看呆了觀衆的一雙眼。

最後，雙方陷入一個死局，兩個軀體都是躺在地上，頭頂着頭，拉成直綫，不過，雙方的一雙手都是伸到對方那邊握着對方頸子的，仰臥在地，擺出這個姿勢，沒法鬆手，那就要鬥耐力的，那一方面可以支持得長久一點，便有機會取勝。

站在遠處的人，都得走近一點，不由自主的走近他們，至於雷巴斯，走得更近了，他甚至想用公證人的目光去判斷誰勝誰負，由於兩人纏鬥的招式非常奇妙，旣然需要頸上有力抗拒對方的鐵指，又要集中力量，希望扼殺對方，那樣做十分困難。他越走越近，還俯下半邊身看個仔細，仍是無法替他們分出高下來。

突然，有一個人搖搖晃晃的站起來，他就是岳奇。

岳奇心狠手辣，剛剛能夠回氣，站了起來，他就把左掌放橫，向地上躺着的人劈去，那一個掌力劈在甘明的頸上，拍的一聲，喉管被人劈斷，氣若游絲，有些血絲從唇角沁出來，顯然是去死不遠。

岳奇心滿意足，不再下毒手了！他認爲一拍巳够，不過，他剛剛在苦鬥之後還要使勁去劈一掌，氣力消耗殆盡，無法支持，劈完這一掌之後，他就倒在草地上面，沒法動彈。

雖然兩個人都是沒法動彈，却大有分別，雷巴斯叫人把他們分別抬入屋內急救，只能救活一個人。

岳奇在昏昏沉沉的狀態之下驚醒過來，睜開眼睛看一看，只是看見雷巴斯，他就眼睛一亮，衝口而出的說道：「我沒有死，眞是喜訊，看來冷血殺手甘明一定死了！」

雷巴斯臉露微笑，說：「岳先生，你眞是一名高手，剛才你們兩人鬥到盡，你仍然能夠站起來，可見甘明一定死了，我的醫生在你陷入昏迷狀態中巳經替你作出很詳細的檢查，證實你的表面沒有傷痕，只是臉上有少許地方，被鑽石的尖角擦損，那不要緊，很快你就恢復原有的美男子風範，現時希望你喝一小杯酒，站起來走幾步，鬆鬆筋骨，看清楚自己的內臟有沒有問題，再說其他。」

岳奇照做，只是隨意的揮拳踢脚，他就很愉快的說：「我自覺一切正常，立刻可以搏鬥！」

他很輕鬆的說，隨即喝了那一杯酒。

「岳先生，像你的體力那麼旺盛，眞是罕見，我十分喜歡找到一個像你那麼堅强的人做朋友。剛才你們決鬥之際因爲互相搶奪以致傾瀉在地的鑽石，我巳經叫人全部檢回來，放在枱上，它是你的東西，拿去吧！」

雷巴斯很大方的說。

相當奇怪，岳奇聽了，毫不動心，很冷靜的說道：「雷老闆，我認爲枱上的鑽石，應該賜給功勞最大的人，殺死甘明的人不是我，是白麗蓮，你應該把鑽石賜給她。」

「你怎會這樣說的？岳先生，分明是你殺他的，爲甚麼你認爲歸功於她呢？」

「局外人很難明白的，我是這一行的高手，當然心裏雪亮，倘不是她在最近的一段時間纏住冷血殺手甘明，朝夕交歡，使他的精力耗盡，他未必敗在我的手上，故此我認爲她立了大功！」

「你說她立了大功？」

「是的，事實俱在，不容否認，她是你派到甘明身邊潛伏下來的一枚活的棋子，把肉體看做秘密武器，可以說是殺手中的殺手！」

「你能夠提出具體的證據嗎？」

「當然可以！首先，你打電話給她，早巳懂得甘明躺在她的身邊，可見她隨時向你報告他的行踪，另一方面，我跟甘明作戰，她看來十分緊張，似乎担心甘明被我槍殺，實則不然，她只是担心甘明不會死在我的手上！還有另外一個很有力的證據，甘明完全失去戰鬥力的時候，躺在草地上面，沒法動彈，如果她眞是他的戀人，他必大驚叫喚他，飛奔過去，撫屍痛哭，她沒有那樣做，可見她巳經知道這一塲演完了，不必裝模作樣！」

雷巴斯忽然眉毛往上一揚，說：「岳先生，你懂不懂得我爲甚麼要殺冷血殺手甘明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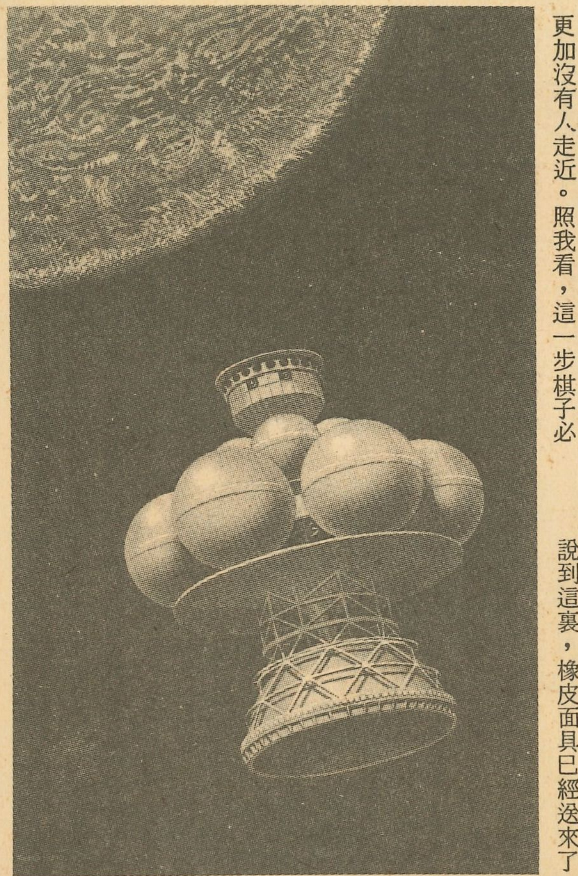
岳奇搖了搖頭，說：「我沒法推測，請你恕我笨拙。」

「好，我還是把這種秘密說出來吧，因爲他是金霸王最忠心的一個人，我想殺金霸王；奪取漢堡所有賭塲以及色情架步的地盤，逼於先行把他幹掉。」

說順了嘴，雷巴斯索性把另外一宗殺人計劃說出來，很冷靜的說：「趁着今天我們交運，希望你再協助我一臂之力，把金霸王殺掉！事成之後，你就是漢堡所有賭塲的總管！」

「爲了我的前途，同時爲了我們的交情，我願意深入虎穴，爲民除害！」

「你眞是一名好漢，佩服之至！現時我把殺人的妙計和盤托出來，希望你參加一脚，講述你的意見，金霸王是一方之霸



盧得博士帶了冷血殺手岳奇，飛上空中，逃避美國保密局的殺手圍攻。

，沒有一個人能夠接近他，他也不會接見任何人，只是透過室內電視跟對方交談而巳，防範得如此週密，想把他殺掉，談何容易？不過，今晚就有一個絕妙的機會，由你扮演重傷的甘明，再由白麗蓮護送，回到金霸王巢穴，他一定跳下床來，趁快走向你的身邊，看看你的傷勢，到時你就可以把你一向擅長的中國功夫施展出來，不必拔刀也可以把他殺掉！」

岳奇苦笑一下，說：「雷老闆，你眞是喜歡開玩笑！我跟甘明的臉貌完全不同，怎能夠扮演他的呢？」

「不，我巳經吩咐巧匠立刻替冷血殺手甘明弄一個橡皮臉孔了，你戴上了它，躺在担架床上面，臉色蒼白，沒有走近身邊的人，一定被你輕輕的瞞過！到時白麗蓮伏在你的身上嗚咽，擾亂各人的視綫，更加沒有人走近。照我看，這一步棋子必然生效，倒是殺了金霸王之後，你們二人不易逃走，這一點我不能不担心！」

「到時我可以掩護她撤退，奪取敵人的武器，殺出重圍！」

他說得十分豪氣。

雷巴斯向他望了一眼，很鄭重的說：「白麗蓮潛伏金霸王的巢穴巳久，另有破敵之法，你看見金霸王倒下來，立刻依照她的吩咐去做，必然可以逃生！她雖然沒有手槍，却有另外一些秘密武器，能夠阻嚇追兵，到時你會稱讚不巳，最後，我還有一句話奉告，金家的殺手側重於外綫的防衛，你們只能夠逃入球塲那邊，切勿妄想從大門或側門逃走，事情有變，幾處門戶都有鐵閘落下來，並且有百名過外的槍手把守門戶，任何門戶都變成了銅牆鐵壁，插翼難飛！」

說到這裏，橡皮面具巳經送來了，雷巴斯叫他立刻戴上，有甚麼地方太鬆或太緊，由巧匠修改。忙了一會，巳經是凌晨四時，距離天亮不過一個鐘頭，絕對不能夠拖延了，雷巴斯關上了房門，只是留下白麗蓮一個，指點破敵之計，岳奇恍然大悟，她不單是雷老闆放在金家的一枚活的棋子，還是雷老闆的心上人。

他一再試驗，佩戴面具，看來就像是冷血殺手甘明，躺在担架床，送上貨車，白麗蓮就坐在他的身邊，她的手提袋特別大，照他想，手袋裏面恐怕放下了雷巴斯說的秘密武器。

他一向自負，沒有開口問她。

貨車在濃濃的夜色中行駛了二十分鐘，停下來，岳奇有點緊張。

他有些疲倦，還喝了一杯酒然後被人抬上大貨車，故此昏昏欲睡，似乎睡了一會，又好像沒有睡過，被人叫醒，他仍是躺在床上，一聲不响。

身邊的白麗蓮說：「你絕對不能做聲，我只是嗚咽，只要你聽見我放聲大哭，表示金霸王巳經走近身邊，俯頭看看你的傷勢，你突然出擊，最好能够一招把他幹掉！」

岳奇沒有開口，只是接二連三的點頭，表示他完全明白她的意思。

大貨車停下來，岳奇感到整個人連同担架床被人抬起來，離開了貨車，向前推進，走得很慢。

他沒有聽到白麗蓮任何一種聲响。

過了一會，他聽到一些人交談之聲，又聽到鐵門打開之聲，抬起担架床的人，越走越慢。

他聽到嗚咽之聲了，直覺到他跟白麗蓮巳經走進了金霸王的巨型別墅。

他竭力提高警惕，克服睡魔，突然，聽到她很清楚的講出這麼一句：「甘明快要斷氣了，想見見老闆，快點叫醒他！」

重要的時刻巳經到來，他沉住氣等候她的哭聲。

小美人帶他凌空飛去

不知道守候了多久，他聽到一陣急速的脚步聲，又聽到哭聲，一躍而起，及時看見金霸王那副臉孔的表情，似乎嚇得發抖，臉上每一條肌肉抽縮。

他的臉孔巳變成了冷血殺手甘明的顏臉，照計金霸王不會如此驚嚇的，可能是對方誤會他是「屍變」了吧？此念一起，他就趁勢雙掌齊出，擺出屍變的模樣，一招蝴蝶掌，向對方當胸打去。

金霸王驚呼了一聲，頹然倒下來。

岳奇運用全身的氣勁，放在右脚上面，提起了它，向地上橫放的金霸王左脅使勁踏下去。

很快他就聽到金霸王慘叫之聲，唇角溢血。

他連踏三脚，挽起了白麗蓮的玉手，向球塲飛奔。

金霸王的別墅很大，竟然包括了一個球塲，他有空的時候跟自己人玩足球。

雷巴斯巳經說過，只要他們二人有機會走進球塲，就有機會逃生，不過，這個希望不大，因爲金霸王遇害，全室的槍手必然拔槍，到時她有秘密武器阻嚇追兵，

能否逃生呢？那就要看看她的本領！

果然不出所料，四個槍手不約而同的拔出手槍來！

白麗蓮穿得很少，酥胸如雪，被燈光照映，一團肉光耀眼，那一個槍手忍心殺她呢？他們只是慢了一步，她巳經打開手袋，拿出秘密武器來。

那種秘密武器正是剛才作爲雙雄决鬥獎品的鑽石！

一把又一把的鑽石被她從手袋抓起來，向槍手拋擲，百忙中，她還加上這一句：「金霸王死了，你們各奔前程！金家所有的財物全是你們的，能夠拿多少就拿多少！

「地上的鑽石也是你們的，誰撿了它，就是誰的財產！」

這一連串的話確有份量，全部殺手忙於發財，沒有人理會他們，就算偶然有一兩個人擋住去路，也被岳奇踢走。

兩人很幸運的衝到球場去。

開始有槍聲了，並非在球場爆發，而是在大堂爆發，岳奇不必動腦筋去想，也知道必然是槍手爲了撿取地上的鑽石在火併。

既然有人拔槍射擊，秩序大亂，他們只是置身於球場，四方面都有圍牆，怎樣逃走呢？

他十分焦躁。

忽然，聽到軋軋的機聲，在空中發生，自遠而近，他微有所悟。

白麗蓮喘息着說：「岳先生，留心空中放下來的繩梯！」

雷巴斯不愧是鑽石大王，足智多謀，直升機來得正好，金家內部發生槍戰了，有許多個槍手喪生，不過，他們二人巳經高高在上，沒有人能夠傷害他們了，岳奇興奮到極點，情不自禁的擁抱她狂吻。

直升機在雷巴斯的「鑽石別墅」降落，兩人走出來，她的眉梢眼角，蕩態撩人，岳奇更加心動了，湊巧雷巴斯巳經睡覺，關上了房門，門外掛起了一個紙牌，寫明：「請勿騷擾」，岳奇看了，正合心意，趕快扯了她一把，走進一間牆壁有巨型照身大鏡的房間，跟她再度擁抱！

那一張圓床恭候兩人躺下去。

她忽然嬌笑一聲，說：「岳奇，我想喝點酒然後睡覺，好嗎？」

「好，是否需要叫人送酒來？」

岳奇順着她的意思說，還補加一句：「我也很想喝一杯！」

她是雷巴斯的人，對那個地方瞭如指掌，聽了這句話，嫣然一笑，說：「這個房間有酒櫃，還有冷氣，把它的芳香氣味保留，不必叫人送酒！」

她打開了牆上暗櫃的門，果然看見許多瓶酒。

「你喜歡香醇的酒還是辣酒？」她含笑問他。

岳奇說：「你喝那一種酒，我就喝那一種酒。」

她不再說話了，拿出一瓶萍果釀的酒，分別倒了兩杯，說：「這種酒特別香醇，喝了它，血液發燙，係舊日西班牙皇帝宮內的御酒，我們一起喝它。」

她先行舉杯，慢慢的喝，岳奇一邊欣賞她喝酒的姿勢，一邊舉杯沾唇，芳香撲鼻，他毫不考慮的喝完了它，正如她所說，酒巳下肚，血液發燙。

坐在他臉前的一朵嬌花，臉泛紅霞，春情洋溢，他把她緊緊的抱在懷中，正想把她放在圓床上面，爲所欲爲，突然覺得有一條熱氣從體內冲上頂門，腦袋發漲，暗呼不妙，想擺脫那一個危險的局勢，巳經來不及了，眼前一陣昏黑，便即迷迷惘惘倒下來。

到了他覺醒，躺在床上，不過，那個房間巳經換過，身邊的人也換過，他看不見白麗蓮了，所看見的只是雷巴斯。

他很想開口說些甚麼，可惜辦不到，他仍受藥力控制。

雷巴斯向他打量了幾眼，說：「岳奇，你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本來我很想把你重用，可惜我的上頭還有另一個人，我的活動，完全聽命於他，我只能夠從側面帮忙你，沒有這種權力去處置你，因此之故，你的命運只好由他决定，言盡於此了，你好好的睡吧，那一種酒的藥力可以使你迷迷惘惘的躺了二十四小時，然後覺醒，白麗蓮也是如此，她並非局中人，我巳經把她送到房間，你不必理會她，她的所作所爲，仍是奉命行事而巳，我走了，如果有人亮燈看你，他必然是保密局的局長波爾。」

岳奇被藥力控制，沒法動彈，也沒法開口，只好呆呆的躺着，接受命運安排。

在昏暗的境况之下，他守候了很久，忽然燈光明亮，有一個人站在眼前，正是西德保密局長「波爾」。

「波爾」和顏悅色的說：「雷巴斯巳經把你前晚發生的遭遇全部對我說知，以前我弄錯了，你沒有做過任何一宗對不起祖國的勾當，一切只是誤會，今後西德保密局再也沒有人找你算賬了，一切放心，我此行有些極端機密的話跟你談。希望你跟以前一樣，把我看做老友。你身上的藥力巳經消失了，吃些東西再談吧，如果你想喝酒也可以，我暫時走開，你吃飽了，有些氣力，我再回來。」

說完，他悄然走開，岳奇聽了這番話，立刻覺得飢餓。

他忽然又聽到細輪滾動之聲，有一個僕人推了一輛承放食物的車走進來，把它放下，鞠躬而退。

車上放置了刀叉和食器，幾欵食物俱是熱騰騰的，看來美味可口，另有一瓶醇酒。

他不再考慮甚麼，狼吞虎嚥，既飽且醉，倒頭便睡，這一睡，直到翌日中午然後覺醒，他走下床來，發覺窗外景色優美，陽光照耀，略爲有些暖意，寒氣頓消，索性穿了衣裳走到園子活動。

他剛剛在草地以及花圃之間走動，很快就有一個人追上來，此人正是他以前的頂頭上司「波爾」。

「波爾」簡直有資格做舞台上面的演員，他可以在這一瞬間瞪眉突眼，滿臉怒容，轉瞬之間，忽又改變態度，油腔滑調，從糾糾武夫變成了商人，不單是型格變動，聲調發生變化，甚至他的措詞也有霄壤之別。

他蓄意說些動聽的話去打動一個人的時候，對方沒法拿定主意拒絕他的，憑着

這一招，他除了令人對他改變態度、化敵爲友之外，還可以說服對方願意跟他一起合作。

那時他就是施展這一套手法去屈服岳奇，走近了岳奇，打個招呼之後，嘆息了一聲，說：「岳奇，女人眞是累人不淺，如果你不是結識了花利蘭，後來你在無意中扼殺了她，你就不至於纏入苦海了，聽說你最近認識了一個美女，叫做白麗蓮，她也是靠不住的，我想向你提出一個建議，如果你有了一千幾百萬，別獃在夜夜笙歌的夜總會，索性走到天涯海角沒有歡樂塲所的地方，找一個純情玉女結合，安安份份的享受家庭之樂！」

岳奇聽了，忍不住失笑起來，說：「波爾，我還有甚麼機會賺大錢呢？只要我不是變成了活的槍靶，到處被人追殺，巳經十分滿意。」

「不，現時就有一個絕妙的機會，不單是你可以賺大錢，同時我也受益，希望你不要把不愉快的夢痕擺在心上，跟我合作。」

岳奇有點詫異，說：「你叫我跟你合作嗎？你仍是我的上司，有甚麼任務，叫我做好了，我很高興替你賣命。」

「不，如果那是公事公辦，我可以把一個任務放在你的手上，由你執行，可是，我現時想跟你商量的一件事情，乃係私事，極端機密，可以說是有求於你，那就大不相同，你可否不問情由的替我做一種特殊的任務，在海底活動呢？」

岳奇有點詫異，說道：「波爾，我巳經說過，我可以替你做任何一種艱苦而又危險的工作，你有甚麼吩咐，儘管說出來吧。」

波爾說道：「好，我需要一個有份量的勇士，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對開的海底下，拿出一個重達一百磅的鐵桶，它的形狀，有如石油桶，裝置含有輻射綫的死亡之沙。」

「好，我怎樣從許多的巨大鐵桶當中分辨出你想叫我拿走的一個呢？拿了它如何運到岸上呢了，到時我把它交給誰呢？你很清楚的對我說知好了，那一桶死亡之沙你怎樣運用呢？我絕不過問。」

「你眞是我們的得力的助手！」波爾很誠懇的說。

兩人在花間細談，不愁別人偷聽，波爾說順了嘴，再往下說：「岳奇，你只是依照我的指示去做好了，首先，我跟你乘坐直升機離開這個地方，然後轉乘航機返美，在佛羅里達州的機場降落，又再駕車到海濱的一座寵大建築物，科學家盧得博士在該處主持一切關於輻射綫的研究，你必須由他注射避免輻射綫傷害的針藥，才可以下海，到時他會指點你怎樣在海底搜索那些巨型鐵桶的，你找到一個鐵桶上面有黑骷顱頭的標誌，立刻把它鉗住，帶到壺形的物體，押着它回到岸上來，到時你會發覺岸上有一輛深藍色透着白邊的奇異汽車停放，它是爲了運送含有輻射綫物體而設的，你駕駛它一直向前駛，到達山邊一座石屋，它自動停下，我在屋裏看見你，立刻走出來，你再協助我把那個鐵桶帶進屋裏的大堂放置，任務完畢了，你所得的代價是五百萬美元，另外撤消你的通緝令，你可滿意了吧？」

岳奇說：「我太過滿意了，坦白點說，我懷疑這一項任務極端困難，可能無法完成。」

「你怕嗎？」

岳奇說道：「我怎會害怕？我巳經說過了，我願意替你做一宗最困難的任務，因爲你饒恕我的無知，始終把我看做一個朋友。」

「好極了，我們立刻動身！」波爾說完這一句，故意站在沒有樹蔭的草地上面，讓直升機的機師在空中使用望遠鏡俯瞰，發覺他在甚麼地方，立刻降落。

「波爾卡龍」是美國派到西柏林獨當一面的保密局長，權力很大，所有美國特務在德國境內活動的優秀份子，全部由他指揮，以前他在佛羅里達州的保密局担任很重要的職務，故此他跟輻射綫研究院的科學家盧得博士有相當深的交情，憑着舊日的交情，他藉口派人到二百一十呎的海底視察五前年投下的巨大鐵桶是否有些裂痕，亦係合情合理。

故此盧得博士很樂意協助他的，先行替岳奇注射兩種對抗輻射綫的針藥，然後安排一段時間，讓他變成潛泳的特種蛙人，下海視察。

本來收集「死亡之沙」是用鐵桶存貯的，當時並不打算把它放在海底，只是掘地埋藏，後來發覺它收藏在地下仍有問題，索性把它放在二百一十呎深的海底，由於鐵皮跟海水結合了能生銹，故此它的外層必須用鉛液噴射過，照道理說，如此安排，不會發生意外了，但從另一方面看，仍然有些担心，因爲海中經常有些波濤撞擊，假如有些鐵桶發生裂痕，非同小可，極有可能使海水染了太强的輻射綫，令到魚類中毒。

冒險潛水找黑骷髏鐵桶

透過盧得博士的精心安排下，岳奇穿了橡皮衣裳下海，另外有一個壺狀物，準備貯放在海中檢起的鐵桶。此外，鋼壺本身必有鐵鉗，可以對付較大的鯊魚，對潛水人有些保障。

其實鋼壺全身各處都有燈光，根本上所有鯊魚都會被它嚇走，不敢走近。

岳奇注射了針藥之後，整個軀體發熱，此外，他穿了橡皮衣裳，罩得很密，故此他不怕冷，不過，潛到二百呎過外的海底，仍是有些阻滯，手腳呆鈍。

他並非潛入海底就算數，他還要在一大堆的鐵桶裏面找尋黑骷顱的一桶，時間拖長了，不時有些鯊魚逼近，他更加不妥，幸而鋼壺的燈光由他控制，鯊魚被强光投射，分別散開，他可以完成任務。

他找到了鐵桶，把它推入鋼壺，輕而易舉，原因是海水有很大浮力。

他鑽入鋼壺之內，升到海面，立刻依照盧得博士的吩咐去做，找到大貨車，由盧得博士派出來的助手協助，把大鐵桶送上大貨車，然後向前疾駛。

他覺得很愉快，因爲一切順利。

那一輛貨車向山脚疾馳，剛巳看見一些燈光，它就自動停下來。

（以下轉入第一弍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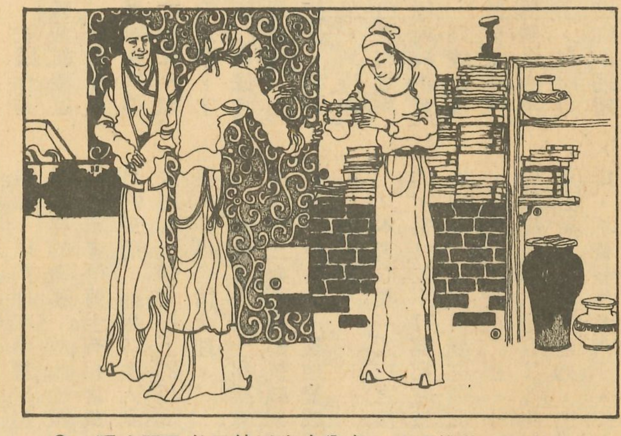
民間傳奇故事

荊釵記

盧俊生．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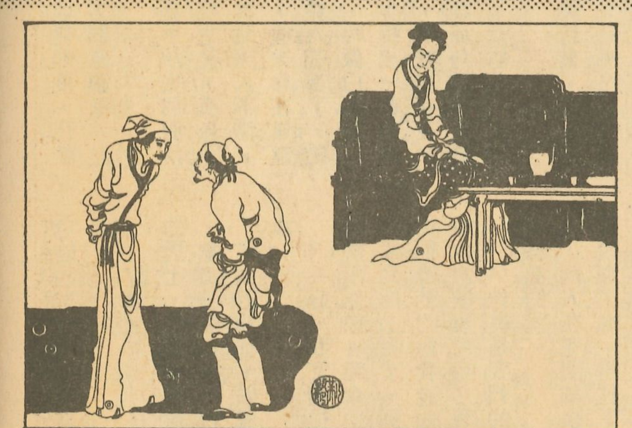
1　南宋時，浙江溫州有個書生王十朋，品學兼優，但家貧如洗。這日來了個媒人許文通，奉錢員外之托，爲其女兒玉蓮說親。



2　王十朋及老母皆以家中貧寒，再三推辭。許文通卻說錢員外擇婿首重品學，不計家境。王母及十朋只好應允，並拿出祖傳的荊釵一支作爲聘禮。



3　許文通到錢府復命，正好碰到媒婆張媽媽也來爲玉蓮提親，說的是溫州首富孫百萬，家有良田萬畝，拿來的聘禮是赤金鳳釵一支，白玉寶釧一雙。



4　玉蓮的繼母姚氏拿着金釵玉釧，要將玉蓮嫁給孫百萬，錢員外拿着荊釵，要將玉蓮嫁給王十朋。兩人相爭不下，只好叫女兒玉蓮出來，親自挑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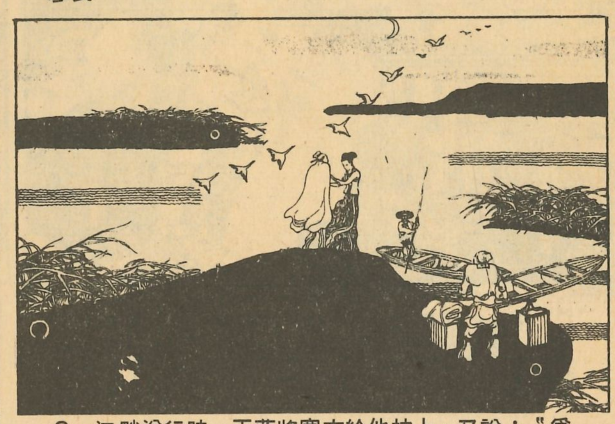
5　玉蓮來到前堂，錢員外說："兒啊，富貴如烟雲過眼，佳偶可偕老百年。事關我兒終身，你要謹愼！"姚氏說："那王十朋家貧得月光點燈，大風掃地。你瞧他這聘禮，是根木頭疙瘩！我兒可不能往火坑裏跳啊！"

6　玉蓮拿起荊釵說："王十朋那書生，我夙所欽敬，我就取這荊釵了。"說完徑持荊釵而去。姚氏發怒說："你要嫁他，休怪我心狠，一件嫁妝也不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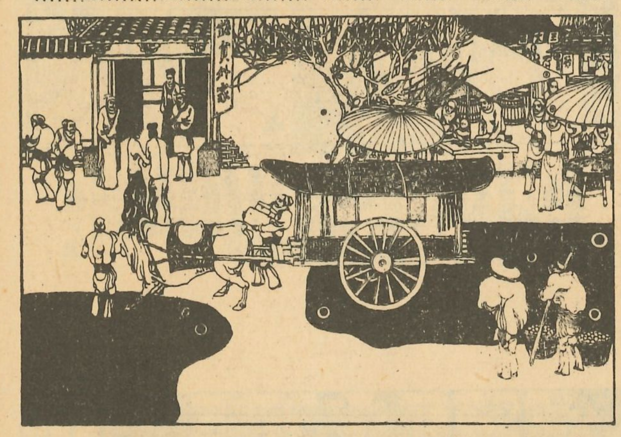
7　荊釵締良緣，王十朋將玉蓮迎娶過門。看看春試期近，王十朋要到京都臨安趕考，玉蓮親手爲他縫制寒衣。



8　江畔送行時，玉蓮將寒衣給他披上，又說："爲妻塡得半闋《憶秦娥》，以表離情：波聲咽，曉風吹淡江頭月。江頭月，一鈎離挽，征帆遠別！……"十朋問："爲何只有半闋？"玉蓮說："離思縈懷，接不下去了。"



9　十朋說："待小生續來：情眞何慮關山隔？荊釵自是同心結。同心結：比玉堅貞，比蓮清潔！"船夫解纜，催十朋登舟。玉蓮佇立江畔，久久望着那孤帆遠遠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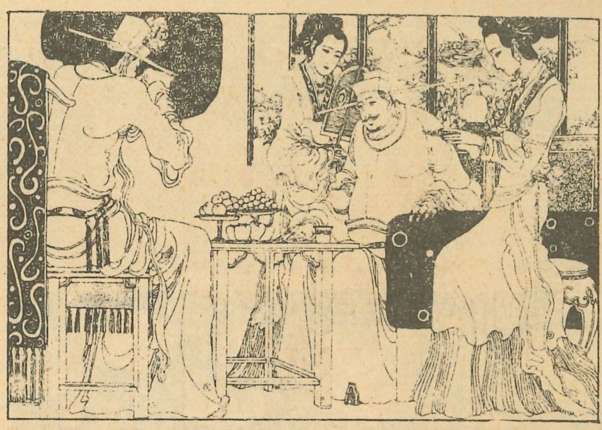
10　十朋走後，錢員外將王母及玉蓮婆媳兩人接至府中居住。姚氏雖不悅，但不知王十朋科場結果如何，只得暫時隱忍。

11　京都臨安開金榜，王十朋考取了狀元。主考官錢載和率領他和探花王世鵬，同至相府參見丞相萬俟卨。由於王十朋與王世鵬兩個名字讀音相似，竟引出下面一段故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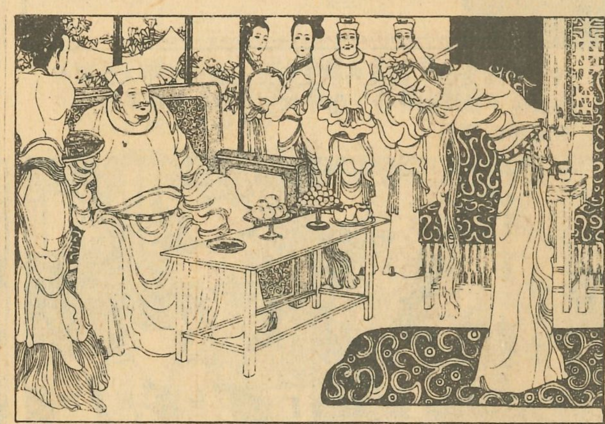




12　萬俟卨問他們官授何處？王十朋官授江西饒州，乃魚米之鄉。王世鵬官授廣東潮陽，乃烟瘴之地。錢載和也即將出使福建。萬俟卨說："老夫祝你們一帆風順。"遂命："看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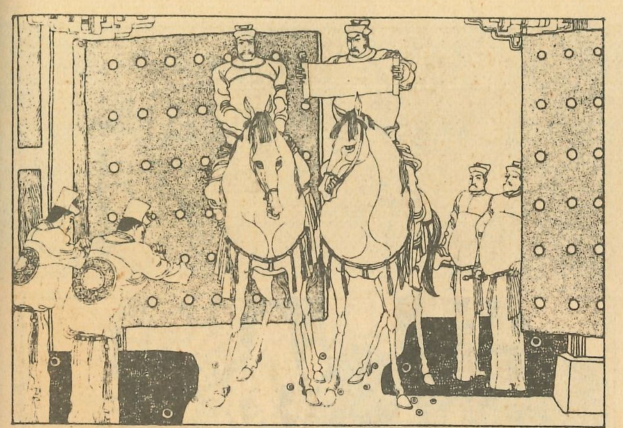
13　萬俟高單留下王十朋說："老夫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尚未婚配。老夫欲狀元爲婿，料你不會推辭。"王十朋忙施禮說："老師相不棄寒微，晚生至爲感德，但婚姻之事實難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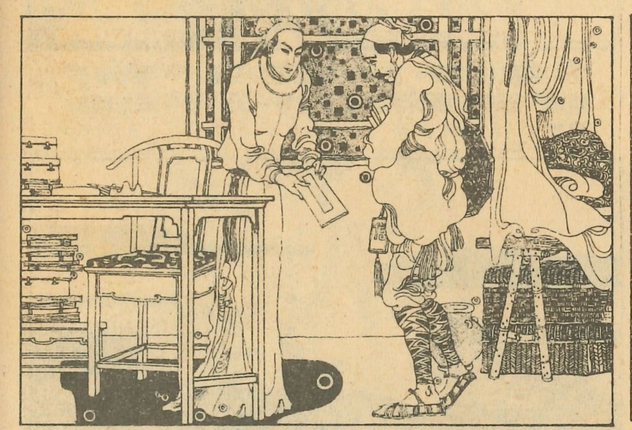
14　萬俟高笑道："老夫身爲首相，招你爲婿，諒不辱沒你！"不料王十朋接着說："奈晚生家有寒妻，不敢從命。"萬俟高說："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之常。"王十朋說："晚生只知：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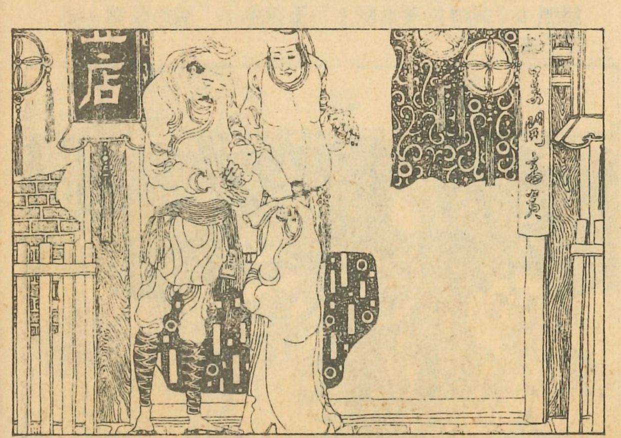
15　萬俟高變臉說："老夫位极一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你要小心了！"王十朋說："晚生謹守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任憑斧鉞加頸，我也不能拋棄糟糠之妻，做那不義之人！"說完，向萬俟高一揖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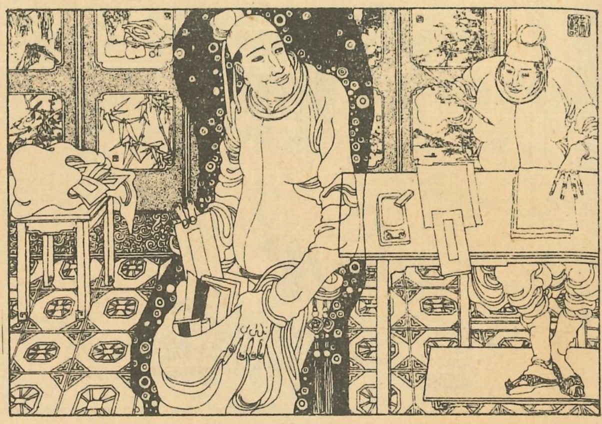
16　萬俟高惱羞成怒，派人傳諭吏部：探花王世鵬改任饒州。狀元王十朋改調潮陽，文憑也遲發，只准他在京守候，不准告假還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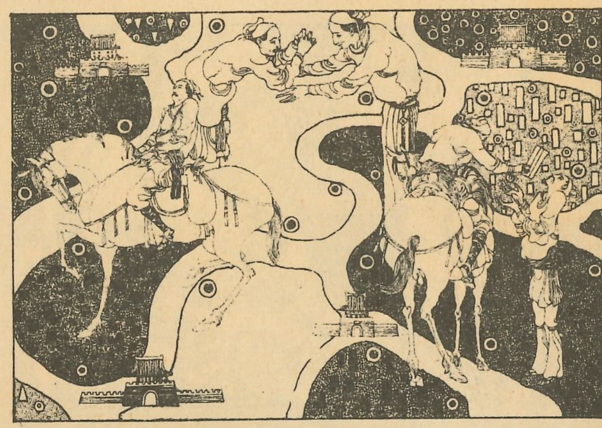
17　王十朋領不到文憑，只好修家書一封，請老母及玉蓮來京等待同赴任所。他將家書交與要到溫州去的的信差。



18　此事被這次也來趕考落第的孫百萬所知。他約信差行前來寓所，說自己也有投溫州的家書，請信差捎去。他拿銀子叫信差先去酒樓喝酒，等待他寫家書。信差接銀道謝而去。



19　孫百萬當即打開信差的包裹，找到王十朋的家書，模仿十朋字迹，另寫了一封，上面說："……我已招贅萬俟丞相府，玉蓮可改嫁……"將此信照樣封好，裝入包裹，自己又胡亂寫了一封家書。



20　信差飲酒回來，取了包裹和孫百萬的家書，孫百萬又奉送紋銀十兩。信差到了溫州，將王十朋的信投送錢員外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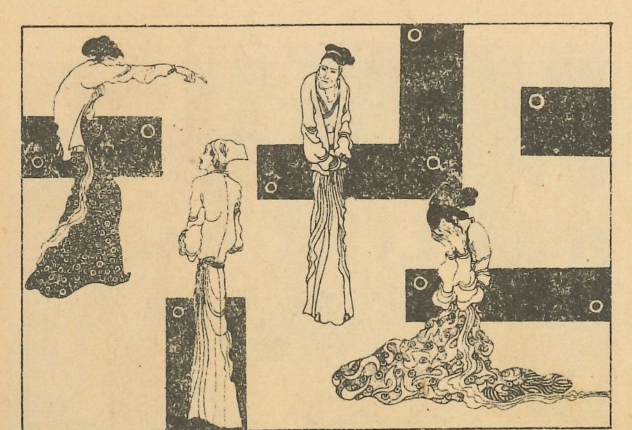
21　錢員外、王母、玉蓮聽說王十朋考取了狀元，正盼他榮歸團圓，這日得到家書，急忙拆開來看。姚氏也來奉承說："我早就看到姑爺天庭飽滿，定做高官！親家母地閣端正，定受誥封！我女兒眼大有神，必是夫人！"



22　但錢員外拿着信念了幾句，忽然看着玉蓮，停住不念了。姚氏催道："念啊！"錢員外搖頭嘆氣，接着念道："……我已招贅萬俟丞相府……玉蓮可改嫁……"



23　姚氏一聽，瞪眼嚷道："怎麼？他把玉蓮休啦！我早就看到這小子面露青筋，准沒良心！"又罵王母說："你這老婆子養的好兒子！"冲着錢員外說："你選的好女婿！"冲玉蓮說："你挑的好丈夫！"



24　錢員外說："看此信文理不通，定非賢婿手筆。"玉蓮說："令人可疑。"王母說："我兒知書明理，萬無此事。"姚氏朝王母說："你兒子把玉蓮休了，從今男婚女嫁，各不相干。錢王二家一刀兩斷。你呀，趁早給我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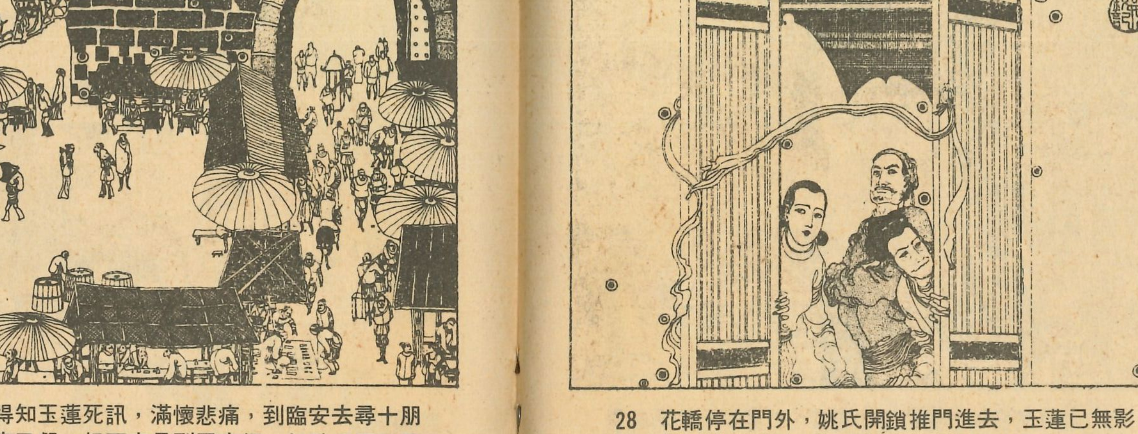
25 姚氏將王母攆走。玉蓮挽着婆婆說："我海枯石爛志不變！"王母說："遮月浮雲，總會過去的，媳婦啊，你要珍重了！"



26 媒婆張媽媽又來到錢家，拿出黃金百兩的銀票一張，對姚氏說："這是孫百萬的禮聘。孫大官人說啦，不論玉蓮再嫁，照樣笙簫管笛，花紅彩轎。可有一樣：越快越好！"姚氏收下聘禮，讓她回覆孫家：一切照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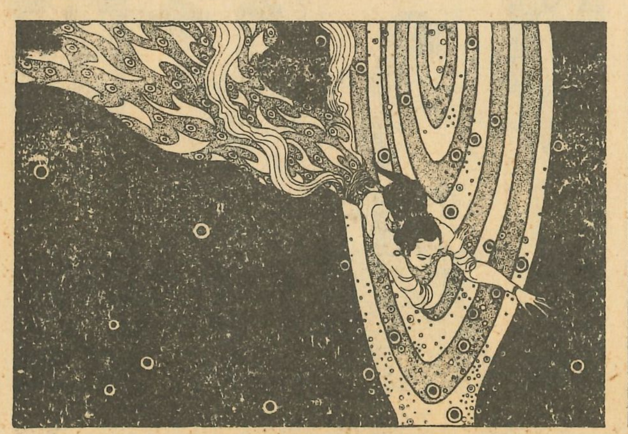
27 姚氏將玉蓮鎖在綉房，逼她嫁與孫百萬。玉蓮愁腸百結，悲憤滿腔。難道王十朋眞的貪圖富貴，忍心休妻？家書又一時難辨眞假。但她想起夫妻恩愛以及江邊送別情景，堅信十朋不會負心忘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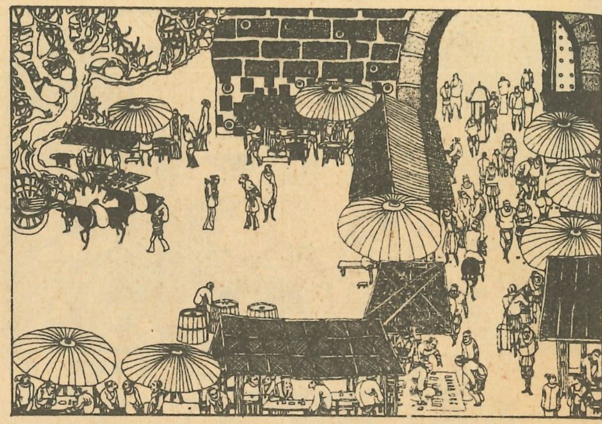
28 花轎停在門外，姚氏開鎖推門進去，玉蓮已無影無踪。人哪兒去了？原來她已剪掉窗紗雕欞，從窗口跳出去逃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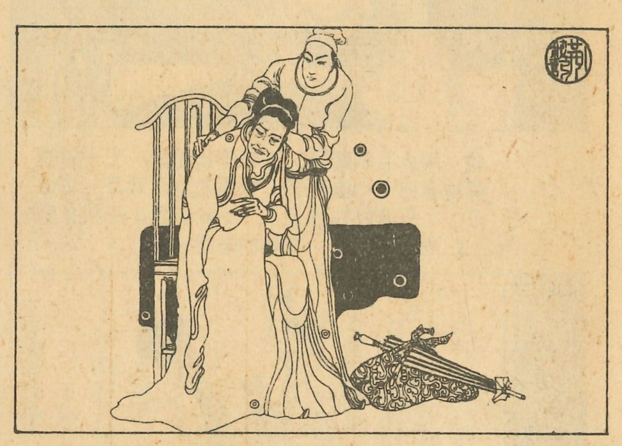
29 玉蓮逃至甌江江畔，此時星疏月暗，後面人聲沸騰，想是有人追趕，前面江水茫茫。江水呀！想當年你送王郎而去，如今反阻我玉蓮逃生，那麼你就是我葬身之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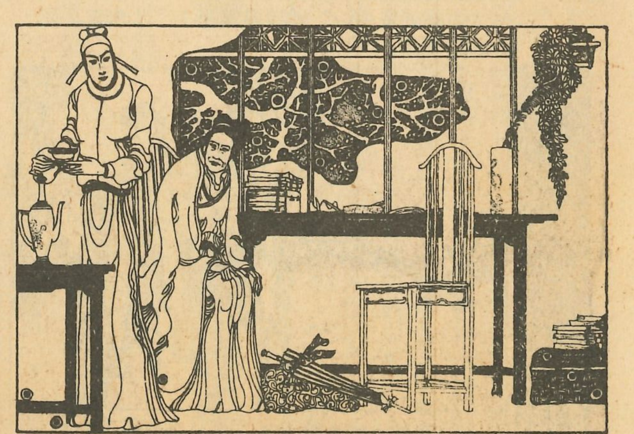
30 頭上荊釵，乃是王郎下聘之物，這要生死相隨。玉蓮用青絲將荊釵繫牢，縱身投入滔滔的江水之中。後面姚氏率人趕來，江畔只剩下玉蓮脫落的綉鞋一只



31 王母得知玉蓮死訊，滿懷悲痛，到臨安去尋十朋。一路露宿風餐，好不容易到了京都，打聽得王狀元住在客寓裏。心想既是招贅，爲何不住相府？心中納悶，便把爲兒媳戴的白頭繩解下，納入袖中。



32 王十朋拜見母親後，從內室取來衣服給母親披上。王母說："這可是你進京之時，你妻與你做的那件寒衣？"十朋說："孩兒正想動問：你那兒媳，爲何不見？莫非她不會同來？"



33 王母說："娘且問你相府招贅之事，可是有的？"十朋說："孩兒與你那媳婦情深義厚，怎能背盟再娶？孩兒已當面謝絕了。"王母一聽，甩手說道："糟了！"袖中的白頭繩脫落在地上。



34 王十朋大驚問道："母親是爲何人戴孝啊？"王母祇好將前情細說一遍。說到玉蓮投江那天風狂浪急，玉蓮的屍首也未打撈到，母子相抱痛哭。



35 王母又問家信之事。十朋說："那信定是假的。孩兒信中只說官授饒州，請母親與玉蓮來京，同赴任所。後來那萬俟老兒招贅不成，將我改調潮陽，這饒州之任另派王世鵬前往，而他到任後不久就死了。"



36 再說玉蓮投江之後，順流而下，恰遇出使福建的錢載和所乘之舟。玉蓮被撈救上船，說出自己身世，錢載和及夫人將她收爲義女。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和秋月被魔教門人引入巨宅之後，用姹女陣將他困住，先用迷魂陣困擾不逞，才用玄冰眞氣，卓少華的九陽神功已有六七成火候，玄陰難敵九陽，姹女陣破解，再和秋月離去來到一座松林，被教徒用玄陰魔火截殺，卓少華再用九陽神功將魔火撲滅，用穿雲箭指功將魔徒擊傷趕走，田無忌等人已趕至，跟着殿玉蘭、曾玉蘭帶隊亦到，衆人會合芙蓉城主同到茅山通天觀，跟着紫雲道長、步眞子、玉眞子及時趕到，通天觀觀主淸虛子、淸玄子出迎，先禮後兵，雙方在大殿對陣，對方出來魔教法王三人、還請來落花島雙仙，雙方陣前對話……

展開大厮殺　雙方顯神通

賽洞賓沉笑道：「但你腰間這支金笛，明明却是謝長風之物！」

「不錯。」卓少華傲然道：「這是我老哥哥送給我的。」

賽洞賓問道：「你老哥哥是誰？」

「你不是認識這支金笛嗎？」卓少華大笑，說道：「方才你還把在下當作是老哥哥的門下，現在怎麼還問我老哥哥是誰了？」

賽洞賓臉色一寒，說道：「謝長風還沒有死麼？」

卓少華道：「你已有五十年不出，那麼認識老哥哥當在五十年之前了，你還沒死，老哥哥怎麼會死了呢？」

賽洞賓面有鬱怒，沉聲道：「他人在那裏？」

卓少華看他神情，心知他必和老哥哥有着樑子無疑，不覺淡淡一笑道：「老哥哥如閒雲野鶴，沒有人能知道他人在那裏？你若是和老哥哥有什麼樑子，我是他兄弟，你只管找在下就是了。」

賽洞賓目光更陰，沉笑說道：「好小子，你有多大能耐?敢在道爺面前口發狂言?」

卓少華雙目神光一凝，冷笑一聲，道：「在下所學雖然不精，但對付魔教的么魔小醜，自信還綽綽有餘。」

「好個綽綽有餘！」賽洞賓本來還自恃身份，不肯對後生小輩出手，但聽他這句「魔敎么魔小醜」，不禁激怒得臉色發靑，大笑道：「小子，這是你自取其死，好，道爺就先送你上路吧。」

大袖一揮，朝卓少華迎面直拂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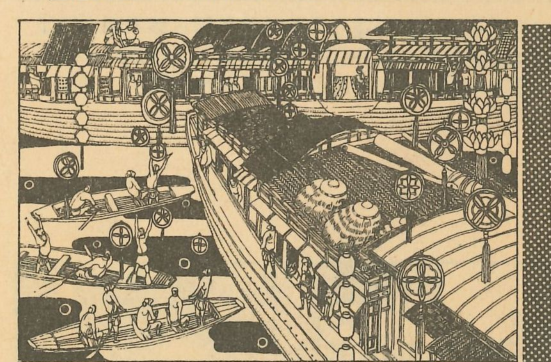
他雖然只是大袖一拂，但他袖管之中湧出一團奇寒徹骨的陰氣，無聲無息，洶湧而來。

卓少華方才已從紫雲道長口中得知對方是魔敎昔年的三大法王之一，魔敎練的是陰功，這賽洞賓的名字又叫呂純陰，可見他以陰爲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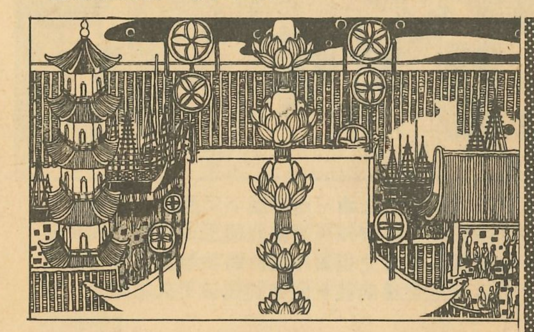
因此卓少華在和他說話之時，早就運起「九陽神功」，此時一見他揮袖拂來，



37　錢載和派人至饒州尋找狀元王十朋，回報說他到任不久就病死了。玉蓮日夜悲傷。



38　五年以後，錢載和告老還鄉。玉蓮隨義父母船泊吉安。正逢七月十五中元節，追祭亡靈之期，吉安江中設下盂蘭盛會，大放蓮燈。玉蓮睹景傷情，暗自垂淚。



39　錢載和命人在岸邊菩提寺擺下祭壇，高掛蓮花燈，讓玉蓮前去祭奠王十朋。此時，萬俟卨已倒，王十朋調任吉州太守。這日他也在菩提寺設下醮壇，祭奠玉蓮。兩個祭壇恰恰相對。

40　寺內奏起鐘鼓哀樂，香烟繚繞。這邊王十朋手持寒衣，在祭壇前哭拜道："賢妻啊，這是你親手與我做的寒衣……"那邊玉蓮手持荊釵，哭拜道："夫君啊，這是你與我下聘的荊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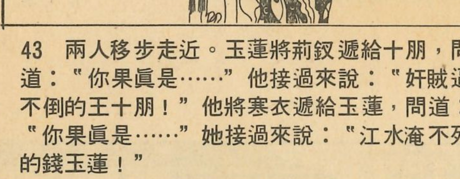
41　王十朋聽到"荊釵"二字，玉蓮聽到"寒衣"二字，都抬起頭來，向對方一望，隨之相對凝視，遲遲不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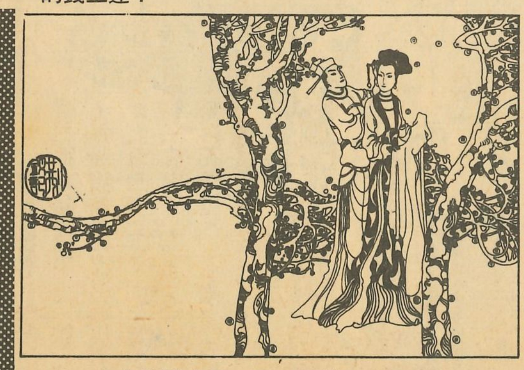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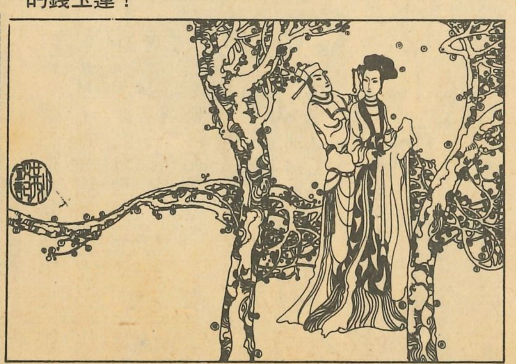
42　兩人互相驚疑，又都不敢相認。王十朋試探地念道："波聲咽，曉風吹淡江頭月。江頭月，"玉蓮脫口念道："一鈎難挽，征帆遠別！"兩人更吃驚，又抬頭凝視。



43　兩人移步走近。玉蓮將荊釵遞給十朋，問道："你果眞是……"他接過來說："奸賊逼不倒的王十朋！"他將寒衣遞給玉蓮，問道："你果眞是……"她接過來說："江水淹不死的錢玉蓮！"









44　夫妻抱頭痛哭。王十朋給玉蓮戴上荊釵，玉蓮給王十朋披上寒衣。這眞是：風雪盡，看春回，依舊芬芳兩樹梅！

也沒等陰氣湧到，腳下就往後斜退了一大步，左手同時振腕一指，點了出去。

他對魔教昔年三大法王之一的賽洞賓，口中雖說得輕鬆，心裏自然不敢稍存輕視，這一指上，就凝足了「九陽神功」，發的是「穿雲箭指功」。

雙方相距本不太遠，但因卓少華退後了一大步，距離就拉遠了些，只是對方一團陰氣，和穿雲箭指功都發得很快，自然一下就接觸上了。

在場之人都可以聽到「嗤」的一聲，這聲音好像是在烈火中餵紅了的鐵針，一下刺入水中發出來的一般！不用說，這是卓少華的一縷指功穿入賽洞賓一團陰氣之中了。

這原是比電光石火還快之事，「嗤」聲甫起，緊接着就是「篤」的一聲，指功直接擊中了賽洞賓的大袖！

按說，卓少華這一記「穿雲箭」，論力道之强，足可穿金裂石，區區衣袖，自然難擋他指功一擊；但卓少華指力發出之後，突覺有如擊在鐵石之上，「篤」聲入耳，一個人身不由己被震得往後退下了一步。

不，賽洞賓拂出的一團陰氣，雖被他指風直刺而入，却並未被他破去，依然往前湧了過來，卓少華但覺一陣奇寒奇陰之氣，包上身來，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幾乎冷得他連氣都透不過來。

嚴文蘭急忙跨上一步，關心的問道：「你快運氣試試，那裏不對了。」

芙蓉城主道：「少華，你快退下。」

卓少華緩緩吸了口氣，他練的究竟是「九陽神功」，有神功護身，是以並未被陰氣侵入，含笑道：「小侄並沒什麼。」

「穿雲箭。」

賽洞賓臉色變得更陰森可怕，目射奇光，冷喝道：「你果然得了謝長風的眞傳，好，道爺今天非成全你不可！」

「嗆」的一聲，隨手從肩頭摘下長劍，他那柄長劍劍身極細，但出鞘之後，劍光閃動，就有一種逼人的陰氣，左手拂塵一指，喝道：「謝長風送你金笛，自然也傳了你三招無敵金笛了，道爺試試你的金笛三招吧！」

卓少華聽得暗暗奇怪，老哥哥傳給自己的金笛招數，只是有「長風子十三破」和「金笛七絕」，從未聽說「三招無敵金笛」。

但繼而一想：「他當年可能就敗在老哥哥『三招無敵金笛』之下的，他已有五十年不出，那麼老哥哥在這五十年中，可能已把三招無敵金笛，增加為『金笛七絕』了。」

心念一轉，也隨手摘下了金笛，含笑道：「老哥哥並沒教我三招無敵金笛，但你要試試在下金笛，在下倒可以奉陪。」

賽洞賓長劍直豎，朝卓少華一指，喝道：「小子，你可以發招了。」

他口中叫卓少華發招，其實劍尖這一指，一縷陰氣，無聲無息直射過去。

卓少華還待開口，突覺一縷陰氣襲上身來，心中不覺大怒，身形倏然後退一步，同樣金笛一指，冷笑道：「好個妖道，你嘴裏說得好聽，原來竟然暗施陰氣傷人，當眞是邪魔外道，手段卑鄙得很。」

他金笛一指，同樣笛中射出一股「九陽眞氣」，迎着陰氣截去。

這聲大喝，大家才知道賽洞賓竟然出手偷襲，曾玉蘭哼道：「這道士眞是不要臉。」

賽洞賓沒想到卓少華年事極輕，功力居然會有如此深厚，偷襲不成，反而落人話柄，一時不覺陰笑一笑，道：「小子接招。」

身子離地數寸，平飛過來，人還未到，手中長劍已然劍光如虹，藉着平飛之勢，迎面直劈而至。

卓少華金笛一轉，壓住了劍勢，一點金影，指向賽洞賓胸口。

賽洞賓一驚，身形一晃，長劍光華閃處，立時展開了狂風暴雨般的攻勢。

卓少華使的是「長風子十三破」，方才第一招上，就破了對方的劍法；但賽洞賓劍上造詣確有獨到的功夫，這一展開劍法，但覺一室之內，劍光繚繞，到處都是賽洞賓的影子。

卓少華使的「長風子十三破」本已神妙無匹，原是專破劍法的招式，但和賽洞賓這一動上手，除了見招拆招，竟然休想破他劍招。

其實他能見招拆招，已是十分難得了，旁觀的許多武林高手，只怕連賽洞賓的劍影都看不清呢！

卓少華金笛指東點西，盤旋飛舞，把「十三破」中的破劍七式，（十三破乃是專破十三種兵刃的招式，破劍只有七式）源源使出，迴環運用，眞是夭矯如同遊龍，揮起一片金光，緊護身軀，看去還是守多攻守。

兩人使到疾處，劍笛嘯風，互相激盪，聲如裂帛。

這一場拚搏，有如閃電驚雷，愈戰愈烈，也越打越快，不僅看得嚴文蘭、曾玉蘭姐妹二人，手握着劍柄，掌心沁出了冷汗，就是紫雲道長、芙蓉城主也一臉俱是凝重神色。

連歡喜法王色空禪師和九盤婆婆同樣目光如電，緊注當場中兩人，心頭兀自覺得驚奇不止，三師弟數十年修為，還自以為可與飛天神魔謝長風一搏，如今居然連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都久戰不下。

只有落花雙仙古瓊仙、古瑤仙姐妹，雖然已秋波盈盈，注視着激戰中的兩人，春花般臉上却一直含着冰清玉潔的笑容，毫無緊張之色！

這一陣工夫，賽洞賓已經連使殺招，全採攻勢，還是和卓少華打成平手，他心裏有數，對方所使金笛招式，雖然尅制不住自己；但却記記都是破劍招法，自己縱然不懼，有時也難免有些縛手縛腳。（因為他使的總是長劍，長劍所使的招式，不出劈刺點削的範圍，卓少華使的破劍七式，就是針對劍招而設計的。）

就因久戰不下，賽洞賓心頭由凜而怒，殺機也隨着更熾，口中長笑一聲，手腕連顫，劍法也隨着為之大變，使出了他二十多年動修苦練，準備找飛天神魔一決勝負的壓箱底劍法來。

只見他劍尖顫動，登時爆出萬點銀光，宛如火樹銀花，千點萬點，漫空飛洒而下，同時左手拂塵也隨着劍招舞起！

這一剎那，寒風起處，一二丈方圓，陰氣重重，奇寒徹骨。

卓少華心頭暗暗一驚，他因破劍七式，未能破解對方劍招，也正思變招，乍見眼前奇亮，點點銀光急襲而來，陰寒之氣隨之大盛，趕緊功運全身，右腕向空連探，使出了「金笛七絕」。

只聽一陣笛音嘯聲甫起，從他身邊飛起七道金光，笛音如龍吟虎嘯，尖銳刺耳，把一陣密集如雨的金鐵交鳴，都蓋了下去。

賽洞賓的千萬點光，就像滿天繁星，卓少華的七道笛影，恰似晴空烈日，金光乍起，繁星頓時光消芒散。

等到大家定睛看去，兩人劍笛同時收手，卓少華依然金笛當胸，並無異處，賽洞賓却已滿臉通紅，執劍右手緩緩垂了下去。

紫雲道長、芙蓉城主只看到卓少華勝了這一場，心頭自然十分欣喜。

歡喜法王和九盤婆婆却已看出不對！因為賽洞賓呂純陰練的是魔教陰功，這滿面通紅，就是被人破去陰功之象。

歡喜法王雙目圓瞪，急急問道：「三師弟，你快坐下來調息。」

「噹！」賽洞賓身軀一陣顫抖，手中長劍墮地，雙目赤紅如火，道：「小弟……一身功力……全完了……」

砰然一聲，一個人跌坐在地。

原來他隨劍發出的陰風，乃是數十年修為的本身眞氣，遇上卓少華使出「金笛七絕」，七笛同發，也同樣把「九陽神功」使到了金笛之上，前面說過，「九陽神功」正是魔教陰功的尅星，雙方是眞氣乍接，陰風立被「九陽神功」消滅，他滿臉通紅，正是陰氣消竭，魔火自焚之象！（「魔火自焚」也就是俗稱走火入魔是也）

九盤婆婆雙目綠光暴盛，嘿嘿笑道：「不要緊，我給你劈了他！」

右腕一振，從她大袖之中，露出一柄寒光四射的彎刀，刀長不過一尺，但她隨手一揮，就漾起一道七八尺長的彎形刀光，踮着小腳，面露詭笑，朝卓少華顫巍巍的走了過來，口中尖沙的道：「小子，你接老婆子一刀吧！」

「且慢！」芙蓉城主「嗆」的一聲，掣出長劍，沉喝道：「昔年魔教三大法王，也算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居然要跟一個年輕後輩來車輪戰，豈非笑話，該由老身來接妳幾招了。」

九盤婆婆一雙綠陰陰的眼睛，銳利如刀，朝卓少華獰笑道：「小子，你練成『九陽神功』，魔教決不會放過你的。」

卓少華凜然的說道：「魔教覆亡，就在眼前，妳老妖婆這點能耐，在下還不在乎。」

九盤婆婆望着芙蓉城主一笑露出兩顆獠牙，嘿嘿笑道：「妳還不讓他出手，他不是在向老婆子挑戰麼？」

左手一甩，披肩白髮朝卓少華揮了過來。

她和卓少華站立之處，少說也有七八尺遠近，但白髮這一甩只見她髮梢滾出無數大小火球，落到地上，火星四濺，一路朝卓少華身前滾了過來。

這一串火球，先前為數不多；但大的在滾，小的在大，四濺的火星又變成了小火球，居然生生不息，愈滾愈多。

卓少華曾在山前松林中，遇上過魔火，是被自己掌風擊滅的，因此不加思索，口中大喝一聲，雙掌連續劈出。

那知掌風掃過，把大火球擊散，化成了無數火屑，火屑倏然之間又變成小火球，小火球又變成大火球，任你掌風掃劈，却愈劈愈多，不但無法把它消滅，而且已有不少火屑濺到腳邊，一般熾熱的火勢，快要燒到衣衫。

紫雲道長突然想起，口中急忙喝道：「卓少施主快往上躍，這是九子母火，遇物即燃，不可再用掌劈了！」

這句話的工夫，卓少華長衫已沾上了火星，卓少華心頭一凜，急忙一吸眞氣，身形往上騰空躍起，右手閃電朝長衫下襬一劃，截去了着火的下襬。

一般人往上躍起，不論你躍得多高，等到落下之時，總會筆直落下，依然落到原來的地方，但卓少華練的輕功，是「天龍馭龍身法」，身形一起，在空中打了個轉，往下看去！適才站在之處，一丈方圓，全被滾動的火球佈滿了一地，最奇的這些火球為數不下數百個之多，依然各自燃燒，並不混為一起，火勢也不大，但却把大青石板燒得「劈拍」作響，心中暗自驚駭不止，正待飄身落地！

歡喜法王口中嘿了一聲，突然金光一閃，從他右臂上飛起一把金色小刀，朝身在半空的卓少華激射飛來。

「無量壽佛！」

紫雲道長口喧道號，說道：「大師怎好出手偷襲？」

揮手一掌朝金刀拍去。

他這一掌明明是向金刀截去，那知掌風未到，那射出的金刀竟似識得他掌風厲害，忽然劃了個弧形，刀勢突然加速，本來直取卓少華胸腹，現在却變成橫刺腰部了。

卓少華身形一偏，手中金笛一撩，「噹」的一聲，把金刀磕飛出去，身形也隨着飄然落到地上。（火球還在燃燒，只是火勢不再擴大，他飛落之處，距火球已有一丈多遠。）

那知他磕飛出去的那柄金刀，在他落地之時勢如閃電，又朝他肩後激射而來。

嚴文蘭搶上一步，揮手一劍朝金刀劈去。

這一劍她含憤出手，劍勢極重，那柄金刀幾乎落到地上，但却又貼地斜飛出去，去勢奇快，劃了個弧形，又斜斜飛來，正好打從曾玉蘭身邊掠過，曾玉蘭也揮手一劍，疾劈過去。

歡喜法王沉笑一聲道：「三位小施主既有雅興，佛爺就讓你們見識見識。」

他巍然而立，身形一動不動，連手臂也沒抬一下，釘在他右臂的金刀，竟然一柄接一柄跳了起來，化作一串金芒，兩柄襲向卓少華，兩柄襲向嚴文蘭，兩柄襲向曾玉蘭。

這時芙蓉城主和九盤婆婆早已動上了手。

歡喜法王巨目一掄，臉上似笑非笑，腳步移動，朝紫雲道長迎面走來，沉笑道：「武當派領袖羣倫貧道久仰得很，道兄又是貴掌門人的師叔，貧道何幸，正好討

教高招了。」

「大師好說。」紫雲道長打了個稽首，含笑道：「大師賜教，貧道自當奉陪，只不知大師使用什麼兵刃？」

歡喜法王洪笑了一聲，道：「武當派以劍術名世，貧道從不使用兵刃，就以這雙肉掌向道兄領教幾招貴派的出名劍法也好。」

他要以肉掌領教紫雲道長的劍法，口氣不可謂不狂；但紫雲道長却絲毫不以為他狂，因為歡喜法王在五十年前，就是魔教五大法王之首，他說出要以一雙肉掌和武當「兩儀劍法」較量，不用說，他掌上必然有特殊功夫無疑。

紫雲道長這一想，立即臉含微笑，又打了個稽首道：「大師既然如此說了，貧道恭敬不如從命。」

抬手緩緩抽出劍來。

芙蓉城主和九盤婆婆這一場拚搏，可得從頭說起。

那是九盤婆婆從大袖中亮出一柄尺許長的彎刀，但她左手一甩披垂肩後的白髮，滾出一串大大小小的火球，朝卓少華身前滾去。

芙蓉城主看得大怒，冷叱一聲，右手揮處，飛起一道青虹，閃電般朝她甩出去的長髮上削去。

九盤婆婆喋喋笑道：「妳好像來不及上路了。」

說話之時，微一擺頭，數尺白髮已經收了回去，右手彎刀一晃，漾起一鈎新月般的寒光，朝芙蓉城主長劍鈎來。

芙蓉城主暗暗冷笑：「老妖婆不知我這柄秋水芙蓉劍削鐵如泥，我就教妳識得厲害！」

手腕輕轉，劍尖微昂，反向她彎刀削去。

一個存心要鎖拿她的長劍，一個存心要削她的彎刀，這一來一往，何殊電光石火？只聽「錚」然輕震，彎刀已經鈎住了長劍，長劍也已削上了彎刀。

但彎刀却眞的鈎住了長劍，長劍却並沒有削得動彎刀。

九盤婆婆一張塗抹着脂粉的老臉上，忽然綻起了滿面皺紋的詭笑，笑容是隨着她彎刀鈎住了長劍而生，這一刹那，她執彎刀的右手，忽然往後一縮。

鎖拿住長劍往後拉，術名稱之為「奪」，奪者，就是奪對方的兵刃之謂。

芙蓉城主一劍沒有削得動對方兵刃，反被對方鎖住了長劍，心頭方自一怔，暗道：「如此看來，這老妖婆手上的彎刀，莫非也是一件名器了？」

被鎖住了兵刃，對方必然會「奪」，這道理，芙蓉城主自然懂，但她並沒有抽劍後退，却暗運功力，貫注劍身，往下壓去。

那知九盤婆婆右手一縮左手暴長，從大袖中伸出一隻烏黑乾枯得像鷄爪，五指箕張如鈎，迅疾抓來。

右手縮進去一尺，左手却長出來一尺有奇。

芙蓉城主看她鎖拿自己長劍，原來是為了施展「通臂功」，口中不覺冷哼一聲，左手一抬，手背向外，拂了出去。

這一記正是內家拂穴鎖脈的「拂脈手」，只要被她拂中，對方整條手臂就得報廢。

九盤婆婆身為魔教法王，自然認得，她左手五指烏黑乾枯，不用說練有毒功，只須被她指甲劃上，就可把你置之死地。

芙蓉城主這記「拂脈手」，等於是自己送上去的，她要在妳手背上劃一下，並非難事，（這是九盤婆婆如此想法，芙蓉城主會不會眞的被她在手背上劃下，自然還是未知之數）但就算劃上了，她也得賠上一條手臂，九盤婆婆自然是不肯，因此她看到芙蓉城主使用「拂脈手」，她暴長的左臂就迅疾縮了回去。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從九盤婆婆揮刀鎖劍，縮手施展「通臂功」抓出，到她發現芙蓉城主使出「拂脈手」，又縮回手去，前後也只不過眨眼之間的事。

九盤婆婆左手縮回，右手自然也恢復了原狀，右手一鬆，彎刀自然就拿鎖不住長劍了，兩人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但就在這一瞬間，芙蓉城主又疾快的斜退了三步，九盤婆婆上身晃動，也身不由己往後連退了兩步。

原來就在兩件兵刃乍然分開，兩人各自後退之際，芙蓉城主陡覺一團陰寒之氣朝身前湧捲過來，不用說這是九盤婆婆在後退之時，暗施魔教陰功偷襲自己了。

芙蓉城主內功縱然精純，但究竟練的不是「九陽神功」，對魔教陰功，心存顧忌，不敢硬接，疾快斜退了三步，避開這團陰氣。

九盤婆婆縮手後退之際，也突覺一道無聲無形的掌勁，直撞過來，那是芙蓉城主在後退時發出的一記「無形掌」，等到發覺，再待閃避，已經遲了半步，急忙運功相抗，還是被撞得上身晃動，故而後退了兩步。

這兩人，一個（芙蓉城主）斜退三步，避開了魔教陰功，一個（九盤婆婆）後退兩步，是被「無形掌」震出去的，自然是九盤婆婆吃了暗虧。

九盤婆婆身形一停，一雙綠陰陰的眼神，盯注着芙蓉城主，滿頭白髮飛揚，厲笑一聲，道：「好個婆娘，妳敢暗算老婆子？」

「彼此彼此。」芙蓉城主冷然道：「難道妳沒有暗算我麼？」

長劍一揮，迎面劈去，劍勢未到，一股凌厲劍風，已先劍而至。

九盤婆婆沉笑一聲：「好！」右腕一抖，彎刀斜揮，一彎月形的刀光，臨風暴長，「噹」的一聲，把芙蓉城主長劍盪開，彎刀又一閃而至，朝芙蓉城主腰際鈎過來。

芙蓉城主人隨劍走，一個輕旋，到了九盤婆婆左首，劍光突然縱橫交織，接連攻出三劍。

九盤婆婆披肩白髮揚動，化作一蓬白霧，一個人倏失所在。

芙蓉城主心頭一凜，急忙迴劍護身，身若陀螺，往後轉去，但依然沒見九盤婆婆的影子，一時那敢怠慢，右手連揮，一連向後劈出九劍，一團劍光迴身疾轉，繚繞成圈。

但妳轉得快，九盤婆婆同樣跟在妳身後打轉，芙蓉城主連轉了九圈，九盤婆婆

依然跟在身後，無法和她面對面動手。

顧總管眼看城主無法擺脫九盤婆婆，長劍一揮，踴身而上，一劍朝九盤婆婆劈去。

賈嬤嬤同時不約而同跟着掠出，一下落到九盤婆婆身左，也是刷的一劍，攔腰掃出。

這兩劍一個直劈，一個橫掃，但兩柄劍堪堪劈到，九盤婆婆白影一晃，又已不見！

只聽芙蓉城主大喝一聲，一下搶到賈嬤嬤身側，揮劍向右撩出，但聽「噹」的一聲，把九盤婆婆彎刀架開。

原來九盤婆婆已在顧總管、賈嬤嬤雙劍劈到之時，一下閃到了賈嬤嬤身右，彎刀朝她肩上鈎來，芙蓉城主揮劍把它架開，賈嬤嬤一顆首級早已被彎刀割下來了。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嬌脆的聲音喝叫道：「不許三個打一個，你們想依仗人多麼？」

話聲甫出，但聽「叮」「叮」兩聲，顧總管、賈嬤嬤兩人只覺手中長劍，似是被什麼東西擊中。

這飛過來的，也許只是一顆細小的石子，但撞到劍上，竟然重逾千鈞，如論兩人一身功力，在江湖上也足可列名在一流高手之中，却被這顆細小石子撞得連人帶劍，被震退了四五步之多。

顧總管心頭大怒，橫目朝小石子飛來的方向看去，喝道：「甚麼人用石子暗襲老身？」

只見身穿雲裳的古瑤仙披披嘴道：「怎麼？妳還不服氣？」

顧總管在芙蓉城中，可說是一人之下，大權獨攬，明知對方這兩個小姑娘並不好惹，但這口氣如何嚥得下來，聞言不覺冷哼道：「小丫頭，妳有多少道行？也敢口出大言，來，來，來，老身倒要伸量伸量妳看？」

古瑤仙聽顧總管叫她「小丫頭」，一張春花般的臉色，不禁沉了下來，氣道：「妳敢叫我小丫頭，我就教你躺下來，妳信不信？」

「老身從不信邪。」顧總管長劍一指，怒笑道：「小丫頭，妳有多少本領只管使來。」

古瑤仙冷笑一聲，也自摘下長劍，冷冷道：「妳發劍。」

她被顧總管一口一聲「小丫頭」，氣紅了臉，雖是一臉怒容，却更顯得嬌憨動人。

顧總管說道：「妳要我老婆子先發招麼？」

古瑤仙道：「讓妳先發三招，又有何妨？」

顧總管明知對方不好惹，她既然說出要自己先發三招，自己樂得揀個便宜，不覺笑道：「好，老婆子那就承讓先發三招了。」

話聲出口，右腕一抖，長劍突然橫掃而出，使了一記「橫瀾千里」，劍光像浪潮般橫捲。

這第一劍上，她就使出九成功力，劍芒足有四五尺闊，掃出去的範圍，也長及丈餘，以她的想法，對方就算閃避，也該閃得快才行，只要稍微慢上半步，妳曳地雲裳，就會被劍芒掃下一片來。

那知劍光乍發，古瑤仙竟然一動也不動，就在光芒掃到她長裙之際，她一個人竟然輕如飄絮，沾在劍光上一般，隨着劍光離地飛起，飛出去尋丈之外，等劍光掃過，回頭之時，她又沾在劍光上：一起回來，落到原處，連她一點衣角，也沒有削到。

顧總管心頭不禁一怔，她從未見過有人這等閃避劍光的身法，口中喝道：「第二劍來了。」

她剛才橫掃一劍，既被對方沾着劍光避開，第二招長劍直豎，隨聲劈去。

這一招，使的是「力劈華山」，劍風激盪，匹練直射，威勢之强，更是武林罕見。

古瑤仙依然靜靜的站在她對面，沒躲沒閃，眼看劍光當頭劈下，她還是沒動。

顧總管心頭暗暗嘀咕：「這丫頭又要使甚麼古怪身法了？」

心念轉動，劈落劍勢也突然加快！

她眼睛一眨不眨的盯注着古瑤仙，明明看到劍光落到對方頭頂，對方依然一動不動，但不知怎的，劍勢像水般滑落，只是順着她披肩長髮，落到她肩頭，又從肩頭順着她如削雲肩，落到她衣袖，斜斜的順着她長裙，一直劈下。

這一劍勢道何等快速，就像從高山上倒掛而下的瀑布，變成了三疊瀑，但仍然是一氣呵成，一瀉而下，直等劍勢劈落地上，顧總管才發現她披肩秀髮也沒削斷一根。

顧總管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由睜大雙目望着古瑤仙，駭然不知所云，心想：「莫非這丫頭會妖法不成？」

古瑤仙若無其事的站在那裏，春花般臉上忽然有了笑容，催促道：「妳發甚麼楞？還有一劍，快些發放呀，我在等着妳呢！」

顧總管心知自己決非她的對手，但此刻勢成騎虎，她數十年來，只有在飛天神魔謝長風手下吃過大虧，明知這第三劍也是傷不了對方，但是却非發不可了，口中大笑一聲：「好，那就看老婆子的第三劍了！」

她方才橫掃不成，直劈也不成，這第三劍笑聲甫落，右腕向空連震，使的是一招「千峯雷雨」。

這一劍，顧總管幾乎已使出了全身功力，劍尖連顫，刹那之間，寒芒如雨，化作點點寒星，千百支尖錐，籠罩了一丈方圓的上空，密集刺到。

橫掃、直劈既不見功，這千百尖芒，飛散開來，一個人前後左右，要害大穴，幾乎全在劍尖點刺之下，只要有一點刺中，就可挽回顏面了。

雨點般的劍光，像網罟般直罩而下，古瑤仙的人影，忽然在劍雨中消失！

顧總管劍勢發出，自然緊注着對方的動向，只要她稍有移動，流動的劍芒仍可飄洒追襲，她幾乎連眼睛都沒眨一下，但古瑤仙的人影，就在她緊盯着的目光中消失，就像她一個人忽然化作了一陣清風，走得無影無蹤。

顧總管還在驚疑之際，只聽身後響起古瑤仙的聲音說道：「妳已經發了三劍啦

，現在，該由我發劍了，妳快些轉過身來呀！」

顧總管一驚，急忙轉過身去，只見古瑤仙果然站在自己的背後，手中執着一柄三尺青鋒，差幸她沒有出手偷襲，否則，一劍穿心，自己只怕連躲閃的機會都沒有了。

古瑤仙直等顧總管轉過身來，才眼光一抬，劍尖指點着顧總管說道：「我也要還妳三劍，第一劍橫掃，削斷妳這條腰帶，第二劍直劈，削下妳一頭白髮，第三劍只使三點劍光，也不傷妳性命，只點妳兩耳，和取妳兩顆門牙，妳好好小心準備着吧！」

顧總管聽得大怒，長劍當胸，厲聲道：「妳只管發劍，老婆子技不如人，死而無怨。」

古瑤仙道：「我說過不傷妳性命，就不會傷妳性命的，好了，好了，我要發劍啦！」

右手抬處，輕盈的劃出一劍。

她這一劍旣無強勁風聲，也不見如何凌厲勢道，只是輕描淡寫的隨手一劍斜劃而出。

顧總管早已長劍護胸，蓄勢而待，看古瑤仙一劍劃來，立即揮手一劍，迎擊出去。

那知顧總管因有先前三劍傷不到對方絲毫的先入之見，把對方估高了，因此這一劍迎擊，也使出了十成力道。

你若是力道使得太猛，劍勢也自然十分勁急，她發劍猛劈，一道劍光明明是迎擊對方的，卻劈了個空，因爲劍勢太猛了，反而搶到了對方來勢的前面去了。

古瑤仙的劍勢輕盈，比她慢了一着，等顧總管的劍光劈過，她劍光才到，顧總管一劍劈空，急忙回劍反撩，去勢如電，回來得更快，但古瑤仙的長劍，已經和她交叉而過，收了回去。

顧總管束在短襖外的一條闊腰帶，已被她劍光劃過，截作了兩段。

古瑤仙輕盈一笑，說道：「現在第二招要直劈了！」

長劍一豎，果然迎面劈來。

顧總管早就橫劍等待，這回她凝氣以待，直等對方劍光劈到頭頂，才舉劍上架，使了一記「橫架金樑」，總不該再架不住了吧？

那知顧總管劍勢才起，古瑤仙劍尖突然一偏，劍光疾落，寒芒一閃而過，搶在顧總管架起的長劍前面，一下落到顧總管左肩，她人也隨着像穿花蝴蝶一般，一個飛旋，轉到了顧總管側面，劍尖隨着她頭頸，從側面轉到後頸，再往上挑起，把顧總管梳得好好的一個髻（頭髮）連根削斷，變成了清湯掛麵，披散下來。

顧總管一記「橫架金樑」沒架到對方的劍，只覺頭頸一涼，趕忙轉身。

古瑤仙已經退到了原來的地方，笑吟吟的道：「還有一劍，這是第三劍了。」

顧總管氣黃了臉，口中哼了一聲，眼看三點劍影迎面飛來，立即揮起長劍，迎擊出去。

她這回心頭雖然氣惱，但可絲毫沒敢大意，長劍掄動，緊護門面，舞起了一片繚繞青光。

她自以爲這回已經封得極密，那知目光注處，自己綿密劍光，仍沒封得住她，只見極細的光芒，從自己交叉如織的劍影一絲空隙中飛了進來，等妳看到，再待封架，已是不及，但覺左耳耳珠像小時候穿耳朵一般，一陣刺動，口中忍不住「啊」了一聲。

這不「啊」還好，「啊」一聲甫發，口中又突覺一涼，兩顆門牙已被對方劍尖切落，心頭一慌，右耳耳珠，又是一陣刺痛，自然也被對方劍尖刺過了。

古瑤仙早就收了劍回到原處站立，望着顧總管，披披嘴說道：「妳現在服不服氣？」

顧總管兩耳被對方劍尖穿過，卻只是被刺破了針孔大一個小孔，雖然只有針孔大小，鮮血還是一滴滴的直流下來，嘴裏兩顆大門牙雖被劍尖截斷，但上下嘴唇卻絲毫無傷。

這在一般說來，傷得該是十分輕微，而且對方也只是存心懲戒妳一下而已！可是，這在顧總管來說，卻比殺了她還要難堪。

前時栽在飛天神魔謝長風的手下，謝長風早在五十年前，已經名震江湖，威揚四海，號稱武林第一高手，顧總管在五十年後，栽在他手下，也應該引以爲傲了；但栽在古瑤仙手下，那就不同，縱然對方是什麼「落花島雙仙」，總究是名不見經傳，何況又是一個連二十歲都不到的黃毛丫頭，是可忍，孰不可忍？

顧總管幾乎雙眼盡赤，厲笑一聲道：「小丫頭，妳有本領，就殺了我，老婆子和妳拚了！」

古瑤仙本來臉上已有了笑容，但顧總管這聲「小丫頭」，可把她激怒了，冷哼道：「妳當我不敢殺妳？」

×　×　×

卓少華方才落地之時，因歡喜法王已被磕飛的一柄金刀，又朝他肩後射來，嚴文蘭怕他不備，揮手一劍把金刀劈出，但那把金刀貼地劃了個弧形，掠過曾玉蘭身邊之時，曾玉蘭也揮手劈出一劍，把金刀擊飛。

就因這個緣故，歡喜法王才祭起了其餘六柄金刀，分向三人襲來。

你別小看了這七把金刀，它們從歡喜法王手臂上飛起，就在三人頭頂，上下飛舞，左右盤旋，此去彼來，交織成一片刀網，它朝你飛射而來，你除了躲閃，總不能不用兵刃封格吧？

但你越封格，它們就越飛越快，不住的劃着弧形，朝你攻到，任你如何用力，總是無法把它擊落。

如今歡喜法王已經和紫雲道長動上了手，但七柄飛舞的金刀，依然像穿梭的襲向三人，居然永不墜落。

有時還在空中互相擊撞，因擊撞而生彈力，攻擊敵人。

卓少華、嚴文蘭、曾玉蘭陷身在這片「金刀陣中」，劍笛齊揮，依然忙得應接不暇。

漸漸卓少華發現了一個秘密，原來這七柄漫天飛舞的金刀，看去雖然此去彼來，在頭頂劃着弧形飛掠而過；但其實它們似乎有着一定的路綫，飛掠了一陣之後，

必有一把飛刀，朝歡喜法王飛回去。

歡喜法王雖以一雙空手，和紫雲道長的「太極劍」對敵，但在金刀飛回去的時候，他左手就向空屈指輕彈，這一彈金刀飛來之勢，就突然加強了許多。

卓少華有了這一發現，心中暗自忖道：「由此看來，金刀飛回去的時候，必然是餘力將盡之時，自己若是等候到金刀飛回去的時候下手，也許就可以把它們擊落了。」

心念這一動，手中金笛，依然隨手封磕，目光卻一直注意着每一柄金刀。

嚴文蘭空有一身武功，這時除了見刀揮劍，別無良策，心中也止不住暗暗焦急起來。

曾玉蘭的武功，比兩人要差，這一陣工夫下來，連手都揮酸了，口中忙問道：「卓大哥，這些刀討厭極了，我們應怎麼辦呢？」

卓少華笑道：「妳不用心急，快可以把它們擊落了。」

曾玉蘭喜道：「你有辦法？」

卓少華道：「辦法總會想出來的，只是要試了才知道。」

正說之間，瞥見一柄金刀劃了個弧形，朝歡喜法王飛了過去，不覺口中大喝一聲，左手振腕一指，凌空點出。

這一記使的自然是「穿雲箭」指功了，只見那柄金刀還沒飛到歡喜法王頭上，就「叮」的一聲，被指風擊中，墜落在地上。

卓少華一擊成功，不由大喜過望，口中發出一聲大笑，突見又有一柄金刀離開頭頂，飛了回去，趕忙又是一指凌空點出，又把那柄金刀擊落下來。

曾玉蘭喜道：「卓大哥，你怎麼把它們擊落的呢？」

卓少華道：「妳別作聲，等我破了這七柄飛刀之後，再告訴妳。」

金刀一柄接一柄的飛回去加油，也一柄接一柄的給卓少華「穿雲箭」指功，擊落下來。

不過眨眼工夫，七柄金刀，業已全數被他擊落。

嚴文蘭也瞪着一雙秋波，驚喜的道：「華弟，我們用兵刃都無法把它們擊落，你怎麼把它們擊落的呢？」

卓少華笑道：「說穿了也並不稀奇，這七柄金刀都是歡喜法王在暗中操縱，力道將盡就會飛回去，小弟是在它們飛回去的時候，用指功把它們擊落的。」

話聲甫落，突覺眼前疾風一颯，身前多了一個寶塔的人影，洪笑道：「小子，你說的不錯，你使的大槪就是謝長風的『穿雲指』吧？」

這欺到身前的，正是歡喜法王。

卓少華驀地吃一驚，暗道：「這人好快的身法！」

一面金笛當胸，說道：「不錯。」

歡喜法王獰笑道：「你破了佛爺金刀，那就接佛爺一掌試試！」

「呼」的一掌，劈了過來。

×　×　×

紫雲道長是武當派碩果僅存的長老，歡喜法王提着雙掌，向紫雲道長挑戰，紫雲道長自然不得不和他動手。

老實說，以紫雲道長的聲望身份，用長劍和歡喜法王徒手過招，已經不是十分光彩之事，但紫雲道長心裏明白，歡喜法王要以一雙肉掌和他長劍過招，對方掌上必然練有特殊的功夫，因此倒也不敢小覷了他。

因爲這一戰，不僅關係自己的榮辱，也關係着武當派的聲譽，因此一上場，就長劍當胸，稽首道：「大師以一雙肉掌，和貧道過招，貧道已經算是佔了便宜，大師請先賜招吧！」

歡喜法王洪笑一聲道：「道兄那就接着了！」

雙掌一合，舉步迎着走了上來。

他雙掌這一合，竟然發出一聲像鳴金般的大響，聲音極爲震耳。

紫雲道長聽得不由驀然一怔，暗道：「他這是什麼功夫？」

歡喜法王似是絲毫未把紫雲道長放在心上，凸着大肚子，邁着八字脚，走得自然不快，直等走到離紫雲道長還有七八尺距離，才右手一伸，一隻蒲扇大的手掌，毫無招式，迎面拍了過來。

紫雲道長依然不敢輕視了他，口中說道：「貧道得罪了。」

長劍緩緩朝前推出。

他這一劍去勢緩慢，雖沒盈耳劍風，但使人一望而知劍勢沉穩，甚爲古拙，光是這一劍，就可看出他對武當「太極劍」功力精湛，絲毫不露鋒芒。

歡喜法王雙目金光熠熠，右手起處，使了一招「凌空撞鐘」，劈出一股強勁絕倫的勁力，迎着紫雲道長劍勢撞去。

紫雲道長左手斜引，劍勢隨着一緩，悠然向外劃出。

他這一劍看去有氣無力，毫無驚人之處，但劍上帶起的輕微寒風，竟然把歡喜法王一記強猛掌勢，輕易化解開去。

歡喜法王洪笑一聲，左手又是一掌筆直迎擊而出，左掌甫出，右掌又接連劈出。他這一展開攻勢，掌掌如開山巨斧，勁力如波濤洶湧，綿綿攻上，雙掌隱挾風雷之聲。

紫雲道長看得心頭暗暗驚凜不止，暗道：「這魔頭果然厲害！」

他依然以不變應萬變，任你掌勢如何勁急，他長劍依然如挽如推，不疾不徐，一劍跟一劍，連綿使出。

要知武當「太極劍」，乃是無極生太極，含蘊混沌初開的先天眞理，以心使意，以意使氣，以柔克剛，原不在於猛攻狠拚。

瞬息之間，歡喜法王雙掌開闔，一輪風雷交擊的攻勢，已出手了三十餘招，但覺紫雲道長還是東一劍、西一劍，去來自如，劍勢悠然，好像在他身外，佈了一層劍網，掌力擊在他劍上，只發出「錚」「錚」輕鳴，隱有極靱的彈力，絲毫攻不進去，也不禁暗暗點頭；「武當劍術，確有他的獨到之處，未可輕覷！」

其實這三四十招下來，紫雲道長雖然把歡喜法王的攻勢，一齊摒諸門外；但也十分艱苦。

光是對方每一記掌力，都重逾千鈞，擊在劍身上，震得長劍幾乎承受不住。

尤其歡喜法王雙掌連環，出手快速絕

倫，紫雲道長一劍復一劍的推出，雖在身前身後數尺方圓，佈成了一個太極之勢，對方不易攻得進來，但自己好像是在汪洋大海中的一葉扁舟，四面巨浪滔天，風雨飄搖，每一掌都像巨浪擊在船頭一般，自然十分吃力。

這樣一攻一拒，雙方又僵持了一刻工夫之久，歡喜法王已是漸漸不耐，口中洪笑一聲：「道兄再接貧僧三掌試試！」

笑聲未落，突然雙掌一收，脚下後退半步，兩手一拍，又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金鐵交擊之聲！

紫雲道長忽見對方無故後撤，急忙擧目瞧去，只見歡喜法王高擧雙手，一雙蒲扇大的手掌，在這瞬息之間，幾乎粗脹了一倍，掌指隱泛金光，大步逼來，心頭不由猛吃一驚，暗道：「金剛大手印！」

急忙凝神聚氣，振腕一掄，長劍嘶風，連續劈出了三劍，這三劍劍光綿密，幻起一片光幕，緊護全身。

「哈哈！」歡喜法王狂笑聲中，右掌在前，左掌在後，朝他劍光中直劈過來。

「噹」！「噹」！兩聲金鐵狂震，他手掌竟然比鐵板還要堅硬，擊在劍上，直把紫雲道長連劍帶人震退了五步之多，一片護身劍網，也全被震散！

歡喜法王大笑道：「還有一掌！」

金黃右掌凌空揚處，又是一掌劈擊過來。

紫雲道長連退了五步，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一見對方又擧掌劈來，心頭大吃一驚，急忙擧劍，一劍橫掃出去！

「噹！」又是一聲金鐵大震，紫雲道長長劍雖未脫手，但覺肩頭被一股強猛力道掃上，如中巨杵，一個人踉蹌連退。

這眞是快速已極之事，步眞子、玉眞子一看師叔負傷，雙雙從旁掠出。

× × ×

歡喜法王却因他七把金刀被卓少華「穿雲箭」所破，怒哼一聲，凌空朝卓少華面前飛落。

却說歡喜法王掄手一掌朝卓少華迎面擊來！

卓少華朗笑一聲，道：「在下正想領敎。」

右掌一抬，正待凌空擊出。

突見人影閃動，一下搶上兩個人來，大聲道：「卓少俠請退，讓咱們兩個來會會他。」

這搶出來的兩人，正是擅長掌功的血手煞神田無忌和翻天印陸浩。

歡喜法王巨目一注，竟然右手一抬，把劈出的掌力，收了回去，目中精芒閃動，瞥了兩人一眼，徐徐問道：「爾兩人叫甚麼名字？」

血手煞神田無忌右手一伸，一隻手掌登時腥紅似血，冷聲道：「咱叫血手煞神田無忌便是。」

翻天印陸浩同樣右掌伸出，掌指白得沒有一點血色，接口道：「咱叫翻天印陸浩。」

歡喜法王朝兩人手掌看了一眼，點頭道：「血手印、翻天印！」

田無忌道：「咱們可以和你大和尙對上幾掌吧？」

歡喜法王仰天洪笑一聲道：「就憑你們這點火候，敢來跟佛爺叫陣了麼？」

翻天手吉鴻飛和翻天印陸浩，同出崆峒門下，練的也是「翻天印」，聞言大聲道：「那再加一個在下好了。」

他話聲甫落，只聽廳外有人接口道：「不夠的話，再加一個雷某。」

接着，又有一人接口，道：「還有孟某。」

隨着話聲走進來的是淮南鷹爪門掌門人雷東平，和孟氏三雄的老大孟居禮。

這兩人的出現，大家就知道第五批的人已經趕到了，但進來的只有雷東平和孟居禮，可見其餘的人均在外面了。（第五撥是由石開天領頭，計有孟氏三雄、陸鴻藻、劉寄生、雷東平、邵竹君、馮子材等九人。）

他們兩人的突然出現，是因雷東平精擅「大力鷹爪功」，孟居禮精擅「龍爪手」，都是徒手搏鬥中別具威力的功夫，是以搶着進來，要會會使掌的歡喜法王。

隨着兩人身後走進來的還有一個，那是武功門掌門人陸鴻藻，武功門以「百步神拳」馳譽江湖，但他却沒有開口，只是隨着兩人身後走入。

這分明是三人計議好的，「百步神拳」，施展出來，最具威力的距離，約在十步左右，（百步當然是誇張之詞）兩人（雷東平、孟居禮）參加戰團，他就不用參加，覷空可以施展「百步神拳」，使敵不備，措手不及，才能克敵。

歡喜法王大笑道：「看來你們都是使掌的了？」

吉鴻飛道：「不錯。」

歡喜法王道：「好極，佛爺和人動手，多多益善，你們上吧！」

血手煞神田無忌回頭一笑道：「咱們那就不用客氣了！」

五人（田無忌、陸浩、吉鴻飛、雷東平、孟居禮）下場之時，早就分別圍着歡喜法王四周，佔了五行方位，陸鴻藻則站在和歡喜法王八九步距離，凝神以待。

田無忌話聲一落，突然一個仆步，矮身欺進，一下到了歡喜法王左側，一隻腥紅如血的手掌，疾快無倫，由下翻起，朝對方腰肋揮去。

其餘四人，早就各自凝足了功力，等待時機，在田無忌話聲出口之際，幾乎是同時出手，朝歡喜法王急襲過去。

這刹那之間，血手印、翻天印、大力鷹爪功、龍爪手一起出籠，掌風、爪影，交滙成一道無比的巨流，罡風廻旋，勁氣飛捲，聲勢之盛，當眞凌厲之極！

「哈哈哈！」歡喜法王口中發出一聲洪鐘的長笑，一雙呈金黃色的手掌，凝聚了「金剛大手印」神功，雙手一合，同時發出像兩塊鐵板拍擊般的金鐵之聲，再雙手一開，朝攻來的五人橫揮出去。

五人知他功力深厚，不願和他硬接，但因五人站立的五行方位，並不在一起，你掌勢掃到之時，第一個人立時躍退，但等你掌風掃過，他却又一退即上，掄掌便攻，五個人依次躍退，你這一掌豈非白掃了？

尤其在第一個人躍退之時，露出了空隙，站在外圍的陸鴻藻就趁機發出一記「百步神拳」，一團拳風，乘隙而入，擊向歡喜法王的右肋。

這第一招上，歡喜法王根本沒沾上半點便宜。

要知他練的雖是「大手印」中最厲害的「金剛大手印」；但田無忌的「血手印」，陸浩、吉鴻飛的「翻天印」，也同屬於「大手印」功夫，各有所長，雖然歡喜法王的功夫比他們要深厚得多，也不無顧慮。

何況雷東平的「大力鷹爪功」和孟居禮的「龍爪手」，也是武林一絕，陸鴻藻的「百步神拳」，專震內腑，爲外門橫練功夫的尅星，這幾個人湊在一起，此進彼退，任歡喜法王功力蓋世，也大傷腦筋，雙掌揮舞，不時發出金鐵擊撞之聲，不但傷不了對方一人，有時幾乎還被鬧得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 × ×

古瑤仙被顧總管激怒，口中一聲清叱，身形一個急旋，長劍連揮三揮，一道劍光像匹練般飛起，化作數丈長虹，繞着顧總管飛旋而來，一丈方圓全被她劍光所籠罩。

顧總管自然知道厲害，口中狂喝一聲，運起全身功力，揮動長劍，拚命攻拒，但是，她的劍上造詣差人家太多，對方劍勢像鐵桶般把她裹在裏面，妳就像甕中之鼈，左衝右突，還是休想衝得開人家劍幕半分。

古瑤仙冷笑道：「老虔婆，妳此時棄去長劍，跪下來給我磕上三個響頭，跟姑娘求饒告罪，姑娘殺妳汚了寶劍，就可饒妳一命了。」

顧總管被她劍尖刺耳截牙，氣怒已極，這時也橫上了心，厲聲道：「老婆子技不如人妳儘管出手，老婆子死而無怨，要我老婆子跪下求饒，妳丫頭當得起麼？」

「甚麼？妳還敢嘴硬？」古瑤仙聽得嬌軀一陣顫抖，哼道：「那就莫怪我要開殺戒了！」

喝聲中，右手長劍突然一翻，「叮」的一聲把顧總管的長劍壓住！

不，顧總管的長劍被她劍光黏住，竟然半點動彈不得，連想抽回都辦不到。

不，右腕驟然一麻，好像通上了電流，整條右臂都使不出力來。

古瑤仙緊綳着一張春花般嬌臉，一雙盈盈秋波也射出懾人的殺機，右手一抬，長劍忽然朝上一昂，雪亮的劍尖，閃電般刺向顧總管咽喉。

就在此時，從廳外飄然閃進一個清癯的老人，他來勢不快，出手也並不迅速，並不像一般人那樣身法快到人影一閃即至，是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是他行來有如行雲流水，步履從容，然後抬手一劍「叮」的一聲，就把古瑤仙快要點上顧總管咽喉的劍尖，一下盪了開去。

卓少華、嚴文蘭、曾玉蘭，在破去歡喜法王七柄金刀之後，歡喜法王田被無忌等五人接了過去，堪堪退下，自然也看到了古瑤仙的劍尖直刺顧總管咽喉，他們和顧總管相距還有五六丈距離，雖然看到顧總管危急，正待縱身撲救，却沒有這清癯老者來得快速，才一現身，就把顧總管救了下來。

曾玉蘭喜道：「爹來了！」

是的，這清癯老者正是曾玉蘭的生父曾子玖！

曾子玖的出現，可見第四批人也已到了！（第四撥由獨行叟爲首，計有勝鎭山、曾子玖、高天祥、九眺先生、董仲萱、許瑞仙和高美雲等八人。）

這一來，幾撥人已經全到齊了。

古瑤仙劍尖刺出之時，才看到廳外有一個穿青布長袍的人走入，朝自己這邊走來，但沒想到自己劍尖還未刺到，這人已經到了面前，抬手一劍，了無奇處，却把自己長劍盪了開去，心頭不禁一怔，睜大雙目，問道：「你是甚麼人，竟敢出手攔我！」

曾子玖朝她微微一笑道：「小姑娘，老夫是甚麼人，並不重要，練劍修心，練劍不是殺人的。」

古瑤仙盛氣的道：「你這是敎訓我？哼，憑你配麼？」

曾子玖依然含笑道：「老夫只是攔阻妳傷人，何況姑娘又帮了魔敎，行走江湖，應該辨是非，明正邪，魔敎……」

「不用說了。」古瑤仙冷哼一聲道：「我帮助魔敎怎樣？你也管得着嗎，你既然會使劍，那就接姑娘幾劍試試！」

她是個急性子的人，也是自恃落花島劍法天下無雙，那把曾子玖放在眼裏？話聲甫出，長劍一點，朝曾子玖就刺。

她因心中有氣，這一劍就使了全力，劍鋒刺出，手腕輕輕一轉，一支長劍就漾起了九支劍影，居然分刺曾子玖身前九處大穴。

一個練劍的人，能在一劍之中，漾起九支劍影，在武林中已屬罕見！

但一般來說，就算漾起九支劍影，眞正刺出的，依然只有一劍，其餘八支，全是虛影罷了。

劍術精湛的人，能在這一實八虛九支劍影中，虛虛實實互爲運用，使你摸不清究竟那一支是眞正刺出的一劍？能練到這一境界，已是劍術中的頂尖高手了。

但說來容易，眞正要練到這一步就非有數十年勤修苦練不爲功，古瑤仙看去却不過只十八九歲，尤其她這一劍，也並不是像上面所說的八虛一實。

因爲曾子玖發現她分刺自己九處要害的九支劍影，竟然並無一支是幻影！

既非幻影，自然九支全是實質了。

一劍之中，九劍同發，武林中幾乎從未聽人說過，曾子玖心頭不禁暗暗稱奇，隨手揮出一劍，但聽一陣珠落玉盤的噹噹九聲清響，把對方九劍一齊架開，口中喝道：「姑娘請住手。」

古瑤仙做夢也想不到對方隨手一揮，看去毫不起眼的一劍，居然把她一招九劍，全化解了，心中更是不解，暗道：「爹明明說過，落花島『九九劍法』，無人能識，無人能破，他方才那一劍，根本攔不住自己劍勢，如何被他化解的呢？」

一面哼道：「你幹嘛叫停？」

曾子玖含笑問道：「姑娘一發九劍，在武林中已是不可得見，不知姑娘尊師是誰？」

「我沒有師父。」古瑤仙一招九劍被他化解，心頭自然並不服氣，哼道：「看劍！」

（未完・廿二）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諸葛酒聳等在烏衣寨柴天猛裏作客住了一日一夜，小惡女也趕來找他，先將柴天猛點了穴道，然後對諸葛酒聳下拜，請他收自己爲徒，諸葛酒聳等知道柴天猛戲弄她而遭到懲罰，便答應收她爲徒，離開烏衣寨，三天過後，二人來到豫南吉昌鎭，遇到一群黑衣大漢想奪取諸葛酒聳手上的綠玉打狗棒，二人將他們打走，捉住其中爲首的人拷問，據說是有人出高價收買他手中的打狗棒，但不知對方是什麼人？諸葛酒聳問不出原委，只好將他們放走。二人跟着上路，恰巧遇到岳小玉和公孫我劍，便將情況告知，大家都懷疑是天恨幫的人所爲……

救活祁公子　找西門老人

公孫我劍道：「誰叫你自萌短見了？我只是叫你跳入井裏把身子沖洗得乾乾淨淨！」

那人道：「連活都不想活了，還洗甚麼身子，這豈非多餘之極嗎？」

公孫我劍說道：「但我若一定要你洗呢？」

那人嘆了口氣，道：「你何不叫我去死？人若死了，也許甚麼事情都可以解決了！」



公孫我劍道：「我知道，你遲早一定會死，但卻絕不會由你自己的手把自己的性命結束。」

那人道：「何以這樣肯定？」

公孫我劍道：「因爲你還沒有忘記當年在巢湖湖畔敗陣下來的恥辱。」

那人搖頭道：「你錯了，戰敗不是恥辱，只有像我這樣頹喪的失敗者，才是永遠冲洗不掉，抽剝不去的奇恥大辱。」

公孫我劍道：「但看你現在這副狗屁貓尿般的德性，倒像是甘之如飴，連一點恥辱的感覺也沒有。」

「這次你說得很對，」那人眨了眨眼，毫不在意地說道：「在這裏獃了八九年，我已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氣力的人，甚至連去想想恥辱是甚麼滋味的氣力也沒有了。」

公孫我劍道：「你說得很玄，但卻玄而不妙。」

那人道：「像我這種廢物，自然是不妙之又不妙了。」

公孫我劍笑問道：「你想不想東山再起？」

那人搖搖頭，道：「不想，我只想在這裏安安靜靜地死掉。」

公孫我劍臉色立時一沉，道：「你要死，那是很容易的！」語聲甫落，巳把那人從床上一手抓了出來。

那人尖叫道：「你要怎樣？」

公孫我劍道：「落井下石！」

那人怒道：「我不喜歡井！也不喜歡這樣死！」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道：「你不喜歡，但我喜歡！你這個他媽的狗雜種快點去死罷！」

那人雖然極力掙扎，但卻無補於事，終於還是給公孫我劍扔進門前那口大井裏面。

× × ×

井水很冷，冷得可以使人窒息，也可以使人變得清醒。

當那人給扔進井裏之後，公孫我劍就悠然地坐在井邊，手裏還把玩着十幾顆小石子。

那人在井裏半浮半沉，不斷破口大罵，把公孫我劍罵得狗血淋頭。

但公孫我劍居然一點也沒生氣，只是不時把石子扔進井裏。

那人更怒，罵人的說話越來越多了。

公孫我劍悠然一笑，道：「你若想死，此其時矣，何必還向我絮絮不休，搬出一大堆廢話？」

那人又罵了好一會，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已經甚麼都忘掉了，你又何苦硬要把舊事挖出來說？」

公孫我劍道：「一個人若甚麼都已忘掉，活着又和死人有甚麼分別？」

那人道：「我是死是活，你何必這樣關心？」

公孫我劍道：「別說是人，便是一條蚯蚓，我也會仔細看個清楚的。」

那人道：「算是我倒霉，你想怎樣儘管說罷！」

公孫我劍道：「首先，我想你乾淨一點。」

那人道：「我已很乾淨。」

公孫我劍道：「這樣子浸浸井水，就會乾乾淨淨嗎？」

那人道：「總比不浸好。」

公孫我劍道：「但我不滿意。」

那人道：「要怎樣才滿意？」

公孫我劍道：「我要你認眞洗刷，乾淨得有如初生嬰兒般！」

那人怒氣又生，大聲道：「這簡直是放屁！」

公孫我劍道：「我若在井口放屁，第一個臭死的就是你！」

那人道：「臭死便臭死，我不怕！」

公孫我劍道：「但現在又臭又髒的人並不是我，而是你這位『巢湖之箭』祁四公子！」

那人陡地發出了一陣呻吟般的叫聲，道：「祁四公子！祁四公子！誰是祁四公子？」

公孫我劍道：「從前，人人都知道祁四公子是個很乾淨的男人，在他的指尖上，永遠都找的不着半點垢垢，指甲永遠修剔得清清潔潔，唉，那才是眞正的『巢湖之箭』，眞正的祁四公子！」

井底下立刻傳出那人嗚咽着一般的聲音：「祁四公子！巢湖之箭！哈哈，誰是祁四公子？誰是巢湖之箭？」

公孫我劍冷哼一聲，又是一顆石子向井底疾射下去。

接着，只聽見那人「唷」一聲叫了出來，顯然這石子巳擊中了他。

「他媽的王八蛋，你就是巢湖之箭祁四公子！十年前，你是著名的『武林潘安』，但現在怎樣了？是不是連洗乾淨自己的勇氣也巳消失？」

「祁四公子！我是祁四公子！」那人發出了凄然的笑聲，道：「巢湖之箭昔年赫赫威名，今天卻成爲了井中之蛙！哈哈！哈哈！」

公孫我劍冷笑道：「甚麼井中之蛙？你以爲自己現在會比一隻青蛙更強嗎？」

祁四公子道：「不錯，青蛙最少比我跳得更快！」

公孫我劍道：「只要你能夠重振雄風，那麼你仍然是一支快箭！」

祁四公子道：「不可能了，沒有人可以使我重振雄風，就連你也不能。」

公孫我劍道：「我雖然不能，但有人能。」

祁四公子道：「你在說誰？」

公孫我劍道：「當然是你自己！」

祁四公子凄然道：「你可知道，八年前那一戰，我曾經中過一支暗器？」

公孫我劍道：「當時不知道，後來才聽人說起，你中了『長魔』楊大毒的滅絕九重梭！」

祁四公子道：「你知道就好了，這滅絕九重梭奇毒無比，一百個中梭的武林人物，最少有九十九個活不下去！」

公孫我劍道：「但你很幸運，你是第一百個！」

祁四公子道：「這不是幸運，而是寃孽！」

公孫我劍道：「好死不如惡活，當年你若死了，到今天又還有誰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助你一臂之力？」祁四公子拍了一

拍井裏的水，大聲叫道：「你要我這樣的人來帮助你一臂之力，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公孫我劍道：「因爲我想找一個人，而這個人，天下間也許只有你才能找得到他。」

祁四公子道：「你想找誰？」

公孫我劍說道：「找『血笛叟』西門慕名。」

「西門慕名？」祁四公子訝然道：「你爲甚麼要找西門慕名？」

公孫我劍道：「因爲曾經有一個人對我說過，西門慕名只有一個弟子，而他就是恨帝！」

「恨帝？」祁四公子道：「你是說天恨帮的那個恨帝？」

公孫我劍頷首道：「當然就是這個恨帝！」

祁四公子道：「你到底想找恨帝，還是想找血笛叟西門慕名？」

公孫我劍道：「兩個都想找！」

祁四公子道：「那麼，只怕我令你失望了。」

公孫我劍道：「你不肯？」

祁四公子道：「恨帝固然來去無踪，神出鬼沒，他這個古怪頂透的師父，更是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想要找他，簡直是難比登天！」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道：「這算是拒絕老夫了？」

祁四公子道：「要找西門慕名，只有一個辦法！」

公孫我劍道：「甚麼辦法？」

祁四公子道：「跑到大山名川，到處亂碰亂撞，只要有運氣，三千年之內一定可以遇得上他！」

「三千年？」

「如果運氣特別好，也許五百年就可以遇上這位血笛叟了。」

公孫我劍嘿嘿冷笑，道：「你眞的不肯帮老夫，這就算了，再見！」

但他還沒有離開井邊，祁四公子已然叫道：「且慢！」

公孫我劍道：「是不是要一塊千來斤重的大石？」

祁四公子道：「就算你拋下五萬斤重的大石，我也是不會在乎的，我只想問一問，你爲甚麼捧着一罎醋才來找我？」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道：「你聽過『仙醋五色蝦蟆』這種東西沒有？」

祁四公子一呆，道：「五色蝦蟆我是聽過的，但仙醋又是甚麼東西？」

公孫我劍道：「仙醋就是醋，仙醋五色蝦蟆，就是醋浸五色蝦蟆！」

祁四公子道：「五色蝦蟆是蝦蟆中毒王，連噴一口氣也是毒霧。」

公孫我劍道：「但毒物每每生生相尅，用極毒之物乃可以收以毒攻毒之效。」

祁四公子道：「以往也曾有人嘗試用五色蝦蟆來作爲尅制其他病毒的藥引，但結果都不成功，只有死得更快！」

公孫我劍道：「那是庸醫誤人，不足爲據。」

祁四公子道：「庸醫固然誤人，難道你又有一身高明醫術了？」

公孫我劍呵呵一笑，道：「我自然不行，但咳兩咳却有點門道兒。」

「咳兩咳？」祁四公子一怔，「你說的是不是令郎公孫咳？」

「正是這個犬子。」

祁四公子道：「這仙醋五色蝦蟆，莫非是令郎研製出來的？」

公孫我劍道：「犬子還沒有研製出來，但却曾對我說過：『仙醋五色蝦蟆可解滅絕九重梭之毒！』」

祁四公子道：「醋罎子裏巳浸着五色蝦蟆？」

公孫我劍道：「正是。」

祁四公子說道：「要浸多久才可以服用？」

公孫我劍道：「一個時辰左右就可以啦。」

祁四公子道：「所以，你就用這個方法來要脅祁某？」

公孫我劍直認不諱，說道：「你說對了。」

祁四公子在井裏沉默了很久，才長長的吐出口氣，道：「我若服食之後反悔，不帶你去見血笛叟，那又如何？」

公孫我劍說道：「看來你不像是這種人。」

祁四公子道：「人是會變的，就像我從前很整潔很乾淨，但現在却變得這麼難看。」

公孫我劍道：「外貌可以變，而且會變得十分容易，但脾氣却不易變。」

祁四公子嘆了一口氣，道：「人若老了，就算是呆芋也會變成辣薑！」

公孫我劍道：「我本來就是一塊辣薑，只不過現在是越老越辣了。」

祁四公子道：「井水很冷！」

公孫我劍道：「井水冷不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服下仙醋五色蝦蟆後，倘若不死就可以恢復一身功力！」

祁四公子道：「你不騙我？」

公孫我劍道：「不騙你是假的！」

祁四公子苦笑了一下，道：「這是如肉在俎，又叫無可選擇。」

公孫我劍眨了眨眼，道：「你這算是甚麼意思？到底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祁四公子道：「遇上了乘人之危的老狐狸，我還能拒絕嗎？」

公孫我劍道：「老夫並非乘人之危，而是想把你救出生天，懂不懂！」

「我懂！我懂！」祁四公子苦笑着。

公孫我劍道：「你懂就好了。」

祁四公子又苦笑了一下，道：「你要把我救出生天，最少得先把我從井裏救出來。」

公孫我劍微微一笑，忽然也躍入井裏，叫道：「快抓住我的脚！」

祁四公子依言抓脚，公孫我劍很快就把他從井裏拉了出來。

祁四公子出井之後，說：「你的輕功，又比從前精進了不少。」

公孫我劍笑笑道：「這是爲勢所逼之故。」

祁四公子奇怪地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公孫我劍道：「別的功夫精進不精進，那是不打緊的，最重要的是輕功，非要練得絕頂高明不可。須知逃命之際，輕功

越好就越是有利者也！」

祁四公子道：「莽莽江湖，又有甚麼人可以把你逼得非要狠狽逃命不可？」

公孫我劍搖頭道：「最少有一種人可以。」

「一種人？」

「不錯，你可知道是那一種人嗎？」

「是不是潑婦？」祁四公子乾咳了一聲。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你說對了，天下間最可愛的是女人，但最可怕的也是女人。」

祁四公子道：「所以，最好還是別提女人。」

公孫我劍道：「不提！不提！提起就頭疼，來！咱們先打翻醋罎再說！」

說着，把祁四公子拉回屋子之中。

× × ×

醋的氣味，相當刺鼻。

醋罎裏有一隻本巳乾枯了的五色蝦蟆，雖然比拳頭還細小，但卲相貌醜惡，令人一看就想嘔吐。

但祁四公子却非要把這「仙醋五色蝦蟆」吞進肚裏不可。

當他吃掉這蝦蟆之後，公孫我劍便問：「好吃不好吃？」

祁四公子道：「滋味無窮。」

公孫我劍道：「但願這仙醋五色蝦蟆，可以把你一身功力恢復過來。」

祁四公子說道：「若不成功，我就死了。」

公孫我劍道：「你若死了，做鬼時怪不怪我？」

祁四公子道：「不怪。」

「眞的不怪？」

「如此很好，我可以放心了。」

祁四公子突然彎下腰，全身不停地抽搐。

公孫我劍望着他，問道：「你現在怎麼啦？」

祁四公子顫聲道：「好冷……好冷……胃疼得很……」

公孫我劍「唔」一聲，道：「你現在還怪不怪我？」

祁四公子道：「怪你做甚麼？」

公孫我劍道：「看你現在這副樣子，一定是快要死了，這五色蝦蟆，本來就是劇毒之物，不要說是整隻吞下，便是只吃少許，也會命喪黃泉！」

祁四公子哈哈一笑，突然張大了嘴，嘴裏鮮血直噴出來。

公孫我劍急忙閃躲，大叫一聲：「好險！」

祁四公子噴血之後，抬頭看了他一眼，有氣無力地說：「我吐我的血，你又何險之有？」

公孫我劍道：「你吞下五色蝦蟆，巳然全身上下都有劇毒，這些血若沾上了，那就是天大的麻煩！」

祁四公子點點頭，道：「你說的是，我站遠一點便是了。」

公孫我劍又望着他，說道：「長疼不如短疼，看你這副樣子，準是活不下去啦，與其站着活受罪，不如早點死了，你以爲如何？」

祁四公子「哦」一聲，道：「死便死，但怎樣死法才可以舒服一點？」

公孫我劍道：「讓我出手點你死穴，不到片刻間工夫，你便可以歸登極樂世界去了。」

祁四公子道：「但我全身上下渾身劇毒，你怎可以接近過來？」

公孫我劍道：「這倒容易，老夫用石子射穴之法，你還不是同樣可以早點死掉嗎？」

祁四公子點頭不迭，道：「這辦法不錯，快點出手罷！」

公孫我劍乾咳兩聲，右手突然一揚，三顆石子有如流星般向祁四公子身上疾射過去！

× × ×

黎明。

公孫我劍坐在井邊，看着漸漸露出魚肚白色的東方。

祁四公子在屋子裏。

屋子又殘又破又腥臭，這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

公孫我劍望着緩緩升起的旭日，嘴角邊忽然露出了愉快的微笑。

因爲，他巳聽見了有一種很特別的聲音。

他聽見有人在屋子裏嘔吐。

屋子裏只有一個人，只有看來和死人一般無異的祁四公子。

但祁四公子並未眞的死掉，吃了蝦蟆，經過了一段悠長的睡眠後，他終於又再嘔吐了。

他若是不能醒過來，是絕對不會嘔吐的。

× × ×

日上三竿，祁四公子仍然躺在床上，一張臉龐白得像是冰峯上的白雪。

但他的眼睛却很明亮。

忽然問，他嗅到了一陣很香很香的氣味。

他勉强爬起了床，忽然覺得好像連腸胃也不見了。

當然，他的腸胃仍在，沒有任何人可以沒有腸胃仍然繼續生存。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公孫我劍捧着一隻瓦罈子直走過來。

祁四公子一怔，道：「你捧着的是甚麼？」

公孫我劍笑了笑，道：「狗肉。」

祁四公子臉色一變，連忙要手不迭：「快把它拿開，我最討厭狗！」

公孫我劍眨了眨眼，道：「這一點我早就知道，用不着你來提醒。」

祁四公子道：「既然明知道我不吃狗肉，爲甚麼還要捧過來？」

公孫我劍道：「原因有三。」

祁四公子怔住。

公孫我劍淡淡一笑，接道：「第一個原因，就是附近剛好有一隻黑狗。」

祁四公子道：「倘若附近有一隻大象，你是否也把牠宰了？」

公孫我劍搖搖頭，道：「大象的肉不好吃，而且在方圓萬里之內，也決不會有這種傢伙！」

祁四公子道：「這個暫且不提，原因之二又如何？」

公孫我劍道：「你既討厭狗，就該把

狗消滅，而吃掉狗肉，也就是消滅狗的最好方法。」

祁四公子哼一聲，道：「我也討厭你，是否也該把你吃掉？」

公孫我劍悠然一笑，說道：「你若眞的討厭公孫某，的確不妨把我吃進肚子裏去。」

祁四公子道：「你錯了，若要我把你吃掉，我寧願死！」

公孫我劍道：「你總算還把我當做朋友。」

祁四公子道：「你這句說話又錯了，我不吃你，只是因爲你的肉一定比大象肉還更難吃。」

公孫我劍眨眨眼，道：「單是聽你這句話，就知道你決不是個懂得吃喝之道的老饕。」

祁四公子道：「還有第三個原因又是怎樣的？」

公孫我劍道：「你想不想恢復一身功力？」

祁四公子一怔，道：「吃狗肉和恢復功力又有甚麼相干？」

公孫我劍道：「但凡服用過五色蝦蟆的人，遲早必死，而且已喪失的功力最多只能恢復至三四成左右。」

祁四公子臉色一變，但旋即一笑：「這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反正本來就是個廢人。」

公孫我劍道：「但你若吃掉這些狗肉，就可以完全恢復過來，而且還可以把體內的劇毒完全消除。」

祁四公子道：「你不是曾經點了我的死穴嗎？」

公孫我劍笑笑道：「你現在死了沒有了。」

祁四公子道：「還沒死掉。」

公孫我劍道：「那麼，顯然是我的點穴手法十分之差勁了。」

祁四公子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對祁某是一番好意，但這些狗肉……」

公孫我劍淡淡的道：「你可以不吃，我吃。」

祁四公子忙說道：「不！不！我吃！我吃！」

公孫我劍悠然一笑，道：「你若聰明，最好連狗骨也一併吃掉。」

祁四公子道：「不吃狗骨，只吃狗肉和喝狗汁行不行？」

公孫我劍道：「那也差不多了。」說着，把瓦罈子遞了過去。

× × ×

狗肉雖然很香，但祁四公子却吃得很辛苦。

但他吃得越辛苦，公孫我劍就越是欣賞。

等到祁四公子把所有狗肉都吃完了，公孫我劍才哈哈一笑，道：「黑狗啊黑狗，你能夠葬身在巢湖之箭的肚子裏，眞是三生有幸，不枉此狗生之至。」

祁四公子把瓦罈子放下，道：「好了，現在請你說句老實話。」

公孫我劍說道：「你要我怎樣子老實法？」

祁四公子道：「倘若我不吃這一罈狗肉，後果是否眞的那樣嚴重？」

公孫我劍道：「當然不是，但却也並非完全不是。」

祁四公子道：「你說話總是模稜兩可，相當混帳。」

公孫我劍道：「你可知道，當你從床上爬起來的時候，身子虛弱得簡直連站都站立不穩？」

祁四公子道：「我知道，是不是這樣，所以非吃狗肉不可？」

公孫我劍道：「人總是要吃東西的，對不？」

祁四公子道：「但不一定要吃那狗肉呀。」

公孫我劍道：「但吃狗肉也沒有甚麼不好，而且還相當滋補，可以令人從飢寒中振奮過來。」

祁四公子道：「倘若不吃狗肉，改吃牛肉又怎樣？」

公孫我劍道：「功效一樣。」

祁四公子道：「牛肉也可以消除五色蝦蟆的毒性嗎？」

公孫我劍道：「五色蝦蟆本身雖然有毒，但經過特殊方法配製後，它的毒性是不會散發出來的。」

祁四公子吸了一口氣，道：「所以，你要我吃狗肉，其實只是一個騙局！」

公孫我劍道：「我騙了你甚麼？」

祁四公子道：「你騙得我破了戒！」

公孫我劍道：「你又不是個出家人，又怎算是破戒了？」

祁四公子說他不過，只得苦笑一下，道：「算了，我明白你雖然是在存心作弄，但却也不是眞的要害死我。」

公孫我劍道：「你現在最好甚麼都不管，先行坐下來運氣凝聚功力，看看情形怎樣再說！」

祁四公子緩緩地點點頭，道：「但願我這一身功力，馬上就可以恢復過來！」語畢坐下，靜心調息運氣。

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光左右，祁四公子的面色已漸漸紅潤起來，兩邊衣袖也同時高高地鼓脹而起。

他忽然睜大了眼睛，厲喝一聲道：「公孫老兒，接祁某一掌！」

喝聲方起，右掌已閃電般向前推出，直向公孫我劍拍去。

「好掌法！」公孫我劍怪笑揮袖，硬接了祁四公子一掌。

兩掌相交，兩個人的身子都是同時一震。

祁四公子驚喜交集地望着自己的手掌，忽然仰面狂笑，道：「巢湖之箭又再來也！」

公孫我劍却擦了擦額角，道：「好生厲害，老夫甘拜下風了。」

祁四公子哈哈一笑，道：「公孫兄休要取笑小弟了，若眞的硬比硬拚，小弟知道還不是你的敵手。」

公孫我劍道：「非也！非也！老夫老矣，長江後浪推前浪，將來還是年輕小子的世界。」

祁四公子笑道：「但我在二十年前，已經不能算是一個年輕小子啦。」

公孫我劍道：「你最少比我年輕！」

祁四公子道：「但你若跟『武林老壽星』歐文鶴相比，却又是年輕得多了！」

公孫我劍道：「你知道歐文鶴今年幾歲？」

祁四公子道：「在十年前，他已活到一百零九歲。」

公孫我劍道：「那麼，他現在已經一百一十九歲了？」

祁四公子道：「大概錯不了。」

公孫我劍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他大可以做我的祖父啦。」

祁四公子道：「但這位『武林老壽星』現在仍然相當活躍，而且事無大小，都還要親力親爲，其精力之充沛，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江湖上奇人異士多得不可勝數，若要一一細說，只怕三十年也講之不盡。」

祁四公子道：「你本身也是奇人之一，居然懂得用蝦蟆和酸醋來爲我消除體內餘毒。」

公孫我劍道：「老四，你不用把老夫捧上半天了，這次你僥倖不死，那是祁門祖先有靈，老夫只是想利用你去找一個人而已。」

祁四公子道：「你爲甚麼非要找西門慕名不可？」

公孫我劍道：「我找西門慕名，當然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多問！」

「不問就不問。」祁四公子道：「你能否在最短時間之內，找到兩匹快馬！」

公孫我劍道：「這個不成問題，你在這裏等一等好了。」

× × ×

西門慕名在江湖上並不有名。

他是一個極少在江湖上露面的高手，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前也如此。

江湖上知道這個高手的人並不多，知道他是恨帝師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但公孫我劍一早就已知道。

但他只知道這一點，至於恨帝的眞正身份，他還是完全不知道的。

祁四公子需要兩匹快馬，公孫我劍很快就爲他準備妥當了。

祁四公子一看這兩匹馬，就忍不住豎起姆指讚道：「眞是好馬，你是從那裏弄回來的？」

公孫我劍道：「你聽過陸錫公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陸錫公？」祁四公子「唔」一聲，道：「這人似乎是個騙子。」

公孫我劍點了點頭，道：「不錯，他是個騙子，而且騙術極之高明。」

祁四公子一怔，道：「這兩匹馬又和陸錫公有甚麼關係？」

公孫我劍說道：「當然大有關係，因爲這兩匹馬就是他剛從關外用騙術騙回來的。」

祁四公子道：「他騙他的，這又跟你有甚麼相干？」

公孫我劍道：「本來是沒有相干的，但老夫現在剛好需要兩匹快馬，而這個姓陸的騙子又剛好住在附近，所以老夫就來一套順手牽馬了。」

祁四公子笑道：「好一套順手牽馬，難道你不怕陸錫公會找你算帳？」

公孫我劍道：「他就算有二百顆胆子，也不敢把老夫怎樣。」

祁四公子嘆了口氣，道：「正是騙子遇上賊師爸，眞是無可奈何！」

公孫我劍道：「別提陸錫公啦，咱們現在是否應該馬上趕路。」

祁四公子道：「你想快便快，若不想快，慢慢也是不遲的。」

公孫我劍忙道：「不！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祁四公子迅速躍上馬背，忽然一聲輕叱，不到片刻間工夫，一人一騎已絕塵遠去。

× × ×

兩匹馬都很快，但再快的馬也有疲累的時候。

當兩匹馬都已疲累得不能再跑動的時候，他們已來到了一座叢林之中。

公孫我劍望了祁四公子一眼，道：「我們是否還需要再換兩匹馬？」

祁四公子說道：「這裏還有馬可換的嗎？」

公孫我劍淡淡一笑，道：「馬是沒有的了，但猴子却可能會有不少。」

祁四公子道：「天氣這麼冷，只怕連猴子也會躲了起來。」

公孫我劍道：「咱們是來騎馬，還是來找西門慕名的？」

祁四公子道：「我不想找西門慕名，只是你很想找他而已。」

公孫我劍道：「西門慕名就在這林子裏嗎？」

祁四公子道：「從前是的。」

公孫我劍道：「現在呢？」

祁四公子盯着他，眼神有點奇怪：「你怎麼問得如此莫名其妙？祁某已潛伏多年，絕未再在江湖上行走，又怎知道這十年八年內的變化？」

公孫我劍想了想，不禁連連點頭，道：「不錯，江湖中人，江湖中事，不要說是十年八載，便是相隔一天半日，也會變得大大不同的。」

祁四公子道：「你知道就好了，雖然從前西門慕名是在這裏，但現在說不定已騎鶴去也——」

話猶未了，忽然一團黑影向他迎面直射而來。

祁四公子眼色一變，急忙側身閃開，總算他閃避得快，那團黑影「啪」一聲打在他背後的一棵大樹上。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向那樹幹上望去，便看見了一團爛泥。

祁四公子吸一口氣，道：「是西門前輩嗎？」

林子裏傳來了一個人淡淡的笑聲，接着說道：「小祁，何謂之騎鶴去也？」

祁四公子眼色一變，但接着却又面露喜悅笑容，道：「西門前輩原來仍然身壯力健，那眞是武林幸事！」

公孫我劍乾咳兩聲，道：「林中高人，便是『血笛叟』西門先生嗎？」

林中那人淡淡的說道：「好說，你是誰？」

公孫我劍道：「公孫我劍。」

西門慕名「哦」一聲，聲音顯得有點詫異：「原來是公孫世家主人來了，眞是失敬得很。」

公孫我劍道：「老夫只是個凡夫俗子

，先生用不着太客氣。」

西門慕名道：「既然來了，爲甚麼還不進來坐坐？」

公孫我劍道：「正是求之不得，想進來談談的。」

祁四公子道：「我不進去，你自己進去好了。」

公孫我劍一怔，道：「你呢？」

祁四公子道：「你要找西門前輩，現在人已找到，祁某自然功成身退。」

公孫我劍道：「你很忙碌嗎？」

祁四公子道：「不，我空閒得很。」

公孫我劍道：「既然閒着無事，何以不陪老夫進入林內？」

祁四公子冷冷的道：「因爲沒有這個必要。」

公孫我劍道：「但我若一定要你陪老夫進去呢？」

祁四公子道：「那便是强人之所難，你好像不是這種人罷？」

公孫我劍眨了眨眼，道：「你錯了，我偏偏就是這種人。」

祁四公子道：「公孫兄言下之意，是想對小弟用强逼手段，非要我進入林內不可了？」

公孫我劍點一點頭，說道：「正有此意。」

祁四公子嘆了口氣，道：「既然你非要我相陪不可，小弟勉爲其難跟你走一趟便是。」

西門慕名的聲音又在林內傳出：「來者越多越好。」

公孫我劍一笑，首先進入林中。

× × ×

林中有烟霧，若不是西門慕名的聲音一直在帶引着，公孫我劍和祁四公子早就已迷了路。

這些烟霧，看似是山嵐瘴氣，但西門慕名却不斷地說：「放心走，這烟霧是無毒的。」

公孫我劍還沒出聲，祁四公子已然接道：「若要這些烟霧變成有毒，那也是容易得很的。」

西門慕名似是輕輕地嘆了口氣，却沒有再說些甚麼。

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光左右，西門慕名已帶引着兩人來到了另一個地方。

那是一片茂密的竹林，竹林下有一間四四方方的屋子。

公孫我劍正要走過去，却聽見西門慕名的聲音在叫道：「停止！」

這時候，公孫我劍才看見一株竹樹上，正站立着一個白袍老人。

這白袍老人鬚髮皆白，手裏捏着一串佛珠。

「你就是西門先生？」公孫我劍仰首問。

只見白袍老人斜斜地站在竹樹的椏枝上，全身輕如半空中的一朵白雲。

「老朽就是西門慕名，這就是我的屋子。」白袍老人向那屋子伸手一指。

公孫我劍道：「好屋！」

西門慕名道：「在沒有人打擾的時候，它的確是一間很不錯的屋子。」

公孫我劍道：「西門老先生既不歡迎老夫，何以要引我至此？」

西門慕名道：「你既已來了，老朽還能阻擋得住嗎？」

公孫我劍道：「跟你相比，我這個笑公爵又算得了甚麼。」

西門慕名道：「你也許比不上我，但你却收了一個很好的徒兒。」

「你是說岳小玉？」

「對了，正是這個岳宮主。」

「西門老先生居然會知道劣徒的事，倒令老夫大感意外。」

西門慕名道：「江湖上的事情，老朽雖然少聞少問，但你這個寶貝徒兒，却又例外。」

公孫我劍奇道：「這是甚麼道理？」

西門慕名道：「兩日前，老朽遇上了一個人。」

公孫我劍道：「你遇上了誰？」

西門慕名道：「練驚虹！」

「練驚虹？」公孫我劍悚然一驚，道：「你怎會遇上他的？」

西門慕名道：「天地雖大，但若要相遇起來，就算是兩個各在天南地北的人，也會相碰在一起。」

公孫我劍說道：「是練驚虹故意找你的？」

西門慕名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太聰明了，而且往往變得自作聰明。」

公孫我劍一怔，西門慕名接着道：「練驚虹可以由血花宮主變成一個老遊俠般的人物，可見此人實在靈活得很，絕不是一本經書看到九十歲的老頑固。」

公孫我劍苦笑了一下，道：「老夫又怎樣？」

西門慕名說道：「你常說最討厭迂腐之人，最反對世間上一切迂腐之事，但你自己又怎樣？還不是和其他人一般混帳的嗎？」

公孫我劍乾咳一聲，道：「老夫也許眞的十分混帳，但這似乎跟西門先生沒有甚麼相干。」

西門慕名道：「怎會沒相干，須知道我這地方乃是清靜樂土，如今給你這等混帳之人走了進來，再清靜的人間樂土也會變成烏烟瘴氣之地了。」

公孫我劍道：「我若是你，就決不會把混帳之人引帶至此。」

西門慕名道：「算了，就當老朽剛才的說話都是放屁，但這屋子，老朽已決定不要。」

公孫我劍道：「是爲了老夫嗎？」

西門慕名道：「那倒不是，只不過老朽早就想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公孫我劍道：「西門先生已找到了理想的居所？」

西門慕名道：「對了，希望你有空暇的時候來探探老朽。」

公孫我劍問道：「你要搬到甚麼地方去？」

西門慕名道：「少林寺內。」

「少林寺內？」公孫我劍陡地一呆，道：「這是甚麼意思？」

西門慕名道：「老朽要皈依我佛，出家爲僧。」

公孫我劍吸了口氣，道：「你今年幾歲了？」

西門慕名道：「八十二。」

公孫我劍道：「你若在二十八歲時出家，那是一點也不足爲奇的，但以八十二歲這個年紀才去當和尚，這個……似乎有點稀奇了。」

西門慕名道：「稀奇是稀奇了一點，但却也不是一件絕頂稀奇的事。」

公孫我劍道：「以西門先生這一身武功，似乎連少林寺方丈也及不上。」

西門慕名道：「老朽遁踪空門，和一身武功是沾不上關係的。」

公孫我劍道：「你怎會忽然有這個念頭的？」

西門慕名道：「老朽要懺悔。」

公孫我劍道：「先生何悔之有？」

西門慕名道：「不必說。」

公孫我劍目光閃動：「是不必說，還是不想說？又抑或是不能說？」

西門慕名道：「是不必說，也不想說，亦是不能說。」

公孫我劍淡淡道：「你不說，老夫却想說。」

西門慕名皺眉了：「老朽的事，你知道多少？」

公孫我劍淡淡的道：「雖不算多，也不算少。」

西門慕名道：「那麼，請說。」

公孫我劍道：「你是不是羨慕我收了一個好徒兒？」

西門慕名道：「你收的徒兒倘若眞的很好，老朽自然會很羨慕。」

公孫我劍道：「劣徒好不好，先生又從何得知？」

西門慕名道：「是練驚虹說的。」

公孫我劍道：「練驚虹之言，值得先生如此信任嗎？」

西門慕名道：「三十年前，老朽便已很信任這個人，他可以殺人不眨眼，但却絕不會有虛假的說話。」

公孫我劍道：「你爲甚麼要羨慕我有一個好徒兒？」

西門慕名道：「這又有甚麼出奇？」

公孫我劍道：「但老夫却認爲並不簡單，先生羨慕我有一個好徒兒，極可能是因爲有感而發。」

西門慕名臉色一變，忽然從樹上徐徐飄下，落在公孫我劍面前，厲聲喝道：「你說甚麼？」

公孫我劍却還是氣定神閒，淡然一笑，道：「江湖上有個傳言，不知道你聽過沒有？」

西門慕名沉聲說道：「是怎麼樣的傳言？」

公孫我劍道：「你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徒弟。」

西門慕名的臉色立刻變了，連聲音也變得極其異樣：「是誰說的？」

公孫我劍淡淡道：「江湖上的傳言，就像是山谷裏的一陣風，又有誰可以知道是誰首先說出來的？」

西門慕名怔了半晌，忽然冷笑，說道：「我並沒有收過任何人爲徒，從來也沒有！」

公孫我劍逼視着他，道：「你敢不敢罰個毒誓？」

西門慕名大怒道：「我有沒有收過徒弟，那是我自己的事，你憑甚麼要老朽罰誓？」

公孫我劍道：「不憑甚麼，就只憑一股氣。」

「一股氣？」西門慕名瞪着他，道：「一股怎樣的氣？」

公孫我劍道：「是一股正義之氣！」

西門慕名冷冷道：「你認爲自己是個很正義的人？」

公孫我劍道：「有時候是，有時候不是。」

西門慕名瞳孔收縮，冷笑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何謂之有時候是，有時候不是？」

公孫我劍道：「我不懂得應該怎樣解釋，但我自己明白就行了。」

西門慕名的臉色越來越蒼白，甚至身子有點在發抖。

祁四公子站在一旁，直到現在還是一言不發。

只聽見公孫我劍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又道：「出家爲僧，絕不是懺悔的唯一辦法。」

西門慕名沉默着，過了很久很久才說：「你若是我，你會怎辦？」

公孫我劍道：「清理門戶！」

西門慕名的臉色更蒼白了：「你要老朽把他殺掉？」

公孫我劍緩緩的說道：「這又有何不可？」

西門慕名立刻用力搖頭：「不！這是萬萬不可以的！我怎樣也不可以親手殺了他！」

直到這時，祁四公子才忍不住大聲道：「他是誰？」

西門慕名立刻喝道：「你住嘴！」

祁四公子冷笑道：「爲甚麼公孫我劍可以大聲講話，而我却要住嘴？」

西門慕名說道：「因爲你不是公孫我劍！」

祁四公子冷冷道：「難道你以爲只有公孫我劍才知道你就是恨帝的師父？」

西門慕名呆住了。

他怔怔地望着祁四公子，滿臉難以置信的神情：「連你也知道了？」

祁四公子握着拳頭，握得指骨勒勒直響，道：「你以爲我是個豬，還是個初出道的小伙子？」

西門慕名又楞住了很久，才道：「你當然也是個絕不簡單的混蛋。」

祁四公子道：「在輩份來說，你比我高那是事實，但做晚輩的並不一定要向前輩們唯唯諾諾，公孫我劍知道的事，我也同樣可以知道，他能夠說的話，我也同樣可以直說不虞。」

西門慕名嘴角的肌肉跳了跳，目光中同時露出了痛苦之色。

他忽然坐了下來，頹然地坐下。

他是坐在地上的。

他說道：「恨帝！老朽的徒兒，居然就是天恨幇的恨帝，這眞是多麼滑稽的事情。」

公孫我劍搖搖頭，道：「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滑稽，只是覺得十分可怕。」

西門慕名說道：「你說的沒有錯，老朽從來沒有想過，他居然會是一個這樣的人！」

（未完・九）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談倫與朱蕊在一起彈琴玩樂，朱蕊十分高興，臉上病容全消，談倫也十分高興……談倫深夜回房正自閱讀半卷經文，忽然聽得有人在瓦頂行走，即以迅快的身法縱出房外，只見一個人影在前頭飛奔，談倫緊跟在後，那人直奔向樹林之中，談倫看出那人是個黃鬚漢子，這時一個和尚現身和他談話，談倫暗中聽得仔細，才知道段一鵬仍然不放過他，要置他以死地……大理這地方忽然之間來了不少客人，使得大理知府鄭大人忙不過來，一撥是「錦衣衞」的四名上差，另一撥是段一鵬兩夫婦等人，鄭知府心裡忐忑不安，小心迎入……

侯門藏玉燕　翡翠惹相思

鄭知府道：「是一位姓賴的軍爺！」

「賴長慶！」段一鵬立刻呼出了對方姓名：「這人我見過，是一把子好手，就是爲人狠了一點，恐怕不大好侍候……」微微一笑，拿眼睛瞄着發楞的鄭知府，略似揶揄的樣子：「吃着濕的，拿着乾的，祇怕貴府在這件事情上要破費幾文了！」

「這……」鄭知府意似不解的道：「爵爺是說……？」

「大不了花幾個錢吧！」段小侯爺不經意的道：「這早已是朝廷的陋規了，所謂『在家吃糧，出外吃官』，鄭大人你怎能不知？祇是這個姓賴的比較狠一點就是了！」

幾句話說得這個鄭大人額角直冒汗，想一想，那個姓賴的果如對方所說，你跟他說三句話，他頂多回你一句，鼻子裏有事沒事總愛哼哼兩聲，尤其是他拿眼睛瞧你的時候，似笑非笑，更像是你有多少把柄攢在他手裏；隨時都可以舉發你的樣子，看來誠然不假，自己倒是果然要十分小心的應付這個人了。

其實又何止姓賴的一個人，同來的三個主子，看神態那一個也都不是省油的燈……

心裏這麼盤算着，外表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片深沉，落在對方段侯爺眼中，自是心裏有數。

「這些蕃子說是難纏，倒也並不儘然，只是不能全用官場上的那一套來應付也就是了！」

他微微一笑，略似懷柔的道：「這件事鄭大人你也不必太過費心，好在這個賴長慶過去與我有過幾面之緣，於公於私我都照顧過他，也許我的話他還能聽，改天你有機會請他過來一趟，他知道我在這裏，決計也就不會過於與你爲難了！」

鄭知府聆聽之下，大喜過望，不迭的連連道謝不已。

段一鵬一笑道：「鄭大人你不必客氣，也許在這個姓賴的身上，我多少可以帮帮你的忙，可是接下來的人，我可就帮不上這個忙了！」

鄭知府又是一怔：「爵爺是說……？」

「難道鄭大人還不知道？」段一鵬含着笑說：「大內方面，又有人下來了！」

「啊——！」這可是鄭知府沒有想到的：「爵爺是說朝廷來了欽差大員？」

「比欽差大員更難侍候的主兒！」段一鵬冷冷的說：「鄭大人可曾聽過『戚剝皮』這麼個人？」

「啊——」鄭大人臉色頓時爲之一變：「聽過……爵爺指的是戚指揮使……戚老大人？」

「不錯，就是他……」段一鵬的臉色忽然變得冷了：「戚楓，這個老頭子你應該知道，只怕是天下最最難纏的人了，他就要來了！」

「這……」鄭知府有點傻了：「他來這裏……又爲了什麼？」

段一鵬微微一笑，搖搖頭道：「這是他們的機密大事，外人不得而知，我只是提醒鄭大人一聲，這個戚剝皮可不比別人，他官高權重，一個侍候不妥，輕則丟官事小，只怕連性命也難以自保。」

「是……」鄭知府楞了一楞，陪着笑臉道：「要不是爵爺提醒，卑職還矇在鼓裏，有關戚老大人的一切，下官也祇是道聽途說，尚祈爵爺賜告其詳，也好心裏先自有個打算……」

「你找錯人了！」小侯爺冷冷一笑：「我與他並不相好，在他眼睛裏，未嘗會看得起我這個侯爺，我也不買他的賬，只怕他對我還心存芥蒂。」

「原來如此……」鄭知府皺着一雙眉毛：「這麼說起來，戚老大人可也太……」

原想說：「專横霸道」。話到口邊，終不敢冒失出口。

段一鵬一笑道：「如今官場，走他門路的人極多，由另一面看來，對鄭大人未嘗不是一個加官進祿的機會，只是此人生性吝嗇，度量狹窄，爲人剛愎自用，睚眦必報，如果沒有一身賤術媚骨，善於拍迎，這條門路却也不易行走……怎麼，鄭大人你—？」

「爵爺不要錯會了下官之意……」鄭知府靦覥的含着笑：「他老人家是欽命上官，來此是客，下官職責所在，焉敢怠慢，爵爺既然對戚老大人略知其詳，示知一二，下官也就受惠不淺了……」

段一鵬道：「這個戚楓的幼年出身，我一概不知，祇知他有一身奇異武功，早年蒙術士袁珙的推薦，在今主上還是燕王之時，即在殿前效力，主上即大位之後，自是青眼相待了，但這個『錦衣衞』指揮使，論官位不過是三品的功名，說到官權，哼—只怕那些一品大員，也要瞠乎其後，此人生性奇淫，夜不虛度，有一偏好，鄭大人你可知道？」

鄭知府正中下懷的道：「爵爺賜詳——」

段小侯爺莞爾一笑，站起來走向窗前，略有所思的向着窗外一片平湖秋色眺望着。

鄭知府陪着笑，小心的趨前跟上去：「爵爺——」

「也罷，我就指給你一條進身之階吧！祇是……」段小侯爺深邃的眸子，似笑不笑的盯着他：「功名富貴

、不以假人、我若告知鄭大人這個晉身的妙計，你却又當如何謝我？」

「這——？」鄭知府笑逐顏開的道：「但憑爵爺吩咐！」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鄭知府笑得有些牽强：「卑職宦囊不豐，怕是報效不……」

「鄭大人你想左了……」段小侯爺目光中透着古怪：「這件事我們容後再說，先談談這位老大人的特殊嗜好吧！」

聽對方要的不是錢，鄭知府心裏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言前的這個「進身之階」，却是萬萬不容錯過。

「爵爺是說戚老大人性喜漁色……」

「對了！」

「那也不難！」鄭知府笑道：「這件事卑職記下了，老大人國之棟樑，總要物色那清白人家，才堪承受！」

「這麼說，你打算找什麼樣的女人孝敬？」

「這——」知府大人的眼睛眯成了一條綫：「爵爺說呢！就是初夜未破的童身也是有的……」

「那你就錯了——」小侯爺冷冷的道：「這麼一來，鄭大人你可害人害己了……」

鄭知府可就又傻了臉。

「鄭大人莫非不知道這位戚大人身負異稟？尋常女子，萬萬難以承當，却也不合此老脾胃，總要那久歷風塵，體態剛健過人的半老徐娘——」

於是，段小侯爺附向知府耳邊，小聲細語一番，鄭知府先是怔了一怔。像是有點難以置信的看着對方，終於作出會心的微笑。

× × ×

燈下，段一鵬展視他那一口平窄細長的銀鞘寶刀。

刀身三指來寬，兩呎七八吋長短，遍體如銀，都打磨出一圈圈魚鱗旋光，通體上下耀眼生輝。試拔以髮，放向刀鋒，吹氣一口，髮身齊腰而斷，簌簌向兩下紛落——這便是所謂的「吹毛斷髮」了。

刀名「銀蛟」，出自前人名匠到底何人之手，已是不容易考據，自爲小侯爺重金購得後，以其不世身手，傑出刀法，端的如虎生翼，平添了無限聲威。

每一回，段一鵬持刀在手，或是挑燈夜看，都會溢生出無比豪情，意氣干雲。

這口刀在他手裏確實無限風光，會過了多少能人異士！逞現了多少英雄歲月，確實沒有辜負了少年時光，堪稱是走遍天下無人堪敵。

除了一個人……

「如果他眞的已經死了……？」接下來的那句話，便應該是：「我便是眞的舉世無敵了……」

然而，此時此刻，這個應該早已經被認定成爲事實不是問題的問題，到了現在，反倒「死灰復燃」成了「莫須有」的一個大大疑問了！

他的來，其實正是與此有關，他急欲澄清此事，抹去這個掩蓋他心上的陰影，這個陰影實在說對他的心理影響太大了。

那祇是屬於他與談倫兩個人才知道的一件小小隱秘，也許早已該淡忘了，他却偏偏不時記起，出現在回憶裏……每一次，當他記起這件事時，總會令他興起一種忿恨，却又簡直不知道如何發洩才好——

那已是六年以前的事了……

× × ×

浣花江畔。

春陽正暖。

兩個併世的少年奇俠，其於某項微妙的心理因素，正在作一場武功的印證。

雙方並沒有仇恨，但戰況的激烈却像是打一場殊死之戰，肅殺的氣勢籠罩着未解的江上春冰。

「青鱗劍」對「銀蛟刀」。劍氣如虹，寶刀似雪、閃爍的寒光，足使大地戰瑟，天地無色。

那一戰，「青鱗劍客」談倫以神奇詭異的「月上柳梢」一招，險勝了小侯爺。

時間的倉促，間不容緩，彈指萬變。

「青鱗劍」刺穿了段小侯爺的一襲輕裘，冰涼的劍身，緊緊貼着他的腰際，迫使着意氣風發的小侯爺不得不站直身子，垂下了他那一口自認爲天下無敵的蓋世寶刀。

那一霎，其實只是那麼的短暫，然而當時在段小侯爺的感受裏，却像是整整一天時間那麼長久——

「血」凝固了。

「氣」閉住了。

「人」僵住了。

誰能想像得到，那一霎給他的恥辱與羞慚有多麼大！對他來說，那一霎簡直是天昏地黯，他彷彿已不是血肉之軀的一個人，而變成了冰天雪地裏的一塊冷冰的石頭。

談倫總算表示了他應有的風度，甚至於對落敗的賴小侯爺，沒有說上一句刻薄的話，就那麼緩緩的收回了他的長劍，揚長而去。

眞恨不不能地上有一道地縫讓自己鑽進去……

眞恨不能對方的劍鋒，所刺穿的不是身上的狐裘，而是自己的心……

眞恨不能……

然而，什麼都不是，都沒有！對方祇是帶着他的勝利，一言不發的去了，這種羞辱，使他覺得眞比對方辱罵他一千句一萬句更厲害，眞比對方的劍穿過自己的心更痛苦，更殘酷……

就是從那一霎開始，他對自己立下了狠惡的心願，今生今世，絕不與對方共生天地，誓不倆立。

固然，他之深愛「玉燕子」冷幽蘭也是事實，然而因那麼急不及待，不擇手段的去搶先得到她，甚至於施出令人不齒的手段；向江湖散播談倫已死的「不實」謠言，這一系列的作爲，未嘗不是他根深蒂固的報復心理作祟。

有人親眼目睹談倫的確罹患了苗疆的瘴毒怪症，因此他便直覺的認定了談倫必死，甚至於他一度確實認爲對方眞的已經死了——直到月前他所派出緝察實情的三個手下，相繼橫屍這裏，才使得他大爲震撼，心中產生了疑問……

屍身現在存「漾濞」縣衙，只怕早已腐爛無復辨認，想要就此判斷誰下的手，只怕已是妄想，充其量也祇能假設是某人所爲，却不能就此認定。

果不能，談倫他眞的還活着？

這個天底下，誰又能抗拒已經中身的瘴毒？一年，兩年，算算時間，因這已是第三個年頭了。

……………

陣陣湖風，由敞開着的軒窗吹進來。

紗罩裏的燈蕊搖搖欲熄，氣溫已顯著的轉涼，令人意會到這已是秋深的季節。

他感覺着如此的氣悶，彷彿心上壓着大塊的鉛——眞像是被談倫看不見的一隻手掌，扼着了咽喉，這隻手更像是在慢慢的收緊着，如不能即時掙脫，總有一天會使他窒息而亡。

恍惚中，他似乎又看見了「青鱗劍客」談倫的颯爽雄姿——這個天底下自己唯一心存忌畏的人，他眞的如果還健在……未來的情勢發展，該將是個何等一番的情景？

段一鵬祇覺得手足冰冷，有些兒不寒而慄。

却在這時，有一隻溫暖而細緻的手，輕輕扳在了他的肩頭，若在平日；心情和暢時，小侯爺亦非不解風情，該是一番何等旖旎受用，然而這一霎，正當他心存憂慮恐懼的當兒，這隻手的突如其來，簡直就像是大敵談倫的突然出手。

段一鵬霍地向下一矮，借勢翻身，輕叱一聲，掌中寶刀待將掄起之際，才自看清了來人是誰，不由臉上紅了一紅：「幽蘭——是妳……」

曳着輕輕的一襲紗褸，面前的「玉燕子」冷幽蘭，具有令人傾倒的醉人風姿。

她幾乎嚇了一跳，黑大明亮的一雙眼睛，祇有一分上來的喜悅，剩下的是關懷、驚悸，以及無着邊際的迷惑……

兩鬢新解，散髮如雲。粉項微呈，潔白如玉。略似豐腴了些兒的婀娜體態；透過欹欹腰肢，豐隆下軀，散放着無與倫比的成熟少婦氣質，眉梢眼角，風情萬種，每一回，當她望向段一鵬，即使不說一句話，却能使小侯爺爲之怦然心驚，楞上半晌。

「玉燕子，玉燕子！」這般迷人的綽號，也只有眼前這個遍世難逢的絕世佳人才得擁有，才配享用……

「玉燕子」非祇說明了她輕盈的體態，更似說明了她的絕世輕功，她也曾一劍來去，騰雨嘯風，懲奸去惡，在江湖上享有第一女俠的大名，這些似乎俱都是過去的事了。兩年前，自從她委身下嫁與世襲的南昌「郡侯」，成爲雍容華貴的侯爵夫人之後，便像是已完全脫離了前此的江湖生涯，已不復再拿刀動劍了。

一個仗劍降惡，萍聚風散的武林俠女，一旦成爲世襲的侯爵夫人之後，前後生活的對照，該是何等不同歲月的巨大差異，從千變萬化到絕對的靜止，這其中是絕難加上一個相同的等號。

「玉燕子」冷幽蘭却竟然也適應了。

她快樂、幸福、滿足，就像是睡在柔軟的天鵝絨裏，一個生活在快樂幸福裏的人，是不會回憶過去的……至此，那昔日山盟海誓的戀人談倫，所能給她的影响，已微乎其微……

雖然在初聞談倫去世的消息時，她的傷心不容置疑，情緒的低落，簡直去死不遠，以之與今日的快樂對照，該是何等的巨大差異，那是絕對殊異的兩個極端。

該要如何說呢？

怎麼樣才能夠說清楚這種看似無法相容的感情矛盾？

畢竟「人死」不能復生，「人」也不能永遠活在緬懷過去，「擁抱痛苦」固有其一時的神聖價值，但是當快樂來臨時，那所謂的「痛苦」就像光明驅逐黑暗那樣；霎時間離去無踪。

兩年了。

這不算短的日子裏，年輕俊美的夫婦，共浴愛河，鰜鰈情深，段小侯爺終能以至誠、財富，帶給了「玉燕子」冷幽蘭由衷的快樂，就連遺留在冷幽蘭心裏的最後一點要「遺憾」也看似不復存在了。

「你怎麼啦？」

帶着一絲迷惘，冷幽蘭的一雙澄波眸子，靜靜的轉過段一鵬略似汗顏的臉，最後落在了他手裏的那口「銀蛟」寶刀上——結合以來，倒是很少見他動過刀——這又是爲了什麼？

「啊—」段一鵬臉上陪着笑：「沒事兒，今夜月色甚好，一時技癢，原想練一回刀……」說時，寶刀入鞘。

冷幽蘭靜靜地偎依着他坐下來，臉上重綻笑靨道：「結果呢。」

「結果……妳就來了。」段一鵬貪婪的目光，在妻子豐腴的胴體上轉着：「妳怎麼還沒有睡？天可不早了！」

「睡不着！」冷幽蘭淡淡的笑着，眼神裏透着一些兒機伶：「這幾天你怎麼了，看起來怪怪的，一鵬，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別亂說……沒有的事！」

作了一個爽朗的微笑，段一侯爺習慣性的挑動着他的雙眉，緊緊的握住了冷幽蘭一隻柔軟玉手：「我們不是很快樂嗎，會有什麼事？幽蘭，妳喜不喜歡這裏？」

冷幽蘭這才放開了心，向着窗外睽了一眼：「這裏眞美，眞想不到這裏會有這麼大這麼美的一個湖，更能坐船在上面玩玩，該有多好。」

段小侯爺笑道：「好，明天我就叫人給妳準備船，只要妳高興天天都可以。」

他遂即把白天鄭知府來訪說要準備官船遊湖的話說了一遍，冷幽蘭聆聽之下，頓時開心的笑了。

執起妻子白潔的一隻纖纖玉手，段一鵬無限憐惜的看着——也同昔日的「青鱗劍客」談倫一樣，他一直在打算着，有朝一日，能夠把一枚極其珍貴的「七星翡翠」戒指，戴在她宛若春葱的手指上——

甚至於，他原已知道，當日談倫之所以深入苗疆，正是爲了要親手得到一塊「七星翡翠」，據說他已如願以償，祇是自身却不幸罹染了瘴毒，而後情勢的發展，終不能如其所願，以致於他歷經千辛萬苦，所得到的珍飾，一直未能戴在冷幽蘭的手指上，談倫果眞未死，還在人世，這該是他生平的一件最大的遺憾了……

又何嘗不是段一鵬的一件憾事？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冷幽蘭突地由對方手中抽回了手，秋波一轉：「七星翡翠是不是？」

段一鵬呆了一呆，旋即笑道：「妳眞

聰明，妳猜的不錯，我一直却在希望，能有一天……」冷幽蘭面色隱現凄凉，搖搖頭道：「算了，我不想要……」

說着，她輕輕抬起手來，攏了一下散置在額上的幾根散髮，像是觸及了什麼，默默地望向窗外，清澈的眸子裏，渲染出一縷愁絮——

也許這是僅有的例外，每一次，只要她想到了「七星翡翠」，便會情不自禁聯想到了談倫，從而引發起一種莫明的傷感……就像這一霎，談倫的影子便是無論如何也驅之不去。

…………

也不知向望窗外，那遼闊的湖面凝望了多久，總之這一霎，盤據在她腦子裏的便祇有談倫一人——那個像是早已爲自己與談倫淡忘了的不幸人兒。

不知不覺裏，冷幽蘭臉上泛起了一抹紅暈，心裏像揣了個小鹿那麼忐忑難安。

「唉——談倫，你如地下有知，可會怪罪於我？」眨了一下眼睛，目光裏無限迷惘：「談倫，請你原諒我嫁給了你所怨恨的人！但是你果眞地下有知，悉知我今日之生活美滿、幸福，也就不忍再怪罪我了，唉！談……倫……」

這麼想着，眞有無限落寞，使她驚訝的是，原來事隔兩年，自己並沒有眞的忘了「他」這個人，祇是一直生活在甜蜜之中，不曾想起罷了，一旦想起來，才知道這個人在自己心目中，竟然佔據着如此沉重的地位，敢情他的影子，早已根深蒂固的盤據在自己心靈深處，逐之不去，驅之不離，這可是她沒有想到的。

「妳在想什麼？」

段一鵬一直都在注視着她，那一雙灼灼的眼神，像是銳利的兩根鋼針，深深地刺進對方的心裏。

冷幽蘭最怕接觸他這般的眼神了，在他直視的目光之下，不自禁的移開了眼睛，紅着臉，她微微地搖了一下頭：「沒什麼……」

偷眼一瞧，段一鵬的一雙眸子，兀自瞬也不瞬的盯着她，這情景，分明他已瞧透了自己的心事，不由得心裏便着了慌。

「我要睡了！」說了這句話，冷幽蘭站了起來便待離開。

「站着！」段一鵬忽地自位子上站了起來。

冷幽蘭心裏一驚，這才發覺到段一鵬的臉色有異。

「你……怎麼了？」

「妳不要騙我！」段一鵬冷冷地笑着：「我能看透妳的心……」

「你……？」冷幽蘭略似不大自然的笑着：「一鵬，你怎麼了？你生氣了？」

段一鵬忿忿的走到了她面前，說道：「你剛才在想什麼？是不是要他？哼——原來妳心裏一直都還忘不了他，說！是不是——？」

冷幽蘭像似嚇了一跳，不由向後退了一步，老實說，段一鵬這番嘴臉，顯然前所未見，猝然間發作，眞令她一時有置身雲霧的感覺，簡直無法適從。

「一鵬——放開你的手……」

一面說，冷幽蘭抬手，把段一鵬用力抓着自己膀子的一隻手推開來——段一鵬這隻手上，顯然用了相當的力氣，然而，「玉燕子」冷幽蘭可也不是任人欺凌的弱者。

自然，如果雙方都施展出全力較量，冷幽蘭只怕還不是段一鵬的對手。

只是眼前還無此必要，是以，在冷幽蘭作色略施眞力之下，段一鵬就知趣的鬆開了那隻手。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動作，却也能令意氣風發的段小侯爺意會到自己的嬌妻，並非全然捐棄個性，任人欺凌的人。

他原有一腔妒火待發，這一霎，在接觸到對方凌然的目光之後，反倒是心有所警，發作不出，眼睜睜的看着轉身離開，步入內室。

段一鵬祇覺得無限氣餒，嘆息一聲，就原位坐下來。

燈影婆娑，他的思慮更見起伏——

「我這是怎麼了？」

想到冷幽蘭方才驚嚇於自己凌然氣勢的眼光，段一鵬祇是由衷感到歉然，本質上他深愛冷幽蘭的這一顆心，却是不容否認，祇是這個「愛」却包羅了過多的「自私」。是運用了多少「狡智」「凶險」「毒惡」的手段之後，才擁有得到的。

想到了「青鱗劍客」談倫，他眞有無限氣悶，由不住站起來，來回的在房裏走了一轉，却又定下來。

像是忽然間有所發現，第一次使他感覺到，談倫的陰影在他早已擁有冷幽蘭兩年之後，又重新出現眼前，像是一片看不見的烏雲，隱隱的籠罩在他與冷幽蘭的頭頂上，如不能即時的清除，終將會帶來可怕的暴風雷雨，那將是前功盡棄了。

× × ×

對於「銀鈴公主」朱蕊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大胆嚐試，感受實在太奇妙了。

今夜，在談倫的貼身侍護之下，他們倆個已是第四度的大胆喬裝出遊，奇妙的感受；一次比一次更有趣，食髓知味，欲罷不能。

第一次他們偷偷下山，只在茶館裏喝了一碗茶，就匆匆的轉回冷月畫軒。

第二次，談倫帶着她逛了一次廟，在佛前朱蕊還求了一支籤，是「上上籤」大吉大利，朱蕊高興得跳了起來。

第三次他們在夜市的小攤子上吃了一碗「過橋米粉」，嚐了幾個「破酥包子」，確是美味之至。

每一回來去，都是談倫運施輕功揹負着她，人不知，鬼不覺。妙的是，在這麼看似驚險的一連串行動之後，朱蕊的病勢，非但沒有加重，繼續惡化，反倒日有起色，顯現出前所未見的好，既經巴壺公認定，馮元與史大娘也就寬心，談倫功不可沒，顯然成了最受歡迎的人物。

今夜——第四次出遊，在心理上朱蕊已不再緊張，却是興趣盎然。

把一頭青絲向上兜起，紮上一方讀書仕子的方巾，搖身一變，成了個翩翩風度的美少年，只是模樣兒過嫩了一點兒，尤其是不便開口說話，否則嬌聲嬌氣的，一張嘴準把人給嚇壞了。

無可奈何，雙方約定，人前面朱蕊便祇得暫時客串啞巴，有話也只有在沒有人的時候才能說，未免掃興。

時當「戌」末，南大街一片燈火燦爛，正是夜市的開始，各家買賣行號燈火通明，布招高張，遊客來往，多如過江之鯽，好不熱鬧。

在一個賣「糖人」的小攤子前，朱蕊喜孜孜的站住了脚步，談倫緊緊隨在她身後，表面上像是沒事人兒一樣，其實「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祇要略有不對，就得趕緊迴避應對，自然，以他這等身手，屈作朱蕊的侍從，實在是不應該再有什麼意外了。

這裏原先就站着十來個人，大人小孩都有。

老奶奶抱着小孫孫，小媳婦兒三三倆倆，咭咭喳喳說個沒完，大家的眼神兒，却都讓羊角燈下賣糖人兒的那一雙巧手給吸住了。

小火爐上嗄嗄直响的冒着泡兒，熬着糖漿。

賣糖人的老漢拿起來，向着平整的一方白色大理石板上慢慢澆下去，要它是個人就是人，要它是個馬就是馬，有提着大刀的「關二爺」，有打登州的「秦二爺」，還有景陽岡打虎的「武老二」，嘿！像是跟「二爺」幹上了，全是行「二」的，可眞熱鬧。

糖人淋好了，老漢拿起一根小鐵籤，該扎的扎，該描的描，一番「畫龍點睛」之後，無不維妙維肖，栩栩如生，在沒乾透之前，黏上一根竹籤子，往乾草團子上一插，這就大功告成。

朱蕊還是第一次見過，只看得兩眼生花，彷彿脚下生了根，怎麼動彈不了啦。

弄好的糖人還不待插上草團，就被圍看的人搶着買了，七嘴八舌的亂作一團。

朱蕊也不甘示弱，搶着買了個「老鼠盤燈」，喜孜孜地扔下了錢，同着談倫手牽手的這才離開。

「嗯——眞甜！」

舐着手上的糖老鼠，朱蕊瞟了身邊的談倫一眼，笑咪咪的道：「你也嚐嚐！」

談倫拗不過她，祇好嚐了一口。

朱蕊嗄呼了一聲，站住脚道：「你看嘛，人家叫你舐舐這兒，誰要你眞咬的？不來啦——」

可不是嗎，雖祇是一小口，却把個老鼠嘴尖兒給咬掉了，瞧瞧她那副小模樣，擰着眉，嘟着嘴，倒像是眞的生了氣：「不管啦，你得賠我一個，要不然我可是不依——」

還有什麼好說的，兩個人祇得又轉回去，再回來的時候，朱蕊手上却多了一個大的——「獅子滾繡球」，這才回嗔作喜，高興得了不得。

一陣陣噹噹鑼响，可就不禁又吸住了朱蕊的好奇——

「咦—那是什麼？」

「玩猴兒戲的！」

「什麼是玩猴兒戲？」一面說，她拉着談倫：「走，我們過去瞧瞧！」

談倫不便掃她的興，祇得點頭答應，暗地裏却是作了十二萬分的仔細。

朱蕊見他答應，高興得拉着他就往前趕，却因人多，走的晚了，只能站在外層，朱蕊分開人羣，就要往裏面擠，却被談倫拉住，示意的向她搖了一下頭。

還算好，前面人自動的讓開了空隙，朱蕊也就當仁不讓走了進去，談倫只得跟過去——

場子裏這會子可熱鬧啦，正在表演猴子騎山羊，噹噹鑼聲裏，戴着面具的一隻猴子，騎在羊背上，滿場子亂轉，時上時下，十分矯捷，兩個梳辮子的大姑娘，捉對兒的正自廝打不休，雖是名符其實的「花拳繡腿」，看來倒也緊凑有趣。

貴爲公主的朱蕊，對於這類街頭賣藝的江湖把式，那裏見過，一時看直了眼。

場子裏兩個姑娘打得甚是熱鬧，博得如雷掌聲。

坐在場子當中的老頭兒，兩隻黃眼睛却祇是注意着進出的人羣，朱蕊談倫這樣的兩個人，焉能會被他漏過？直覺的使自認爲是財神爺來了。

鑼聲小住，這老頭兒便自嚷嚷道：「丫頭們好生看打，貴客來了——」

邊說邊自表演了一手絕活兒，却把右脚向外一踢，飛起了一雙鋼刀，這雙鋼刀匹鍊般地化爲兩道白光，雙雙直向着場子裏兩個姑娘頭上落去。

朱蕊由不住驚得「呀——」了一聲。

兩個大姑娘嬌叱一聲，一個趟步作勢，一個滾身躍起，不偏不倚，正好迎着了落下的刀，巧妙的接在了手上。

場子裏雷般地爆了聲好，看到這裏，談倫輕輕拉了一下朱蕊，說道：「我們走吧！」

朱蕊却是不依，用着像是請求的眼光看着他，脚下就是不動。

場子裏的那個老頭兒，噹噹一連幾聲大鑼，拉開嗓門兒道：「既有貴客捧場，大丫頭二丫頭妳們這就賣命玩一趟眞的吧！」噹噹兩聲鑼响：「接下來就給各位來一場『雙刀會美』——像不像；三分樣，各位老爺太太您這就賞眼吧——」

說着說着，鑼聲噹噹又自敲起。

小伙計拴好了羊和猴子，兩個姑娘蝴蝶穿花也似的施起了身段，場子裏爆雷般地又自叫起了好來。

這當口，老頭兒却笑嘻嘻的來到了朱蕊身前，向着二人深深的打上一個躬：「二位大爺，看個賞吧！」

朱蕊扭過臉看向談倫，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談倫却丟下了一塊碎銀子，不容分說，匆匆拉着她離開現場。

「怎麼回事？」朱蕊奇怪的看着談倫：「爲什麼不看了？」

談倫小聲的道：「人太雜了，妳就別多問了！」

走了一程，朱蕊賭氣的站住脚道：「爲什麼，人家看得正好，你偏要走！」

談倫指了前面一個賣湯圓的布招挑子道：「我們吃湯圓去——」

却見一個細高身材，身着黑綢子長衣的中年人，正自站定脚步，睁着一雙微微凹入的深邃眸子，直眉豎眼的向着二人望着。

看人看得過於明顯，就連朱蕊也覺出來了，她原本還待說些什麼，吃這人直眉豎眼的一看，倒是不好再說了。

二人隨即走向那個湯圓挑子。

「不要回頭！」

正要回頭的朱蕊，聽見談倫這麼一聲

，頓時止住了動作，心裏一驚，這才明白了談倫何以會中途退出的道理，敢情是有人留意上了自己。

要了兩碗湯圓，談倫、朱蕊面對面的落座。

偷眼瞧了一眼，黑衣人兀自向着這邊望着，瘦削的臉上滿是懸疑——這人是有六尺開外的身高，臉色黑裏泛紫，雙顴高聳，趁着凹目凸眉，稱得上是輪廓分明。

借着端碗的勢子，朱蕊低聲問：「這個人是誰？」

「別看他，還說不定——」

談倫一面說着，正眼也不多看那個人一眼，若無其事的，用筷子把一個湯圓叉開來，讓裏面的熱氣散一散，「白糖豬油桂花」的餡兒，瞧着挺香的樣子。

朱蕊低着頭喝了口湯，說不要看不要看：她却偏偏忍不住，又向着那人站處瞟了一眼。

「啊——他走了！」

「沒走遠！」談倫照舊吃着他的湯圓：「就在右面拐角上，哼——」

朱蕊趕忙往右面望了一眼，人擠人全是腦袋，可就是沒看見有那個穿黑衣服的人。

「沒有……」

「再看看，坐着的那一堆！」

朱蕊聆聽之下，心裏一動，再看一眼，可不是嗎！那像伙正自吃麵呢，背朝着這邊，雙方隔着一條街，來往行人這麼一擠，若非是注意的盯着，眞還看不清楚。

「原來不是的……」

朱蕊用手拍拍胸，像是鬆了口氣：「我還以為是衝着我們來的呢！」

「本來就是衝着我們來的！」

「你是說……？」朱蕊睜大了眼睛。

「用不着害怕，都有我呢！」

微微一笑，指了一下她碗裏的湯圓：「妳只管放心吃湯圓吧！」

朱蕊微微的點了一下頭，吃了一口，禁不住又向那邊瞟了一眼。

談倫冷冷一笑：「他走了！」

可不是嗎，剛才還坐在對面吃麵，眨巴眼兒的工夫，他老人家可又失踪了。

「咦——？」朱蕊一時顧不得再吃湯圓，祇管四下裏找那個人。

談倫只是不動聲色的吃着湯圓，一碗六個湯圓一個個進到了肚子裏，看看朱蕊道：「妳還吃不吃了？」

朱蕊搖搖頭，一顆心像是全在那個黑衣人身上，只把黑油油的一雙眸子，頻頻四下裏打轉，却是看不見對方的人影。

「他走了！」談倫胸有成竹的道：「祇是沒走遠，如果我沒猜錯，他在前道裏等着我們呢！」

「那可……怎麼辦？」

「用不着害怕，這個人我還對付得了——」說着，談倫即由位子上站起：「算賬！」

× × ×

兩側是參天的碧竹，風引竹搖，發出了一片沙沙聲，飄落而下的竹葉，襯以當空皓月，彷彿是下着極其別緻的竹葉雨，人行其間，果然是十分的詩情畫意。

朱蕊丟下了手上發黏的糖人，笑嘻嘻的道：「今天晚上眞好玩，明兒我們再來好不好？」

談倫一雙深邃的眼睛，始終都在留意着兩側林子裏的動靜，這麼濃密的竹林子，別說是藏上幾個人，就是千軍萬馬，也不易為人發覺，談倫不得不打起精神，提起十二萬分的仔細小心。

天上雖有月光，但是兩側的竹子過高，幾乎將當中的空間都掩遮住，洒下來的光影殘破不全，時明時黯，給人以陰森森的感覺。

朱蕊忽然覺出來有些害怕，把身子緊緊的偎近向談倫身邊，心裏却是說不出的興奮，在她來說，一脚踏出「冷月畫軒」之外的一切所見，俱都是新鮮的……

前面來到了一片空曠的場地，像是一個十字交叉的路口，在那裏，聳峙着一座頗為寬大的茅草亭子，月光之下，倍覺幽雅。

過了這個亭子，再穿過同樣竹蔭夾道的一片林子，便到了點蒼山脚之下。

他們總是習慣在亭子裏先歇一下脚，然後再轉道登山，而這時候，亭子裏坐着一個賣「炒米糖開水」的披簑老人，開水壺在爐火上發着「嗚嗚」的鳴叫聲。

朱蕊像是對什麼事都充滿了好奇，都極感新鮮，「炒米糖」放在碗裏，被開水一冲，嗤嗤有聲，洒上幾滴桂花露，她却吃得津津有味。

遠遠地打量着那個亭子，黑黝黝地，裏面沒有點燈。

朱蕊站住脚，很失望的道：「啊——他沒有來——」

可是，緊接着她却又看見了坐在亭子裏的人影，不覺重綻笑靨，正待率先跑過去，却被談倫伸手攔住。

「慢着——」

「怎麼？……」

朱蕊像是嚇了一跳。

談倫看了她一眼，緩緩地道：「妳認錯了，不是那個賣炒米糖的！」

朱蕊再看了幾眼，果然不大像，亭子裏既沒有點燈，更沒有「嗚嗚！」的開水鳴叫聲。坐着的這個人，一身黑衣，背向這邊，祇看背影，倒像與先前所見的那個人有幾分相似。

「是……他？是那……個人？」

「不錯！他在等着我們！」

一霎間，談倫眸子裏閃爍着灼灼精光：「妳用不着害怕，跟着我沒錯——」

說着，隨即一步步向着茅亭走進。

朱蕊緊緊偎在他身邊，心裏很害怕，可是這多日以來談倫所給她的安全感，大大勝過了內心的怯虛，使她深深地覺得，祇要有談倫在他身邊，無論多大的困難，都能渡過。

「你們來了？」

說話的竟是坐在亭子裏的那個人，一面說時，這個人緩緩地站起，回過身來。

可不是嗎，正是剛才在湯圓攤子上，二人所見的那個人——凹目凸眉，刀削過那般樣的一張瘦削長臉，月色之下極是猙獰。

談倫二人一直來到了亭邊不遠，才行站住。談倫在前，朱蕊在後，兩個人一言不發，祇是靜靜地向着亭子裏的那個人看着。

赫赫笑了兩聲，露着白森森的一嘴牙齒，這個人緩緩步出了茅亭，那一雙充滿了凌厲的眼睛，先在談倫臉上轉了一轉，隨即盯向朱蕊身上。

「失敬！失敬！這一位小哥兒，看來好風采，不知仙鄉何處？倒不像是本地人呢！」

說時，他脚下前移，待將向朱蕊身前走來。

可是立刻他却又中止了這個動作，驀地轉向正面的談倫，顯現出十分詫異驚訝神態。

談倫仍自站立在原處，一動也不動的看着他，雖然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出聲說一句話，可是發自體內的「無形罡氣」，却已使得對方猝然間有所警惕，而不敢一上來有所妄動。

四隻凌光內斂的眼睛交接之下，黑衣人冷笑着點了一下頭：「這位朋友，好本事——」

話聲方頓，一片凌人氣息，直似由對方談倫身邊揚起，地面上「唰啦！」一响，刮起了大片竹葉，直向着黑衣人站立的身子襲來。

像是吃了一驚，黑衣人霍地向後退了一步，由他怒睜着一雙眼睛，及神色看來，必然他作勢以迎，像是作了某種內功的抗衡——

空中竹葉略見停頓，「唰！」地齊落地面，緊接着再一次的揚起，有如飛蝗萬點，直徜着黑衣人身側四週颼然作响直刮了過去。

黑衣人原本直挺的身子，在這個勢子裏，萬難直立，晃了一晃，禁不住又自向後面退了一步。

刹時間，他那張長臉上所顯現的便不止是驚異了。「光棍一點就透！」對方是什麼斤兩，其實已是十分清楚，黑衣人焉能不心裏有數！

無如，他生性要强，加以本身所從事的工作一直給他「高高在上」的特殊榮譽之感，確實令他不便輕言撤退，就像這一霎，他雖然已測知對方絕非易與之輩，却偏偏不能就此甘心算了，况且對方那個像是「女伴男裝」的雛兒所引發他的强烈好奇，使得他在眼前接觸裏，非要一探究竟不可。

「閣下請報上大名，你是向那裏去？」黑衣人說。

一面說時，黑衣人抱了一下拳，兩隻閃爍的眸子，祇是在朱蕊身上轉着，臉上現着那種陰森森的笑。却又不能對面前的談倫掉以輕心，狠顧鷹視，益見其猙獰奸險。

談倫憑着過往的經驗，幾乎在一照面的當兒，已可測出對方的身份，剩下來的祇是有待證實而已。

「我的名字不必告訴你，往那裏去你更用不着知道，倒是你行動詭祟，讓人心存不解，我勸你還是不要惹事生非，速速退開的好！」

說話之時，談倫運足了功力，脚下又自向前跨出了一步，力道前驅，呼！扑一聲，揭起了黑衣人前襟下襬。

黑衣人一聲叱道：「大胆！」

他却也不是好相與，隨着他後退的身子，驀地向空直拔了起來，借着起身之勢，一脚直向談倫上身踢來。

談倫一個快速的閃身，挪出了身子正待伺機向對方出手，無如黑衣人却另有所謀，却似認定了喬裝的朱蕊，大有蹊蹺，借着談倫閃身的機會，霍地直向朱蕊猛撲了過去。

朱蕊乍見談倫與對方動上了手，心中簡直莫名其妙，這時忽見對方向自己襲來，才自害怕，叫了一聲「倫哥哥！」一時手足無措。

這一聲驚呼，既嬌且嫩，不啻暴露了她的女兒之身——

黑衣人的來勢不謂不快，祇是較諸談倫，却仍然慢了許多。

像是狂風裏的一片雲，談倫的身子極其輕巧的已切了進來，恰恰好介於黑衣人與朱蕊之間。

來勢是出奇的快，倉促之間，倒像是黑衣人在向他出手了——雙方在奇快的一霎，交換了一掌，黑衣人來得快，退得更快，在談倫猝吐的掌勁裏，有如斷了綫的風箏般，一下子就飛出了丈許開外。

總算他功力不弱，硬生生把彈起的身勢壓落下來，乍看上去不失輕飄，容得雙脚落地，身子一連晃了幾晃，足足退後了三四步，才得拿樁站穩。

「好——」說了這個字，立刻閉住了嘴，忍了老半天，才自轉過一口氣來。

「小子……你可是自己找死……你知道爺兒們是從那裏來的？反了……反了……反了……」

脚下一個錯步，黑衣人兩手後探，向着叉開的後襟裏一探，叮噹作响聲中，兩隻手上已多了一雙畸形兵刃——五行輪。

——足足有磨盤那麼大小，通體上下，黑光閃亮，像是純鋼所製，却在雪白的鋼圈上，鑲生着一溜子看來極其鋒刃的鋼牙。

黑衣人雙輪在手，平添了無限勇氣，雙輪猝交，「噹！」地一聲脆响——霍地分開來，一輪高舉，一輪平伸，拉出了一個架式，一雙眸子狠也似地盯着談倫，眞像是一口把對手生吞下去模樣。

談倫冷冷一笑，轉向身邊的朱蕊道：「不用怕，都有我在，到亭子裏去等着我吧！」

朱蕊應了一聲，剛才退後，對方黑衣人已霍地進身發招，隨着他猝然騰起的身子，直向着朱蕊身邊襲來。

「大姑娘，我認出妳來啦——」

話到人到，一雙五行輪閃爍出冷冷寒光，隨着他落下的勢子，直向着朱蕊雙肩上招呼過來。

談倫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身形輕閃，翩若飄風，再一次介入其間，黑衣人心頭一驚，怒叱了一聲：「去！」五行輪用力向下一沉，改砸為推，直向着談倫前胸擊去，輪上狠牙鋼刺，劃出了醒目的幾許寒光，直似恨不能在對方身上刺上七八個血窟窿，才能洩忿。

偏偏談倫胸有成竹，黑衣人那麼快的出手，依然是走了個空——

「呼——」一雙鋼輪險到幾乎已挨着了對方胸衣，却就是差着那麼一點點沒有刺着。

（未完・七）

雙鷹神捕 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宮廷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一見、沈鷹打發九門提督佟維雄走了之後，趁羣豪來賀喜之便，召開一次座談，覺得皇上後宮三千佳麗還不滿足，携太子、朝臣微服出遊，來到河南信陽怡香院嫖妓失踪，眞是自作自受，本來不想理睬佟維雄的要求，但又怕江湖動亂，百姓受害，決定出山，先向信陽進發，派手下先到縣衙，到怡香院審問鴇母、妓女，收集到一些情況，沈鷹、管一見隨後趕到，對怡香院老闆傅允文夫婦的供詞有懷疑，搜他的家裏，發現有人事先來搜索過，還搜出一把寶劍，再想將傅允文提審，夫婦二人畏罪自殺，此時佟維雄進來說鄭州知州沙逸志被殺……

鄭州查案件 發現新綫索

管一見將他拉到柱後商量：「你的估計料不會錯，這件案子可能是個陰謀，咱們牽涉其中，四面受敵，十分危險！」

沈鷹深有同感地點點頭。「以前咱們辦案查案，有朝廷作靠山，穿堂入舍，別人也得給咱們幾分面子，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但如今朝廷裏邊很可能有人要先除掉咱們而後快！」

「想不到咱們欲安老江湖，但始終不能脫出紅塵是非圈！」

沈鷹心頭微微一沉，却微笑道：「既然咱們已經答應佟維雄，只好硬着頭皮幹下去，何況此案若能順利偵破，並且救出皇上，對咱們的一干下屬也有好處！」

管一見嘆息道：「你以爲我是爲了皇帝老子才下山的麼？主要是爲了那些多年跟隨老夫的下屬，希望他們不爲朝廷所忌，免得行走江湖時，兩面受敵！」

「憑你我兩人往日的經驗，料不會被他們難倒！你小心就是，有事立即派人送個信來！」

管一見默默點頭，他吸了一口氣，平定一下情緒，才將手下喚到自己跟前，先複述了沙逸志一家被殺的經過，再交代此行的任務，最後又將利害關係仔細說了一番，然後起程。

靠午的時候，去固始調查傅允文底細的回來說，根本找不到他們的祖籍，沈鷹就懷疑傅允文夫婦只是幕前的傀儡，所以也不奇怪，問題是誰出錢建怡香院的，而此人建妓院的目的，是一早便訂下爲了謀奪皇位，還是因緣際會！

此案與關外的「劍派」是否有關？可惜自從他退隱之後，各地的信鴿通訊站已經全部撤消了，否則要調查此案便容易得多了！

沈鷹想到此，忍不住又抽出那柄屠龍劍仔細觀看。

劍名屠龍，是有意還是巧合？

假設關外「劍派」跟此案有關，他們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眞正的陰謀者必非來自「劍派」這種小組織，但陰謀家又怎會找上他們？

這些謎團像走馬燈一樣，在沈鷹腦海中盤桓不去，看看天已大亮，他便叫醒崔一山和古逸飄，三人同到傅家，再作深入調查。

× × ×

蕭穆、司馬城和商衛等人，昨晚一夜未闔過眼，此刻都乘機去休息。

由信陽到鄭州七百里路，管一見因害怕去遲了，有些蛛絲馬跡會消失，因此沿途臀不離鞍，且不斷換馬。他手下都有一身武功，自然不覺得如何辛苦，而且久居山間，早悶了一肚子氣，如今又可以一展身手，都有一股說不出的興奮，但佟維雄可就慘了，他養尊處優慣了，又怎能跟管一見等人相比。

管一見心細如髮，自然不會看不出來，却有心「折磨」他，好讓他知道他以前那個總捕頭之職，可不容易當。

佟維雄雖然辛苦，但爲了替朝廷賣命，也只好咬牙苦撐，高天翅心頭不忍，故意與他並轡而馳，輕聲道：「佟大人，你累不累？不如你乘轎跟在後面！」

佟維雄一挺胸，裝出一副豪氣干雲的神態，道：「下官尚未老，高兄不也看輕我了！」

管一見頭也不回地道：「佟大人能出來歷練一下，也是朝廷和百姓之福！」

佟維雄苦笑一聲，說道：「管兄！你又何必諷刺下官？以前咱們相處，可也不錯！」

管一見有點不好意思地道：「不錯，朝中文武百官，數佟兄跟老夫和老鷹交情最深的了！他們也聰明得緊，懂得派你來做說客，若是別人來，老夫與老鷹可不會下山！」

「兩位給下官的臉子，下官心頭感激之至！關於兩位的功勞，日後必定奏知皇上！」

管一見冷笑一聲：「這倒不必！」

佟維雄拍馬追上管一見，小心翼翼地道：「管兄跟沈兄，至今仍餘怒未息？須知那是你們自己上奏摺，要求辭職歸故里的。」

「那是怎麼一回事，你也知道，何必多說！」管一見道：「若能破此案，皇上平安回朝，尚還要你提醒他才知道老夫的功勞的，那就是昏君，不提也罷，若不能救他回來，向新君提也沒用！」

佟維雄覺得他說得有理，無話可答，半晌管一見又道：「算了，老夫若是貪功的，也不會淪落至此地步，嘿嘿，伴君如伴虎，佟大人你也得小心！哈哈，老夫一時忘記，佟大人在官場中甚吃得開，老夫跟老鷹就是不懂得爲官之道！」

佟維雄乾咳一聲，道：「管兄，咳咳，您請高抬貴手吧！」

管一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道：「嗯，老夫跟老鷹已看透凡間，寧願長居深山，但老夫那干手下，他們年紀還輕！」

佟維雄呵呵一笑道：「管兄的意思，下官明白，事後必定奏明朝廷，讓他們重回武林，朝廷對他們絕不干預！」

管一見嚴肅地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

管一見笑道：「有佟大人此言，老夫辦案才有幹勁！」

× × ×

第三天下午，管一見等人已至鄭州城，佟維雄道：「管兄，你帶人到客棧裏休息一下，待下官到衙裏了解一下情況，等下再來找你，嗯，對啦，聽說本城的龍門客棧最爲清雅高尙。」

管一見道：「好，老夫在客棧裏等你！」他帶着手下到龍門客棧，那客棧頗大，樓下還兼營飯館，他們換了衣服之後，便在飯館中等候佟維雄。

佟維雄過了近個時辰才到，還帶着一位中年漢子，那人一望便知道是位捕頭，那漢子十分乖巧，不用介紹便向管一見行禮。「晚輩郭集英，拜見管前輩，望前輩今後不吝賜教，晚輩幸甚！」

佟維雄道：「管兄，彼乃本地捕頭，下官特請他來向你滙報！」

管一見淡淡地道：「郭捕頭過謙了，老夫是被迫上山，又被迫下山的一位糟老頭而已，郭捕頭有話便說，不用客氣！」

郭集英心中暗道：「江湖上傳言管一見架子比沈鷹還大，果然不虛！」當下他告罪一聲，拉椅坐下。

管一見先呼店小二送上酒菜，說道：「吃飯時候不宜談公事，飯後再請郭捕頭談！」

郭集英心中唯唯諾諾，又忖道：「佟大人爲何不請沈總捕頭來，却請來這位對江北情況不了解的管一見！」

酒菜雖然豐盛，但一來衆人一早趕路，早已餓了，二來心中記掛公事，因此風

攙殘雲，不一刻便已吃得碗底朝天！

郭集英心道現在該可以向他滙報了吧，不料管一見長身道：「佟大人及郭捕頭要到房中休息，我在此慢慢品嚐杯中物，悉從尊便，老夫幾天沒洗過澡，可得先清洗身上的污垢才有精神，夏雷，替老夫借幾件器具，烹一壺茶來！」言畢進房。

郭集英轉頭望向佟維雄，佟維雄却似沒發生過事般，笑笑吟吟地道：「郭捕頭，咱們進房休息！」

高天翅帶他們到他房間，道：「佟大人風塵僕僕，不如也先洗個澡吧！」

佟維雄笑道：「下官正有此意！」

高天翅去吩咐小二拿湯，郭集英便道：「佟大人，管總捕頭爲何……」

佟維雄揮手止住他道：「老夫好不容易才請得他跟沈鷹下山，如今只有他們才有辦法破案，一切都得順他，知道麼？」

郭集英心中不服，臉上却恭謹地道：「是，卑職遵命！大人要沐浴，卑職到外面等候！」

×　×　×

半個時辰之後，郭集英跟佟維雄到管一見房中，管一見道：「兩位請坐，小雷，斟茶。」

夏雷替他們各斟一杯茶，管一見舉杯道了一聲請，便慢慢品嚐，佟維雄道：「郭捕頭，管兄烹茶之精，譽滿朝廷，你能夠品嚐，實乃畢生之幸！」

郭集英謝了一番，喝了一口，又大讚一番，但對管一見的傲慢却大爲不滿。

「郭捕頭可以說了！」

郭集英放下茶杯，道：「沙大人一家七口，全被劍刺死，兇手在屋內沒有留下一絲綫索，郭某無能，調查了幾天，至今仍無頭緒！」

管一見看了他一眼。「可知他一家是爲何被殺的？」

「根據沙大人家內失却大批財帛，郭某跟幾位大人商量過後，將此案列爲刦殺案！」

「失却財帛便是刦殺？也許刦財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手法，殺人才是眞正的目的呢？」

「暫時沒有證據支持此說！」

「沙大人子女房中的財物可有什麼損失？」

「也有，不過沙公子房內的財物不多，所失也有限！」

「沙大人失去的財物有多少？」

「粗略估計値三萬兩銀子，大部分是首飾和黃金！」

管一見微微一笑：「倒也不少，這些財帛只是憑沙家下人提供的吧？其實他們也不太清楚沙大人財產有多少！」

郭集英忍不住反問：「難道前輩知道麼？」

「老夫當然也不知道，不過老夫的看法可沒錯，因此他失去的財帛極可能不止此數，而這些財物絕大部份都放在沙大人房中吧？」

「是的，此乃實情！」

「既然如此，刦賊又何須再到沙公子和沙小姐房中殺人？須知他們可能會因小小的財物而被人撞破，那就得不償失！」

佟維雄忙問道：「然則管兄又有何高見？」

「剛才老夫已經提過，刦財是表象，實際是謀殺！」

郭集英說道：「前輩，根據什麼下此結論？」

管一見不答反問：「死者被殺時，眞的沒有人聽到絲毫聲息！」

「卑職查過，確是如此！」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又問：「沙大人死後，還有誰死？」

郭集英微微一怔，道：「沒有呀！」

「上個月沙大人是不是去鄭州？同行的是誰？」

「同行的據說是沙大人的朋友！」

「是官場上的人？」

「好像不是……」

管一見冷哼一聲：「難怪你什麼也查不到！沙家的家丁和在丫頭何處？」

「還在沙大人府中。」

「帶路到沙府！」

×　×　×

沙逸志祖籍在河西，家眷雖在身旁，但住室却是賃來的一棟四合院子，不大不小，頗爲適宜，沙府的家丁，丫頭及女僕共有十二個，如今尙住在宅內，因爲他們行動受到限制。

管一見召他們到院子中，第一句便問：「沙大人一家只有你們十二個人？」

那些下人却點點頭，管一見再問道：

「一向都是十二個人，也都是你們？」沙逸志在鄭州任上已四年，故管一見有此一問。

一個老僕道：「老奴已跟沙大人七年，是在濟寧時開始的，剛來此時只有七個下人，後來才陸續增加了的！」

「可有人離開否？」

「在濟寧的那幾位不算，這裡只有一位，是在上個月下旬離開的！」

管一見心頭一動，便問道：「什麼原因離開？那人是男是女，在府內幹什麼活的？」

「他叫黃新泰，是府內的家將，也可說是沙大人的保鏢，至于是何原因離開的，老奴便不知道了！」

「你將他的情況再介紹一下！」

「黃新泰大約三十二三的年紀，平日十分沉默，他喜歡在半夜練武……」

管一見截口問道：「練的是什麼武功？用刀還是用劍？」

「老奴有幾次半夜下床去茅廁，見他練習的都是拳脚。聽說他還未成親，武功也很高，大人對他十分信任！」

「既然如此他又怎會突然離開？」

一個女僕答道：「奴婢曾經聽他提過，說家鄉的父母替他找了一個媳婦兒，大概是回鄉完婚吧！」

「他家鄉有人來找他？」

「不是的，上個月老爺去信陽之後，有人送信給他，奴婢順口問他是不是父母叫他回去完婚，他應是，後來老爺回來之後，他便向老爺辭職了！」

「沙大人可曾挽留他？」

「老爺回來，三天他便離開了，他平時很少跟人說話，咱們也不知道，要不是那天早上他來向咱們辭行，還沒人知道他要辭職哩！」

管一見略一沉吟，再問：「他祖籍何處？」

那老僕接道：「老奴曾經問過他，他只說家鄉在隴西，不過是那一條村子，他沒說。」

「隴西？」隴西乃在潼關之外，管一見心頭又是一動。「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們沒聽到一絲聲音？」

家僕一齊搖頭，管一見目注老僕。「你半夜有事上茅廁的習慣，那天有沒有下床？」

「有的，大約是四更左右，老奴也沒聽到一絲聲音！」

管一見見他一臉誠懇，不類說謊，便問另一個問題：「沙大人回來之後，可有人來找他否？」

老僕道：「都是衙門裏的人！」

管一見問：「難道沒有別人？他去信陽之前呢？」

老僕道：「有，是兩個中年漢子，一個姓韓，一個姓楚，他們一齊去信陽的，一共去了八天便回來了！」

「才去八天？」管一見心頭猛地一跳，隨即說上一個問題：「以一般人的速度，由此去信陽一趟就該三四天，他才去八天，難道他便是爲了去怡香院嫖妓？」當下又問：「沙大人常去信陽麼？」

「一年總會去一兩趟。」

「大都是什麼時候？」

「新春他常去，年中也會去一兩趟，每次只帶黃新泰一人上道。」

「他在信陽有親戚？」

「這個倒沒聽過，不過好像有朋友在那裏！」

「有什麼朋友？」

「沒聽老爺及夫人說過……不過這也奇怪，夫人及公子就從來不去！」

管一見覺得沙逸志一定與怡香院有什麼關係，說不定還跟皇帝失踪一事扯上綫，那麼他的死，料亦與此案有關了。

他想至此，精神不由一振，續問：「那個姓楚及姓韓的，叫什麼名字？以前可曾來過？」

老僕道：「七年來，從未見過，但老爺跟他們却似多年老友，他們住在城內的龍門客棧，過了兩天他們便一起南下了，而後來也沒再來過，至於他倆叫什麼名字，老奴也不知道！」

管一見道：「他來找沙大人時，是你開門的？」

「是的，老奴問他們的名字，他們說只須對沙大人說有遠方的朋友，一個姓韓，一個姓楚的來看他，他便知道咱們是誰！」老僕道：「老奴通知老爺，老爺立即整衣出迎，並帶他們進書房，也不用下人們侍候。不久，老爺便跟他們出去了。那夜老爺喝得醉薰薰才回來！」

管一見暗道：「這兩人一定是關鍵人物，最低限度，在那個組織內的地位，比沙逸志高！」

高天翅顯然亦想到此點，是故在旁插腔道：「那兩人身上可有帶武器？他們去信陽時，可有其他人陪伴？」

「都沒有！」

端木盛見高天翅插腔問話，也不甘後人，當下道：「沙大人在去信陽之前，可有收到什麼信麼？」

「沒有！老爺除了公文之外，極少有私人的函件！」

端木盛再問：「七年來，沙大人可有去過家鄉探親或祭祖麼！」

「有，年半之前去過一次，那次他們全家去，只帶黃新泰一人！」

管一見覺得這其中有蹊蹺。「爲何七個人上路，只帶一個人？」

「還有一個丫環同行，後來便是二夫人！」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道：「沙大人娶妾是在祭祖回來之後的事？他對她感情如何？」

「老爺十分公平，單日到大夫人房中，雙日到二夫人房中，似乎十分融洽！」

「二夫人叫什麼名字？外貌如何？年紀多大？」

「二夫人原日叫小紅，後來便沒再以此稱之，她原名傅蘊紅！」剛才那女僕答道：「奴婢記得她進來時是十七歲，如今該二十一了！」

「沙大人到鄭州四年？」

老僕道：「是四年零四個月！」一頓他忽然叫了一聲：「老奴記起了，沙大人改任鄭州時，安頓了家眷便去信陽，後來先是小紅進門，繼而是黃新泰！」

「這樣說來，傅蘊紅跟黃新泰進府已四年？」

「不錯，大約如此！」

「沙大人去信陽是在何日？」

一個年紀較輕的男僕道：「是上月十五日！」

管一見看了他幾眼，反問：「你爲何記得？」

「那天大夫人來交代不用煮老爺的飯，而大夫人逢初一、十五必定吃齋，是故小人記得！」

管一見點點頭，道：「你們回房去吧！老高，你先帶他們進房搜查！」院子中只剩下三個人，管一見問佟維雄：「皇上是幾時出京的？」

「上月初七日。」

管一見喃喃地道：「由京城到鄭州，快者只須五六天，假如那姓楚的跟姓韓的，初七也由京城出發，那麼十二三便一定可以到達鄭州，找尋沙大人！」

佟維雄臉色一變，詫聲問道：「管兄認爲沙大人與此案有關？」

「老夫有七八成把握！」管一見冷笑一聲：「不過他也只是個小角色，否則事後不會被人滅口，殺他的人可能便是那兩個人！」

郭集英道：「前輩有證據？」

「這只是老夫的推論！」

「推論可不能作準……」

話音未落，管一見已斥道：「老夫當捕快時，閣下還穿着開襠褲依在你娘懷內，這還用得你教？」

郭集英一張臉「刷」地染紅，巴巴地道：「這是事實，晚輩相信！」

「你說此乃刦殺案，但經老夫一問，已問出這許多情況出來……」

郭集英說道：「這些情況晚輩亦已問過了……」

「爲何你不說？」管一見嘿嘿一笑：

「你也有問得這般詳細！」

郭集英低頭不語，管一見拉着佟維雄進房，輕聲問道：「佟大人，你在鄭州可有穩當的地方？」

佟維雄怔了一怔，道：「管兄不住客棧？」

「老夫是爲你着想！」

佟維雄想了一下，道：「劉守備府上牆高院深，料頗安穩！」

「請佟大人先休息，晚上老夫再去找你！」管一見叫道：「小雪，你跟殷公正護送佟大人回去！佟大人，此刻不比尋常，尚請小心！」

佟維雄去後，管一見才仔細打量房內的設備，此乃沙逸志的寢室，佈置既不豪華，也不簡陋，他心裏暗道：「此人做事倒頗懂中庸之道！」

高天翅道：「頭兒，房內一切已爲人動過，沒法查出什麼來！」

管一見點了點頭，說道：「盡力而爲！」他心中不斷思索。「假設姓韓跟姓楚的，正如老夫所料，那麼他們在朝內也必有內綫，否則消息不會這般靈……唔，如此說來，翰林院學士華千山也有可疑之處，皇上跟他出京，必十分恩寵他，他對皇上的一切自然也瞭如指掌，而他的話，皇上也必較能聽進耳朵，是不是他提議去怡香院？」

他越想越驚：「如此華千山也有問題！」他思緒起伏，越想越遠，半晌，端木盛與皇甫雪等人不斷來報訊，毫無發現。

管一見道：「今日到此爲止，咱們回客棧吧！」他出房見郭集英還在院子中，便道：「郭捕頭你也回去休息吧！」

郭集英道：「你可知佟大人令小的協助前輩！」

管一見淡淡地道：「用得着郭捕頭時，老夫自然會派人去找你！」言畢帶人回客棧，他到了房中便倚在床上。

端木盛道：「頭兒我去替你煮一壺茶來！」

管一見說道：「且慢，去帳房那裏查問一下，上月十二十三左右，有沒有姓韓和姓楚的來住店，有關的事情也請調查一下！」

端木盛應聲而去，不久又回來。「頭兒，那兩個人是在上月十二日中午投店的，開了兩間房，就在咱們斜對面，帳簿上記着韓亭芳和楚雲的名字，據稱都是三四十歲間的漢子，外表看來很斯文，像是讀書人，但一個小二卻認爲他們行動跟讀書人不大相同，而且走起路來，既快又穩，看來便是咱們要找的人！」

「還問到什麼？」

沙大人在十二日黃昏來找他倆，三人在楚雲房中，後來又叫了一席酒菜，送到房中吃，沙大人到二更左右才離開！」

管一見喃喃地道：「你們對此事有何看法？」

皇甫雪道：「屬下認爲這兩個人可能便是殺死沙大人一家的兇手！」

「不是這一點！」管一見沉吟道：「爲何沙逸志在聽到這兩人到訪便立即出迎，而毫不感奇怪？」

皇甫雪脫口道：「這可能他一早便知道他們會來找他！」

「你忘記那老僕說過，除了公文之外，極少有私人的函件？」管一見跳下床。「因此有可能他們不是去沙家與他接觸的，而是通過別人，和在其他地點！這次韓亭芳和楚雲直接找上門，大概只是因爲時間緊迫，不能拖延而已！」

高天翅接道：「所以鄭州城內，有他們的一個聯絡點！」

端木盛未待他說畢，便跳了起來：「我再去問！」

「慢，不要問得太露骨，另者將他們登記房客的賬簿拿幾本來看看！」

端木盛應了一聲，立即走出去問掌櫃。「掌櫃，問你一事，那韓亭芳跟楚雲，以前有否來住過店？」

掌櫃看來頗年輕，約才三十出頭，當下他笑道：「小店託皇天之福，生意一向不惡，來往的客官不少，在下實在記不清楚他倆有沒有來過！」

「既然你記不清楚，在下便替你查一查吧！」端木盛道：「請將今年來的住客登記表借來一看！」

掌櫃道：「這是本店的秘密，也是一種道德，不能外借！」

「凡事有例外，希望你合作，要不，咱們只好利用官府的力量了！」

掌櫃見他們今早與郭集英在一起，以爲這是郭集英的意思，不由淡淡地道：「客官大可以請郭捕頭來！」

端木盛頗有虎落平陽受犬欺的感覺，若在以前有誰敢拒絕他這麼一個小小的要求？當下他沉下臉來：「韓亭芳和楚雲是殺死沙大人的兇手，咱們受朝廷之命來查此案，你敢不合作，難道你與疑兇有瓜葛麼？」

掌櫃臉色微微一變，道：「既然如此，請客官出示證明！」

端木盛見他仍然拒抗。心頭猛地一跳，大聲叫道：「黃柏志，你去劉守備家請佟大人來一趟！」

掌櫃臉色再一動，堆下笑臉道：「客官何必小題大做？在下這就叫人去帳房拿來！」

「小題大做的是你！」

「這是本店的規定，在下受人之祿，只好忠人之事，莫怪莫怪！」掌櫃還要喚小二，卻被端木盛阻攔，不由一怔：「客官又改變主意了麼？」

「不，由在下跟你去取，相信你不會再拒絕吧！」

掌櫃陪笑，說道：「固所願也，不敢請矣！」他引端木盛到帳房，拿了三大本簿子來，道：「本店是分季登記，一季一本。」

端木盛謝了一聲，將登記簿拿到房中，管一見道：「你們立即查閱一下！」

× × ×

郭集英懷着一股怨氣，到衙門交差之後，便信步回家，他家就在本城，上有一母，下有妻兒，一家五口靠他一個人掙錢養活，負担也頗爲沉重，今日因爲受了一肚子的氣，所以回家時，順便買了一瓶子酒。

大門開而不關，郭集英推門進去，便破口罵道：「是誰出入不關門的！」他「砰」的一聲將門踢上，順手拉上門閂。

院子裏堆了好些乾柴，廳上無人，房門緊閉，郭集英大步走進廳，嘴裏還不斷地嘮叨着說道：「他奶奶的，都死去了那裏！」

話音未落，後頸一涼，一個冰冷的聲音傳來：「郭捕頭，請你小心一點，俺手上這柄劍可不長眼睛！」

郭集英那股怒氣已轉化爲驚恐，澀聲問道：「相好的，你是誰？咱們吃公飯的，可沒什麼財帛！」

「俺是送錢來給你的，可不是要來劫財！」

郭集英擠出一絲笑容：「在下抓過你的兄弟麼？不知判了罪沒有？」

那人語氣帶着嘲弄，說道：「你不必自作聰明，憑你這身本領，還拿不動俺兄弟！」

郭集英苦笑道：「如此閣下找上在下，不知有何貴幹！」

「要你替咱們做一件事情，事後對你大有好處，你大可以告老回鄉，安渡下半世！」

「只怕在下能力有限辦不到！」

「容易得很，只要你肯，白花花的銀子便送上來！」

郭集英心中暗道：「天下間那有這種便宜的事？多半是要我幹些犯法的事兒！」當下道：「在下能力的確有限得很，閣下既是高人，何不另請高明？」

「因爲你行事最方便！」

郭集英苦笑一聲：「閣下到底要在下辦些什麼事，可否先透露一點！」

「除掉管一見！」那人說話不帶一絲感情！

這幾個字聽在郭集英耳中，如同响了一個霹靂，脫口叫道：「那怎成？」

話音一落，後頸一痳，他張口欲叫，卻發不出聲音來，他武功雖然不高，卻也知道這是被人點了啞穴。那人把劍移開，霍地抽出郭集英腰上的鋼刀，將刀柄塞進他的手中。「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郭集英心頭「噗噗」亂跳，不知對方弄什麼玄虛，慢慢轉過身去。

只見一個灰袍人背對着自己，正將廳門關上。「你若能打得贏俺，俺便放你一馬，否則除非你有勇氣自殺，要不便得乖乖聽我的話！」

郭集英見對方有恃無恐，那刀久久都劈不出去，灰袍人道：「你還不出手，等下可沒有機會了！」

郭集英咬一咬牙，暗道：「無論如何也得拚一拚了！」心念一動，鋼刀挾風向灰袍人後肩砍去！

這一刀勢子甚猛，還有幾分瞧頭，難怪他能坐上鄭州捕頭之位！可是灰袍人好像背後長着眼睛一樣，雙肩微微一晃，已滑開兩尺，郭集英那一刀幾乎劈到門板上去！

於是郭集英腰一扭，鋼刀橫劈過去，但灰袍人已轉過來，長劍一舉，「噹」的一聲，已將刀格開！

郭集英目光一及，這才發現灰袍人臉上掛着一塊黑布，只露出雙眉和雙眼，目光孕滿不屑之色！

郭集英怒不可遏，第三刀再度劈出，灰袍人身子一偏，郭集英急忙變招，灰袍人長劍如毒蛇出洞般，直噬向郭集英的喉頭！

郭集英再次變招橫截，這次刀劍相觸，只發出一道輕微的响聲，灰袍人長劍忽然沿着劍脊滑下，直截郭集英手腕！

這一招十分古怪，郭集英一驚非同小可，忙不迭收刀後退！

灰袍人如附骨之蛆，劍尖遙指郭集英的胸膛，郭集英連變三個身法，都沒法脫出其劍勢！

這刹那，他知道自己的武功跟對方，實在有極大的距離，依常規打法，絕非其敵，是故狠下心，鋼刀不守反劈向對方的頭顱！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灰袍人自忖武功在對方之上，自然不肯冒險，立即滑步閃開。郭集英正暗暗高興，此計得逞，不料眼前只覺白光一閃，灰袍人的劍尖已抵在自己的喉頭上！

這一劍灰袍人是如何出手的，他根本看不清楚，只覺對方那柄劍好像是一具鬼魂般！他後背汗出如漿，人也呆如木鷄，灰袍人劈手奪下他的鋼刀，雙脚一錯，又到他身後，劍刄架在其後頸上！

灰袍人這幾個動作，郭集英全看在眼中，卻毫無反應。灰袍人將刀插進他刀鞘，又解開其啞穴，語氣不帶一絲感情地道：「你服不服？」

郭集英的聲音好像自遠處飄來：「你殺了我吧！」

灰袍人冷哼一聲：「你眞不怕死？」

「左右都是個死，不如死得好看一點！」郭集英頓了一頓又道：「你以爲管一見是浪得虛名之輩麼？何況他還有好些手下！」

「你不怕死，但難道你要做你不孝的人？」

郭集英吃了一驚，急問：「閣下此話何意？」

「你一家四人都在咱們掌握中，只要你除掉管一見，不但他們會平安回來，而且還有一大筆銀子送給你！」

郭集英臉色大變：「家母年紀老邁，身子又一直不大好……」

「你放心，他們活得很好，只要你肯合作，沒人會難爲他們！」灰袍人聲音轉厲：「俺沒有太多的時間，你快作個決定；要不就先拿個母親，在你臉前處決，將她的肉一寸寸地割，一塊塊地切，讓你看得到，叫不得，摸不得！再下來就輪到你的子女！」

郭集英猛地抖了幾下，澀聲的道：「就算在下肯答應你的要求，也殺不了管一見！」

若論其功夫，十個你也殺不了他；但殺人的手段，成千上萬，你不會用別的辦法麼？」

郭集英苦笑一聲：「在下愚昧，可不懂得！」

「你是吃那門子飯的？連這個也不懂！」灰袍人收劍，遞了一個小紙包給他：「這是無色無臭的毒藥，將它下在酒中，可殺人于無形！就算管一見有十條命，只要他喝上一口，大羅神仙也無救！」

「他怎肯喝我給他的酒？你不知道他這人架子有多大！」

「在他心目中，你是個小人物，所以他不會提防你！你幹了這許多年的捕快，難道連這個道理也不懂！」灰袍人聲音又是一沉：「就算你說不懂，也得幹！否則後果不用多說！」

郭集英心中暗忖道：「管一見啊管一見，你可不能怪我郭集英貪生怕死，可得怪你自己沒將我看在眼中，事實上你風光了幾十年，死了也不白活！」當下道：「在下依你吩咐去辦，却不敢保證能殺死他的！」

「我對這包毒藥放心得很！」

「不是這個，在下是怕他不喝，那就無所施其技！」

「只要你眞心替俺辦事，絕不會怪你！」灰袍人的劍又架在郭集英後頸。「但假如你通風報訊，或不盡力，告訴你，你的下場將會更慘！」

郭集英身子又是一抖，半晌才問道：

「閣下跟管一見有不共戴天之仇？」

灰袍人冷冷地說道：「俺殺管一見的目的，不能問也不能查！你拿定了主意沒有？」

郭集英苦笑一聲道：「在下還能反對麼？」

灰袍人收劍，又放了一錠銀子在桌上，道：「你拿去買酒及菜餚，送去給管一見，要買全城最好的！你最好誠心替我辦事，我有人跟着你！臉上多點笑容，哭喪着臉，人家會喝你的酒麼？」

郭集英道：「在下有個要求，懇請閣下答應……」

「說吧！」

「請讓在下看看家母，在下才能安心爲閣下辦事！」

灰袍人沉吟道：「好吧，進房看！頭一間！」

郭集英心頭着急，輕輕將頭房的門推開！只見床上躺着四個人，神情呆滯，不能動彈，看來是被人封住了穴道，床前尚有兩個持劍的幪面漢子。

灰袍人道：「他們沒事，出來吧！」

郭集英退出廳，抓起那包毒藥，灰袍人又道：「事情完畢之後，便得回來！記着不許哭喪着面！」

郭集英堆下笑容道：「閣下放心，在下就算活得不耐煩，也不忍心讓家母遭受不幸！」他開門出去，心情有點沉重，但想起剛才遭受管一見的冷落，心情又輕鬆起來，心裏道：「管一見，你想不到也有今日吧！」

郭集英先到酒舖，買了半罈狀元紅，趁伙計不覺時，將那包毒藥傾進缸內，然後叫他們送到客棧給管一見。

他買了酒，又去買了一堆送酒的食物，包括鷄肉、燒肉等等，然後親自到客棧。這時候酒舖的伙計亦把酒送到。

郭集英去敲管一見房門，却沒有人應他，他叫了一陣，見沒有結果，跑到櫃台查問，掌櫃對他道：「他們剛才全部離開了！」

郭集英一怔，問道：「可知他們去何處？」

「不曾交代！」

郭集英暗中出了一身汗，忖道：「莫非他已料到我要對他不利！」他發了一陣呆，忙道：「掌櫃，我這些東西且放在你這裏，等下他們回來，請代交給他……我等下再來！」他匆匆離店，快步回家，不知爲何，他明知事情仍未解決，但心頭却有一陣輕鬆感。

管一見不是神仙，當然料不到郭集英欲對他不利，他去了那裏？

× × ×

端木盛等人每組兩人，各自翻查一本登記簿。管一見則坐在床上沉思，一息間夏雷與殷公正便回來了。

不久，皇甫雪與黃柏志那一組，首先發現韓亭芳及楚雲的名字。「頭兒，這兩人在九月十七曾來此住了兩天！」

管一見精神一振，說道：「記下，再查！」

結果端木盛查知四月二十三日那兩人亦來過，同樣住過兩天，高天翅翻查的春季紀錄簿，則沒有他們的名字；但皇甫雪在冬季那一本，又查到十月二十日他倆又曾在此住過兩晚！

高天翅道，「奇怪，他們每次都來住兩晚，是什麼原因？」

「說明他們來此不是遊玩，也不是做生意，是來跟沙逸志聯絡！」夏雷在旁插腔。

管一見道：「他倆九、十及十一月冬來一次，這裏面也有玄虛！」

端木盛道：「皇上失踪，若不是有人要以此脅迫皇上答應他們一些條件，便是爲了篡位，所以屬下有個念頭……」

管一見目注端木盛，鼓勵他說下去。

端木盛吸了一口氣，續道：「假如屬下沒有看錯的話，應以後面那一個原因的成份較大，那麼即使咱們找到皇上，也可能只是增加一場戰亂而已……」

皇甫雪忍不住道：「不錯！而且咱們也可能白幹一場！」

管一見說道：「讓他先說了，你們再說！」

端木盛道：「擄刼皇上只是一種手段，這個目標已完成，他們下一步的目標便是奪位，假如皇上不死，而且又讓咱們找回來，但時間却在新皇登基之後，屆時必會引起一場紛爭！」

他看了管一見一眼，然後再說下去。「假如屬下估計沒錯，朝廷之內如今已是風起雲湧，暗流激盪，咱們最好能分成兩路，由咱們負責找尋皇上，由沈前輩入朝排解糾紛，如此雙管齊下才能成功！」

管一見目光大亮，道：「你們都大有進步，使老夫老懷安慰！不錯，實情好可能是如此！反正信陽那裏也不會查到什麼，就讓老鷹入宮吧，他長年在江北，跟高官比較熟識……就如此決定，小雷，帶路去劉守備家！」

一行人到劉守備家，劉守備聞訊親自出迎，道：「管神捕大駕光臨，劉某幸何之有！」

管一見道：「客氣話不必多說，佟大人在麼？」

「正在睡覺！」

「老夫有事要跟他商量，請喚醒他下床！」

劉守備道：「請諸位在廳上小坐片刻，劉某即去喚醒他！」

過了一陣，佟維雄睡眼惺忪地出來，他面容雖然憔悴，但神情却頗爲興奮：「管兄，可是有了重大的發現？」

管一見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向佟維雄述說他們的看法，佟維雄臉色連變，問道：「下官六神無主，請管兄指教！」

「請佟兄立即派快馬送信到信陽，叫老鷹帶人來此，與你入京！」

佟維雄道：「如此甚佳，下官離京已久，也記掛着那邊情況！」

「佟兄入京之後，須先控制御林軍和大內侍衛！」

「諸位請稍候，下官立即修書派人送去！」

佟維雄離開之後，劉守備又進來：「管神捕光臨，今晚無論如何請給劉某一個臉子，在此吃頓便飯！」

管一見想了一下，道：「老夫若不領情，未免不近人情，多謝了！」

× × ×

晚飯時，管一見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問道：「劉兄久居鄭州，可知龍門客棧的歷史乎？」

劉守備微微一怔，道：「那客棧已有幾十年歷史，不過二年前拆掉，重新改建，算是本城最好的一家客棧！」

管一見道：「那掌櫃才三十多歲吧？是位少東？」

「原來的老闆已死，由少東經營，但少東對此不感興趣，到京城去做生意，後來便聘了這位姓侯的做掌櫃！」

「這姓侯的掌櫃跟東家有何關係？」

「這個劉某也不清楚，神捕爲何問及此？」

管一見改問佟維雄：「韓亭芳和楚雲，每來鄭州必住龍門客棧，佟兄認爲這客棧有問題麼？」

佟維雄反問：「管兄有何問題？」

「也許這客棧是擄刼皇上的那個組織的一個聯絡點！」

劉守備道：「不會吧，這些年來，他們都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

「但劉兄別忘記，他們已換了掌櫃，也許老闆沒有問題，掌櫃却有問題，也說不定這家客棧已換了主人！」

劉守備無言以對，管一見道：「雪兒你跟小雷等下悄悄回客棧，他們有什麼異動，不要給人發現！」

× × ×

郭集英重回龍門客棧已是天色向晚，但管一見等人仍未回來，他便坐在大廳裏等候，一直等到起更，那姓侯的掌櫃不理睬他，「滴滴答答」地撥着算盤。

郭集英心中有鬼，越坐越不是滋味，多次問掌櫃，掌櫃都冷冷地答他：「客官沒交代，咱們怎知道何時才會回來！」

郭集英忍不住走到後院，管一見等人的房門還關着，焦慮地在房門口踱步。

過了一陣，屋頂上忽然跳下一個人來，郭集英被嚇了一跳，定眼一望，忙堆下笑容來：「皇甫兄，小弟等得好苦！」

原來這人正是皇甫雪，皇甫雪詫聲問道：「郭捕頭找咱們是有急事？」

郭集英忙道：「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是小弟買了些酒菜孝敬管神捕跟諸兄！」

皇甫雪微微一笑：「何必客氣！我頭兒不大喜歡這一套！」

郭集英苦着臉道：「小弟也自知高攀不上，但這確是小弟的一番好意：你知道嗎？起初見管神捕架子那麼大，心中甚不服氣，但後來見他一到沙大人家，便發掘到好幾條綫索，對他印像全改，也可以說現在全服啦！」

皇甫雪又笑一笑：「郭兄客氣！」

「說眞的，小弟送些酒菜來，並無什麼用意，只是向神捕陪個罪，因爲日間小弟對他態度不大恭敬，希望管神捕大人大量……」

皇甫雪截口道：「敝上面冷心熱，絕不會記住這些芝麻綠豆的事，郭兄根本不必放在心上！」

「小弟也希望能聽到他老人家的教誨！」郭集英諂媚地道：「皇甫兄是明理人，請代小弟向貴上美言幾句，在他留在鄭州期間，能讓小弟在他後面跑跑腿，於願已足！」

「郭兄盛意拳拳，小弟焉敢不盡點心呢！」

「那些酒菜……」

「請你帶回去吧，咱們已用過飯了，是劉守備請的客！」

「那麼神捕爲何派你來此？」

皇甫雪心頭一動，低聲問道：「郭兄久在鄭州，可知這客棧……」他一手推開窗子。「郭兄請進，小弟有幾句話要問你的！」

「皇甫兄你先請！」

郭集英心頭猛地一跳，堆下笑臉道：

皇甫雪也不客氣，左手在窗台上輕輕一按，便進房內。郭集英跳進去之後，立問：「皇甫兄要問小弟什麼？」

「你對這間客棧了解多少？這掌櫃是不是新的老闆？」

郭集英一呆道：「聽說不是，皇甫兄因何問此？」

「原有的老闆叫什麼名字？如今在何處？」

「舊日老闆叫薛南寶，兩年前過世了，他幾個兒子都到京城去做買賣，所以僱這侯掌櫃掌管！」

皇甫雪暗道：「莫非姓薛的後人，在京城暗中將這間客棧賣掉？所以新主才重新改建？」當下再問道：「那姓薛的家人可有回來過？」

郭集英想了一想，道：「小弟沒聽人說過，皇甫兄是想調查什麼呢，等下小弟去問侯掌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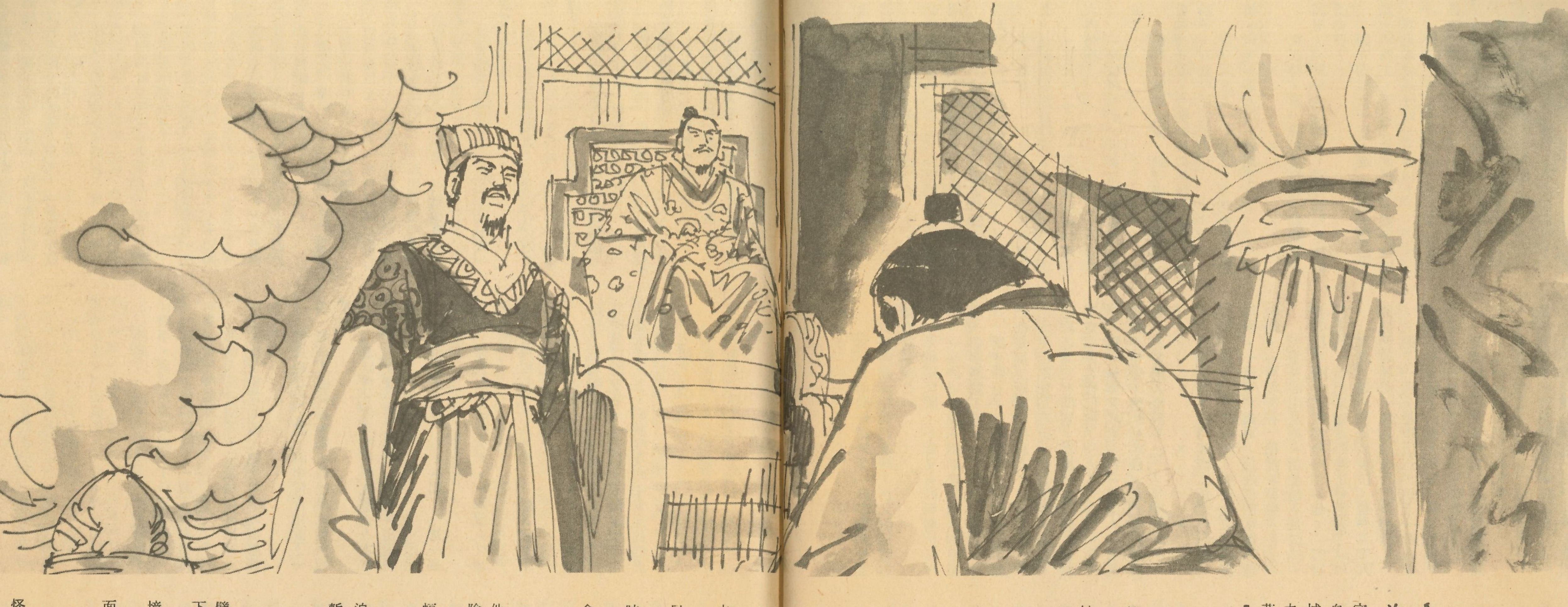
皇甫雪忙道：「不必！嗯，你見到他亦不必說在下回來過！郭兄，如今夜已深，有事明天再來吧！」

郭集英抱拳道：「好的，小弟明早再來聆聽貴上的指示！」他仍從窗口跳了出去，對皇甫雪的話，却有點奇怪，只是猜透不出，便悶着一肚子疑雲回家。

到了家門外，郭集英先向四處張望一下才敲門，他敲得很有規律，這是他跟灰袍人的約定暗號。後來，門內傳來一句話：「風高月黑！」

郭集英立即答以日月無光，門隨即打開，郭集英一閃進去，灰袍人已將門立即關上。

（未完・三）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太君原來是白蓮教人奪假扮，天地雙奪協助劉瑾失敗，現在天地人三奪又協助寧王想奪取政權，配合寧王先將江南守軍王守仁刺斃，却是一個死囚假扮，他們不知是計，寧王信以爲眞，及至皇師兵臨南昌城，自己被困，才知派人行刺皇上不成，行刺王守仁亦不成，便準備派兒子朱君照缺水壩淹城，想借水遁走，又被蕭三公子、徐廷封事先阻截。寧王諸計失敗，喬裝混在人叢中逃去，卒被擒獲，斬首示衆……謝素秋遵照老太君派往寧王府乘亂將藥偷出來，藥與火陽菓配合，粉羅剎內力大增，被雲飛揚看見，原來她是自己的妹妹……

天塹謀脫險　大會證主兇

也幸好雲飛揚不知，否則胡裏胡塗上前去相認，粉羅剎出其不意下毒手，後果不堪設想。只感覺殺氣，他便已知道粉羅剎的厲害，不敢大意，蓄勢待發。

粉羅剎沒有反應，在藥物的影响下她早已迷失本性，只知道要殺對她有敵意的人，她感覺得到對方的敵意，却分辨不出對方是什麼人，當然，她還要在聽到哨子聲之後才採取行動，在經過長久的訓練後，這經已成爲習慣。

哨子聲終於响了，她身形應聲飛掠上前，雙刀出鞘，刹那便已化成兩個刀輪，滾斬向雲飛揚。

刀輪閃亮奪目，就像是兩個光球，尙未滾斬到，殺氣已迫人眉睫。

雲飛揚目光及處已知道赤手接不下，身形倒退，目光及處，探手抓起了一塊大石。

粉羅剎迅速追到，那塊大石也迅速在刀輪下變成粉屑，飛激散開。

石屑打在雙肩上，雲飛揚竟然有疼痛的感覺，一驚之下，不由脫口問：「你是什麼人？」

粉羅剎雙刀追斬，雲飛揚身形上拔，再問一句：「是那一個要你殺我。」

回答的仍然是雙刀，破空之聲尖銳刺耳，動魄驚心，雲飛揚聽着也很不舒服，更令他驚訝的還是以他的輕功造詣，竟然不能夠將粉羅剎擺脫，這也是他練成天蠶功以來從未有過的事。

粉羅剎簡直有如附骨之蛆，緊纏着雲飛揚，若非雲飛揚內傷經已完全痊癒，只怕經已被她追上，接不下那滾轉的刀輪，便得傷在雙刀下。

雲飛揚內力眞氣運行不息，身形迅速往上倒竄，中途並沒有停頓，峽壁雖然不怎樣陡峭，也到底不容易立足，能夠做到這樣的人可以說並不多。

粉羅剎也竟然做到了，她雙刀不住滾轉尙且能夠做到這樣，若是不用刀追斬，一定會快上很多，但雲飛揚若是不用閃避她雙刀追斬，身形也同樣會快上很多。

若換是猿長老，難得遇上一個這樣的對手，一定會拚一個清楚明白。

雲飛揚却只想先將之擺脫，再尋求眞相。

峭壁的頂是一塊平地，雲飛揚尙未弄清楚環境如何，已經被粉羅剎迫到一角，然後他才發現那之後便是一個天塹，下面烟霧迷茫，不知有多深遠，而筆直如削，更顯得兇險。

他要避開走向另一個方向已經來不及，粉羅剎雙刀在平地上威力更大，突然化作一幅刀牆也似迫來。

他暴喝雙掌疾推，天蠶功聚在雙掌之上，雙掌之前那刹那彷彿多了一重蠶絲也似的，出現了白濛濛的一團，這重蠶絲也似的東西却在粉羅剎刀輪中緩緩分開，雲飛揚也被迫得步步後退，裂帛也似的一聲急响中，整個人被震得倒飛了出去，向那深不可測的天塹墜下。

粉羅剎沒有多大反應，徐徐的收刀入鞘，眼瞳一片空無，什麼感情變化也沒有。

×　　×　　×

雲飛揚並不是第一次面臨生死關頭，但從這麼高的地方掉下來，却是第一次。

那刹那他的思想亦幾乎接近空白，但只是刹那便回復正常，天蠶神功繼續運行，雙臂同時翅般拍動起來，不時空發一掌，擊在旁邊的岩石上，身形也因而一緩，十數掌擊下來，下墮的身形經已可以控制得住。

也幸好是日間，而且陽光正射，天塹雖然烟霧迷離，雲飛揚仍然可以看見周圍的環境。

那下墜去幾百千丈雲飛揚算不出，也不知道已過了多久，目光及處，總算看到了地面。

那其實是一片嶙峋怪石突出在一個水潭中，水潭也不深，潭水清澈見底游魚可數。

雲飛揚未等身形落盡便已翻滾起來，一面發掌，一掌緊接一掌。

潭水在掌風中激盪，雲飛揚的身形也因而一緩一緩的漸漸降下，安然落在那片嶙峋怪石上，竟然並沒有受傷。

然後他看到了一個人。

那個人也就坐在那片嶙峋怪石中，滿面鬍子，披頭散髮，穿着一襲破舊的衣衫，既然這樣，仍然風采照人，一看便知道絕不是一般人。

他怔怔的看着雲飛揚落下來，沒有作聲。

雲飛揚驚魂稍定，又等了一會，才問：「這兒是什麼地方？」

那個人置若罔聞，雲飛揚接道：「在下雲飛揚爲人所算，被擊墜下來，未知閣下高姓大名。」

那個人只是聽着，沒有回答，雲飛揚也沒有再問，仰首望去，只見峭壁筆直如削，望不到巔，不由歎了一口氣。

「這是一塊絕地。」那個人終於開口：「若是有別的路我早已離開。」

雲飛揚目光一轉。「那只好試試能否爬上去了。」

「你應該試試的。」那個人微喟道：「這樣高掉下來毫無損傷，可見你身手不凡。」

雲飛揚不由問道：「閣下何以不試一試？」

那個人淡然的應道：「我沒有你的身手，丟下來雖然倖保性命，却沒有了兩條腳。」

語聲一落，他右掌一抹，衣衫蕩起，露出了兩條腳，都是齊膝而斷。

雲飛揚目光一落一轉。「閣下也是給暗算掉下來的？」

「不錯——」那個人感慨的一歎：「這裏環境幸還不錯，游魚吃之不盡。」

雲飛揚對他道：「閣下却還是要上去的。」

「能夠上去當然最好。」

「可惜我要趕去百花洲，待百花洲事了，我一定回來準備繩子將你救上去。」雲飛揚說來很認眞的，完全不像在信口開河。

那個人一怔，突然問：「百花洲出了什麼事，南宮世家又做出了什麼壞事？」

雲飛揚奇怪的反問：「閣下與南宮世家莫非有什麼關係？」

那個人沒有回答，只是催促雲飛揚：「你快快說給我知道，南宮世家到底怎樣了。」

雲飛揚心念一動，將事情仔細說了一遍，那個人越聽越激動，最後仰天慘笑起來。

「老妖怪，你到底還要害多少人才肯罷休？」笑聲一落，那個人隨即叫出這句話來。

雲飛揚更奇怪，忍不住問：「那一個老妖怪？」

「你們眼中的老太君，」那個人咬牙切齒的。

雲飛揚心念又是一動，「她其實並不是眞正的老太君？」

「可惜我發現得太晚，否則也不會給她打下這塊絕地來。」那個人突然探手抓着雲飛揚的衣衫。「老弟，你無論如何也要將我弄上去，好讓我及時去揭穿她的眞面目。」

「閣下到底是——」

「南宮鶴——」那個人仰天慘笑：「她若是眞的老太君，又怎會狠心殺害她這個親生長子？」

雲飛揚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那她到底是什麼人？」

「白蓮教天地人三尊中的人尊。」

「江湖上傳說人尊精於易容化裝，果眞是如此了得，南宮世家這許多人，沒有一個分辨得出？」

「連我這個做兒子的也分辨不出，其他人怎會例外。」南宮鶴淒然一笑：「但蛛絲馬跡，多少必然是有些懷疑，也所以才會一個個的被她殺害。」

「這是說，南宮世家的男丁其實都不是死在各大門派的手下的了？」

「南宮世家並無爭霸武林的野心，否則各大門派早已羣起而攻之，等不到今時今日。」南宮鶴接問：「江湖上果眞那樣傳說。」

雲飛揚道：「也不是太多，大都是好事之徒穿鑿附會，胡亂推測。」

南宮鶴歎息道：「亦未嘗不可能是那個老怪物的陰謀詭計，非獨要利用南宮世家的錢財，還要利用南宮世家的人力。」

雲飛揚仰首上望：「我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峭壁筆直如削，要離開又談何容易。

× × ×

人尊這個老太君當年也就是追尋火陽果來到那個地方，一時得意忘形，引起了南宮鶴的懷疑，索性將南宮鶴誘到天塹的邊緣，出其不意將他打傷，再將他打下去的。

那個天塹有多凶險他當然清楚，也所以才着求知老人將粉羅刹帶到那兒去對付雲飛揚，也只道雲飛揚必死無救，接到報告，爲之笑逐顏開。

少了一個雲飛揚，對她將來的大計當然大有好處，而最令她高興的，還是證實了粉羅刹的厲害。

有這樣的一個殺手在身旁，又還有什麼事情解決不來？

想到開心的地方，人尊忍不住放聲大笑，却是回到自己的房間，才敢這樣得意忘形，南宮世家在她來說到底還有利用的價値。

雖然得意忘形，她仍然保持一定的警覺，也所以立時察覺房間內的殺氣。

她看着那柄倭刀突然從門後伸出來，也看出那柄倭刀目的並不是殺她，沒有閃避。

倭刀果然在她的頸旁停下，一刀軒雙手控刀，盯着人尊，沉聲道：「我要殺你易如反掌。」

「殺掉我對你們並無好處。」人尊目光一轉：「小王爺既然來了，何不出來相見。」

朱君照應聲從屏風後轉出來。「老太君果然耳目靈敏，可惜反應還沒有我這位師父的刀快。」

「果然是小王爺，有失遠迎啊。」人尊若無其事的。

「還說這種話幹什麼？」

「那只問小王爺還有什麼差遣了。」

「南昌城破，南宮世家袖手旁觀，我還敢有什麼差遣？」

「那這一次到來——」

「只是要請南宮世家帮一個小忙。」

「南宮世家上下靜候差遣。」

「人我是不敢再勞動的了。」

「小王爺要錢？」

「南宮世相富甲江南，十萬兩黃金，只不過一個小數目，老太君相信也不會放在眼內。」

人尊一皺眉頭，道：「我只想多口問一句，小王爺要這十萬兩黃金，有什麼用途。」

「到東瀛招兵買馬。」朱君照目光大亮，滿懷希望的。

人尊放聲大笑，朱君照一聽這笑聲心頭便不舒服，斷喝一聲：「你笑什麼。」

「笑小王爺捨近圖遠。」人尊笑接：「中原武林多的是奇人異士，要助你爭霸天下何等簡單，又何須遠走東瀛投靠借助倭奴？」

一刀軒面色一沉。「你在說什麼？」

人尊揚眉道：「在說你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知天高地厚。」

一刀軒沉聲喝道：「你莫要忘記，你的性命現在就在我手上。」

「你以爲你可以殺我？」人尊目光落在倭刀上，抬手突然中指一彈，「錚」的正彈在刀脊上。那柄倭刀立時被彈起來，一刀軒反應也算快的了，半身一轉，揮刀便要劈下，人尊即時踢出一招裙裏腳，正踢在龍頭杖上，龍頭杖急起，毒蛇也似撞在一刀軒的小腹上。

一刀軒只顧人尊的雙手，冷不防有此一着，一個身子被撞得倒翻開去。

人尊龍頭杖緊接擊前，一刀軒身形接連幾個變化都閃不開，胸門一開，連吃三杖，鮮血狂噴，倒斃地上。

朱君照觸目驚心，他雖然也有一身很不錯的本領，這種情形下，如何敢出手。

人尊龍頭杖一頓，緩緩回過身子，看着朱君照：「小王爺，你看到了，是不是中原武功始終遠勝東瀛倭奴？」

朱君照苦笑，人尊接策杖上前，仍然是一面笑容。

這種笑容朱君照看着却不寒而慄，倒退了幾步，坐倒在一張椅子上。

「老太君高抬貴手。」朱君照連語聲也變了。

「放心，我是不會殺你的。」

「老太君——」

「今日你雖然落難，畢竟是金枝玉葉，只要你聽我說話，莫說東山復起，捲土重來，說不定大明江山有一天都會爲你所有。」

「我不明白。」

「想想會明白的。」人尊龍頭杖抵在朱君照身上。

「你要利用我招兵買馬爭奪大明天下？」朱君照到底也不是一個笨人。

人尊笑了，絕無疑問她的確有這個心意。

× × ×

百花洲大會的日子終於降臨，南宮世家一早加以佈置，並不比當日的論劍大會稍遜。

武當派恆山派崑崙派的人也一早便已到來，還有一些聞風而至，存心看熱鬧的江湖朋友，其中四個人由始至終都幪着面龐。

這四個人其實就是蕭三公子、鍾木蘭、南宮明珠、朱菁照，都是未便露面的。

蕭三公子救了朱菁照，途中又遇到明珠，知道鍾木蘭所在，明珠亦跟着回到華山，事實上，人在江湖，她亦不知道何去何從。

聽說南宮世家發生的事，鍾木蘭又如何還有心情留在華山，蕭三公子當然陪着她，朱菁照雖然性格大變，對於江湖上的事到底還是有興趣的。

他們沒有入住南宮世家，直接到百花洲，雖然幪面，引來奇怪的目光，也沒有人過問，江湖中人什麼都有，幪面並不是一件太値得奇怪的事情。

當然，他們也不會去招呼別人，悄然靜坐於一旁，靜觀其變。

人尊這個老太君終於出現了，由謝素秋梅傲霜相伴，這樣子出現，也實在令人有一種南宮世家的確在沒落的感覺。

人尊當然絕不會有這種感覺，一路走來，一路與各人招呼，神態安詳，若無其事。

姜紅杏是負責接待的，這時候連忙迎上前來。

「人都來了？」人尊這個老太君第一句便問這件事，今日百花洲大會，最重要的也就是這件事。

「雲飛揚無爲大師都未見。」姜紅杏目光一轉。「此外來了四個幪面人。」

人尊目光及處，順步走過去。

蕭三公子看見，伸手輕按明珠與鍾木蘭，唯恐兩人太緊張，被人尊看出來。

他們四個都是一身長袍，男裝打扮。

人尊果然在他們面前停下來，道：「四位——」

「江湖中人。」蕭三公子沙啞着的聲音。

「江湖中人當然是對江湖中事很感興趣的。」人尊點點頭。

「只是不知道老太君是否歡迎我們這四個不速之客？」

「百花洲這件事，既然是江湖中的事情，南宮世家當然不會拒絕江湖中人到來的。」

「多謝老太君。」

「四位也無須幪面的。」人尊迫視四人。

「無名小卒，不露面又何妨。」蕭三公子說話早已準備好的了。

「既是如此，當然不能相強。」人尊腳步移動，走向斷虹子靜師太那邊。

二人一齊迎上，人尊隨即問：「時辰既至，人都已到齊了，無爲大師雲飛揚兩個當事人怎麼還未見到來？」

這說來關心，其實在在搧風點火，斷虹子靜師太經已有些不耐煩，一聽果然上當。

靜師太很不耐煩，隨即道：「還不是在拖延？」

斷虹子接道：「我們最多再給半個時辰，若是仍然不見，那就當他們默認，陸丹就是眞正的殺人兇手。」

「不錯，到時候無爲大師若是再阻止，就算不是對手，貧尼也要跟他拚一個明白。」靜師太說這番話，目光落在玉石的面上。

斷虹子又道：「也好教江湖上的朋友知道少林派何等無理。」

玉石到底忍不住，長身道：「陸丹是武當派的人，就是有什麼不對也是武當派的事，與少林派無關，兩位要算賬，應該算在武當派頭上。」

靜師太隨即一聲冷笑。「那麼武當派又何必找少林派出頭？」

玉石想不到以靜師太的身份也竟然會强詞奪理，說出這種話來，不由得怔住。

斷虹子盯着他，接道：「玉石，你若是有骨氣，立即將陸丹交出來，當面說一個清楚明白。」

玉石微喟：「貧道經已再三說清楚，陸丹失踪多時，不知下落。」

斷虹子冷笑。「那何不讓我們上武當，找一個清楚？」

玉石笑了。「前輩還是這樣說話，我們只好等無爲大師到來了。」

斷虹子大笑。「無爲半個時辰內不到，看你又如何說話。」

話聲甫落，一聲佛號便傳來，衆人回頭望去，只見無爲大師在十八個少林僧人侍候下向會場走來，還有徐廷封。

玉石精神大振，斷虹子靜師太却一齊板起臉龐，無爲大師既然到來，一時間自然狠不下去的了。

徐廷封隨即走到斷虹子面前，一聲：「師叔——」

斷虹子悶哼一聲，看見徐廷封跟無爲大師又走在一起他心中便有氣，却又不能够痛痛快快地表露出來，不是因爲徐廷封侯爺的身份，又是崑崙派潛質最厚，最有前途的弟子，主要是因爲徐廷封在這件事上並沒有做錯。

他雖然脾氣大，到底不是一個不講道理的人，只是脾氣一來，有時候連他也控制不住。

無爲大師一一招呼過，看見雲飛揚仍然未到來，原是要再等一會，斷虹子靜師太却已急不及待的一再催促，唯有坐下，示意徐廷封開口。

大家都非常奇怪，人尊却已猜到了幾分，徐廷封果然先不說陸丹，只說南宮世家與寧王勾結，暗中訓練殺手，派出粉羅刹刺殺王守仁的事。

然後他再提到上次與無爲大師趕程上武當山被梅蘭菊竹四個殺手襲擊的事。

所有人齊皆震驚，人尊看見衆人動疑也不覺得怎樣，她早已準備妥當，必要時準備怎樣做的了，她也沒有阻止徐廷封，等徐廷封說完了才淡淡地問：「侯爺說了這許多，可有什麼眞憑實據？」

徐廷封在意料之中，道：「當日南宮世家行刺失敗，遇上我與一隊火槍隊，南宮世家的三媳婦唐月娥喪命當場，有屍體爲證。」

人尊搖搖頭。「唐月娥雖然是南宮世家的媳婦，在外面做什麼事未必與南宮世家有關。大家在談陸丹，侯爺又何必說到其他人。」

靜師太不覺接道：「對，武當派將陸丹交出來才是道理。」

她敗在雲飛揚手下，對武當派自然有一份偏見，說着目光轉向斷虹子。

斷虹子隨即點頭道：「陸丹不出來作一個交代，說什麼也是廢話。」

「說得好——」一個聲音劃空傳來。「既然是廢話，那還多說什麼的，動手便是。」

一聽這聲音，徐廷封眉頭便大皺，說話的那個人緊接一個起落，從衆人頭上翻過，凌空落在徐廷封面前，正是唯恐天下不亂，一心只要打架的猿長老。

傅香君小子緊接雙雙掠到，他們找明珠，却遇上猿長老，還幸傅香君懂得隨機應變，小子才沒有被猿長老抓回去仙桃谷，而且將猿長老誘到百花洲這裏來，必要時借助猿長老的一身功力，看如何將事情解決。

知道百花洲又有一場武林盛會，猿長老當然大感興奮，但仍然要小子答應百花洲之後，陪他到仙桃谷玩上一年半載，小子沒有異議，那是他知道不答應也不成。

他們也總算來得及時。

「老前輩——」徐廷封仍然恭恭敬敬的朝猿長老施禮。

猿長老上下打量他一遍，興緻勃勃的接問：「什麼時候有空跟我過幾招？」

「有空再說，我們現在正在爲陸丹的事情大傷腦筋。」徐廷封事實如此。

小子連忙道：「陸丹我是遇上了。」

徐廷封急問：「在那兒遇上的。」

小子隨即將他在街上遇襲的事情說出來，接補充一句：「他的反應與那個粉羅刹並沒有分別。」

傅香君隨即道：「若是我推測沒有錯誤，必定是服食了某種藥物，以致迷失本性。」

徐廷封點頭道：「不錯，若非迷失了本性，以陸丹的性格，絕不會躲起來。」

斷虹子靜師太聽着不由都露出疑惑之色，人尊這個老太君却又笑了。

「小子，你還是這個性子。」人尊笑顧小子，搖搖頭。「之前你爲了要跟明珠成親，不顧一切，現在爲了救一個好朋友，又不惜編出這個故事，這樣感情用事，對人對己並無好處。」

小子嚷起來。「你是說我說謊了。」

人尊微喟。「朋友有難，當然不能够袖手旁觀，但也要分清是非黑白。」

小子立即道：「當時明珠也在場。」

人尊一怔，接問：「那明珠現在在什麼地方，爲什麼你不與她一齊到來。」

小子歎了一口氣。「明珠本來與我一起的，後來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人尊笑了笑。「你就是知道明珠不在南宮世家，所以才說明珠也知道。」

小子怔住，猿長老一旁聽得不耐煩，大嚷：「你這個老東西，小子這麼老實的人說的話你也不相信？」

人尊笑問：「他眞的老實啊？」

猿長老叫起來。「我說他老實就是老實，你這個老東西還要跟我頂撞，那是存心跟我過不去，是要跟我狠狠的較量一下了。」

「有機會一定奉陪。」

「現在不就是機會了。」猿長老伸拳踢腿的。

人尊搖頭。「這兒的事情未解決。」一頓又道：「你既然不知來龍去脈，還是不要插手這件事的好。」（未完・四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冒名頂替　仍未發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被李來探長請去吃晚餐，同時會見了英國情報部中東問題專家哥頓，哥頓向司馬洛講了一個關於波高蘭的問題，並要司馬洛去把蝎黨所要的十塊玉偷回來，代價是五十萬美元，司馬洛欣然答應了……司馬洛首先來到巴黎梅里士的家中，却發現梅里士已倒斃不久，一把利刀插在他的頸上，看來這是張萍的作爲，也就是說張萍比他更快地來到此處，把梅里士手中的一塊玉刼走了……司馬洛來到一所酒巴，却因事和山圖打架，接着更被人追殺，幸而有驚無險，最後更奇跡般地遇上外號「公爵」的飛賊魯達……

「如果你不留下來，我們會很失望的。」公爵說道：「大家對你都是久仰大名呢！」

「過獎過獎。」司馬洛旋頭四望，看見外面天色已開始黑了：「但如果趕得及的話，也許我晚一點再來吧！」

「這樣也好。」公爵說：「我們都像貓頭鷹，愈夜愈活潑的。」

司馬洛又旋頭四望。

公爵微笑：「找尋什麼人嗎？」

司馬洛祇是有點難爲情地聳聳肩。

「你一定奇怪我的妹妹皇后到哪裏去了？」公爵問着，表情忽然嚴肅起來：「如果是的話，我要告訴你一個使你很失望的消息。」

「我捱得起失望的打擊的。」司馬洛說。

「美莉已經結婚了！」公爵說。

司馬洛忽然尖笑起來，公爵怔怔地看着他問道：「有什麼好笑？」

「這是一個好消息。」司馬洛笑道：「女人總應嫁人的，不是嗎？剛才你說壞消息，我一時還以爲她是有了什麼不測呢！幸運兒是誰呢？」

「一個中東王子。」公爵說：「家產裏有數不清的油井的那一種！」

「有沒有後宮佳麗呢？」司馬洛問。

公爵瞥了他一眼，道：「這是一個新派的王子，在英國唸大學的，祇是娶一個老婆。」

「那麼美莉總算很會選對象！」司馬洛說。

他不禁記起了美莉在床上是多麼的熱情如火，奇怪她現在這位丈夫是否能給她滿足。但，她現在已經是別人的太太，而且當着她的哥哥面前，他似乎也不該去想這些的。於是他改變話題：「剛才你說送我一件禮物呢？」

公爵向門口瞥了一眼，司馬洛轉頭，看見那法國青年正扶着那個被公爵捉到的流氓進來。這流氓已經半醒了，其中一個青年在他的臉上清脆地摑了二掌，他便完全清醒過來，而恐懼地睜大着眼睛。

公爵取出香烟，自己要一根，給了司馬洛一根，點了火，說：「他們是兩個人的，一個已經燒死——那部放火車撞掉了。我就是開那部銀灰色跑車的人。他的目的並不是蒙妮妲。你現在可以問問他和你究竟有什麼過不去了。」

司馬洛轉向那流氓，公爵點點頭，二個青年便放了手。司馬洛噴了一口烟說：「走近點！」

那人上前了兩步。

司馬洛看看錶，說：「我已經沒有時間，因爲我還得趕着去赴一個約會，所以我希望你告訴我實話。是誰派你來的？」

「我眞的不知道。」那人惶恐地說：「這祇是另一件工作，我們對出錢的人並不感興趣的——」

「他們就是三星會。」公爵補充道。

司馬洛斜眼望着那人：「那麼誰可能知道呢？」

「皮爾會知道。」那人說：「這一件事是他接來的。」

「誰是皮爾？」司馬洛問。

「就是我的同伴，已經燒死了那個。」他回答：「我是叫布洛！」

「你們三星會不祇兩個人的。」司馬洛說。

「但我們做事是分開的。」布洛說：「每個單位做一件，一個單位不管另一個單位的事，生意也是自己接的，我們的會供應一切用具和情報，做成了之後就把一部份回佣交給會方。祇是這樣的。」

「所以，祇有死了的皮爾知道是誰想殺我了？」司馬洛說。

「是的。」

「也許我該送你到地獄去問問他。」司馬洛道。

「不！」那人忽然臉也青了。

「但如果我放你回去，你們三星會會跟我們難爲的。」司馬洛說：「因爲我們丟了你們的面子！」

「我——可以發誓，我不會告訴他們！」布洛焦急地說。

「那你怎麼解釋這次失敗呢？」司馬洛問。

「我們也不是第一次失敗了。」布洛說：「我可以說我們撞了車，我幸而沒有燒死，而在林中暈了許久！」

「這謊話也不錯。」司馬洛轉向公爵：「你帶他回來，你派人送他走吧。」

「好的。」公爵向那兩個青年招招手：「帶他去喝杯酒吃點東西，然後幪着他的眼睛送他走吧。」

二個青年便把布洛押了出去。

司馬洛低聲說：「你可以叫人替我跟踪着他嗎？」

「我正安排了這樣做。」公爵說：「別担心，我會替你查出他到那裏去的。」

「謝謝。」司馬洛說：「你眞是好帮手！」

「你也帮過我不少忙的。」公爵說：「但，你似乎懶得向這人問話。」

「他不會知道很多的。」司馬洛說：「而且反正，我也知道是誰殺我，而這個人的所在，布洛是不會知道的。」

「那麼你爲什麼要找人跟踪着他呢？」公爵問。

司馬洛微笑：「因爲，這個要殺我的朋友，他是一位殺人教授，三星會之類的組織和他太有關係了。」

「噢。」公爵說：「你大概不打算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吧？—

「我是信任你的。」司馬洛說道：「不過這件事是受人所託，這個人不想太張揚，所以我還是等事過情遷之後再對你說吧！」

公爵聳聳肩：「隨便你吧。但，如果你需要什麼帮忙的時候，請不要客氣，找我好了，我這裏有許多年輕的好手，都想找機會發揮一下。」他掏出一張名片交給司馬洛：「這上面的兩個電話號碼都可以和我聯絡的。」

司馬洛打個呵欠：「謝謝你，公爵，我看我也得走了。有一位美麗小姐今晚就要從倫敦飛到，我不想她等得太久！」

「那麼你會回來參加我們的宴會吧？」公爵問。

「盡力吧。」司馬洛說：「不過別等我了！」

公爵微笑說：「既然是和一位美麗小姐約會，那麼即使你不來，也是值得原諒的！」

公爵送司馬洛出門口，但拉他到屋後的車房裏，選了一部墨綠色的房車給他。「反正你沒有交通工具。」公爵說：「你就先拿去用吧！這車子外表看來是部老爺車，但一切都經過加强的，普通的跑車也追不上它。布洛的事我會負責！」

司馬洛謝謝他，便開車走了。

天仍然下着細雨，還未完全黑。時間祇是過了幾個鐘頭，公爵剛才對自己說過，這裏是法國，幾個鐘頭之內是可能發生很多事情的。但即使以法國的水準來說，這幾個鐘頭內發生的事還是太多了。

× × ×

回到酒店時，天巳經全黑了。司馬洛經過客堂走向升降機，有一個頭髮紮馬尾，而衣着時髦的女郎也放下報紙站起來，走向升降機口。她全身的衣服都是紅的，淺紅裙子，深紅毛衣，桃紅高跟鞋，黑色頭髮上縛着的是一條艷紅絲帶，而唇膏是銀紅。使司馬洛最感興趣的是，她是個東方人。

升降機來了，那女郎首先踏入去。司馬洛也跟着進去了·兩人都對駕升降機的女司機說了自己要去的是第幾層樓，才發覺彼此都是去同一層樓。司馬洛是個懂得欣賞美女的人，再加上原來和她是有同樓之誼，便更對她多看幾眼。但那女郎却是目不斜視，擺出一副冰冷的臉孔。

到了他們那層樓，司馬洛讓女郎先出去？自己也便跟着出去了。那女郎頭也不回地走向走廊的末端，司馬洛覺得這不是個容易入手的女人，而且現在她也沒有時間，於是他祇好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剛坐下來，脫下外衣，電話便响了。女接綫生的聲音說：「司馬洛先生嗎？請等一等，有位杜明妮小姐找你。」

原來哥頓這位女秘書已經到達了。

司馬洛說：「給我接通她吧。」便等着。

一陣格搭格搭的電話接綫聲音過後，接着一把冰冷的女人聲音傳來了：「司馬洛先生嗎？」

「是的，杜明妮小姐，你在哪裏呢？」司馬洛問。

「我巳經到達了一個鐘頭！」杜明妮說：「找過你四次了。哥頓不是說你會在等着我的嗎？究竟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唉！」司馬洛嘆口氣說：「眞是一言難盡！現在怎樣？我來找你還是等你來找我呢？」

「當然是你來向我報到。」杜明妮說道。

「很好！」司馬洛說：「你現在哪裏呢？」

「我們得小心點，」杜明妮嚴肅地說，「你在回來的路上有碰到什麼可疑人物嗎？我不想給人跟踪你到我這裏來！」

司馬洛吃吃笑：「可疑人物沒有，但使我很感興趣的人有一個！」

「怎麼感興趣？」杜明妮忙問。

「這祇是私人的興趣。」司馬洛說：「與我們在辦的案子無關的。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而我的嗜好，就是美麗的女人！」

「司馬洛先生！」杜明妮冷冰冰地說：「等我提醒你，我們是在做正經事，不是中學生在玩遊戲！」

「好吧，老師！」司馬洛說：「我應該到哪裏來向你報到呢？」

「五一二號房。」杜明妮說：「就在你隔壁三間房之外。」

「噢，這倒方便！」司馬洛說。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穿回外衣，便又出門了。到了五一二號房，他輕輕地敲敲門，那把冷冰冰的女人聲音就應着：「進來，門是開着的！」

司馬洛推門進去，不大意外地發現杜明妮小姐果然就是和他同升降機上來的那個穿紅衣的女人。她不但人美麗，可是臉上那冷冰冰的表情，却打消了男人對她的任何憧憬。

司馬洛微笑：「素仰素仰，杜明妮小姐。出道以來，美麗的女情報員我也見過不少了，但你是其中最美麗的一位呢！」

「坐下，司馬洛先生！」杜明妮說：「讓我再提醒你，在這件事情中，我是你的上司，所以你對我的起碼態度就是要尊敬，明白嗎？」

司馬洛大感豈有此理地說：「等一等，哥頓先生跟我不是這樣說的。他祇是說派你來跟我合作，而不是命令！」

「別管哥頓說過什麼了！」杜明妮顯得很不耐煩地說：「他巳經死了！」

「死了？」司馬洛不禁爲之瞠目結舌起來。

「是的。」杜明妮說：「我剛剛到達時就收到他的死訊。他在倫敦機場跟刺客發生槍戰，他殺死了刺客，但刺客的同黨也殺了他。因此在未有人繼任他的職位之前，這件案由我全權代理，對你的條件依舊。」

「我……很難過。」司馬洛說。

「你也用不着難過的。」杜明妮說道：「幹我們這一行的人，是時時刻刻都準備着丟掉性命的了。活着不過是額外的幸運！」

司馬洛聳聳肩：「好了，我們這些活着的幸運兒現在該做些什麼呢？」

「起程之前哥頓告訴我，這裏發生了一件命案。」杜明妮說。

「是的。」司馬洛說：「本來等在這裏要和我聯絡的人巳經死了。你知道這件事的？」

「我知道的。」杜明妮說：「就是法國情報局的那一位嗎？很可惜！在他手上的那塊玉也不見了嗎？」

「不見了。」司馬洛說：「而書房裏的保險箱門洞開着的。顯然張萍是比我先到了，而且他的消息也意外地靈通。」

「這位地字煞星是個很厲害的對手。」杜明妮說：「你有報警嗎？」

「當然沒有。」司馬洛說：「就是要先等你來才能作決定的。我在這裏人地生疏！」

「那我們還是先去看看才報警吧。」杜明妮說：「如果警方還未發現這謀殺案的話。」

「我有一部車子。」司馬洛說。

「很好。」杜明妮站起來：「司馬洛，我聽說你對女人並不很正人君子，我現在要換衣服了，所以請你先回到你自己的房間去好嗎？」

「好吧！」司馬洛說：「但我更有一點要向你報告的，上司。」

「什麼呢？」杜明妮看着他。

「那就是我好色，但我從來不會强姦過女人的。」司馬洛說：「一次也不會！」他走出門口說：「我五分鐘後再來！」

門關上了，杜明妮微笑，動手脫下身上那件以紅色爲主的衣服。她在下面的那套三點色內衣褲也是紅的，是鮮紅色的通花料子。如果司馬洛在這裏看着，那麼他就會批評說她穿得愈少就愈好看了。她的身材是那麼好，接着杜明妮從衣櫃裏取出一條緊身的黑色長褲穿上，在腰間縛了一副槍袋，檢驗一下槍袋中插着的那把口徑很小的點二二手槍，便穿上一件蛋黃色，又寬又長的毛衣，衣脚差不多遮沒了臀部，自然把槍袋也遮住了。那條紮頭髮的紅色絲帶，她沒有去動，脚上那雙高跟鞋也不換。

剛剛理好穿上毛衣時給弄亂的頭髮時，司馬洛就來敲門了。杜明妮走過去拉開門，司馬洛吹聲口哨：「你還是美麗得像一百萬元。」

「我們下去吧。」杜明妮冷冰冰地說道。

司馬洛伴着她走回升降機，一面問：「你對男人似乎不大感興趣。你是性冷感抑或仍然是個處女呢？」

「答案是干你屁事！」杜明妮說：而且我得再次提醒你，你是在跟你的上司說話，而你太欠尊重了！」

「很好，」司馬洛說：「不如這樣吧。我們劃定辦公時間和休息時間，辦公時間內我尊重你，但到休息時間我就可以隨意追求你了！」

「你也知道做我們這種工作是不能規定什麼時候休息的！」杜明妮不耐煩地說道。

「那麼你最好也別禁止我對你情話綿綿了，你要知道，這是一個消除精神緊張的好辦法呢！」

「好吧。」杜明妮說：「你可以任意說話，但別希望能碰我。你不會得到我的，除非你强姦我。」

「這是暗示嗎？」司馬洛問。

「這是警告！」杜明妮說：「你敢侵犯我，我轟掉你的頭！」

「也許還是値得的。」司馬洛故意地說。

他們一起下到酒店的樓下，上了那部公爵借給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把車開動了，向那座古堡式的大屋子進發。天氣仍是一樣，春雨連綿，使路燈顯得特別黯淡，而且似乎更冷。車子在那洒了油一般的閃亮的路面上疾進。

沉默了一會，杜明妮說：「你剛才回來的時候身上的衣服又髒又亂，司馬洛，爲什麼？」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在等着你來的時候，我無聊地到酒巴裏去喝杯酒，遇到

一些好朋友，也遇到了一些壞朋友。壞朋友想殺死我，好朋友救了我！」

「為什麼好朋友壞朋友呢？」杜明妮說。

「壞朋友我相信就是地字煞星張萍派來的人。」司馬洛說：「好朋友却是我的私人朋友，與此案無關的！」

「司馬洛先生。」杜明妮忽然嚴肅地說：「你既然是為我們工作，那你的一切就都與我們有關了。請你作一個詳細一點的報告。」

「好吧，上司。」司馬洛嘆一口氣說着，便把他在酒巴裏碰到山圖和蒙妮妲二人，而又被兩個三星會的職業兇手襲擊，後來碰到了公爵的事情說出來。

杜明妮點點頭：「這個公爵，我們已經找了他很久了。有許多失物，我們都想問他拿到哪裏去了呢！」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不能這樣憑我的幾報而去抓他的！」

杜明妮第一次微笑：「我不會的，司馬洛，我做事也很公平。我來這裏的任務並不是對付公爵，而且，公爵這個組織，看來對你會很有用呢！」

司馬洛沒有做聲。杜明妮果然說中了他的心事。如果那幾塊名單上的玉是放在一些守衛森嚴的地方，那麼的確，他是需要公爵這種朋友的合作了。

又沉默了一回，司馬洛說：「到目前為止，我們祇是和這個地字煞星張萍交過手，至於天字煞星則似乎連影子也沒有出現過。你以為天字煞星有沒有插手在這件事情中呢？」

「當然有。」杜明妮說：「天地煞星是給一齊派出來的。不過天字煞星向來不大露面，總是在最緊要的關頭才出手的，平常祇是退居於幕後，指揮地字煞星。據說她是一個女人，沒有人知道她的面貌，她可能是任何女人，甚至可能是我！」

「看樣子倒像的。」司馬洛說。

「什麼意思？」杜明妮憤然轉向他。

「意思是你那麼冷。能得到天字煞星地位的女人，應該也是一樣冷的。」司馬洛微笑地說。

「這樣，算是奉承還是諷刺呢？」杜明妮問。

「這要由你來決定了。」司馬洛說道：「但是你的美麗完全平衡了你冷酷的缺點。」

「這是奉承了。」杜明妮再作第二次的微笑。

又沉默了一會，司馬洛說：「我正在奇怪，蝎黨的勢力祇是在亞洲的。他們以前曾企圖擴展到歐洲，但是失敗了。那麼，張萍在這裏一定沒有在亞洲時那麼方便了，因為這裏是歐洲的地方。不知道他是以什麼身份出現，而在這裏又是什麼組織支持呢？」

「你有什麼猜想呢？」杜明妮問。

「我的猜想是他和三星會有關。」司馬洛說：「他是一個殺人藝術家，如果我是他，到了外地，也會棲身於三星會這樣的組織裏。到底是老本行呀！」

「有點道理。」杜明妮說：「那又如何呢？你打算打入三星會去？」

「公爵已派人替我跟踪着那個布洛。」司馬洛說道：「報告快會來到的。那時我就可以知道三星會和布洛的聯絡人是誰。如果張萍是棲身在三星會的頂層，那麼我也可以找上去的。正如哥頓所說，如果能消滅天地兩個煞星，事情就成了一大半了。」

車子到達了那座大屋子，依照杜明妮的吩咐，司馬洛沒有停車，好像祇是過路一樣經過了，看看屋子，沒有一點燈光，才在不遠停下來，和杜明妮下車，步行回去。

「為什麼這樣神秘呢？」司馬洛問：「即使碰見警察或者法國情報局的人，他們也不見得就會把我們抓起來的。」

「不錯。」杜明妮說：「但我却不大願意碰見他們。他們本來就不高興我們在他們的國家裏行動的，現在更令他們死了一個人，他們更不會高興了。照我猜想，如果我們和他們碰頭，他們以後也祇會給我們麻煩多於方便的。」

「言之成理。」司馬洛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高興外人插入他們的圈子裏的，包括情報工作人員。但問題是，我們也不能這樣偷偷摸摸下去呀，我們是終於要和他們碰頭的。」

「不錯。」杜明妮說：「但他們那種人要哥頓那一級的人才應付得來的，你知道，打打官腔之類。有一個首長級的人担任接頭，他們會覺得有面子些。」

「那麼好吧。」司馬洛說：「我們暫時就秘密從事好了。」

他們進了屋子。由於門是仍然虛掩着的，屋子週圍沒有停着別的車子，而且屋內也沒有亮燈，所以他們相信警方是並未來過。司馬洛取出一隻筆型手電筒，向那大廳中照射了一遍。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屋主人那具屍體仍然是硬直地伏在冰冷的地上，而背上仍然是插着那把刀子。

杜明妮拿過司馬洛的手電筒，在屍體旁邊蹲了下來，照射了一遍，咀裏發出嘖嘖之聲，嘆息地道說：「很快的手法，一定是從背後擲的一刀，連拔槍也沒有機會呢！」

司馬洛點點頭：「張萍是眞有一手的，我也幾次差點吃了他的大虧。我奇怪天字煞星又是有什麼特別的本領，她既然高過張萍，一定比他更本事了。」

「你很急於會她嗎？」杜明妮說。

「當然了。」司馬洛說。

「但假如她原來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女人，也許你就會興趣大減了。」杜明妮說道。

司馬洛笑起來：「你和我認識了一個鐘頭，你就已經了解我的性格了。」

杜明妮瞥他一眼：「我們情報部裏的人都很了解你的性格。關於你的那本資料，至少有三吋厚。你有過多少情人，我都可以數出來的！」

「噢。」司馬洛在黑暗中也不禁臉紅起來了：「想不到我是那麼出名的！」

「現在。」杜明妮說：「讓我們去看看保險箱吧！」

她用電筒照路，領先進入了書房。司馬洛忽然驚詫地叫起來：「唏！」

「什麼？」杜明妮愕然轉身。

司馬洛拿過電筒來照射一遍，看見四

壁的書全給翻下來了，而整間書房是亂糟糟的。他說：「我走後又有人來過了，臨走時那些書不是這個樣子的！」

「這是什麼意思？」杜明妮迷惑地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讓我們上樓去看看！」

他們沿着那寬闊的樓梯上了二樓，在電筒光之下，司馬洛看到原來二樓的情形也和他初次來時不同了，不同的地方也是給人搜過，一切都弄得亂七八糟了，可以搬開的東西，都給搬開，可以割破的東西，都給割破了。

「我的天！」司馬洛說：「他究竟要找什麼呢？」

「也許他還未得到那塊玉。」杜明妮說：「所以他又來了。」

「但如果沒有得到那塊玉。」司馬洛說：「為什麼他不在殺死了那傢伙之後馬上搜呢？我第一次來時樓下的保險箱開着，其他的東西都沒有動，顯然張萍是已經從保險箱裏拿到他所要拿的東西了。」

「也許是另一個人來搜過？」杜明妮說。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更頭痛，因為這表示對手又增加了！」

他們沒有做聲，杜明妮拿過司馬洛的手電筒，十分仔細地巡察屋內的每一個地方。

「你也在找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祇是在看看這個搜索者手法，看看認不認得出是誰。」杜明妮說。

「是誰呢？」司馬洛問。

杜明妮搖搖頭：「我不認得。」

「現在怎辦呢？」司馬洛問。

「我們還是丟下這裏別管吧。」杜明妮說：「又一塊玉不見了，假定它也落在張萍的手中，那麼我們的名單上就祇剩下三塊了。張萍不難會把這三塊也偷掉的，所以我們還是快點採取行動吧！」

「什麼行動呢？」司馬洛問。

「那是你的責任。」杜明妮說：「你不是答應替我們把這些玉偷到手嗎？在這件事情上我是不能教你怎樣做的，不然我們也用不着找你帮忙了。總之，你去把那塊玉拿來給我，我便把錢付給你，就是這樣簡單。而且我提議你馬上去動手，因為給張萍先到手的話，就一切都完了。」

「但即使他拿到了這最後三塊，他也是不能和波倫姆王交易的，因為還有一塊在警方手裏，就是賈富仁那一塊。」

杜明妮看着他：「賈富仁那一塊是名單上最差的一塊，假如波倫姆王決定減價，不要那一塊呢？」

× × ×

半小時之後，杜明妮已經回到了酒店中，進入房間裏。司馬洛在酒店門口放下了她後便開車走了，因為他要馬上動身去觀察一下那三塊玉的所在，以便行事。

杜明妮回到房裏，關上房門，動手就脫下衣服準備洗澡。酒店裏有暖氣設備，外面的寒冷侵不進來，所以她能慢條斯理地坐在床邊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脫了下來。

祇剩下那副紅色的乳罩和紅色三角褲之後，她便走到梳粧鏡前，把紮成馬尾裝的頭髮盤起了，用髮夾夾高。接着她便對着鏡子，解開了乳罩，丟在地上。那雙尖筍形的乳房美得使她自己也發出一聲嘆息。接着她又褪下那條紅色的三角褲，於是她身上便什麼都沒有了。如果現在有人站在她面前，就可以看到她的腿縫間，有一粒黑色的痣，而這也許就是她身上唯一的瑕疵了。不錯，她就是司馬洛偷進賈富仁家時看見暈在床上的女人，也就是使高亮顛倒的紫蘭，但現在她却是以杜明妮的身份出現的。

她光着身子踏進浴室，不禁嚇了一跳，因為那裏面站着一個矮小的男人。這人說：「你好，杜明妮！」

杜明妮毫不打算遮掩自己的赤裸，但她皺着眉：「你在這裏幹什麼？」

張萍聳聳肩：「我來向你請示嘛。你是天字煞星，你是我的上級。」

杜明妮戴上了一頂膠雨帽，踏到花洒的下面，動手洗澡，一面說：「從今以後我是叫杜明妮了，也即使你打電話來，也不要叫別的名字，你該明白的。」

「我明白。」張萍貪婪地打量着杜明妮那美好的肉體：「杜明妮小姐！」

「你把眞的杜明妮放在那裏呢？」杜明妮問道。

「一個很妥當的地方。」張萍說：「你不用担心的。我倒担心司馬洛會認得你，因為他在賈富仁的床上見過你的。」

「但他當時顯然沒有注意我。」杜明妮說：「或者是沒有注意我的臉。」

「也許他祇是假裝呢？」張萍說。

「不會的。」杜明妮說。她已停了花洒，現在正在身上擦肥皂：「我正在表露身份之前，故意和他一起進入升降機。如果他認得我，當時他就會拉住我了。現在他對我的身份是深信不疑的。他還陪我一起到毛理七的屋子去了一趟。」

「找到那塊玉嗎？」張萍問。

「找不到。」杜明妮說：「我注意到你也已經找得很徹底了，如果你也找不到，玉就不會是在那屋裏！」

張萍冷笑一聲：「哼，很聰明的傢伙，竟然學會了我們的方法，在保險箱裏放着假的東西！初拿到手時我眞的一點也不懷疑！」

「你眞是一個老手了。」杜明妮說：「但你仍犯了輕敵的錯誤。你是不該在開保險箱之前就殺掉毛理七的。」

張萍沉默下來。杜明妮是說得有道理的。當他潛進那間古堡式的大屋子時，他就毫不猶疑地飛刀殺了毛理七，開保險箱取了玉，想不到那塊玉竟是假的。後來發現了是假東西，他便再去搜一次，但是把屋子搜得天翻地覆，也還是找不到。

「司馬洛可知道眞的玉是在哪裏嗎？」張萍終於問。

杜明妮搖搖頭：「司馬洛毫不知情。顯然知道的就祇有哥頓和毛理七二人，而現在他們都已經死了！」

「也許眞的杜明妮會知道？」杜明妮說。

「也許吧。」張萍說道：「但她還沒有醒過來？我們捉她時迷藥用得太重一點了。」

「試試回去問她吧。」杜明妮說：「

司馬洛這方面，我會繼續周旋他。」杜明妮又開了花洒去冲身上的肥皂。

「小心他看出破綻。」張萍說：「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但他到底是一個男人。」杜明妮取了一條大毛巾包着身子，走出了浴室：「我是最懂得對付男人的。」

「嗯。」張萍跟住出來，貪婪地兩手攬住她的胸部，說：「你很會對付男人，而我已經很久沒有領略過你的技術了！」

杜明妮忽然用手一甩開張萍的手，冷冷地說：「尊重點，張萍，別忘記我是你的上級。」

張萍涎臉而笑：「這裏事情，如果要講上下級，不是太沒情趣了嗎？」

「正是這個意思。」杜明妮說：「你對性的技術很有研究，你可以連續許多小時，但這祇是技術而巳，你從未懂得什麼是藝術，所以正如你所說，和你做愛是缺乏情趣的。你還是去討好那些性飢渴或者低級的女人吧。」

張萍臉上一陣微紅，額上一條神經在跳動。「但你要過我一次。」張萍說：「你並沒有後悔，而且你似乎還很享受！」

「是的。」杜明妮說：「但一次巳經很够了。我是一個心理成熟的人，在這件事情上，我並不是祇得到高潮就行的！」

「隨便你吧。」張萍聳聳肩道：「但我還是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和司馬洛來這貓捉老鼠的一套，爲什麼不乾脆把他殺掉了呢？」

「他不是一個容易殺死的人。」杜明妮說：「你動用了三星會的人也還是殺不了他，所以我看還是把他利用一下更好了。這樣，你在去拿那其餘的幾塊玉之餘時還可以少了個對手呢！」

「什麼意思？」張萍問。

「司馬洛要動手偷哪一塊玉，是一定先通過我的。」杜明妮說：「這樣你就去偷另一塊。如此大家就不會碰頭，而且他把玉拿到手之後一定交給我，這樣我們成事就快得多了。」

張萍很不服氣地緊閉着咀唇：「沒有司馬洛，我一樣幹得很好的。」

「但司馬洛是一個很强的對手。」杜明妮說：「依我的辦法，你就可以避免再和他碰面了。」

「我並不怕和他碰面！」張萍說。

「但是我怕。」杜明妮說：「你跟他碰過幾次，都吃了大虧。再碰這一次，我不敢想像會發生什麼了。而且，事情是由我做主的，我的話就是命令。」

「好吧！」張萍十分不情願地說。

「司馬洛巳經知道是三星會動手殺他的。」杜明妮說：「他捉到了一個生還的打手布洛。布洛不能告訴他什麼，但司馬洛的朋友巳把他跟踪着，那麼布洛就是一個危險人物了！」

張萍獰笑：「我會去解决他！」

「我提議你現在就動身，不要老躭在這裏垂涎我的肉體。」杜明妮說：「辦好了布洛的事之後你就回去問問那位的杜明妮，她也許會知道毛理七是把那塊眞玉藏在那裏的。到底，她是代表哥頓的呀！」

張萍搖頭嘆口氣：「現在我們巳損失了兩塊玉，一塊就是賈富仁的那塊，巳經成爲警方的證物，拿不到了。另一塊就是現在毛理七藏起了的這一塊。我奇怪波倫姆王肯不肯少收這兩塊？」

我們盡力把名單上的玉找齊再算吧。」杜明妮說。

「但還有四天交貨的限期就到了。」張萍說：「那兩塊也許不能在四天之內找回的！」

「到時我會再和他交涉。」杜明妮自信地微笑：「別忘記，波倫姆王的另一興趣就是女人呢！」

× × ×

布洛是個孤獨的人，獨自居住在一條小街的一幢小樓頂層。這個區域品流複雜，比較多的是那些未成名的畫家，詩人——這些人在巴黎的貧瘠區裏多的是。

布洛所佔的是那層小樓的閣樓，有一座小露台，可以望街和望見其他樓宇的屋頂，公爵把他放走了之後，他便回到家裏，很不舒服地躺在床上，一面奇怪三星會的上頭爲什麼還沒有電話來問他成績，電話來了的話，他就可以請求配給一位新的搭檔的。

後來他覺得細雨巳經停了，便走出露台，吸幾口那清鮮的空氣。當他正把肺吸滿了空氣時，忽然覺得對面天台有一個人在陰影裏很快地動了一下，接着一把薄的飛刀便插進了他的心臟。他呆了一下，便向後倒去，剛剛倒進放在那裏的一張椅子上，便就此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了。

從街上望上去，布洛好像祇是坐在那裏沉思似的，而在街上車中監視着他的那二個公爵的手下也以爲他祇是如此。但後來細雨再落下來了，布洛並沒有進去避雨，接着雨大起來，而布洛仍然沒有動。其中一人覺得有點不對，便取出一隻望遠鏡來望望，才看見布洛胸前插着的那把刀，知道他是巳經死了。

× × ×

五分鐘後，張萍巳經駕着車子，馳過濕滑的路面，而到了一個住宅區一座獨立的僻靜花園洋房，這房子有三星會一個巨頭借給他的。司馬洛猜得很準確，張萍和三星會的人都認識的，他們是一丘之貉，現在，這座洋房裏烏燈黑火，因爲裏面一直沒有人住，借給了張萍後，便由張萍全權處置，所以更沒有別人了，張萍用鎖匙開了門，進入屋內，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推開了通地下室的門，再關上了，傾聽一下。下面傳來一聲軟弱的女人呻吟聲。張萍微笑，伸手摸到了牆邊的燈掣，向下一扳，地下室便亮起來了。

那地下室原來相當寬大！佈置成了一座臥室，及廳子兩用的大房間，一張有柱的大床擺在一角落，現在一個頭髮長長的女人正橫躺在床頭，手脚都給手銬銬住了，鎖手的手銬扣着右邊的床柱，而鎖脚的手銬則扣住左邊的床柱，因此她是無掙扎的餘地的。她身上穿着一套淡灰的衫裙，裙子巳因她的不斷掙扎而捲到腰間，露出一條很平凡的白色三角褲，但裹着的却是發育得豐隆渾圓的臀部，而以下則是兩條綫條美好的大小腿。

聽見了脚步聲，那女人便勉强轉過頭來，她有着一張相當美麗但是很剛勁的臉，她的年紀很輕，不會超過廿五歲。

「你終着醒過來了，杜明妮小姐。」張萍說着繞到床頭，使她用不着吃力轉頭去看他。

「你是誰？」這位眞的杜明妮小姐戒懼地看着他。

「我就是地字煞星張萍！」

「你把我捉到這裏是什麼意思？」杜明妮强硬地問。

「毛理七的保險箱裏放着的那塊玉是假的。」張萍說：「我相信你會知道眞的一塊是在那裏。」

「我不知道，」杜明妮說。

「我巳經殺了毛理七。」張萍說：「我是不惜把你也殺掉的！」

「但我眞是不知道。」杜明妮說：「我祇知道是在毛理七手上，如果他那裏沒有！那就是沒有了！」

「我相信你知道的。」張萍說：「而且我也有辦法使你招供！」

杜明妮冷冷地瞪着他：「如果你不放我回去，司馬洛就會找尋我了，你不怕你的尅星金蝙蝠司馬洛嗎？」

張萍暴怒地緊咬一下牙齒，但他還是强抑着脾氣獰笑道：「他不會找你的，因爲巳經有一位杜明妮小姐和他見過面。」

「你是說——？」

張萍點點頭：「司馬洛並不認識你的，所以祇要是一個漂亮的女人，又知道內幕的，就可以冒充你了，所以他不會來救你的，他甚至不會知道你的存在。」

杜明妮恐怖地瞪大眼睛。

「現在你說不說？」張萍問道。

「我眞的不知道！」杜明妮說。

張萍忽然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她的胸部。杜明妮好像觸了電似的全身一震，但她的活動範圍有限，所以不論怎樣扭擺也甩不脫張萍的手，她的臉紅得像火一樣了。

「請不要碰我！」她哀求地說。

但張萍肆意撫弄着她，一面吃吃笑：「爲什麼呢？你很美麗，你不會是一個不喜歡男人的女人吧？」

「求……！你！」她輾轉掙扎着：「我從來不曾——」

「你從來不曾跟男人做過愛嗎？」張萍說：「摸上去倒像的，你的肌肉很富於彈性。也許你從來不曾有過機會，但別担心，你現在得到機會了。」

杜明妮恐怖地抬起頭！睜大眼睛，頸筋暴現地看着張萍：「你不能——」

「我能的。」張萍說：「除非你把我要知道的事情告訴我！」

「我——不能！」杜明妮堅决地說。

張萍獰獰地微笑，退後一步，解開自己的衣服：「那麼也不再憐惜你了！」

杜明妮看見他露出身體，便大聲哭泣起來，接着張萍走去熄了燈，地下室裏便回復了漆黑，杜明妮看不見，祇是覺得張萍回到她身邊，那雙滾熱可憎的手撕去她的衣服，她哭得更大聲掙扎得更厲害，張萍沒有制止她，祇是在黑暗中熟練而富經驗地活動他的雙手，於是不久，杜明妮便停止了哭泣！無法壓抑生理上的自然反應，她急促地喘着氣，偶然漏出一聲呻吟。

她是仍然感到惡心的，然而那潮水般的快感却吸引着她，因此當張萍終於向她直接侵襲時，她在觀感上是歡迎了。

張萍是那麼富於經驗，簡直能捉摸她的每一下感覺，因此以後一段時間，她是在痛苦與快感交集的迷惘狀態裏渡過的，她也不知道張萍在什麼時候解去了她手脚上的手銬，祇知她巳給他當作一件工具，任由他在那床上一次而又一次地改變擺佈的方式。張萍盡了他的能力去取悅她，因爲他今夜特別興奮，杜明妮這樣一個女人在他還是一種新鮮的經驗，而且，他今夜的情興巳被天字煞星的裸體所挑動。

終於，張萍的慾火也巳經洩淨盡了，他便和杜明妮一起癱軟在那床上。

現在，當器官上的享受結束了之後，羞慚和憤怒開始向杜明妮侵襲，而且初經人道的痛苦也漸漸加劇了，終於杜明妮抽泣一聲用盡力氣一掌劈在張萍的喉嚨上。

張萍痛得狂叫一聲，一時呼吸無法繼續，但十分機警，立即滾身下床，鑽進了床底，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因此杜明妮的第二掌巳劈不到他。

她摸索了一會，仍找不到張萍，便也跳下床，向樓梯的方面跑去，迅速地拾級而上，最後摸到了門，摸索了一會，便把門打開了，門外也是沒有燈光的，但到底還是比地下室裏光亮，所以她的輪廓很清晰地出現在門口，就像攝影什誌中一幀裸女的影子的照片。

張萍在下面叫：「站住！」

杜明妮閃身要踏出門檻，張萍的刀便飛到了，她覺得背脊忽然又凉又痛，身子一挺，便沿着梯滾回下去。

燈亮了，張萍走到她面前，低頭看着她。刀子是擲得那麼準，她是巳經沒有救了，雖然她還有一點氣，張萍暴躁地向她一踢：「那塊玉，告訴我在那裏！」

杜明妮巳經陷入半昏迷的狀態，她不知道自己巳快死，她祇是害怕她會死，而她下意識地以爲說了實話她就可以活下去，於是她斷續地說：「在後面……」

「在什麼後面？」張萍忙蹲下來，焦急地問她。但杜明妮軟軟地躺回了地下。

「在什麼後面？」張萍搖着她的肩叫着。杜明妮沒有回答，她巳經死了。

張萍站起身來，恨恨地咬着牙。

× × ×

此時在另一個地方，在細雨之下的樹林中，司馬洛正坐在那部車子裏，拿着望遠鏡望前面，而一直皺着眉，在他的前面的一坐小小的海灣，而海灣的對岸有一座很小的半島伸出海面，島上有一座古式的住宅，而住宅周圍的臨海的寬大花園，半島的尖端有一座小碼頭，停泊着一艘遊艇，而其他兩面都是沒有遮攔的，不過這也並不就表示人可以隨便登陸，因爲司馬洛至少看見有十隻大狼犬在那裏逡巡着，第四面就是通向岸上的一面，司馬洛剛才巳曾駕車從那裏經過，看見那邊是一度巨大的鋼閘，頂上可能還是通了電流的，而閘下有哨崗在守夜，這樣一座住宅，帶兵攻進去是可以的，但要偷偷潛入，就似乎難一點了，司馬洛皺眉是因爲在這座住宅裏就放着名單上的另一塊玉，是一朶直徑八吋的玉蓮花，據說是來自古代的緬甸的、而且他祇知道玉蓮花是在屋裏而巳，屋子是這麼大，他並不知道是在屋子的什麼部份。

（未完・五）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中齊帶着李金貴在晶壁內邊行邊談，聽李金貴提到和白玉鳳若相會的情景，自己便想起和春夢姑娘的一段情，只是曇花一現，不料自己成名之後，無意中應洛陽大豪江北望的宴會中，晚上又遇到春夢侍寢，原來她淪落在春風樓妓院當名妓，不是昔日的懷春少女，變了落溷飄花，回味起來，不是甘甜，而是酸楚，雖然妥善安置了春夢脫離火坑，但慧劍難斬情絲，心情難過……二人出了晶壁山洞，發覺玄妙觀熊熊大火，從觀裏走出太白雙妖和秦炎，追出來的是修羅門耿武揚、宋吟秋，秦炎被捉，太白雙妖被他們截鬥……

丁神斧揮手　修羅門撤走

許多的道士爲了强調道家法術之奇異，往往將一些本可很容易解釋之事，故意加以神化，以堅强信徒的信心與敬畏。

其實道家極多修煉高深之士，能以强烈的精神力量，做出許多常人無法做的事，但是，這些人多半不求聞達於人世，視浮名爲蔽屣，絕不會以此種特異的本領，作爲歛財的工具。

那些以符籙、法術、咒語等等爲手段，來欺騙一般百姓，而達到他們歛財、騙色目的的道士，是絕對沒有好結果的，終極會受到天譴。

× × ×

且說丁中齊看見到李金貴爲鄭霞所施出的障眼法所惑，他存心要破除李金貴心中的「我執」，是以現身說法，也使出巨劍神君程無忌所傳給他的東瀛忍術。

李金貴驚訝之極，四下顧盼之際，不見丁中齊的踪影，忍不住大聲叫嚷道：「大師兄，你在那裏？」

方才耿武揚和宋吟秋兩人率領修羅門下徒衆，追殺太白雙妖和烈火尊者秦炎，一來距離李金貴尚遠，二來全部的精神都放在他們身上。

此刻鄭霞突然施術匿跡，耿武揚驚詫之際，正命那些黑衣幪面大漢散開搜索。

李金貴這一高聲叫喊，頓時引起了那些搜索中的黑衣大漢的注意。

兩條黑衣大漢，立即向這邊急奔了過來。

耿武揚凝目向這邊望來，一見到李金貴，立即如同觸電一般，忍不住脫口呼道：「李金貴！」

這三個字像是咒語似的，使得那些黑衣人都停止了行動，連在搏鬥中的宋吟秋和劉翠娥也都停了一下，往這邊望來。

李金貴見到自己被耿武揚發現，更加心慌，喚道：「大師兄，你在那裏？」

耿武揚長笑一聲，如獲至寶的躍了過來，道：「阿貴，我還以爲你跑了多遠呢！原來仍舊在這裏。」

他在笑的時候，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

，襯着右頰一個酒渦，頗爲英俊。

可是李金貴卻似遇到蛇蝎一般，面色一變，轉身便逃。

他才奔出數步，風聲一响，耿武揚已自他的頭頂掠過，攔在他的前面。

李金貴怪叫一聲，腳下一頓，斜斜奔了出去，叫道：「大師兄，你快來呀！」

耿武揚豈能容他逃走？探掌一抓，已抓住了李金貴的手臂，笑着說道：「阿貴，你忘了，我是你未來的師傅，不是大師兄……」

李金貴盡力掙扎道：「放開我，快放開我。」

耿武揚斂笑一聲，道：「我就算放開你，你又能逃到那裏去？」說着，把手一鬆。

李金貴邁開步子，急奔而去，才奔出數步，耳邊又响起耿武揚的聲音道：「阿貴，你跑得太慢了，爲什麼不跑快點？」

李金貴回頭一看，只見耿武揚就在身後不即不離的跟着，他知道憑自己這種初出茅廬的人，無論鬥智鬥力，都不會是耿武揚的對手。是以他身形一頓，乾脆停了下來。

耿武揚詫異地道：「噯！爲什麼不跑了？」

李金貴瞪大着眼凝望着他，道：「我爲什麼要跑？」

耿武揚沒想到李金貴的胆子這麼大，微微一楞，說道：「你背叛了本門，我要把你抓回去，讓你去嚐嚐十八種毒刑的滋味。」

他和宋吟秋兩人守候在玄妙觀後面，結果卻只見到林煌等三人空手而回，不但沒有帶回李金貴，反而把葛仙童也給丢去了。

當時林煌和鄭君武兩人的臉色都很難看，趙恨地更是垂頭喪氣的，是以耿武揚儘管心中納悶，卻不敢出言詢問。

他們隨同林煌等返回修羅宮，立刻便發現宮裏出了意外，敢情八劍主楊苓在林煌等入山搜尋李金貴時，便藉理由返回修羅宮。

其時修羅大帝金浩正是在入定之中，無論任何人都不能進入他的寢宮，而三令主孫堅石則赴五十里外的修羅門別莊半半園，監運精鋼、銅器等必需物資，是以宮中如同空虛。

楊苓以八劍主之尊，假傳林煌之令，自秘牢中提出了囚禁的金瓊華和火雲魔童藍雲，出宮而去。

等到林煌和鄭君武返回修羅宮後，立即便獲悉此事，爲此，林煌大怒，當場便下令留在宮中的四名劍主率領六十名徒衆，在鄭君武統領之下，一面襲擊玄妙觀，一面趕往白家大院，就地攔截楊苓。

鄭君武鑒於趙恨地與楊苓相處較好，是以令他與六劍主蔡文彬兩人，率同二十名徒衆趕往白家大院的途中，攔截楊苓。

而他自己則領着耿武揚和宋吟秋兩人，攻入玄妙觀之中。

由於他們猝然襲擊，玄妙觀根本未及提防，損傷甚大。

那些趕來參加秘會的七派高手，除了北崆峒朱雲在爲了李金貴，跟太白雙妖發生衝突時，憤而離去之外，其他的人也紛紛走了。

烈火尊者秦炎是貪戀着劉翠娥的美色，劉翠娥沒走，他自然也跟着留在玄妙觀裏。

等到修羅門人分成兩路攻入玄妙觀時，鄭霞首先便受了傷，秦炎一見那些黑衣幪面人個個勇敢慓悍，而領頭之人則是巧手天魔鄭君武，心知不能應敵，於是便護着太白雙妖，從觀後翻牆而出，準備趁機逃走。

由於鄭霞負傷在身，他們逃走的行動受到限制，以致出觀不遠，便被追及，終於秦炎被擒。

耿武揚眼見鄭霞已將手到擒來，却不知怎的突然自眼前消失。

他心中正在焦急之際，却碰見了李金貴。由於林煌等人返回時，並沒有向弟子們詳細述說連夜追踪的結果，是以耿武揚一見到李金貴，頓時如獲至寶，準備將之擒回，立此大功。

李金貴起初還有些害怕，繼而想起丁中齊絕不會拋下自己，施出土遁離去，立即便鎭定下來。

他凝目望着耿武揚，突然自鼻孔中發出一聲冷哼，道：「你別嚇唬我，我可不怕。」

耿武揚一楞，說道：「你不怕？阿貴，你可知道本門那十八種毒刑，都是些什麼？」

李金貴道：「我不想知道，也不必要知道。」他話聲一頓，道：「大師兄，你還不快出來？」

耿武揚獰笑道：「大師兄？嘿嘿，你就算把天王老子叫來，也救不了你！」

他緩緩向前行去，準備結束這場遊戲，擒下李金貴，再去捉拿劉翠娥。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聽到有人說道：「無知的小子，口氣好大。」

耿武揚吃了一驚，循聲望去，却沒有看到什麼人。

他的目光一閃，沉聲喝道：「誰？是誰在說話？」

那個聲音似乎在他的耳邊响起，道：「是老夫在說話，你這瞎着狗眼的東西，怎麼沒看見？」

耿武揚循聲望去，依舊沒有看見什麼，那些黑衣大漢也都爲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吃了一驚，到處搜尋說話之人。

可是他們無論怎樣找，也看不到丁中齊的身影，是以全都爲之震懾不已。

唯獨李金貴却興奮地大叫道：「大師兄，你別逗他們了，快出來吧！」

一聲斂笑，丁中齊霍地站了起來，拉住了李金貴的手，道：「小師弟，嚇着你了吧？」

李金貴搖頭道：「沒有！」

他見到丁中齊好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仍自好奇地望着那塊地面，只見那兒的確是凹下了一個洞，可是却沒有泥土翻開的痕跡。

是以他的臉上充滿了欣慕欽佩之色。

丁中齊這一次突然冒了出來，誰也沒有看清楚他是從那兒來的，每個人都爲之嚇了一跳。

× × ×

耿武揚右手綽劍護胸，問道：「你…

…你是誰？」

他雖然强作鎭定，却依然掩不住心中駭懼，聲音都在微微地發抖。

丁中齊得意地敞笑一聲，笑聲如雷，傳散開去，震得耿武揚面色一變，退了一步。

他用劍指着丁中齊，顫聲道：「你……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敢情丁中齊這一突然從地底下冒出來，再加上體形魁偉，神態懾人，竟使得耿武揚以爲遇到了什麼山魈鬼魅，忍不住心頭的寒顫。

丁中齊聽到耿武揚說的那句蠢話，更忍不住大笑起來，連李金貴也被逗得笑了出來。

耿武揚見他們兩人一齊大笑，也明白是在嘲笑自己。他的眼中射出了兩道凜冽的煞光，身形展處，一招「仰觀天象」施出。

那柄鋒利的銀劍，化成七道燦亮的銀芒，電射而去，竟然將丁中齊自胸以上的七處穴道一齊罩住，看來是想置對方於死地。

其實耿武揚並沒摸清丁中齊的來歷，這一招「仰觀天象」乃是修羅七劍中，虛影最多的一招，七條劍影之中，只有一條眞實，其餘全屬虛招。

可是丁中齊對那七條直奔而來的劍影，恍如未見，依然笑聲未斷。

耿武揚劍式倏然一變，手腕轉處，又化爲「修羅逃刑」，從六虛一實的劍路，一變爲六實一虛。

剎那之間，一招六式，完全刺中丁中齊的胸口。

耿武揚一覺劍尖刺中對方，心中大喜，忖道：「原來這個大塊頭是個蠢人，其實並不會什麼武功，只是仗着體型嚇人而已……」

這個意念還沒自腦際消失，他只覺那六劍如同刺在萬載寒岩之上，根本無法刺入。

他心中大驚，手腕振處，劍刃一翻，朝丁中齊肩頸之處劈去。

「錚」地一聲，劍刃劈在丁中齊頸邊，不但沒有將他的腦袋砍下去，反而倒彈而起。

耿武揚如遇雷殛，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爲他手中所持的寶劍，雖非干將莫邪、龍泉寶劍，能夠削鐵如泥、吹毛斷髮，却也是百鍊精鋼所鑄成的。

昔年神機天魔孫堅石揀集五金之英，費了將近三年的功夫，鑄成五枝寶劍，其中一枝便是耿武揚手中所持的銀霜劍。

耿武揚自得到銀霜劍之後，又別出心裁地加上一條銀鍊繫在腕際，襯以特創之擲劍手法，頗爲厲害。

豈知丁中齊身懷道家「天衣神功」，一身筋骨已練得賽似銅澆鐵鑄，就算是以佛門「大般若神功」、道家「太清罡氣」予以重擊，也無法傷害他，更何况這區區的一枝銀霜劍！

他身上連中數劍，却是連眉都沒皺一下，直到耿武揚一劍砍在他的肩頸，他才一斂笑容，沉聲道：「好了，你玩夠了沒有？」

他右手一翻，順手一抓，已抓住了銀霜劍的劍刃。

耿武揚驚駭無比，深吸口氣，竭盡全身勁道，用力往前一送，接着便轉力將劍刃朝後一收。

在他以爲這一來，非得將丁中齊的手掌割下來不可，豈知那枝劍被握在丁中齊的大手裏，如同鑄連在一起那樣，儘管耿武揚用上十成的力道，依然有似蜻蜓撼鐵柱，無法挪動分毫。

丁中齊冷哼一聲，手腕一抖，那枝銀霜劍已齊刃折斷，耿武揚被一股大力帶起，騰飛起丈許，直跌而出，滾落在兩丈開外。

丁中齊從乍一出現，到折斷寶劍爲止的每一出手，都是駭人至極的舉動，直把那些幪面大漢看得目瞪口呆，如同觸電，木立在那兒，沒有一個人敢動一下。

耿武揚跌了個滿頭滿身灰土，他望着手腕上繫着的那半截斷劍，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丁中齊手掌緊握，接着放了開來，只見那一截斷刃，又斷裂成數截，成了片片廢鐵，自他指縫間跌落地上。

耿武揚只覺喉頭發乾，口吃地道：「你……你是誰？」

丁中齊還沒說話，李金貴已驕傲地道：「他是我的大師兄！」

「大師兄？」耿武揚惑然不解：「什麼……大師兄？」

丁中齊向前行去，道：「林煌和鄭君武回去沒有告訴你們？」

耿武揚見他緩步行了過來，只覺像是面對一座山在移動一般，慌忙站了起來，抱拳恭聲說道：「前輩既然認得林三叔和鄭六叔，必是本門前輩，還請原宥晚輩失禮……」

丁中齊嘿嘿一笑，道：「老夫丁中齊，可不是你們修羅門的前輩，也扯不上什麼關係！」

耿武揚雖說一直居於修羅門的地下宮室裏，却由於神算天魔林煌派出不少人，散落在江湖各地，是以對於江湖動態，各路高手的消息都搜集極爲詳盡，然後向弟子們解說。

是以耿武揚對於武林中各派的高人，都能清楚其出身來歷，所擅長的武功。

這也就是林煌準備將來修羅門重向武林公開時，能迅速地展開統御天下的壯舉，所下的功夫。

可是丁中齊已經歸隱武林廿餘年，林煌平時既未對耿武揚解說，此次回宮也沒將經過之事說出，因而耿武揚在聽到丁中齊報出姓名之後，依舊茫然不知。

他看到丁中齊神色不善，駭然道：「前輩，你……你是……」

丁中齊沉聲道：「老夫限你們立刻滾回那個藏在地底下的窩裏去，不然別怪老夫辣手！」

耿武揚還沒說話，只聽得劉翠娥突然失聲道：「他是六丁神斧丁大俠，硬功天下第一……」

敢情從丁中齊一出現之後，劉翠娥和宋吟秋便已被他那出奇的行爲所震懾住，而停止了搏鬥。事實上，宋吟秋也不怕劉翠娥能夠從自己手底下逃走。她所担心的

是耿武揚能不能應付那個有如天神似的巨人。

等到耿武揚被擊倒之後，宋吟秋也爲丁中齊那身神奇的功夫震嚇住了，一時之間呆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劉翠娥出身太白派，極受掌門人無極老魔諸樸的寵愛，是以諸樸時常對她提起昔日在江湖上所發生之事，以及自己年輕時的英雄事蹟。

丁中齊雖然在江湖上的日子不長，可是他所創下的威名，以及在洛陽城裏發生的一連串怪事，使得他的名號經過傳播，已傳遍武林。

當年，幾乎每一個走江湖的，都知道丁中齊是硬功天下第一。

所以劉翠娥在聽過諸樸提起這昔年硬功天下第一的巨漢時，所留下的印象極深，這時一見丁中齊，立即便想了起來，忍不住脫口而出。

丁中齊咧嘴一笑，道：「硬功天下第一是不敢當……」瞄了耿武揚一眼，道：「不過憑你們這幾把鷄毛樣的刀劍，絕對無法傷得了老夫，倒是眞的。」

耿武揚雖沒聽過丁中齊的大名，但是知道繼續動手下去，就算再加五個耿武揚，也無濟於事。他暗忖道：「此刻除了掌門人親自來此之外，恐怕連林三叔都不會是他的敵手。」

意念剛動，他已望見站在丁中齊身後的李金貴，忖道：「此刻，唯有將阿貴抓住，再以此要脅這個巨人，否則……」

丁中齊見他楞在那兒沒有作聲，突然叱道：「呸！你們聽到沒有？老夫叫你們立刻滾回窩裏去，你們還不快走？」

耿武揚一抱拳，道：「丁老前輩，在下耿武揚，乃是修羅門下……」

丁中齊搖手道：「這個老夫知道，你不用繼續介紹了，快走吧！」

耿武揚道：「丁前輩！」

丁中齊一鼓大眼，道：「滾！」

耿武揚嚇了一跳，不敢再多說什麼，轉身一揮手道：「收隊，回宮。」

那些黑衣大漢齊都呼了一口長氣，收起了兵刃，準備回去。

× × ×

可是就在這時，耿武揚又做了一個極爲複雜的手勢，那些黑衣大漢身形一動，已迅速地奔行散開。

耿武揚就藉着這一陣移動，閃身朝李金貴撲來。

丁中齊叱喝道：「呸！好個狡猾的小子！」

他左手一伸，已抓住李金貴，將之摟入懷中，右手立掌爲刀，一招「力劈華山」劈將擊去。

這招「力劈華山」在江湖上乃是極爲通俗的招式，只要練過三天武功的人，也都會使這一招。

但是同樣的一招，在丁中齊手裏使出來，却完全不同。

最大的不同便是那股强大而堅實的氣勢，如同山傾海騰，給人一種無法抗拒的感覺。

耿武揚斜裏躍來，想要趁那些黑衣大漢的挪動，而分散了丁中齊的視綫，出奇不意地出手擒住李金貴，來藉此要脅丁中齊。

豈知丁中齊雖然體形魁偉，看似笨拙，其實却靈活至極，耿武揚還沒撲到，丁中齊便已察覺。

他一見李金貴被丁中齊摟在懷中，脚下一滑，便待閃開，豈知丁中齊豎掌爲刀，已劈了過來。

那尖銳犀利的掌風，劃破了空氣，發出「嗖」地一聲異响。

耿武揚心頭大駭，舉起手中斷劍，一式「羣峯叠翠」揮出，佈起三層劍幕，護住身軀。

這招「羣峯叠翠」乃是修羅七大秘劍中，守得最是嚴謹的招式，功力深厚的可以佈起五層護身劍幕。

可是耿武揚一見到丁中齊那龐大的氣勢，心神已爲之所懾，對這招「羣峯叠翠」已無信心，匆忙之際，只想擋上一掌之後，立即逃命。

因此施展之際，僅僅佈起了三層劍幕而已。

但聽「噗」地一聲沉响，丁中齊的掌式還未擊實，那股尖銳如刀的掌風，已經擊落在對方的三重劍幕之上。

耿武揚輕叫一聲，身軀已倒飛而起，嘴邊拖曳着一條長長的血絲，跌落在兩丈開外。

宋吟秋尖叫一聲，奔了過來，俯身察看，只見耿武揚躺在地上，臉色蒼白，嘴角血水汩汩流出，胸部不斷鼓動，痛苦地喘着氣，顯然受傷不輕。

她伸手扶住耿武揚，急問道：「五哥，你……你怎麼啦？」

耿武揚伸出顫抖的右手，抓住宋吟秋的右肩，喘着氣道：「快！快撤！不可力敵。」

宋吟秋眼中含着淚水，點了點頭，伸手自懷中取出一顆用蠟封好的藥丸，迅速地剝了開來，將裏面的碧綠色的丸藥，塞進耿武揚的嘴裏。

她顫聲地說道：「五哥，你先別說話，先將這顆碧玉梧桐丸服下，我們立刻就撤退。」

耿武揚那張英俊的面孔，微微的抽搐了一下，含着丸藥，望了宋吟秋一眼，然後緩緩閉起眼睛。

宋吟秋面上籠罩着一層寒霜，抬起頭來，叫道：「巽字六號！」

一名黑衣大漢應聲奔了過來。

宋吟秋吩咐道：「你快將五劍主揹起來。」

那名黑衣大漢收起兵器，躬身將耿武揚揹負在背上。

宋吟秋站了起來，只見那剩下的十一名大漢，交錯雜亂地圍住了丁中齊，全都面色凜然的以兵刃指着了丁中齊，顯然是防備他會趁機殺害耿武揚。

而那太白雙妖中的劉翠娥則立身在丈許之外，默然望着這邊，似乎想要察看情勢的發展，或者還想趁機救出被擒的烈火尊者秦炎。

宋吟秋目光一掃，立即便將敵我的情勢，完全判斷清楚。

她明白此刻最大的威脅是出自丁中齊，尤其是他那身神奇駭人的功夫，絕非自己所能力敵的。

就算配合這十一個黑衣大漢，施展出陣式將丁中齊圍住，也不見得能夠困得住對方。

到時候恐怕惹得對方怒火上昇，反而會導至己方更大的傷害。

可是，眼前放着太白雙妖和李金貴在此，她絕不可能就此撤退，否則返回宮裏，只怕也會受到門規的嚴厲制裁。

宋吟秋在刹那之間，權衡利害得失，伸手自百寶囊中取出一枚如箭的東西，然後迅快地點燃了引綫，向天上一擲。

但見一溜火光冲天而起，接着在空中爆發開來，散發出爍亮的火花，煞是美麗奪目。

宋吟秋也就在求救信號發出之際，飛身撲了過去，一到那些黑衣大漢之前，便揚聲道：「三星歸元。」

那十一名黑衣大漢一聽得宋吟秋的命令，立刻便挪動身軀，每三人成一組，佈置這「三星歸元陣」。

丁中齊濃眉一軒，敞聲道：「看來你們仍然不死心！」

他將李金貴扛在肩上，道：「小師弟，你坐穩點！別摔下來。」

李金貴應了一聲，心中旣是興奮，又是緊張，雙手抓住了丁中齊的耳朶，不住地轉動着腦袋，左瞧瞧，右望望，連眼睛都不敢輕易眨動，唯恐會錯過了這一塲好戲……

丁中齊道：「阿貴，你怎麼可以抓我的耳朶呢？這樣我……」

他的話還沒說完，右側三名大漢，一前二後，已一輪單刀攻了上來。

那三個大漢所用的刀招，是由一整套刀法拆開來使用的。

也就是說每人都使半招，爭取時間上的速度，並且藉着隊形的變化，可以互相掩護，互相取長補短。

是以這三刀劈出來，結合成一股極爲强大的刀網，刀氣瀰漫，凜然生寒。

像這種陣法，修羅門總共有十二種之多，平時修羅門人都訓練純熟，視交戰時的情況，而由領頭之人下命，使用何種陣式。

這些陣法最大的長處，在於無論人數多少，也都可以交替使用，因而變化繁複，威力極大。

武林之中百年以來，最有名的陣法，該是少林寺的「羅漢大陣」了。

羅漢大陣又分爲「大羅漢陣」、與「小羅漢陣」兩種，「小羅漢陣」只陣要十八個人便可以組成運用，而「大羅漢陣」則可以擴展到七十二人，甚而最大的還可以運用一百八十人之多。

羅漢陣的陣式之嚴密、變化之奇幻，在江湖上已是傳誦已久，據說百年以來，尙沒有一個人，能夠全身而退……

至於武當派，則有「眞武劍陣」、「七星劍陣」兩種，其組成的人數爲四十九人與七個人。

而武當派因有一種兩人合使的兩儀劍法，故而也有人將這種兩人一組的配合行動，視之爲「兩儀劍陣」。

除此之外，尙有川西五虎斷魂刀彭家一脈相傳的「五虎刀陣」，河南陳家溝太極劍陣等等。

無論這些陣法的運用方法如何，以及組成人員所使用的武器有何不同，所有陣法的功用全都一樣，乃是利用陣式的變化，而運用每一個人的最大力量，來打擊敵人、殲滅敵人。

但是丁中齊身懷「天衣神功」，較之「金鐘罩」、「鐵布衫」、「十三太保橫練」等護身功夫更加神奇，全身上下，無一罩門，刀槍不入、硬物不傷，豈是那些人能抵擋得了？

但聽得他敞笑一聲，迎上那快速砍來的刀刄，大手一伸，一撈便是一把，鐵臂微格，一碰便將對方兵刄格飛，刹那之間，已有七名大漢被他擲了出去，十四截斷刀撒落一地。

宋吟秋配合着兩名修羅弟子，還沒攻上去，已見丁中齊如同虎入羊羣，所向披靡，身軀展處，便擊倒七名弟子。

若非是丁中齊皈歸抱玉眞人門下數十年，近廿年來，又留在山裏劈石開山，消磨了那份火氣，只怕此刻那七名黑衣大漢不死也會重傷。

宋吟秋到此時才明白丁中齊的武功，已經到了何等駭人的地步。

她明白就算是將巧手神魔鄭君武招來，恐怕也無法對付得了這個巨人。

像他這種功夫，簡直不是武林中的一般人能夠匹敵的，彷彿他是來自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國度的怪人……

宋吟秋心胆俱寒，這時，她才體會出爲何耿武揚會那樣急迫的叫她撤退。

事實上，她就算再多帶三十個人，也不可能擋得住丁中齊。

就在宋吟秋心念疾轉的刹那，丁中齊已長笑連連，一手一個，抓起了兩名黑衣大漢，像抓小鷄一樣的，將之抓着甩出老遠。

宋吟秋尖聲叫道：「撤退！」

丁中齊哈哈一笑，道：「現在撤退豈不太晚了些？」

他大步斜跨，已到了宋吟秋之前，大手一揚，已將她持劍的右手抓來。

宋吟秋大驚失色，劍出三花，斜裏閃開，走偏鋒出手，朝丁中齊咽喉、雙眼刺到。

因爲她明白丁中齊全身刀槍難入，絕不可以硬碰硬，只有走險朝對方要穴攻去，才能使對方有所顧忌。

丁中齊濃眉一皺，說道：「妳這女娃兒，看你年紀輕輕的，怎麼心地如此歹毒呢？」

他嘴裏雖然說着話，手上却不閒，左手五指平伸，如同一把大扇子，封住了對方的劍勢，右手一伸，擺將出去。

宋吟秋的藍玉劍幻起三朶劍花，疾刺而去，還沒襲到對方咽喉，已被丁中齊張開的五指封住。

她心頭一凜，脚下一滑，撤劍後退，斜竄而出。

但是她的反應雖快，丁中齊的五指更快，他那原本箕張的五指，倏然一合，沒等宋吟秋撤回短劍，已將藍玉劍夾在指縫裏。

× × ×

宋吟秋身形一撤，沒能退開，已發現自己的短劍落在對方手裏。

她此時如果棄劍逃開，或許還有機會，可是這柄藍玉劍乃是與耿武揚的銀霜劍同樣的，乃是當年神機天魔孫堅石所鑄鍊的。

宋吟秋獲得藍玉劍之後，愛之逾若性命，此時豈能輕易將之捨棄。

她一掙之下，未能掙脫，身形一翻，斜躍而起，右足蹴向坐在丁中齊肩上的李金貴，左足則踢向丁中齊的雙眼之際。

她的鞋尖都鑲有鋼鐵，如同利刄，這一踢，只怕比劍刄及體還要厲害。

可是丁中齊是何等人物，豈能容她傷害到李金貴？

他冷笑一聲，右手已扣住宋吟秋的左上肩，拇指按在她的肩井穴上，微一用勁，宋吟秋已全身癱軟，力道盡失！

她那急速踢出的雙脚，距離李金貴還有半尺，便已軟垂下來。

丁中齊左手抓着宋吟秋、右手挾着那枝藍玉劍，冷哼道：「小姑娘，妳的心太毒了！」

他右手微抖，藍玉劍霍地挑起，翻了個轉，劍柄朝下，落在他的手心。

宋吟秋還以爲丁中齊要將自己就此殺死，駭得面色蒼白，趕緊閉上了眼睛。

李金貴方才着實嚇了一跳，此時一見宋吟秋那張美麗的瓜子臉就在自己面前不遠。

尤其她面上那種凄艷失望的情緒，更使人看了爲之心中一陣惻然。

李金貴也當丁中齊痛恨宋吟秋出手毒辣，而準備一劍將之殺死。

他急忙叫道：「大師兄，不可……」

丁中齊一愣，仰頭道：「阿貴，什麼不可？」

李金貴道：「不可以殺她！」

丁中齊哦了一聲。

李金貴訕訕地道：「她只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殺了她，未免太……」

太什麼？他一時之間也說不出來，是以「太」了一會，就住了口。

丁中齊哈哈一笑，道：「好小子，看不出你年紀才這麼一點大，竟然還懂得憐花惜玉！」他話聲一頓，道：「莫非你又看上了這個小妞不成？」

李金貴忙道：「大師兄，你不要胡說，我可沒有……」

丁中齊道：「你旣沒有那個意思，乾脆我就一劍殺了她算了！」

李金貴道：「大師兄，你又何必呢？她又不是你的對手，這個……」他猶疑了一下，接下去道：「未免是勝之不武了，對不對？」

丁中齊敞聲大笑，道：「哈哈，好一個勝之不武。」

他凝目望着那些東倒西歪的黑衣大漢，只覺心中湧起一股豪氣，道：「其實憑這些魔崽子，豈能是老夫的對手？老夫是被逼出手而已，否則……」

李金貴打斷了他的話，道：「大師兄，你放他們回去吧！」

丁中齊反手在李金貴的屁股上拍了一掌，道：「好小子，你現在倒替他們說起情來了……」

他話未說完，只見一條黑影越過玄妙觀後牆，飛也似的奔了過來。

隨着那條黑影之後，又是二、三十名黑衣幪面大漢，飛躍而來。

× × ×

丁中齊冷冷一笑，道：「小師弟，咱們生意又來了！」

李金貴只見那領先的一人，身法極快，遠望過去就如同一條輕烟，根本看不清楚是誰。

他對丁中齊極有信心，知道縱然那人輕功極佳，也不會是丁中齊的對手。

他的嘴唇一動，還沒說話，只見劉翠娥在地一滾，倏忽間已經失去了踪影。

由於他高坐在丁中齊的肩上，居高臨下看得極爲清楚，這下方始恍然忖道：「原來太白雙妖並不是眞的會土遁，而是藉着地形隱匿身形而已。」

敢情劉翠娥一滾之後，便伏在一個凹洞處，由於她在滾動之際，不知使了什麼手段，那件火紅的衣服竟然變成灰褐之色，因而這一匐伏在地形凹下處，看去彷彿是該處地面凸起一塊而已。

李金貴這下才明白丁中齊方才所說的「障眼法」，是什麼意思了。

可是他在洞察奧秘之後，反而心中有一種失望的感覺：「原來世上並沒有什麼五行遁法，這些只是演義小說上寫來騙人的……」

然而意念一轉，他又想到那次跟白玉鳳一起，眼見她施出禁制之法。

他不禁又想道：「玉鳳那次不是也施出了法術嗎？可見這世上的確有法術的，只不過會的不多，並且他們不輕易顯露而已……」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那飛快奔來的人已奔至二丈開外，揚聲大喝道：「丁大俠，請手下留情……」

李金貴自幻想中清醒過來，只見那老者身軀瘦削，長得鼠目猴腮，自己却不認得。

丁中齊呵呵笑道：「哦！我道是誰，原來是修羅門中巧手神魔鄭兄！」

說話之際，鄭君武已經來到了丁中齊之前不足丈許。

他身形一頓，見到李金貴坐在丁中齊的肩上，眼中露出一絲詫異之色，隨即定身抱拳說道：「原來是丁大俠，小弟失禮了……」

丁中齊冷冷一笑，道：「鄭老兄，你失什麼禮？倒是在下失禮了，把你們修羅門的人打成這個樣子……」

鄭君武尷尬地一笑，道：「丁大俠太客氣了，這些混賬傢伙，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丁兄，有勞丁兄教訓……」

丁中齊斜睨了鄭君武一眼，道：「你是說老夫敎訓得對？」

鄭君武乾咳一聲，不知是笑還是哭的抽動了一下面肉，道：「後生晚輩無知，冒犯了丁兄，您是大人大量，豈能與他們計較？」

丁中齊咧嘴一笑，道：「鄭兄，你的意思要我把這個女娃兒放了？」

鄭君武搓了下手，道：「丁兄，吟秋若有得罪你的地方，尙請你原宥她年輕無知，饒過她這一遭！」

這時那些黑衣大漢也都紛紛趕到，散開着排列在鄭君武的身後。

當他們見到鄭君武擺出這種低姿式來跟丁中齊說話，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同，有的頗爲憤慨，有的却認爲鄭君武是爲了宋吟秋而委曲求全。

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丁中齊的來歷，也沒有一個人會認爲鄭君武是明知不敵，以致不得不委曲地擺出低姿式來對付丁中齊。

丁中齊的目光在那些大漢身上掃過，凝注在鄭君武的面上，道：「好，鄭兄，我就賣你一個面子，把這女娃兒放了，不過你們得就此回去你們的窩裏……」

鄭君武頷首道：「這個當然，丁大俠的吩咐，老朽自然遵辦。」

丁中齊略一沉吟，道：「此外，那個頭陀，你們也得放了。」

鄭君武猶疑地道：「這個……」

丁中齊道：「那個小頭陀個性爽直，很對老夫的味口，所以老夫不忍見他被你們所害……」話聲一頓，道：「鄭老哥，看你的意思是不大願意？」

鄭君武一笑，道：「豈敢，丁兄多疑了。」

他側首對立在身後的一個黑衣大漢，道：「巽字三號，你把祁連派的秦大俠給放了。」

那個黑衣大漢應聲而去，解開了秦炎身上的束縛，拖着他走了過來。

秦炎身上的火器全被搜光，又被點了四五個穴道，早已失去了方才的那份兇悍，垂頭喪氣的走來。

當他眼見丁中齊那駭人的體型，面上也不禁浮起驚訝之色。

隨即，他見到了鄭君武，立即便明白是怎麼回事，可是他馬上又弄迷糊了。

因爲，他搜遍記憶，也想不起自己師父有這麼一個身軀魁梧，如同天靈巨神的朋友。

如果丁中齊不是他師父的朋友，又爲何會逼着鄭君武釋放他呢？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那麼便是鄭君武突然心生慈悲，這才將他放了……

就在秦炎百思莫解之際，只聽得鄭君武道：「丁兄，老朽已經遵命把這個頭陀放了，你！」

丁中齊頷首道：「好！」

他將手中的那枝短劍插回宋吟秋背上的劍鞘裏，將宋吟秋往鄭君武那邊一擲。

鄭君武剛將宋吟秋接住，只聽得秦炎大喝道：「且慢！」

他眼見丁中齊已將宋吟秋交還給鄭君武，不由跺脚道：「唉！你爲什麼這麼快就把人交給他們呢？」

丁中齊哦了一聲，道：「小頭陀，你還有什麼事要交待？」

秦炎道：「他們把劉二姑娘擒走了，也得要他們交出來才對！」

丁中齊這才明白秦炎是爲了劉翠娥，不由得爲之大笑不已。

秦炎怒睜牛眼，道：「喂！大個子，你笑什麼？洒家又有什麼地方讓你這樣好笑？」

丁中齊說道：「我笑你這沒頭腦的渾頭陀，你現在自身都難保了，還要顧到別人！」

秦炎道：「什麼別人不別人，劉二姑娘將來就是我的老婆！你曉得嗎？」

丁中齊一愕，道：「什麼？頭陀還能成親的？」

秦炎瞪眼，道：「怎麼不行？和尚怎不可以討老婆呢！不然小和尙從那裏來的呢？」

他這句話使得衆人一齊哄然大笑。

尤其是丁中齊的笑聲如雷，幾乎把他的耳朵都震聾了。

他的面上，泛起詫異又驚駭的神色，顯然是頭一次聽到有人的笑聲會跟打雷一樣。

李金貴坐在丁中齊的肩上，笑着笑着，幾乎都從他肩上摔了下來。

由於這一陣笑，使得四周的緊張空氣顯得輕鬆起來，彷彿大家都是聚在一起開同樂會一樣……

秦炎等到四周笑聲稍歇，鼓着牛眼問道：「我這句話有什麼好笑？眞是莫名其妙！」

笑聲方落，緊接着他這句話又響了起來。

丁中齊揚了揚蒲扇大的手掌道：「拜託！小頭陀，你別再說話了，再說下去，老夫的腸子笑斷了，你可又要被他們抓回去了！」

秦炎半信半疑地望着丁中齊道：「好，我不說了，可是劉二姑娘……」

李金貴見到他那副傻樣子，忍不住道：「劉二姑娘已經藏起來了，沒有給他們抓去！」

秦炎哦了一聲，這才發現李金貴便是從玄妙觀秘室裏被救走的那個孩子。

他伸手指着李金貴道：「你……你不是李金貴嗎？」

李金貴道：「是啊！」

秦炎道：「你……你這大個子是你的誰？」

李金貴道：「他是我的大師兄。」

秦炎恍然道：「哦！原來你們是從白家大院裏出來的……」

李金貴搖頭道：「不，我們不是白家的人。」

秦炎不解地道：「什麼？你不是白家的人，那麼這個大個子又是誰呢？」

李金貴說道：「他……是我的大師兄啊……」

秦炎摸了摸腦袋道：「那你的大師兄又是誰呢？」

丁中齊道：「老夫丁中齊。」

「丁中齊？」秦炎搖了搖頭道：「丁中齊又是誰？怎麼洒家從來都沒有聽人說過？」

鄭君武接過宋吟秋之後，發現他身上並沒有負傷，連忙將他放下。

宋吟秋低聲道：「六叔，五哥他被那大個子打傷了……」

鄭君武道：「這個我曉得，你站在一旁，別說話，我自有打算。」

他是深知丁中齊的來歷，曉得別說是留在那無名山谷中的那些隱俠劍仙，就是丁中齊一人在此，憑自己領着那些修羅門弟子，若是硬來，也討不到一點好處。

更何況自己就算能對付得了丁中齊，他身後的那些劍仙，隨便站出來一個，也不是修羅門能對付得了的。

權衡利害得失，他無論如何都不能跟丁中齊翻臉，並且還得儘快遠離這個危險人物不可。

他見到秦炎跟李金貴儘在那兒夾纏不清，忍不住上前一步道：「秦炎，你跟我閉嘴，乖乖的站在一旁！」

秦炎是個渾人，什麼天高地厚，青紅皂白他都分不清楚，但他親眼見過鄭君武的易容本領，深深明白其中的厲害。

是以他一聽鄭君武的喝叱，立即噤若寒蟬縮着頭，默默的站在一旁。

他雖是渾人，却還不是白痴，這站立的一旁，是靠近丁中齊的一旁，而不是鄭君武的身旁。

李金貴有些詫異的問道：「喂！你怎麼這樣順他？」

秦炎白了李金貴一眼道：「我不是順他，我只是怕他變成我的師父！」

「哦！」李金貴不解地道：「什麼？他會變成你的師父？」

秦炎頷首道：「是呀！他若是變成我的師父，讓我跪在那兒，把我的腦袋砍了，我還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呢！豈不是很冤枉？」

李金貴更不明白他說的話了，詫異地望着他道：「我不懂……」

秦炎跺脚道：「唉！你是個笨蛋！不折不扣的小笨蛋！」

話一出口，他似乎覺得自己太過份了，解釋道：「那老傢伙會變，一會兒變道士，一會兒變老頭，還會變成我師父，你想想看，他變成我師父的時候，我豈不是要聽他的？」

李金貴點了點頭，還沒說話，秦炎繼續道：「這不就結了！他變成我師父的時候，就算不殺我，打我一頓，或者……叫我跳進糞坑去，我豈不是要聽他的？」

鄭君武見他還在嚕嗦，叱道：「秦炎，你再敢說一句話，我下回就叫你跳進糞坑裏，呆在裏面三天三夜不許出來。」

秦炎連忙搖手道：「是！是！洒家不再說話了。」說着，又用右手掩住嘴，以示決心。

鄭君武朝丁中齊抱拳道：「丁大俠，如果沒事，老朽這就告辭了！」

丁中齊揮了一揮手，正要叫他走開，李金貴却湊在他的耳邊，低聲道：「大師兄，你問問他們，玄妙觀裏的道士是不是被他們殺死了？」

丁中齊哦了一聲道：「鄭兄，小師弟要我問你玄妙觀裏的道士，是不是被你們殺光了？」

鄭君武愕了一下，隨即尷尬地一笑道：「老實說，沒有。」

丁中齊哦了一聲。

李金貴却開口叱道：「胡扯，你們把玄妙觀都燒了，還說沒有把人殺光？」

鄭君武道：「的確沒有，也不知道是我們走漏了消息，或者是他們早有防備，等我們趕去的時候，太虛老道和觀裏的三位觀主全都不在了。」

李金貴半信半疑的道：「眞的呀？」

鄭君武心中頗爲惱怒，眞恨不得一劍將李金貴殺死！但是眼見丁中齊睜着大眼瞪着自己，知道絕不能妄動，否則……

× × ×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壓下上湧的怒氣，沉聲說道：「當然是眞的，老夫何必跟你說謊？」

他見到李金貴臉上仍有疑惑之色，忍不住脫口道：「阿貴！玄妙觀的道士，對你有過什麼恩惠？若非是老夫易容成玄月，冒險進入玄妙觀，只怕你已被他們殺死了！」

李金貴啊了一聲道：「原來上次那個……就是你呀！」

鄭君武傲然道：「當然是老夫，除了老夫之外，天下還有誰的易容本領能做到維妙維肖，使人無法辨認的地步？」

李金貴想起那天在丹房中的一幕，不由面上浮起歉然之色，說道：「對不起，鄭老前輩，那次的確是多虧了你，不然的話……」

烈火頭陀秦炎突然插嘴道：「小兄弟，他那是眞心要救你，還不是黃鼠狼跟鷄拜年，不安好心……」

鄭君武叱道：「秦炎，閉嘴。」

秦炎不服氣地嘟囔着道：「本來就是嘛，你還不是要利用他打進白家大院去的麼……」

鄭君武恨得咬牙切齒道：「秦炎，你當老夫不能治你？」

秦炎駭得臉色一變道：「好了，我不說話了，洒家要是再多說一句話，就是你的兒子好不好？」

鄭君武怒叱一聲，道：「老夫要你有這種渾球兒子，早就一頭撞死了，還能活到現在？」

秦炎嘴唇一動，欲待爲自己辯白，却又想起了自己說的話，連忙又閉上嘴不敢說。

可是他却忍不住的轉過身去，對李金貴低聲道：「小兄弟，他想要騙我說話，想我當他的兒子，嘿嘿！洒家是何等人物？就是不上這個當。」

李金貴聽了哈哈大笑，連丁中齊也忍俊不住，笑道：「好小子！你眞是異想天開！」

李金貴道：「其實你就當他的兒子一次，又有什麼關係？我不相信他會一頭撞死呢，對不對？」

秦炎點了點頭，却想到不對，連忙又搖頭。

鄭君武氣得火冒三丈，怒喝道：「秦炎，你……」

秦炎趕忙用右手捂住嘴巴，左手連搖，以示絕不上當之決心。

鄭君武見他那德性，眞是又好氣又好笑，一時之間都說不出話來了。

丁中齊道：「好了，鄭兄，你也別跟這麼個渾人計較了，你們走吧！」

鄭君武想想繼續待下去，也沒有一點好處，尤其耿武揚身負重傷，急需回宮療治，也不能再拖了。

他抱了抱拳，道：「既是如此，丁大俠，老朽就此別過。」

丁中齊道：「鄭老兄，且容在下再多一句嘴，你們跟白氏家族的仇恨若是繼續下去，對你們修羅門絕無好處的，只怕下一次決戰，就是你們整派覆滅之時……」

（未完・廿一）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毒宮主置酒爲羣豪洗塵，說出凌雲天是自己的親生兒子，訴說當年往事：虞康泰是江湖俠盜，知道滿清入關以後，不少前明志士潛隱草澤，徐圖大擧，清主忌刻甚深，欲逐個殲滅，又恐打草驚蛇，是以收買一位武林高手，僞稱反清復明，其實爲清廷作調查工作，收集各處志士記載成册，交給清廷，虞康泰將此清册盜出，還盜走清廷的坎離眞經，因此遭到大內高手圍捕，中毒危殆，岳宗浩爲救治他到苗疆摩雲峯尋到金蛛草，誤採媚香花，自己失身懷孕，凌雲天便是岳宗浩兒子，雖經挫折，終成眷屬，不計名份和虞慧文共事岳宗浩……

佟景賢與武林人物邊行邊談，爲岳宗浩兩人聞知一次驚人狠毒陰謀，計劃將武林各大門派置於宮廷四翼之下，異己者加以暗害，遂種下仙靈潭慘禍……

凌雲天問道：「娘，以後事情發展如何？」

百毒宮主淒然一笑道：「如你爹不死，則可獲知眞情，娘只事後隱約得知，你爹即命你義母趕速通知武林同道，他自己則入村尋覓爲娘。那知爲娘腹中逐漸隆起，不良於行，又避免佟景賢無謂糾纏，借母遷往距村數十里外隱秘處所，你爹未曾找得爲娘，却遇上佟景賢買通留在村中奸細，謊言爲娘已不知何往。

家史恨滿腹　設計報父仇

「你爹快快返回，聯合武林同道與宮廷爪牙爲敵，血腥雙手，樹敵結怨無數。

「佟景賢震懾你爹之卓絕奇高武功，一直藏身幕後，不與你爹正面爲敵，託身七皇子母妃處，你爹也知佟景賢心胸險惡，四出訪覓佟景賢，但不獲要領作罷。

「爲娘十月懷胎未滿，你外祖母突無疾而終，銀杏忽找來說山主已出關，發覺爲娘未留在梵淨大爲震怒，幸得銀杏謊言因母疾垂危趕返家中侍奉湯藥，妳師祖信疑參半，命銀杏前來探視，言創立百毒門，須爲娘返山……」

凌雲天道：「娘回去了麼？」

白麗珠搖首道：「當然不能去，娘以外祖母新故需親視殮葬爲詞，藉以延宕，銀杏返山覆命，不料毒嫗突然跟隨銀杏來到……」

鄧素雲目露驚容道：「那不是隱情揭露無遺了麼？」

白麗珠笑道：「事有湊巧，我兒已呱呱落地，爲娘寄居農家，你師祖與銀杏到時，尚有靈幃棺木，竟然絲毫未起疑，爲娘聞訊趕去，你師祖溫言勸慰節哀，囑葬殮後即趕往梵淨襄助創立百毒門，爲娘趁機留下銀杏作伴。」隨即嘆息一聲道：「爲娘與銀杏商議，也是爲娘一時之差，認爲我兒應在你爹身旁扶護，是以命銀杏覓一乳嫗，抱着我兒搭舟，前往成都孟員外處……」

凌雲天詫道：「娘爲何不逕去成都親自找我爹去？」

白麗珠道：「女人器量狹隘，爲娘也不例外，聞得銀杏言說你爹與你義母同往苗嶺，內心異常難受，再因與你爹未正名份，也許爲你爹帶來一場災難，有此顧忌，爲娘決定返百毒一趟，豈料事有意外，爲娘尚未抵達百毒，你爹偕同武林高手侵襲百毒宮，雙方傷亡慘重，你師祖罹受七種不同內家掌力重傷，待爲娘趕至時百毒宮已面目全非。

「你爹與虞慧文離開百毒，去成都孟員外家中，得晤銀杏，立即携往大別仙靈潭，那知宮廷已暗中圖謀你爹，回仙靈潭不久即遭慘禍……。」

凌雲天怒憤塡胸道：「孩兒係銀杏救出，但銀杏身中柳葉蛇頭鏢慘死。」

百毒宮主大驚失色道：「死者竟非你義母虞慧文麼？」

凌雲天點點頭。

百毒宮主鳳目一紅，淌下兩行珠淚，道：「如此說來，銀杏死前定知兇手是誰了？」

凌雲天說道：「現在已無疑是丁南紹了。」

百毒宮主冷笑道：「不是丁南紹，是佟景賢！」繼又淒然一笑道：「娘自聞得噩耗傳來，以爲我兒已遭毒手，心已槁木死灰，素服蒙面，誓言不出梵淨，如你爹及義母尚在人世，這多年來必會前來百毒宮尋覓爲娘。」說着又不禁淚落。

凌雲天切齒怒道：「如此說來佟景賢此賊絕不可留了。」

活喪門賈慶忽然縱聲大笑道：「母子重聚，理該高興才是，害得老朽這酒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乾瞪着兩眼。」說着擧杯高聲道：「老朽敬宮主一杯，算是賠罪，當年侵襲百毒宮，老朽也曾參與其會，不堪回首話當年，過目雲烟豈能重提。」言畢一飲而盡。

百毒宮主先是一愕，復又微笑淺飲了一口，知賈慶不願提起舊事，諒另有隱衷，向凌雲天道：「我兒能否將遇救以後經過詳情與爲娘一說麼？」

凌雲天略一沉吟，答道：「雲姐盡知，娘回房一問雲姐便知。」說着欠身離座，面色凝肅，飄身走出殿外而去。

百毒宮主見凌雲天神色有異，不禁面色微變，鄧素雲嫣然微笑道：「娘，別管他，一會兒就好了。」

葉勝道：「少俠身負絕世才華，睿智果斷，每遇重大之事他必獨自一人沉思有所抉擇。」

賈慶笑道：「青出於藍勝於藍，如非岳老弟才華無人能及，我這老怪物向不服人豈能俯首聽命。」

百毒宮主聞言心中立寬，十數年來鬱結愁苦的心胸爲之一開，與羣雄諸女談笑風生，賓主盡歡。

且說凌雲天獨立負手卓立於懸崖之上，衣袂飄飄迎風，目凝遠處雲山落入一片沉思中。

殘陽啣山，暮靄入眼，不禁低聲長吟道：

「歡宴未休殿閣暮，天漠沉沉，借得春光住，紅翠鬥爲長袖舞，香檀拍過驚鴻翥，明日不知花在否？今夜圓蟾，後夜憂風雨；可惜歌雲容易去，東風楊柳來時路。」

凌雲天在傾聽其母敍說傷心當年往事，自斟自飲，酒到杯乾，不覺多飲了幾杯，已有三分醉意，愁思滿腹，吟罷即靠着身旁一株松幹席地坐下，瞑目長吟道：

「醉後和衣倒，愁來帶酒醺，因人天色暮掩明，晝日懨懨玉臉淺含顰。

難眠多少恨，依然月掩門。楚天何處覓行雲？唯有暗燈殘漏伴銷魂！」

吟罷長嘆一聲道：「浮世歡會少，勞生怨別多。」

突聽身後傳來百毒宮主語聲道：「好個浮世歡會少，勞生怨別多，只見我兒未免太淒然了些。」

凌雲天倏地立起，轉面喚道：「娘，你不在宮中欵待羣雄爲何？」

百毒宮主含笑道：「方才鄧姑娘與爲娘道出我兒事跡，雖驚於我兒遇合之奇，但你一身繫天下武林安危，是以你我母子身份尚須暫且守密，據羣雄判斷你父與義母必然尚在人世，我等前途艱辛未已，憂能傷人，回宮去吧！」

凌雲天微笑道：「孩兒並未憂傷，只是思考明日趕去花溪是否搏殺丁南紹，抑是依原計行事。」

百毒宮主道：「應以武林大局着想，還是照原計而行。」

母子並肩走回大殿。

花溪位在貴陽西南三十餘里，地居南明河上源，溪水澄碧，楊柳千條，巨壑起伏，亭台錯落，壩上橋橫跨於南明河上，波光橋影，掩映綠柳朱欄之間，明媚如畫，宛如江南。

碧雲窩係花溪勝景，惜爲丁南紹鳩佔，連雲甲第錯落在黛碧深處。

晌午時分，雲空中忽傳來一聲鷩鳴。

只見白雲深處墮下一豆大黑點，現出鷩影，一條身影從鷩背上電瀉落地。

萬竿修篁中飄然走出一個錦袍中年人，濃眉大眼，修髯如蝟，太陽穴高高鼓起，目光如炬，忽見一面色萎黃，似病體未癒背劍少年徜徉於花圃中，不禁一怔，高聲喝道：「尊駕胆量委實不小，擅自妄入這碧雲窩中。」

少年冷冷一笑道：「紫禁大內，在下也可來去自如，這小小碧雲窩，亦敢私設禁例。」

錦袍中年人面色一變，道：「尊駕究竟是何來歷。」說着振吭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激越，播揚四外。

修篁內紛紛掠出十餘帶刀勁裝江湖人物。

少年傲然道：「糾衆行兇，閣下似有失待客之道。」

「尊駕來此意欲何爲？」

少年正是凌雲天，似有恃無恐，微微一笑道：「在下係由百毒宮而來，受丁南紹老師之託，帶一口信轉告如夫人。」

錦袍中年人聞言似不深信，沉聲道：「尊駕既受莊主之託，莊主信物定然帶來，煩請取出一瞧。」

凌雲天暗道：「丁老賊人老成精，老謀勝算，謹愼細心，如非是我，換在別人豈非敗露。」冷冷一笑道：「信物倒有，須面見如夫人才能取出。」

錦袍中年人面色一變，望匪衆一揮右掌，大喝道：「拿下！」

立時兩個大漢電閃欺身，同施一招「橫山斷雲」寒光如雲，捲劈凌雲天而去。

凌雲天身手絕倫，左足飛踢而出，拍的一聲，一人膝蓋骨如中利斧，頓時折斷，嗥叫一聲，栽仆在地，右手五指疾抓向另一人飛攫而出。

他認穴奇準，手法詭奧，逼開刀勢，五指一把扣在那人臂骨上，左掌平胸按下去。

掌力擊實，那人發出淒厲慘嗥，向後就倒，眼耳口鼻血噴如泉。

錦袍中年人心神大駭，喝道：「尊駕武功驚人，難怪敢來碧雲窩中尋事生非。」

」說着兩掌平胸呼的推出一股排山倒海掌力。

其餘羣匪紛紛喝叱出聲，揚刄出招，刀光虹飛怒捲，辣毒兇狠襲向凌雲天。

凌雲天冷笑一聲，移宮換位，避開掌勢，施展空手入白刄武功探臂飛出。

只聽悶哼聲響，一個大漢倒下，手中一柄精鋼刀已到得凌雲天手內。

凌雲天用腕一振，寒芒洒飛，劍影縱橫。

片刻之間，攻來羣匪紛紛倒地，錦袍中年人則躍開丈外，愕然色變。

但見羣匪均斷足折腿，倒臥在血泊中，呻吟哀嗥不絕。

錦袍中年人面色一變，暗道：「此人劍法辣毒，畢生罕見，究竟是何來歷。」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在下是友非敵，原本不願施展殺手，只是爲閣下所逼，劍招一出難收，勢必傷人。」

錦袍中年人道：「尊駕雖如此說，但兄弟甚難相信尊駕。」

凌雲天忽拋去手中長劍，微笑道：「那麼在下只有告辭，但誤了丁老師的大事可怨不得在下。」說着忽四指一彈。

一縷勁風射出，錦袍中年人猛感「期門」大穴上一冷，不禁機伶伶打一寒顫，面色蒼白如紙，頓感氣逆血湧。

凌雲天探腕一伸，扣在錦袍中年人腕脈穴上，笑道：「把臂同行，有勞閣下帶路拜見莊主如夫人。」

錦袍中年人黯然一笑道：「如兄弟料得不錯，尊駕來意不善。」

凌雲天歎息一聲道：「丁老師機智練達，竟如此剛愎自負，誤人誤己之輩，焉能成事。」

錦袍中年人悚然戰慄，道：「碧雲窩中高手如雲，兄弟不過中下之材，莊主如夫人武功絕倫，神目如電，尊駕倘言不由衷，身受之慘恐更甚於兄弟。」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承蒙閣下指點，銘感不勝。」說着五指一使勁。

錦袍中年人額上青筋隆起，豆大汗珠滾滾淌下，咬牙出聲道：「兄弟帶尊駕去見莊主如夫人就是。」身形一動，帶着凌雲天望竹林小徑走去。

只見林中奔來三個面目狂鷔森冷的老者，目睹凌雲天偕同錦袍中年人快步走來，不禁一怔，一個面有紫瘢老者喝道：「適才嘯聲是解老師所發麼？」

錦袍中年人說道：「正是，此位是百毒宮中的高手，受莊主之命來此求見如夫人。」

凌雲天面色安詳，展齒含笑，立在錦袍中年人身旁，生似密友知己，錦袍中年人又不敢形於顏色，三老者竟未覺察出有異。

紫瘢老者哦了一聲，打量了凌雲天兩眼，含笑道：「老朽等帶路！」

凌雲天道：「在下怎敢有勞三位！」

紫瘢老者忽目注錦袍中年人詫道：「解老師何以面色如此難看。」

錦袍中年人答道：「兄弟昨晚貪食生冷，又多飲了幾杯酒，今晨腹瀉疼痛，以致如此。」

三老者微微一笑，趨前領路。

碧雲窩佔地甚廣，朝夾蔭林徑奔行百餘丈遠，樓閣才隱隱在望，由此入內，暗樁密佈，但甚難發現。

只見三老者向一棟飛簷畫閣中奔去，凌雲天與錦袍中年人仍然慢慢行去。

漸近閣前，但聞閣內送出一清脆語聲道：「老爺子竟有口信帶來麼？」

忽見門內走出一個體態輕盈，年近四旬的美婦，身着翠綠羅衫，目光森冷，柳眉含煞，身後隨着一個八九歲青衣幼童，三個老者緊緊相護着。

凌雲天抱拳微拱道：「在下諸葛飛，受莊主之託趕來求見。」五指鬆開錦袍中年人。

錦袍中年漢子立時橫閃開去丈餘，高聲道：「此人武功毒辣，連傷本莊十數弟兄。」

幼童身後三個老者立時身形撲出，三掌同出，分襲凌雲天全身要害重穴，掌罡陰寒辣毒。

凌雲天一聲喝道：「且慢！」

三老者不禁一怔。

中年美婦玉掌一擺，道：「讓他說完了，再行動手不遲。」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自明帝十三陵巳震動天下武林，宮廷方面無不岌岌自危，紛紛邀請武林奇士自保，但中條萬蛇谷鎩羽後，情勢巳突爲之一變，骷髏幇主竟露面江湖……」

中年美婦柳眉微微一皺，道：「這個我巳有所聞，尊駕究竟爲了何事？」

凌雲天冷笑道：「骷髏幇主在萬蛇谷與太極慧劍佟景賢老師約鬥，訂下端午之約，爲此人心震動，猜測骷髏幇主有圖霸武林之意，趁華山一會懾伏武林，果然不出所料，佟老師趕登梵凈，邀約百毒宮主助拳，骷髏幇主門下竟接踵而至，侵襲百毒宮，幸虧丁莊主與麗山六老及時趕至，目前雙方正相持不下，百毒宮苦於應付骷髏門下侵擾，形跡飄忽，一日數驚……」

中年美婦道：「骷髏門下侵襲百毒宮目的何在？」說時鳳目中不禁露出驚駭之色。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欲將百毒宮網羅在骷髏門下，再欲孤立佟景賢使其無法求助，顯然骷髏幇主係佟景賢舊怨，設此惡毒之計折磨佟景賢老師，逼使他日暮途窮，自趨絕境……」

中年美婦不禁動容漸露駭色。

只聽凌雲天說下去：「這推測委實不錯，骷髏屬下相繼撲來，並巳分兵意圖侵襲貴莊，最遲明晨可趕至，在下無意於武林是非，故順途通知。」

中年美婦似信非信，詫道：「外子爲何不親自趕來？」

凌雲天冷冷地望了中年美婦一眼，然後說道：「丁莊主慘罹斷腕，巳由麗山六老獨門靈藥玉髓膏接上，現在百毒宮中養傷。」

中年美婦不禁大驚失色，道：「眞的麼？」

凌雲天聲冷如冰道：「是否眞假，盡可遣人趕去探明，在下告辭。」說着，又向中年美婦身後三名目光如刄老者注視了一眼，道：「三位倘欲動手，在下接着就是。」

中年美婦道：「適才誤會，冒犯之處

，多有得罪，望乞海涵，可否屈駕稍留，坐敘片刻，容我明瞭其中究竟，徐思對策如何？」

凌雲天略一沉吟，頷首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暫留片刻，因骷髏門下行動迅疾，在下不願捲入此是非漩渦中，但可供一得之愚，防患未然。」

中年美婦面色微變，立命三老者傳令全莊嚴密戒備，並傳訊莊外眼目暗樁，如發現可疑江湖人物全力阻截。

三個老者領命飛奔而去。

中年美婦肅容先行，拉着幼童隨後步入閣廳。

廳內佈設華麗婬美王侯。

兩人分賓主落座，中年美婦神色憂傷道：「外子斷腕，可知兇手是誰？」

凌雲天冷冷答道：「骷髏門下均是一身武功內外並修，巳臻化境，黑衣蒙面，不知是誰，所幸骷髏門下畏忌百毒宮主傷人於無形的絕毒武功，不敢妄自闖入百毒宮中。」

中年美婦道：「我委實不明白骷髏門下侵襲本莊之意圖。」

凌雲天微笑了笑道：「意圖刦持你母子，迫使丁莊主就範。」

中年美婦面色一變，冷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骷髏幇主恐鑄成大錯。」目光森寒如刄，眉宇之間，逼泛一片殺機。

凌雲天暗道：「看來，此女武功定非易與，怪道離開梵凈母親一再叮囑謹慎從事。」遂冷冷一笑道：「大嫂請勿自負，須知骷髏幇主一代人傑，行事有神鬼莫測之機，防不勝防。」

語音甫落，窻外天際遠處傳來兩聲長嘯，凌雲天面色微變，道：「想不到骷髏門下來得如此之快！」

中年美婦身如離弦之弩，疾射出廳而去。

丁南紹幼子正立在廳柱下手指撥弄一盤花卉，凌雲天疾如電光石火曲指一彈，猿臂疾舒挾起飛掠出廳，四顧一眼，躍向二十餘丈外一株參天密翳巨槐，一式潛龍升天拔起，猱上枝籦，發出一枚細小旗花，冲霄入雲。

只見白雲深處電瀉疾落下一隻神鷲，鷲背上乘着葉勝，凌雲天立將丁南紹幼子交與葉勝，並密語數句。

葉勝一拍鷲背，神鷲張翼冲霄飛起，杳失白雲深處。

凌雲天沉思須臾，猱身下得樹來，只覺迎面人影一閃疾現出中年美婦，滿面殺氣叱道：「我兒何在？」

環周刀光人影紛紛疾閃而出，佈列八卦九宮奇門。

凌雲天故作愕然道：「方才大嫂聞得嘯聲掠出廳外，在下亦接踵而出，騰身樹巓，藉遼闊視界辨識敵踪，令郎尙留在大廳獨自嬉耍，爲何向在下索人。」

中年美婦面色森厲，意似不信，冷笑道：「尊駕來至敝莊，殺傷多人，分明心懷叵測，我兒被尊駕制住藏匿樹上，意圖挾制，哼！我兒無恙還好，否則尊駕難免一死！」

凌雲天聞言雙眉猛剔，縱聲大笑道：「在下本不願待此，可笑丁莊主一再相懇，無論如何，必須通知大嫂一聲，結果適得其反，豈不令好朋友寒心，在下深悔此行。」

中年美婦冷笑道：「尊駕縱然舌燦蓮花，亦無從使我置信。」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大嫂認定是在下所爲麼？不妨登樹一搜，尙站着做甚麼。」他瞧出因自己距樹太近，莊內高手及中年美婦心存顧忌，當即飄身開去。

忽聞中年美婦喝道：「拿下！」一鶴冲天掠上樹去。

碧雲窩高手疾逼飄風撲上。

凌雲天身形迎着爲首一人而去，右手詭幻無倫疾晃，奪下來人手中一柄長劍，右腕疾振，洒出一片流芒寒星。

只聽慘嗥聲中，立有四人栽倒塵埃，血雨迸射中但見四人俱是傷在左肩，劃開約莫五寸長口子，傷及經絡，殷紅血液湧泉般冒出。

劍招之毒辣，武林罕睹，其餘人悉被鎭住，迅疾退守奇門方位。

凌雲天沉聲道：「諸位若再存心爲敵，恕在下辣手無情，這小小九宮八卦奇門，尙難困住在下。」

此刻，中年美婦身似落葉飄下，滿面憂容。

一個虬髯老者高聲道：「主母可曾找到少主人麼？」

中年美婦搖首浮起一絲凄然之容。

「難道少主人會飛麼？」

忽見錦袍中年人飛奔而來，神色駭懼道：「禀主母，骷髏匪徒甚多侵入本莊，却又不戰而退。」

中年美婦不禁面色大變，道：「解老師何以知道他們是骷髏門下？」

錦袍中年人道：「身着黑色長衫，頭戴蒙面玄巾，胸前織着骷髏標幟。」

中年美婦聞言星眸一紅，淚珠縈然欲滴。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風聞丁南紹狂妄自大，傲慢無禮，果然不錯……」

中年美婦道：「尊駕如易身相處，將作如何想法！」說着又向錦袍中年人道：「少主人定遭骷髏門下擄去，倘不從速救回，後果堪虞。」

遠處忽送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來不及了，令郎巳送回華山總壇，如賢粱孟能歸順幇主，令郎必安然無恙。」

中年美婦神色一變，循聲撲去。

凌雲天突斷喝道：「且慢！」

中年美婦聞聲一怔，急忙收住脚步，回首問道：「尊駕有何指敎？」

凌雲天面色沉肅道：「大嫂此去無異自投虎口，不必再追，骷髏門下挾持令郎目的旣達，此人說得不錯，令郎巳送往華山總壇途中，但骷髏門下巳成衆矢之的，形跡必須隱秘，稍一不愼，即遭武林同道阻截格殺，何況又携一幼童，更須愼秘行踪，如不出在下所料，他們必晝伏夜行，大嫂不如抄近路，在骷髏匪徒去華山之必由之徑等候，如此則可救回令郎。」

中年美婦只覺凌雲天之言委實不錯，道：「尊駕指敎雖極是，但何從知骷髏匪徒必由之徑。」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此去華山，不下三四千里，道僻徑險，晝伏夜行，最

快的脚程，也須半月，尙須假良駒之助，骷髏匪徒一向行踪隱秘，必不由官道，大嫂能在日落時分趕至婁山關，定可查出端倪。」

中年美婦向凌雲天襝衽施禮道：「若得犬子救回，此恩此德，劉金花必有以相報。」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骷髏門下，此次遠來，目的志在天南武林高手，不僅丁莊主一人，所以護送令郎回華山的最多不會超過三名高手，大嫂也無須勞師動衆，丁莊主腕傷倘癒，此刻已在趕來途中，大嫂何不遣人迎去，囑莊主趕往婁山關！」說着，抱拳略拱，笑笑道：「在下要告辭了！」

劉金花知凌雲天必不允留下相助，懊悔不及，凄然一笑道：「我立即就趕往婁山關，順道送尊駕一程。」

凌雲天道：「天南地北，如何順途。」轉身飄然走去。

劉金花向錦袍中年人道：「解老師立即動身趕奔梵淨，報與莊主得知，飛速去婁山關接應。」

錦袍中年人應喏，施展八步趕蟬功夫，數個起落，形影杳失於黛翠蔚藍中。

×　×　×

暮色蒼茫之際，廝哈鎮上一間集英棧中忽踏入錦袍中年人，酒保笑嘻嘻趨上道：「小的領你老看座！」

錦袍中年人忽瞥見凌雲天憑欄拈杯，目光凝注在街上，似有所發現，略一沉吟道：「不用看座了。」快步行去，笑道：「原來尊駕也在這兒！」

凌雲天別面過來，冷冷一笑道：「請坐！解老師來得正好。」

錦袍中年人聞言一怔，欠身坐下，道：「尊駕有何賜教？」

凌雲天說道：「解老師，免得徒勞跋涉！」

錦袍中年人更是一呆，道：「主母遵照尊駕之命，令兄弟趕往百毒宮禀知莊主，如今尊駕又說徒勞跋涉，恕兄弟魯鈍不解尊駕言外之意？」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彼一時，此一時爾，須臾之前，在下於此發現丁莊主已橫過街頭，向南行去。」

錦袍中年人聞言不由喜出望外道：「眞的麼？」

凌雲天望了錦袍中年人一眼，道：「解老師且莫欣喜，在下發現丁莊主身後有骷髏門下高手躡踪，丁莊主腕傷雖癒，但包紮未除，動手猶恐不能，恐為骷髏門下所擒。」

錦袍中年人不禁大驚失色。

凌雲天緩緩立起，道：「在下不願招惹是非，但不可見危不顧。」招來店夥，會淸酒帳，道：「走吧！」

錦袍中年人隨着凌雲天飛奔出鎮五七里外，月色凄迷，四外景物異常荒凉。

驀地——

凌雲天疾轉過身子，兩指駢戟，疾如電光石火點去。

錦袍中年人猝不及防，只覺脅下一麻，便不省人事仰身倒下。

凌雲天猿臂疾伸，挾着錦袍人宛如流星向西奔疾轉廝哈鎮，躍入一家客棧的後院。

東廂燈火明亮，一間寬暢軒敞廳房內，八仙桌上花溪漁父丁南紹與麗山六老飲酒傾談，但並不興高采烈，均露出憂慮之色。

丁南紹道：「途中連受骷髏匪徒擾襲，阻碍我等行程，不然早返抵碧雲窩了，殊可痛恨，却不明骷髏門下用意為何？」

忽聞門外敲擊「篤篤」，丁南紹面色一變，喝道：「誰？」

「莊主麼？屬下解申叔。」

丁南紹不禁一怔，道：「進來！」

房門推了開來，一個錦袍中年人急步跨入，渾身血汚，目光黯然失神道：「禀莊主，昨日主母及小主人均遭骷髏匪徒暗算被擄往華山總壇去了。」

丁南紹聞言如五雷轟頂，眼中金花亂湧，幾欲昏倒，半晌狂拍桌面，大叫道：「丁某不殺骷髏帮主誓不為人。」

錦袍中年人黯然一笑，道：「骷髏門下還說莊主昏庸不明，當年少莊主丁成棟實為佟景賢毒手所殺，魚骨毒刺亦是佟景賢所偷，但百毒宮主無法自明，致含寃莫白……」

說至此，忽面色慘變，耳眼口鼻內迸溢出黑血，仰面倒地斃命。

丁南紹臉色蒼白如紙，苦笑的說道：「可憐白麗珠這丫頭心如槁木死灰，這麼多年來幽怨自傷，無法辯白，丁某即殺其夫，又殺其子，均誤中佟景賢借刀殺人之計，如今白丫頭又死在丁某紅雲散花針之下……」

黃衫缺耳老叟道：「如今已鑄大錯，追悔也來不及了，丁莊主先設法救出令正及令郎再說。」

丁南紹點點頭道：「丁某趕返碧雲窩率領門下趕往華山。」

黃衫老叟冷笑道：「救兵如救火，鄗某臆料令正與令郎尙在途中，你等不如取捷徑攔截。」

丁南紹心憂如焚，此時全無主意，與麗山六老疾離店奔去……

天色略泛魚肚白，距婁山關不遠山道上現出四騎快馬，急奔如飛，蹄後蕩起漫天烟塵。

騎上正是丁南紹愛妾劉金花及三個面目森冷老者。

婁山關僅有短短一條小街，居民不過數百戶，市面蕭條冷落，四騎奔入，蹄聲得得，劉金花忽聞風送入耳陰森冷笑聲說道：「來得太晚了，妳妄想救回你那孽子麼？」

劉金花聞聲神色慘變，四顧巡望，但不見一人，店肆猶未開門。

相隨三個老者似有所發現，一鶴冲天拔起，半空中一個觔斗，疾如電射，望西掠去。

劉金花不禁一呆，只見三老已遠在廿餘丈外，迅疾從鞍上拔起，曳空電射，投向綿亘叢山中。

黔境多山，險崖崇峻，三老身法迅快，一霎那間，已不見踪影，劉金花四顧茫茫，禁不住心底升起一縷奇寒。

突然，遠處山頭上冲起一道藍燄，劉金花急往那山峯撲去。

山巔唯見一座破敗半圮的小廟，那道藍燄已然消失無踪，劉金花只覺廟內必有蹊蹺，自恃藝高，慢慢走入。

因久無香火，廟內塵積網結，黑暗似漆。

劉金花「唰啦」一聲，燃着了松油火摺，一道熊熊火燄亮起，只聽劉金花喉中發出一聲驚呼，目中泛出驚駭神色。

就在她那驚悸分神之際，一縷冷風似箭襲射她那臍下無名要穴。

劉金花嚶嚀一聲驚叫，昏絕過去。

×　×　×

距端午還有十日。

華陰城意外的熱鬧起來，到處充斥着江湖裝束人物，三山五岳，四海八荒，觸目可見，幾乎分辨不出正邪黑白。

東城外三里許搭着三座大棚，招待過往羣英，茶水酒飯供應，川流不息，由華陰城知名退隱武師一手三燕郭大鵬作為東主。

官府上也不聞不問，尤其事關宮廷大內，更是噤若寒蟬，郭大鵬對黑白兩道迎送禮數無缺，聲稱忝為地主，決不參與雙方是非中。

三座竹棚內共擺設一百廿張八仙圓桌，幾乎坐無虛席，叫鬧喧笑之聲如潮。

郭大鵬年逾花甲，身軀雄偉，一部花白鬍鬚，虎目開闔之間精芒逼射，面色紅中透亮，語音沙啞，周旋於羣英中不倦。

忽地一個青衣漢子向郭大鵬奔來，禀道：「華山派掌門師弟青松子率領高手十八金剛離山向華陰趕來，命人通知須求見主人。」

郭大鵬長長哦了一聲，道：「老朽出迎！」

這棚內羣雄立卽聲浪漸平，數十百道目光齊齊注視在郭大鵬身上。

只見一手三燕郭大鵬面色肅凝，快步奔出，遠處黃塵漫天騰起，響亮的蹄聲得得傳來。

為首一騎乘着一個肩搭金絲拂塵瘦削老道，其餘十八騎均是外罩金紅色披風彪形大漢。

郭大鵬呵呵大笑，雙手抱拳一拱，宏聲道：「道長難得下山一次，不知有何指教。」

棚內羣雄紛紛掠出。

青松子身形一提，飄然落地，打揖稽首含笑道：「郭施主久違了，如今武林是滿天風雨，敝派還是前數日才知情，掌門人震怒異常，怎麼骷髏帮主總壇竟會設在西嶽，顯然有人嫁禍東山，何况一山難容兩虎，臥榻之旁豈可任人鼾睡……」

語音未了，忽從羣雄中揚起一聲冷笑道：「西嶽一派已置入骷髏帮主卵翼之下，不知情之說有誰能信。」

青松子聞言不禁目中逼泛殺機，冷笑道：「方才是那位施主發話。」

羣雄中冷笑聲又出：

「道長用不着狐假虎威，藉端生事，我等不過是增廣見識而來，並非宮廷爪牙，貴上骷髏帮主雖名震天下，欲與宮廷為敵，無異蜻蜓撼柱，螳背擋車。」

奇怪，這語聲由羣雄中傳出，但武林羣雄竟無從找出那發話之人。

青松子面色鐵寒，厲聲道：「敝派是否與骷髏帮主互通一氣，終有水落石出之日，用不着施主冷嘲熱諷，諒施主定是有極大來歷，何不現身出見，讓貧道瞻仰瞻仰。」

「你這牛鼻子還不配見我。」語氣酸刻刁損之極，直氣得青松子七竅生烟，五內欲炸。

郭大鵬忙道：「江湖之內，龍蛇龐雜，何必與這無知之輩一般見識，道長下山必有所為，不知可否相告。」

青松子答道：「敝派意欲尋出那嫁禍之人，免罹屠戮浩刧。」

郭大鵬道：「郭某乃局外之人，實不明其中究竟，請問道長有何方法尋出。」

青松子道：「貧道不否認倘欲找出此人，不啻大海撈針，但貧道下山之意，志在忠告天下武林羣雄，若不願目睹武林慘遭浩刧，必須相助貧道。」

武林羣雄中那冷森森之音再度又起：

「貴派自身之事必須自己解决，外人無法越俎代庖，如說不知情，那未免自欺欺人。」

青松子厲聲道：「貧道決非危言聳聽，西嶽華山乃是替人受過，諸位相信與否端在諸位明智，但據貧道所知骷髏帮主門下高手此刻正混跡諸位中暗查主人是誰，再骷髏帮主已邀約甚多隱世久未露面江湖高人相助，望各位施主能潔身自愛，及早抽身，免罹非常之禍。」

驀地——

羣雄大亂，漸露出一條通道，只見一雙面目森冷中年人並肩走入，身着灰白長衫，面色宛若罩着一層冰霜，令人戰慄。

身後相隨着八個巨靈大漢，懷中抱着一柄沉重金晃晃的降魔杵，步履如風，竟對青松子郭大鵬視若無睹，昂然跨入正中一座大棚踞座一張八仙大桌。

立時空氣為之凍凝一般，肅然無聲。

武林羣雄內中不乏見多識廣之人，均不識來人是何來歷。

一手三燕郭大鵬走向棚內，抱拳笑道：「兄弟郭大鵬，兩位可否告知尊姓大名，以免兄弟失敬。」

一個禿頭稀髭之人眼皮微抬，居然端坐不動，道：「我倆來自極北，人稱冰山雙怪，我是大怪，他乃二怪。」語音生冷硬澀，不類關外方言，本不易懂，却簡短有力，一字一句如斬釘截鐵，字字淸晰送入羣雄耳中。

郭大鵬心中納罕異常，暗道：「我從未曾聽過武林中有冰山雙怪之人。」只覺內中別有蹊蹺，忙笑道：「原來是冰山兩位老師，但不知兩位來意？」

大怪說道：「我們意欲與威震中原的兩位高人見識，藉增見識，一是軒轅手，二是骷髏帮主，他倆與我們一般都不以名傳。」

弦外之音，他們自負甚高。

郭大鵬忽聞青松子傳聲道：「他們來歷異常可疑，貧道意欲一試。」

突聞羣雄中有人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大怪陰森答道：「那位不忿，不妨出場較量高下。」

只見一個虎背熊腰，年約五旬漢子，肩上交叉搭着兩柄鋼鎚，大步邁出。

羣雄中有人驚呼，說道：「賽元霸吉

慶。」

吉慶乃南嶽名宿，膂力驚人，能生裂虎豹。只見他朗聲笑道：「冰山二位老師那位願出場指教。」

大怪目光望了隨行八人一眼。

一個彪形大漢倏地立起，手捧降魔杵大踏步走出棚外，兩眼陰沉目光注視在賽元霸吉慶臉上，一瞬不瞬。

吉慶南嶽名宿，見並非冰山二怪自己出手，顏面上頓無光彩，疾撤出兩柄鋼鎚，喝道：「小心了！」

呼地右鎚擊出。

那人身形一橫，降魔杵一式「天外來雲」封出，用的極爲巧妙。

吉慶不愧爲南嶽名手，兩般兵刃未接之際，左鎚又呼地擊出。

那冰山手下降魔杵一晃斜封了出去，身法詭異閃出鎚勢之外。

雙方雖是快打猛攻，但身法招式却迅詭莫測，須臾只見兩人身影難分，金虹捲起狂烈嘯風。

羣雄中一個面目猙鷙少年向其身旁一老者道：「你瞧出來了麼？這冰山雙怪與骷髏幫主本是一丘之貉，雙怪係骷髏幫主授意，因面對天下武林羣雄，骷髏幫主雖然藝高，却不無投鼠忌器，因此授意冰山兩怪在端午節前挑起武林是非。」

「老弟，你這話未免太玄虛，恕我老邁茫然不解。」

「哼，其中蹊蹺甚難說得明白，稍時青松子及其同門必與冰山雙怪動手，青松子亦是骷髏幫主同黨……」

老者哈哈笑道：「老弟此話更是玄妙了。」

少年冷冷一笑道：「語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圖霸者必不擇手段，青松子手下稍時定喪生在冰山雙怪之手，如此可令人不疑，倘不見信，你我且隔岸觀火，靜待水落石出。」

兩人語聲雖不高，然環周十丈以內武林羣雄無不清晰入耳，引起了竊竊私議。

驀地——

兩聲悶哼，人影疾分，賽元霸吉慶掉面飛奔離去。

雙怪手下身形一陣搖撼，轉身走回棚內坐下。

只聞大怪生硬詫聲道：「看來中原武學也不過爾爾！」

但見羣雄內走出一位中年儒生道：「冰山兩位老師既目無餘子，志在與骷髏幫主及軒轅手見面，骷髏幫主近在咫尺，何不逕往華山，呆在這裏無濟於事。」

大怪冷冷答道：「骷髏幫主當眞在華山麼？」

中年儒生哈哈大笑，道：「這不是多此一問，天下武林無人不知，我等何爲而來！」

冰山大怪點點頭，向二怪望了一眼，道：「看來我倆不如去一趟華山。」

二怪寒着一張臉，也不答話，身形緩緩立起，八個巨靈大漢迅疾離座。

只見冰山雙怪走出棚外，望華山方向走去。

忽聞青松子厲喝道：「站住！」

大怪望了青松子一眼，道：「道長因何攔阻？」

青松子道：「兩位去尋骷髏幫主貧道決不阻攔，但西嶽華山不能容人妄登。」

大怪道：「我等一定要去嚦！」

青松子厲聲，道：「華山並無骷髏幫主！」

羣雄中忽有人高聲叫道：「骷髏總壇，設在希夷峽內，兩位一問華山掌門人就知。」

青松子不禁面色大變，厲喝道：「是那位挑撥離間，何不現身出見。」那中年儒生已無影無踪了。

冰山雙怪繼續向前走去。

青松子身後十八金剛疾逾閃電而出，將冰山雙怪等一行圍住。

冰山大怪冷森森一笑道：「道長，你這是自不量力。」說着右手向一人抓去，出式迅疾無倫。

那人呼地一掌劈了出去，掌勢如山。

冰山大怪竟視若無睹，右臂一晃，五指已搭在那人腕脈上，驀然扣住。

那人乃西嶽華山十八金剛中第一好手，武功霸道，自負甚高，豈料對方武功太強，一出手即被扣住，不由心神巨震，只覺大怪五指透射出寒冰冷罡，循着自己逆攻佈氣血飛佈全身，不禁機伶伶連打寒噤，大叫一聲道：「好冷！」

噗咚一聲，仰面倒下，整個面目宛似被一層冰霜罩沒，身軀僵硬挺直。

其餘十七金剛紛紛猛撲而出，刄光電奔，暗器如雨出手，攻勢淩厲辣毒。

雙怪手下八人，一晃掌中魔杵捲出一片金霞粟雨，金霞燦爛中夾着灰白銀針，宛如芒雨射出。

這片灰白銀針目力甚難察覺，十七金剛驚覺有異已是不及，只覺體上各處一冷，不禁面目大變，氣血凍凝，栽仆在地。

青松子不禁神色大變，猛地轉身穿空飛掠而去。

冰山雙怪相視冷冷一笑，緩緩走出。

武林羣雄見狀，不由駭然變色。

忽見羣雄中竄出一個錦衣勁裝中年漢子，向冰山雙怪奔去。

武林羣雄千百道眼神齊齊注視在錦衣勁裝中年漢子身上，全場雅雀無聲。

那錦衣勁裝漢子朗聲道：「二位請暫留步！」

大怪冷冷地望了來人一眼，道：「閣下何事賜教！」

那勁裝漢子在囊中取出一封大紅拜帖，神色異常恭敬，道：「敝上意欲請二位一敍。」

大怪拆開大紅拜帖，抽出函內信箋，交與二怪道：「我等可以去麼？」

二怪點點頭不語。

大怪向那勁裝漢子問道：「貴上現在何處？」

錦衣漢子躬身答道：「在此不遠一幢農舍中，在下頭前領路。」

武林羣雄均瞧出錦衣勁裝漢子乃大內高手身份，竊竊私議，聲浪如蠅，却無人躡隨冰山二怪身後。

冰山二怪等一行相隨錦衣勁裝漢子疾行，竟是愈行愈快，漸近山巒間，只見數十戶農舍依山傍水成一村落。

村口外肅立着七皇子，五個鐵衞士緊緊跟隨在身後，目睹冰山雙怪，長身一揖

含笑道：「兩位高人竟然賞臉，在下不勝榮幸。」立時肅客入村。

冰山大怪冷森森一笑道：「殿下爲了何事相召我倆。」立着不動，未有入村之意。

七皇子含笑道：「骷髏幫主與在下恩師佟景賢訂下端午之約，爲此竟震驚了天下武林，在下欲請二位相助。」

大怪說道：「我倆久住極北邊荒，從不參與中原的武林是非，風聞中原新近崛起骷髏幫主及軒轅手，武學淵博，我倆靜極思動，是以趕來與二位高人印證武功高下，不論勝負立即轉返極北，恕我等不願參與。」

七皇子淡淡一笑道：「二位不願，在下亦無法相強，但四海之內皆朋友，何妨入村稍容在下略傾愛慕之心。」

大怪略一沉吟，道：「待我倆見過骷髏幫主後，再來趨謁如何？」

七皇子道：「既然如此，二位請速往華山吧！」

冰山雙怪爲何他倆臨時改變心意？因瞧出這農村內似籠罩着一片殺機，竟然拒絕入村，但料不到七皇子居然任他們自由離去，口中雖不言，心內暗暗詫異，轉身率着隨行八人慢步從容離去。

才走出數十步，忽聞身後騰起一聲淒厲慘嗥，二怪轉面望去，只見手下一人兩手護目，跌翻在地，翻騰亂滾，似禁不住難受已極痛苦，不禁駭然變色。

大怪喝道：「你中了何物暗算？」

傷者那還答話得出，只覺體內宛如火焚，一陣翻滾，掌縫內滲出紅色血絲，厲聲大叫道：「熱死了！」

只見他面色赤紅如火，熱汗直流，翻滾漸緩，大怪不明傷勢，竟束手無措，那傷者又發出一聲淒厲慘嗥，氣絕斃命。

死狀厥慘，令人不忍卒睹。

×　×　×

村口上，七皇子尚立在原處不動，口角噙着一絲冷笑。

大怪蹲下察視死者致命之由，明知係辣毒暗器從目中射入，却找不出那致命暗器。

忽聞七皇子朗聲道：「二位雖武功卓絕，但中原武林人物藏龍臥虎，不乏奇才異能之士，未必兩位忤犯衆怒，此行恐難如願。」

弦外之音，顯然嚇阻冰山二怪回心轉意。

冰山二怪忽聞蟻音傳送入耳中道：「兩位身入危境尚不自知麼？此處大內高手密佈，速向南退去，沿途如有阻截，格殺勿論，決不能手下留情，不然二位當罹喪身之禍！」

冰山二怪聞聲呆得一呆，兩人嘴唇噏動，正以心聲對話，突然二怪身子一振，未依照那人傳聲，仍朝來路奔回。

奔出里計，驀聞一聲斷喝，道：「站住！」

只見兩條人影疾閃橫阻道中，現出一雙衣着華麗，年約三旬開外少年，正是四皇子、五皇子。

道旁兩側人影浮動，紛紛疾現出無數大內裝束衞士。

但聽一聲暴雷似地大喝道：「此乃當今四皇子、五皇子，兩位還不行禮麼？」

冰山大怪冷笑道：「邊荒之人，不知禮數，二位殿下攔道則甚。」

四皇子面寒似冰，說道：「風聞二位受我七弟籠絡，意欲與我等爲敵，是否眞確？」

冰山大怪道：「二位殿下請自去問七殿下，恕我倆無法置答。」

四皇子怔得一怔，道：「風聞二位來至中原，願與骷髏幫主及軒轅手印證武功是麼？」

大怪冷冷一笑道：「不錯！」

「如今意欲何往？」

「華山！」

四皇子向五皇子看了一眼，道：「眞象未明，道：「眞象未明，你我無須操之過切，既然冰山兩位老師前往華山指名索戰，不妨隨往瞧瞧骷髏幫主是何許人物好否？」

大怪沉聲道：「一定要隨往麼？」

四皇子哈哈大笑道：「難道二位竟敢拒絕不成。」

冰山二怪也不置答，寒着一張臉率着七個巨靈大漢望前奔去。

四五皇子身法迅快讓了開去。

冰山二怪一行身法如風，大內爪牙急隨身後，但見二怪却非朝華山方向，竟是撲望黃河南岸而去。

大內爪牙不禁一驚，四五皇子殿後隨行，心內暗暗納罕，四皇子道：「冰山雙怪舉止詭異，分明心懷叵測。」

五皇子沉聲道：「不論二怪存心如何，兩人不除必成後患。」

忽見冰山二怪一行掠入一片鬱密棗林中不見。

天色漸暗，暮暝四合。

大內爪牙不敢妄入林內，均停身止步不前。

四皇子兩道冷電眼神凝視了林中一眼，沉聲道：「此片棗林通往何處？」

一人答道：「棗林的盡端，就是黃河，河岸傍有水母宮，廟宇宏敞，冰山二怪必假水母宮棲身。」

五皇子低聲道：「諸家阿哥門下均已暗躡雙怪，你我不如暫在林外持觀望態度，小弟看來，此事未必不是庸人自擾。」

四皇子搖首道：「愚兄得自派遣在華山之臥底眼綫密報，親眼目擊冰山雙怪由希夷峽內現身從險徑下山，不言而知冰山雙怪乃骷髏幫主黨羽，故弄玄虛，前說心懷叵測，果然不差。」

五皇子不禁一呆，道：「四哥爲何現在才說出？」

四皇子方欲回答，忽聞林中傳出一聲淒厲慘嗥，不由面色微變，突又隱隱傳來數聲悶哼，至後便寂然無聲。

河風狂疾，嘯林如訴，蒼空無月，四外黑暗似漆。

忽聞一個大內高手道：「又有人趕來了！」

四皇子轉面望去，只見十數條魅影疾掠而來，來至臨近，正是八皇子、六皇子、十四皇子及心腹死士。

八皇子道：「四哥，我等留在縣署內武士俱遭冰山二怪門下毒手，屍體未有傷痕，均體外罩着一層堅冰，若不除去二怪

，我等枕蓆不安。」說着意欲一躍入林。

四皇子猿臂疾伸，一把抓住，道：「林內有埋伏，不可輕舉妄動。」

這時，又有數人奔來，見是蛇神滕鳳白骨殃神柳南及麗山六老等羣邪。

四皇子靈機一動，飄然向蛇神滕鳳走去。

蛇神滕鳳目睹四皇子走來，目中精芒逼射，了無懼意，笑道：「殿下不知令師被骷髏帮主擒住，現囚在希夷峽內麼？」

四皇子不禁臉色大變，道：「滕老師莫非危言聳聽？」

滕鳳正色道：「滕某決非信口開河，被擒者並非大悲禪師一人，尚有葛四先生及銀河眞人，邇來落魂谷主皇甫天彪在江湖中突告銷聲匿跡，如果滕某所料不差，定亦落在骷髏帮主手中。」

衆皇子不禁相顧失色。

四皇子說道：「滕老師，你就是爲了此事……」

滕鳳右手一擺，道：「骷髏帮主有圖霸武林之念，冰山二怪助紂爲虐，若不翦除，後患無窮。」說着取出一支短笛，吹出一縷怪異低沉的韻律。

棗林中埋伏着冰山雙怪門下，巨靈魅影，目光如炬，宛如山魈怪獸，令人不寒而慄。

一具巨靈神猛感腿腹上宛如刀割一般，痛澈心脾，不由張嘴嗥得半聲，心頭一痲，倒地氣絕斃命。

接着又是數聲慘嗥騰起，隨風飄送，在此夜色沉沉中，更增添了幾分恐怖。

冰山二怪屹立着水母宮飛簷上，只聞嗥聲傳來，認是宮廷高手恃強侵入棗林爲門下降魔杵內寒冰毒針殲戮。

正在得意之際，忽覺十數條人影疾如飛鳥般捲上屋面，不禁大驚，只聞迎面撲來一條身影發出懾人心魄長笑，暗道：「不好，這是懾魂魔笑……」

兩股寒氣逼人青虹飛捲而至，二怪知危在眉睫，不可戀戰，雙雙潛龍冲天拔起，曳空流瀉望華山方向遁去。

去勢迅疾逾電，諸皇子及宮廷高手窮追不捨，趕至華山西麓巳失去冰山雙怪踪影，四皇子不禁發出一聲嘆息道：「我等暫轉館驛，共商除去骷髏帮主大計。」

×　×　×

希夷峽內骷髏帮主心神煩亂，來回踱步，目中不時發出威光，面部肌肉不停地抽縮，內心氣忿難抑，胸中怒火滾沸翻騰。他自函谷返回總壇，只覺處身甚危，密命手下不得在江湖中露面，並遣出數人分邀隱名至友趕來相助，一面命西嶽門下眼目將武林動靜逐日報知，那知消息傳來，均與自己不利，不禁暴跳如雷。

只見一個黑衣銀鬚老者掠入，稟道：「冰山兩位老師巳安置在南崖，外面有太原分壇主葉勝手下弟兄求見。」

骷骯帮主目中神光一亮，忙道：「喚他進來！」

老者急趨而出，須臾，領着一個中年化子進入，那中年化子施禮道：「參見帮主！」

骷髏帮主目中神光一變，道：「你是葉勝壇下弟兄麼？速將姓名職司報出。」

（未完・卅四）

謀海雲風

・本文承自第60頁・

在石屋裏面奔出一個人，正是「波爾」。

波爾伸手跟他打個招呼，問他是否辦妥，他點了點頭，兩人立刻合作把大鐵桶搬入大堂之內。

波爾太過吃力，有些喘息，坐下來休息一會，然後說：「岳奇，多謝你的帮忙，現時不單是我發達，你也發達，我決心把鐵桶之內的珠寶分一半給你。」

岳奇吃了一驚，說：「那個大鐵桶貯滿了珠寶嗎？」

「不，它只是貯了一半，儘管如此，巳經夠了，我立刻用鋼鉗把它撬開，牆邊有一個皮篋，你先行把它拿出來。」

岳奇依他的話去做，把皮篋拿過來，放在枱上。

他看見波爾用鐵鉗撬開大鐵桶，果然發覺桶內貯滿了珠寶。

波爾說：「那些珠寶俱是私梟送給我的，我把它放在鐵桶之內，無非想守候到今天。」

他伸手把珠寶捧出來，放在皮篋裏，幾乎貯滿了它，約有百份之七八十左右，隨即把皮篋蓋上。

波爾叫岳奇把皮篋放在地上，岳奇抬起頭來，立刻看見一柄手槍。

他是圈裏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毒槍」，子彈很細，有極强的毒液，被它打中必死，只是看了一眼，他就明白自己的處境，實在是九死一生。

波爾喝令他「舉手」，他照做了，恨恨連聲的說：「你太過心狠手辣了，立刻發槍射擊吧，如果我死遲一步，你就會死在我的槍下。」

「你懂得太多了，對不起！」波爾只是說了短短的一句，立刻開槍。

槍聲連續响了三响，奇怪得很，岳奇沒有倒下來。

他飛撲過去，雙手抓住對方的咽喉，使勁揑下去。

只是三分鐘，波爾巳經沒法呼吸死去了。

他剛剛鬆手，看見一個人走近，他看了看，此人正是盧得博士。

盧得博士說：「岳奇，我替你注射抗輻射綫的針藥，另外一枝針是抗毒的，它果然發揮作用，可喜可賀！不過，你殺了保密局長，立刻要避開，我的球形飛行物體要升空了，你打算怎樣？自行留下來？抑或跟住我走？」

岳奇說：「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當然跟你走！」說完，他抓起了皮篋，昂然的移動脚步，大鐵桶之內仍有珠寶，他看也沒有看它。

盧得博士苦心研究出來的「飛天球」，不能夠飛到太空過外，但却可以升到空中任何一處，然後降落，它還有特殊的裝備可以避過地面發射的雷達，故此他十分安全。

「飛天球」冉冉升空，它究竟升到甚麼地方，然後降落呢？沒有人知情。

（完）